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9095B



章克標譯

現代日本小說選集

太平書局



~~1603711~~

# 目次

安南	森 三千代 (一)
地熱	上田 廣 (三五)
雨期	上田 廣 (一三三)
歸來獨白	高見 順 (一五五)
花種種	高見 順 (一八三)
春之記錄	芹澤光治良 (二一一)
竹夫人	井上友一郎 (二三七)
某女的事	大谷藤子 (二六七)
木石	舟橋聖一 (二八一)
業苦	嘉村礒多 (三一九)



安南

森三干代

此  
页  
空  
白

眼凝視着燈火，睡不着的靜夜，

想思淚流不住，爲了那個人兒，

世事難得如人意十中八九

心心相印的想思侶，

出了門長久不回家鄉來，

癡心女總不忘那山盟海誓。

——安南民謠之一節——

談話忽然中絕了，我同文祥蓮對着桌子坐着，窗外野草蓬蓬的空地上，蟋蟀的鳴聲振耳。

正當雨季來臨之前，像黯然銷魂充滿離愁別緒的秋天的蕭蕭，但是在河內到是春季，新發嫩葉同去年的落葉相交錯，是這樣奇怪的季節來了。

圍着空地的矮牆垣上面，顯露出一片澄明青天的，我時時抬眼看天，在一樹黃花的塔加耶生樹同筆直豎立的檳榔樹外邊，如同綿羊的羊毛那樣一抹白雲，在天際蕩漾，祥蓮先刻所說的話，我在心中再反覆一次：

「我心裏無論怎麼想，可是什麼也不成的，小時父親待我非常寬大，倘使他不允許我遠離故鄉，

那麼我的命運一定跟現在大不相同了，我常常這樣想的。」

我聽了這話，就想她少女時代有個純潔而無結果的羅曼史。我不深究其內容，但是他孤身飄然到法國去，曾在巴黎渡過很苦的生活，是從他的態度可以察知的。因為稍作進一步的詢問，便以謎樣的微笑來掩護了，所以我只能用自已的想象來解答，但是從他的說話中，可以窺知安南舊式家庭家法之嚴重，我眼前立時浮起了舊家會客廳的樣子，掛着安南皇帝及一門大家族的照片，掛着若干副對聯，同時又映起河內近郊的景色，竹林與村落相連接，泥路上的水牛，牛背上村童的牧歌。

受了近代思想教育的兒童，與父親的時代相對立，在無論那一國，都是差不多的困難僵局，而是無法避免的。這事情又只有旁觀而無法可施，使人心中心中很着急，並且是到安南這樣遠地來，剛有一面之識的人，對話也不很能達意的情形之下，而可以能到女人共通的心的創傷，我覺得像是一種奇蹟。想尋出些說話來激動祥蓮的生活，可是又覺到是沒有必要的了。

她現在已經嫁了李阿朗，五年間結婚生活，已經得到安靜了，並沒有要別人去參加什麼的不安。

佛

她的心是很平坦的，從她平靜的眼光可以知道。她是標準的安南美人胎子，象牙色的皮膚，面孔長圓形，額角略突反而顯得可愛，他的面色上尋不到一絲她過去的任性放縱生活的影子。

清潔的白絹長袍上面，披着一件紫藍色短褂，纖細的手指上，套着歐洲式的結婚指環。

蒙麥利 (Mon mari)，她每隔一句話，一定有夾着安南口音的柔和調子說「吾夫」如何如何。安南女人和法國男子的夫婦生活，水乳交融到如此伉儷情深，我覺得有點不可解。因為國籍不同的結婚無好結果的實例太多了，到安南來雖然爲日無多，但是也聽到了法人與安南女子結婚生活的破裂之事，不止一二，最初的熱情過了之後，各自風俗習慣之不同，成了不堪的負荷，是可以想到的，有意志所管不了的徬徨。男人態度的變化，使女人感到如履薄冰的危險。

祥蓮是因爲對於世間的偏執，一種裝做成了習慣，表面上十分安坦，而隱蔽了人所不知的苦惱，我想像到裏面的心境，願和法國男人過一生的安南女子的標本，好像是現在真切看到了。

我這樣一想之故，就覺得在她的蒙麥利的甜蜜聲音的餘韻中，好像帶有一脈淒楚之感。

「燙頭髮，照法國式打扮，蒙麥利都不歡喜。蒙麥利是個怪人，不像法國人，跟同一公事居中的入也很少交際」。

好像猜度了我心理而說這些辯解的話，祥蓮站起來，走到房間的一角。

掛着花樣已經褪色而不清楚的幔子的另一面，便是柚木地板的食室。玻璃窗透入明亮的光綫，盃

盤在櫥中發光，祥蓮從櫥中取出二隻玻璃盃來。

我再看一遍，這個沒有裝飾的素樸的房間。這是樓上作爲寢室，很簡素的出租的西洋式房子。已經很舊了，新的籐椅子的家具，放在房間中，很不調和。屋角的茶几上，早開的紅桃花一大枝，插在安南陶器的花瓶當中。

兩隻高脚盃並放在銀盆中，滿注了葡萄酒端過來，祥蓮一路看我的眼睛所關注的。

「桃花開了，安南已經是要正月了。桃花開放的新年，我就要想到家。吃番慶是頂快活的了……番慶是什麼東西，你一定不知道，那是裝在方盒子中的新年裏的菓餌。」

立停了也注視那桃花，我移目到倚在壁上的釣竿。

「你丈夫出去釣魚的麼？」

「蒙麥利頂歡喜釣魚，星期日一個人到大湖去。那根釣竿，蒙麥利說是從法國帶來的，他很寶貝的。爲防免虫蛀，他時刻收拾那竿子」。

他把葡萄酒的盃子放在桌上，提一提上衣的後踞，坐到椅上。

從外面有人來的樣子，在門上啄剝作聲，在祥蓮覺到以前，我已想到是她丈夫李阿明回來，便整襟正容。開門進來的是李阿明，由祥蓮的程度可以知道。他整刷精神走出去。聳起了小肩膀，等着他

的輕吻相加。

祥蓮忽而輕快的樣子，替我介紹她丈夫。

他走到我面前來，伸出了黑毛茸茸的厚板的手來。注意一看是左手。他急口調說了幾句第一次見面的套語。

比之由祥蓮的說話，我所想像的，這個李阿朗年紀更大得多。好像是做了多年勞工的，身體很堅實，但個子倒不甚高，穿着灰色薄呢衣裳。

面色受日光曬焦，短頸，好像在沈思什麼，傾頭，額際有三道深皺紋，少血色的灰暗皮膚，眼中有沈鬱的表情，疎朗朗的口髯，一看，說是法國人更像是土耳其或高加索一帶的近東人。

祥蓮急急再去取一隻杯子來放在他前面，他以左手注葡萄酒，再以左手取了放到口邊，始終只用着左手，可以知道右手是不靈便的。後來知道是在第一次歐洲大戰時，馬倫戰役中受了傷之故。

以大戰當時年紀是二十歲而論，他已經差不多要五十多歲了，戰後不久到法屬安南來，搜尋南巴登的錫山礦源，過了多時的山地生活。

他是本來性格粗暴的，從某時起變成了思索的忍耐的平穩的人了。從那時起，他對於安南的古蹟，感到興趣，也會從事於作製油繪，在這時曾回國一次。在巴黎的伊太利街附近的小飯館中，祥蓮也

到那裏吃飯，於是相認識了，知道是安南人，便相與談話。

回到故國來，受了戰後不安迫壓，對魂靈的世界抱懷深深幻滅的李阿朗，從祥蓮身上取回了對於法屬安南的美夢。

於是兩個人再相攜而回到安南來。這次他在河內做了官署中的公務員。以來已經有五年了。他對於現在的職業，並不感到不滿足，但是希望到鄉土色比河內更濃厚的地方去工作。他對於他自己一流東洋式的生活，作種種計劃。他同祥蓮也是照安南人老法的儀式，舉行正式結婚典禮的。

祥蓮是在河內的天主教女學校讀書的，受了正教的信仰，對於充滿迷信色彩的本國風俗的儀式，不承認有什麼意義，對於李阿朗此種興味的真意，不能理解。而且未得父親許可，便跟同了李阿朗回國，爲鄉黨所側目，而舊習慣風俗對此所加的非難，使她只能避開故鄉，好像在自己國內，也無容身之地那麼拘束。

李阿朗的沈鬱的表情，是根源於他們中間此種不協調，也是可以說的。他替我盃中注添葡萄酒，對於我是客人的面孔，非常和悅生動，但立即變爲陰暗的表情，其變化之快，使我吃驚。

他很深思而說話，

「最初有語言，有這樣一句，這當然是聖經中的一句，不必說，所說語言，作爲神的說話解，或



者作爲遠祖的說話解，都是可以的。想起了這一句文句，總覺得其中含蓄不少東洋的意味。你覺得怎樣？照西洋流想起來，語言之前，必有產生此語言的理由，這是西洋派的懷疑思想。先有絕對的語言，而後子孫或民族傳下去，這一種自然生長，西洋已很久遺忘了。所以取法於天的東洋人的自然生活，西洋人就完全不能理解，不但不能理解，而且反視爲愚昧，視爲奇俗，視爲神祕。……不過，你到此地後，對於河內的感想怎樣？」

「我是想不到河內是這樣閒靜的地方。」

接下去的話，我是截留在胸中不宜說出來了。「太靜了之後，一些微小的聲音都聽得清楚，河內的沈默底下，可以分明聽得相交流的兩個潮流觸擊的聲音，一是跟從舊式的流，一是前進的流，這兩流相交成渦的旋捲的聲音」。我想這樣說。對於第一次見面的我，立刻提出嚴肅的理論的李阿朗氏，却被此回答所引動了。

「靜……」

李阿朗對於我的單純的回答，好像苦於解釋，在沈默之後，接着他自己要說的話。

「河內不是安南，而非安南的事物，却從河內逐漸向鄉間流佈，傳統的美點也就消滅了，你想，以祥運而論，如其穿了安南的服裝，披了安南的黑髮，像安南女人那麼嫻淑端貞，豈非更加好嗎？這

都是順從自然的東洋式的美，我是這樣想的。

他的有自信心的說理的口調，我是像在聽講義，

說完了要說的話，他再回復他原來悒悒的表情，拿出煙絲來，以右手很靈巧地用紙捲了。祥蓮就走到他身邊，擦火，但未及點着已熄了。始終注意到丈夫的身邊，像取媚的一種行動，又像怕懼那樣小心翼翼，提舉了脚尖輕步的祥蓮，我看去覺得像可憐。因此而李阿朗便覺得東洋的男子的味道是滿好的，而成爲讚美東方生活的一人了，我是這樣想。

但是，一瞬間，我忽然想起了聽到過的與李阿朗完全相反的對於安南人生活的見解，不覺注視了他一下。

我要敘述與李阿朗完全相反的觀點，不得不追溯二三日參觀河內的學校那時的事。

我在河內參觀了幾個學校。我因職務關係，不能不明白安南的文化，因之也希望明白在戰時下的學校教育狀況。據說手續是非常麻煩的，可是我申述了希望之後，沒有多日，得到教育局長跟市長的協助，就送來了一份排定參觀的時日，及主要學校名稱及所在地的表。

去參觀阿倍薩洛學校時，我看見法人與安南人的混血兒，男女在一起，都是六七歲的可愛的初級生，得到了不能忘記的銘感。阿倍薩洛學校在總督官署近邊，是河內上等家庭子弟進的學校，校庭內

都一整潔。

由校長領導去看一個個教室，學生一齊起立，先生從講台上下來握手爲禮，上級學生背誦高乃依，龍沙的作品，初級的教室中，教授着草字。

校長對兒童用開朗的口調說，有遠從日本來的一位夫人來此參觀，唱一個什麼歌來聽聽，願唱什麼歌呢？二三個兒童齊聲說，元帥的歌，元帥的歌。是貝當元帥的歌，這復興法國的歌，現在全法國都歌詠着。

學生一齊起立而唱歌了。

敞開着的窗口，一碧晴空，兒童充滿力量的歌聲，以純潔的靈魂的真誠打動了我，這是一切悲壯的精神美所共通的。他們背後的祖國的現實與苦惱之中，努力奮振的熱情，這些兒童所表現的真切之感，十分使我感動，我滴滴流下淚來，差不多要發聲而哭，竭力忍住了。我的下淚被校長看見了，那時覺得有些失態。兒童們的元帥的歌，回到了旅館之後，仍舊在耳中繼續殘留。

參觀阿倍薩洛學校的一天，是快晴的好天氣，翌日却是這雨季所常有的蒸悶的天氣。傍晚時節，微風已絕，空氣潤濕，悶熱不堪，自己身上的汗像是從別人身上傳過來的，異常不快。這樣的夕晚，在家與在外同樣沈悶。我在安呂備大街的一家咖啡館的涼台上，同一個日本人的開商店主，共飲冷飲

品。

從昨天起，我看到人就談到元帥的歌，好像採到了好花分給別人一樣的愉快。花以及兒童的純粹，使我說到時也覺得心地的清淨。商店的人，我也對他們講，但商店的人不共鳴我的感動，而談到了他的孩子在學的這方面學校的情形。

他在安南已經有十多年了，在事變以前，帶同小孩子的，現在是送回日本去了。

「……但是最近法國人對學校的方針是很有變動了，與本國的新國家體制相配合。每天早上在三色旗舉行升旗典禮，以前並不十分獎勵的體育與運動，也很致力。法國人的學校是收安南學生的，對於這些兒童，常常注入民族意識，說你們是法國人，法國人，兒童自然感染了法國本位法國萬能的意識，長大起來，不過法國人的先生，在說你們是法國人之後，不忘記補足是法國人同時是安南人這話。」

商店的人這樣說，把動人的眼光流盼一下而微笑，那眼光中是顯出了住在十數年生活的蘊蓄，滯在期間極短的我，感到還有許多不能完全把握的複雜性。阿倍薩洛學校所摘取來的花，要不會是自己淺薄的感傷吧，因為這樣一種躑躅之故，忽然像失掉了顏色而萎枯了。

由李阿朗的說話所引起的對安南相反的觀點，即是這個商人所說的安南兒童的法國化的部分。事

實上我所交遊的安南人之中，在法國學校畢業，說話用法國話，甚至舉止言動都照法國人一樣的青年男女是非常之多的，商人所說這話的確實性，是有明證的。

李阿朗的思想與一般法國人的觀點比較，恐怕是例外吧，他的思想要推廣開去是不容易的。這是否可以完全正面相信，也不明白。他的這一種想法，實在是與任何法國人心底所有些稍鑑賞古美術的情趣相共通，但追究起來，李阿朗自身，也許有種種不自覺的矛盾。雖然和安南女人同棲着，但他總是一個法國人。

我辭出李阿朗家，已午後四時頃。

李阿朗和祥蓮，站在門口送我。坐上了喚來的人力車，我回頭向他們招呼。第二次回頭轉去，他們正要轉身回進房子裏去。

這一帶是有新造的法國人住宅房子，在樹葉中到處顯露出來，現在住口變更了，也有日本人移住到這裏來。

到吃晚飯還有些時間，回到旅館途中改換了路綫，叫車夫拉到郊外去，目的地是大湖岸邊的最勝景地的小杜松。到了灰靈的安南人村落，人力車夫說再也拉不動了，只好下來等別的車子來坐。戴了箬笠，穿着長袍的女人，挑了滿滿担子的臭菜和芹，揮着手交身行過。在街路樹下面打了圈子，孩童

在以銅幣遊戲，村落所特有說不出名目的強烈臭味飄揚，那是民族的體臭加了魚醬，檳榔的臭。

沒有碰到人力車，已經走完了村落，草地與田圃交接着，大湖邊上所散佈的水潭那樣的水面，已在夕晚蒼茫的光中冷了地發亮。

走下了一個土堤，到了一家用椰子葉作屋頂的農民人家，走到門口去探窺一下。

小狗站是門檻邊吠了，蹲着揀菜的老太婆，仰面看我露出鐵漿的黑牙獠笑。探頭到暗黑的小房內望望，只覺得冷冷的土氣味刺鼻。漸漸可以看到清楚內部，是空空洞洞像傢具的東西也沒有的。在一角隅放着一隻小木床，門口地上堆積着帶着土的球根。十五六歲的童子二人，提着用繩縛的竹編的籠子，從湖裏汲取泥水到田中，兩個小孩都是從破的短衫上露出瘦削的肩膀。

從橫邊走到小屋前邊，有拳頭大的小石三塊支在地面上，上面擺着一隻黑的土鍋，一個穿大人衣服的小姑娘，蹲在地上燒火，像母親的女人，在突出於湖中的石埠，潔括潔括的洗東西。

傍晚的寂愁與這種鄉村生活的貧苦相融合，成爲感人的哀愁，漂漾在湖水上面，不清淨的湖水，映寫湖畔灌木的影子，在這邊近岸的叢生蘆葦之中，水老鴉發出銳鳴，衝破寂聊而飛出來，搏羽甚響，擦過水面那邊飛去。

李阿朗出來釣魚，是到這滿水的傍邊嗎。我像走到了絕路的樣子，暫時竦立不動。

在我心中種種疑問與無可慰藉的憂鬱蓬然而生。這是今天我去訪問了祥蓮的家而能感到祥蓮生涯裏面的寂寞之情，這又像是和全安南的女人的暗黑苦惱相連聯的。李阿朗所說的東洋自然生活的強韌我不能不信，但是無論走到什麼地方去看，此種生活的強烈的自信總找不到，而碰到的却全是左顧右盼內心惴惴而充滿卑屈的孱弱。

X X X X

從旅館的窗口向外邊看看，朝晨的大路是濕的橫貫着，下雨，我幾乎發出聲來，這是意想不到的事，但是外邊不是像下雨的樣子，我又想是因為昨夜下過雨了。

是雨的季節，開始下毛毛雨了，他們教了我。

走到外邊看看，眼睛所不見的像霧沫一般的細雨珠，靡到面孔手上來。雨的聲音是沒有的，而街路樹葉尖上滴下來的水滴，滴聲到聽得清楚，不論那一家房的外壁與內壁，都是濕漉漉的。

毛毛雨開始下了以後，我常去因而清淨了的加洛大街，美麗的街路樹間走，直走到小湖。

小湖圍在繁華街的中央，而其本身周圍却保持靜寂，潔淨的水波，仰天翹望。

我常常在面湖的咖啡店的閣邊小憩。

這一天是——我去訪問祥蓮的那日約十天以後的一日。仍舊是在靠湖的欄杆邊的椅子上坐着，望

着蔭天底下青綠色的水，水上浮着枯蓮葉，像秋末的枯葉，飄落到欄干邊桌上來。岸上大樹的老葉，黃了而枯落下來，而枝梢上則勢同噴發一般的嫩葉，盛吐着春天新萌發的淺綠色。湖中的塔及對岸的玉山寺，被眼所看不見的雨遮障，看去像比平日遠去了，有不可捉覺的風情。

從正午起，明暗交的天空，不知從何處來放光明了，從像真珠寶那樣隙縫間，洩漏出來的光綫，僅有一綫地方的水，灼灼地閃發銀光，這時就感到有逼人的悶熱，頭上蒸出汗珠來了。

常常到這地方來，因為這季節來這湖畔坐椅子的人很少，因而閒靜之故。到了這地方，我就覺到心地平靜下去，而曲曲折折的種種想像，也可以繼續思考了。到了南方來，誰都要感到，不但身體，連心神也是倦怠，失掉緊張彈力。忽然會記到想也想不到的過去之事，是在一湖靜水傍邊，縛束的心解放了，魂靈得到了自由，而向歡喜的方面飛去，我今天一直懷想到日本的事情。

太陽出來之後，像橡皮玩偶那樣的法國孩子，在小囟車中，由安南人阿媽推着來，拉着粗鏈繫牢的狗出來散步的法國人太太，在湖畔看見了。穿了紫色的漂亮上衣，剪短頭髮的安南女學生，好幾個人挽了臂走着，湖邊的這樣的風景，我看看也是爽快的。

忽然我看見一個相熟的面孔，他不會注意我，在欄干外的湖畔，佇立而看着湖面，那是歐，有一次在安南的青年詩人與作家的集會上見面過的。我同祥蓮的認識，也就是由他介紹的。在路上見到了



祥蓮和歐一同並行在散步，他就把祥蓮同我介紹的。祥蓮雖然不是弄文學的，因為是到巴黎去過的智識女性，在青年中有交友，巴黎是學習法國話，被注入法國思想的安南人的聖地。我本來想要找有教養的安南青年女性，很幸運認識了祥蓮，便有到她家去拜訪的心思了。

歐沒有戴帽，戴了遮斷紫外線的黑眼鏡，穿着莊青的上衣，佇立着一直只看見他的側影。他帶有南方華人的血統，有日光暎不黑的皮膚，稍帶神經質，看去有凶相的表情。

回轉頭來時，他看到了我在注視他，不知緣何故他在周圍打量了一下，走三二步過來和我招呼，我邀他來喝咖啡，他暫時躊躇了片刻，後來像下了決心，繞過大門走進來。

他說有幾個安南學生要拜會你，幾時打電話到你旅館問了，來拜訪你好不好？我回答好的，恭候着。

在這樣大庭廣衆之間，安南青年同我是日本人，在同一桌子上對坐談天的情事，在半年前的河內，是不能想像的事。

開頭時客氣與顧慮去掉了，歐問我烏寺去過嗎？哈登的演技場去看過嗎？歷舉在河內近邊非到不可的地方，再問我此前的旅程。

我講了到祥蓮家裏去的那一天的事。因為找到了話題，我被祥蓮所糊塗而不會能明白探問的，他

到巴黎去的經緯，想要在水畔從他口中探聽出來。但是從他說出來的故事，却和我心中所構成的關於他的戀愛故事稍有不同的。

「那人和我是有一點親戚關係的，我的姑母是他父親的第三妻，因之他們一家的事情，我知道很清楚。祥蓮在出世不久以後，就定了親。說明快一點，是受了新教育的祥蓮，對於父親所代訂婚事，是不滿意了，因之父親不愛喜他，你也許知道的。在安南父親對於子女有絕大的權力。」

祥蓮不得不規避到巴黎去的原因是這樣，我感到是出於意外的。

「在貴國，這樣的事情像很多的，並不是因祥蓮別的另有了意中的人吧。」

「不，沒有聽到這些說話過，那人是這樣子，做姑娘時代就極美麗。因之，歡喜她的男人，可真不少，但是……」

這樣說了，他又覺得好像說得太率直了而生後悔樣子。

跟叫高漢，高琳的女人在一起時，有一次叫了走碼頭的藝人來唱安南的民謠，男的彈着六尺長的三弦伴奏，女的打着竹的尺板唱歌。

我要求高漢琳等把這個鼻音很多的安南民謠意思，譯做法國話說給我聽。女人中間的很像聰明的一人說，這是歌唱着因爲已經有了訂婚的人，女子不能與其意中人結婚的悲哀，「在安南，這種結婚

的悲劇是很多的，這個歌也是現在的許多安南女子的悲哀與憤慨。」充滿着確切的口調說。我還在安南的戲劇中看到叫唐安紐的戲。這戲劇情節大概是說，在都會中相交很親密的男女青年，都因為家裏有了訂婚的人，因之不能結合，後來女的已懷了孕，便逃出了家庭，私生下了孩子，把孩子帶到已經和訂婚的女人結合了的男子地方去給他看的一個悲劇。我想起了我所接觸到的歌謠戲劇的題材，都是關於女人反對以家長的權力所訂婚姻的問題，對於祥蓮的悲劇，也漸漸了解了。

同我相對坐的中間，歐很不定心，時時探望欄干外邊。

「啊，來了。」

這樣說了，自然地抬起身來。

順了他的視線看去，先刻他所站立的湖畔，年齡相彷彿的安南少女二人，在相絮語着什麼，而四面窺望。年紀輕些的一個，用戴了金手鐲的手臂抱着戴了刺繡的美麗帽子的嬰孩在懷中。

「你的同伴嗎？」

坐正了要說出告別的話的歐，點頭說是。

「是妻。」

隔了一刻回答。

「你太太與令妹嗎？」

「不，二個都是妻。」

不知不覺之間，說了真話，臉上有些發紅。

「我是不反對訂婚的人中間的一個。」

他說話同時帶着苦笑。站起來。

這時，他的面上，浮出了素來心上的矛盾，飄過了苦痛的影子，不能逃過我的眼睛。

他站在二個女人中央，從湖畔遠去，等到三個人影看不見了，我離開了這個欄干。

但是又一次，在這日的傍晚，我又到這湖畔的欄干邊來坐，這是跟白天和歐談起祥蓮一起的。

傍晚將要點燈的時候，祥蓮像蝴蝶斂了翅膀停在壁上那樣，走進了三層樓的我的室內來。平素她是不搽粉的，這次却像要上舞台演劇那樣化妝着。眉畫得柳葉一般，眼圈也用淡青色描過，指甲也一個個染過，像貼上一瓣瓣紫茉莉花瓣。

到了室內之後，她還是很興奮，喘息不已，站着。

她很高興跑進來，我不明就裏睜了眼看着她，她像猜不透我心，說着「不妨礙你正經呢？」一路退向門口。

我站起來，走去扶了她身體，按她坐到椅子上，以替代回答。

「來一歇歇，我就要告辭的。」

很小翼翼的地說，繼續辯解。

「今天在家裏整理東西，尋到了舊的化粧品，就對了鏡子粧扮着玩的，粧好之後，又捨不得洗去了，就到了此地來，今天，蒙麥利，不在家。」

由擱置了的口紅和白粉，追回了富麗的美夢，被那種興奮所鼓動而喋喋不絕的祥蓮，一定已經漸漸自覺到她的荒誕，於是心中發生動搖，留在此地是漸漸感到不安的樣子。我很明白看得見她感情的變化，一句話就可以說到她緊要之點，我能用這樣一種冷靜來觀察，反而使我做得體恤她顧憐她了。不刺傷她的心，跟隨她一樣糊塗，同她合流而共樂其樂，我生了這樣的心情。

我去取了一條毛巾來，拭拂她被毛毛雨打濕的肩與背。

引她到室內點了燈的鏡台前，領她去照照鏡子，帶青綠色的鏡子所映出她的面孔，像假面一樣冷硬，有如神話中的女性一般帶有青光。

「爲什麼你丈夫不許你化粧呢？」

這樣說了，我離開鏡子。

我叫侍役拿開水來，取出了當地的日本人送給我的日本茶。倒在日本茶器裏請他喝茶，他忽然好像從迷夢中驚醒的樣子，心神不屬，想回家去了。

我不知道爲什麼緣故，一時不願意分別這個可憐的安南女子，便跟她一起出去，在路上送她一陣。走出旅館的扶梯時，祥蓮像怕人看見樣子，俯了頭快走外面。

外邊降着毛毛雨。朝上落了毛毛雨，照例晚上也一定落的。

戴了箬帽，着了背中央有個大的白圓圈的油布的車夫，拉車子停到二人前面。

祥蓮跟我身體相互靠緊一點，二人同坐一車，細雨紛紛一般賤到面上來，所以把車子的蓬下了。車夫拉起車子，不問地方開步跑去了。

從車蓋的縫隙間望出去，街上是晴的，街樹的蓬濛鬱勃的景像，迷糊漠漠，非常有精彩。在街路上面吊着有罩子的路燈，在車子行過的路上，處處照出一個個漠漠的光的輪。

也偶然有一點很小的燈光從窗際透出來，河內一帶現在行施着燈火管制。

在小湖的咖啡館前面，叫車子停了下來。

坐在黑暗的欄干邊，我們望着夜的湖面。冷氣侵襲到身體中來，眼看不見的細雨霏霏，湖水的濃

烈的水氣瀰漫，充滿了這一帶地方。

我還不願意在這地方和她分別，想邀她一同去吃安南館子，心中再計劃吃了晚飯後去聽戲或看電影。

不過坐立不安的她，是不是肯陪了我一同去，我有點把握不定。

他原是說，蒙麥利今夜非十二時以後不會回家的，但是好像在耽心也許因為另外的緣故，在她未回家時候，早回來了，於是口裏不住說回去回去，但又不下決心，立刻站起來走。

我所以留住她多一刻是一刻的心底，不單是因為冷冷細雨的夜間的孤獨寂聊之故。前幾天去訪問她，觸到了她生活上所漂浮的一種孤寂，今天又聽了歐所說的她過去的事蹟，所以要更深深去探求，把一片片的斷片接連起來，獲得一貫的深切理解。她有不少的友人，而把她化粧了的姿相來給我一個旅行的人看，使我感到了一種分外的親密，還有雖然是很小的事情，我們心情的互相溫暖，是可以作為同是東亞民族間的理解的媒介，此種自信在我心底很深而明確埋伏着之故。

她的幸福，僅是擺在表面給人看的，現在尚有這種耽心，想從她口中明白探出這個究竟來，不能開誠布公說老實話的一種躊躇，要想找出說話的端緒，我在黑夜的咖啡座間與她相對坐，長時間的訥訥，沒有結果。我覺得自己的無用，下了決心站起來，要在這裏同她告別了也可以，放膽地說一同到

安南菜館去可好，祥蓮突然很活潑了，說有很美味的店家，我來領你去吧。在人力車上，也品定這地方安南菜館的良否，好像是很在行的，用我不懂的安南語吩咐車夫到目的地地方，先刻我們坐來的車子，在我們坐咖啡店的時候，一直停在外邊等着。

車子在曲折錯綜的安南街上走。我們的臂肘肩頭在車子跳動時互相觸擊，在狹小的車篷裏面，釀出了溫和親密的空氣。乘了這種親密之介，深入到她心裏，想由此以揭掉彼我之間尚存的那一重隔膜。心裏開心了的祥蓮說話多了，一直講着，但是不會講我所要知道的關於她的心情的話，今天所說的仍一味是關於她丈夫李阿朗的。

「蒙麥利說，他無論如何，已經不能離開這個安南的土地了，蒙麥利是決心終生不回到法國去了的。」

我點頭不說話聽着。

「真是一個特別的人，蒙麥利……」

她是對於安南人法國人中國人都是同樣的。對於不論那一國的人，她是這樣都不存畛域之念的。」



「是啊，我也看他是這樣的。」

我想起了右手不靈便的李阿朗，二十歲左右失掉了身體上的完整健全的他，在年青的心中是抱了什麼決心來到這片遼遠的殖民地來的。達到今日的一片心境，是經過了多少苦難鬥爭，他的修練是怎樣艱辛，是可想而知的。

「這一事知道的人很少。」

說出了之後，祥蓮透了一口氣才接下去。

「蒙麥利另有一個小孩的。是跟一個安南女人生的。那個女人，以前蒙麥利在山地礦山工作那時同居的。」

這是第一次聽到的話。

在黑暗中，車子行了很久，我已經忘了是雨夜在河內的小街在車子中搖行。我們的說話很親近，恐怕就要到了菜館打斷這個話題，我便接着問：

「他們現在怎樣過生活着呢？」

「他們，在蒙麥利回到法國那一次以前，二人都是生熱病死了。他所以是十分悲傷，從那時起，便就喪失了元氣。他因為有了我，是完全忘記了那女人了，不過小孩子，却總忘不了。說小孩的墓在

嫩巴端錫山的附近，他說，因為這緣故，所以不想離開安南這地方。」

忽然像自己的說話刺到自己，頓住了口。

說到了小孩，我心中便浮起了在學校中所見的像小鳥那樣活潑的兒童們，着了安南服，以兩臂交於胸前作敬禮的安南小學生，在鄉間泥路上赤了腳走跟在母親身旁貧家的小孩，這種種姿相，雜然而呈現。在路旁遊嬉賭博的小孩，在紅河的濁水中游水突出肚子的頑童，當做是在玩耍而其實做乞丐討小錢的披了破衣的小孩，雜多的小孩世界，像人生展覽一般，不絕在我心中展開。要從這中間去找尋李阿朗的小孩的樣子，可是總尋不到，奇怪的是日本式的一個小的石碑，孤另淒然的豎立着，心中生起這個映像。」

「你也想要小孩的吧。」

「是啊，真想要小孩子。有小孩看是頂幸福了。而且安南的孩子無論長得怎樣大，總是兩親的，舊家是這樣教育着的。像安南的父母那樣的安心，歐羅巴的父母所不能想像得到的。蒙麥利常常提起這話，對我說的。」

是很親昵的語調。

每一人家都關上了大門。像根幹被蝕而仍抽枝發葉，是很艱辛而仍不易破壞的生活，在霏霏細雨

之中，放出異樣的濕潤的臭氣。掛下着紅的燈籠火，賣着雜零的攤頭店，擠在一處。

是祥蓮所領來的安南菜館前面。

坐下來在一個簡單的木頭桌子旁邊，祥蓮看了正面掛着的用安南文寫的菜牌子說，「這菜館我跟蒙麥利是常來的。」

微笑着，侍者端了用芭蕉的葉包的糕，油炸的雞肉等來。每端上一樣菜來，我便問祥蓮菜的名稱，寫在小手冊上，安南菜同那家菜館一樣，並不高明。

祥蓮暫時離席而起，她回來的時候，已經把粉黛胭脂都洗去了，回復了本來面目，在回家以前不得如此，是我所可以了解的。

「還有一事到忘却對你說了，……我們最近也許要調任到尤奄那邊去，今晚蒙麥利回來便可以明白，事情決定之後，我再通知你。」

祥蓮臨別時說。

我也告訴他不久就要離開河內，不過在離開以前，一定還有許多機會可以見面的，話雖這樣說，但是我在旅路之中，一定能和他見面，也是不能確定的。

X

X

X

X

一個半月住在河內的日期已經過了，我要開始周歷尤奄，西貢，蒲龍本，盎哥爾維特各地的旅行出發以前，因為有種種瑣碎事情，雖則想和祥蓮再會見一次，像吃安南菜館那時已有的一點預感，終於沒有再見。出發時我給了祥蓮一封信，說述沒有機會見面的遺憾，請她假使調任到尤奄去時，寫一個地方給我，我把西貢的通信處告訴了他。倘使我到南邊的旅行完畢回到河內時，祥蓮尚未搬走，則那時大概在河內有一星期的勾留，一定可以見面的，附記在信的最後。

在西貢的旅次，接到祥蓮的一封信。

信中說及李阿朗的希望達到了，他們已經搬到了尤奄，再以無誇飾的筆調，寫述同我會見時間雖不多，而十分欣快的，祥蓮本人雖不想離開河內，但是丈夫去的地方，妻應得跟去，所以也是欣然而去的，信中還反覆說回到河內來時，一定請到尤奄的他們家裏去一次。

去時已經到過尤奄，游玩過，事情也辦好，回來時又想中途下車一次，是因為尤奄風景佳美，但是若使沒有要會會祥蓮的心，我還不會下這個決心的。

西貢在晚間六時半開的車子，到尤奄是一晝夜整，在次日的黃昏時候。

是振動得很烈的火車，臥車的下段是悶熱，而且還有飛了進來的二三個蚊虫與甲虫的擾亂，使我

不能安睡，風扇僅僅攪亂着熱空氣罷了。

滯留在安南南部的期間，新的見聞很多，無意之中把在河內與祥蓮的交遊已經遺忘了，這時又一件件記憶起來，想到明天就要和她見面，更加精神興奮眼目清亮而睡不着了。雖則僅有很短的交際，祥蓮在我心中却意外占了重要的位置。因了她，我才知道安南人與日本人的接近，她也是一定因了我而有親近日本的情感的。可是我懼怕，在最初的交際中所獲得的好印象，在再會時變成了懊悔，有這一次再會的，此種苦惱的經驗，不知嘗過幾回了。

睡眠不足的眼睛，甘茂林灣頭明珠色的海水，熠熠發光，與鐵路忽遠忽近，白晝的旅行是無聊的。因爲光太強，窗外的風景都用幔帘遮好了。

一晝夜的火車，弄得身體十分疲憊，在踞臨香川河上的莫朗旅館的洋台的籐椅子上坐時，看看錶已經九點了，去時路過此間，也是住在這旅館這個房間的。安南詩人年欽陵氏，青年的校長陶丹屏氏，加亨博物館館長法人蘇尼氏等來訪，看望香川河上空的星星而談天，也是在這洋台上。

我想起了紅纜脚布兵士所守衛的古城門，夕暮中枯葉落下來的聲音很高的鳴門的墓，我又到來了，傳統韻味濃郁的古城尤奄，感到很大愉快。由長橋可通的對岸，暗影森森，香河上小舟搖行之聲，隱約可聞，我恁在籐椅子中，不知不覺睡去了。

上晚的不注意睡眠，次日像傷了風，頭很重。

午前到理事長官以及上次來時叨擾的各人地方去致敬，並告訴第二次來遊。

午飯後到三點是晝寢時間，吃公事飯的李阿朗，一定在家，所以定在這時間去訪祥蓮。找到他們住的房子，也費了相當的時間，人力車夫不靈敏，在同一地方大兜圈子。

比他們河內的住宅是遠爲美好的富麗的新房子，環境也悠靜，看祥蓮也胖了些，身體很舒暢樣子，李阿朗是晝寢着，聽到了我同祥蓮高聲談話而起來了，看見了他和以前完全不同的一種精神煥發。使我吃驚。那沉鬱的表情差不多完全消失了，同時性格的特徵也沒有了，像感到不滿足。可以想到他們什麼都十分圓滿。但是和他所說的理想生活，却完全是另外一種。李阿朗和祥蓮一起，像世間常有善人一樣，以快樂的情緒款待我。但是他們是歡待我，而我却不能跟了他們一同高興，這未必完全因爲我今天身體的情形不好之故。我是很不多說話，火車裏所想的要同他們說的話，失掉了彈力的心理，一句也想不到來了。

推說因爲身體疲倦，很早就告辭出來。這個心是沒有法子自由的，我想起了一次祥蓮對我說的這句話，這心真是不可靠的怪東西，路上一個人覺得可笑。回到旅館後，入睡一次，出了不少汗，但醒來後，到精神爽颯了。

日暮前，我想到水上生活者的苦船集合地的港口去看那風景，更換了服裝要出去，有輕輕叩門的聲音。

戶外，穿了淡色上衣，髮際插了一朵素馨花的祥蓮，微笑站着。

「想同你到倍爾倍狄爾去看落日的景色，我同蒙麥利一淘來接你的。」

祥蓮含羞的樣子，我看他像一個大小姐。

爲掩遮晝間訪問時的怠惰，我取了從心歡悅他們好意的態度。

在旅館大門口，停着一輛舊式汽車，開車地方，李阿朗坐着，看見我同祥蓮出來，立即下來，替我們開了車門。

「日間曾經打一次電話給你，你是睡着的，恐怕你也許已經外出了，來時就心着的。」

他再坐到開車地方，祇用左手很靈便的撥動轉盤而開車了，沿着香河的樟樹路開去。出了市街是接着疎落落的農村村舍，小孩子從房屋中出來，很奇怪地看望車子，路上農家女子，避開車讓路。

路上鷄坡，突入松林，將近日沒的天空，呈金黃色，樹梢人面，都映得赭紫。周圍是澄冽的冷氣，和強濃的松脂氣，針葉的枝條，成了障幕，非常巨大的紅日，搖搖欲墮，一點點沉落下去。

「啊，也許要太遲了，近來因爲汽油不足，要汽車費了多些時候，所以來請你得太遲了，……從

山丘上看落日的景緻，真是很好的。」

李阿朗就心地說，祥蓮從後面座位抬起身來。

「不妨，不遲的，一定可以趕得上。」

李阿朗開足了速率去追那沉下去的太陽。

那時我忽然窺見了以祥蓮爲支持而生活着的另一個李阿朗。而且感到這二人在這時間，已經把我遺忘了。李阿朗真實所關心的，比之他所說的取法於自然的生活，以及此種生活的魅力，更是這以外的人間愛情的力量，夫妻的相結合，比之表面，如何複雜深長，是不可測知的。

李阿朗與祥蓮的着急也成徒然，到山丘上時，太陽已經西沉了，僅僅存有給看日落的人坐的一條粗陋板凳放置在丘上，我同祥蓮並着坐了。

祥蓮因爲看不到落日，不住口替我可惜。但是我覺得在足下所展開的大自然繪卷之前，反是沉默不語，可以獲得最大的滿足。在河內相交際時所感到他的隔膜，完全消除了那樣的馴熟，她不住和我談話，而我却僅僅頷首示意，大部分都沒有聽清楚。

傳說中守護王城的硯屏山，已成爲燼餘，像結一層輕紗罩蓋的蒼茫的原野，暮色朦朧，香河水影作淡薔薇色，橫互其間，丘上的草葉，在晚風中搖蕩。



面在我們前五六尺之處，李阿朗氏立在草叢中，我看見他的背影，左肩微聳的背心，稍稍傾側的頭，是可以認識的他的姿勢，我到了尤奄是第一次認出了他的和以前不變的同一樣的樣子，他的古舊的悲哀，充滿懨懨沈鬱的心影，也完全在他的背影裏滲透出來。

他丟去了有火的烟頭到草中，像一顆流星落下來。

那時，從丘陵的背面起來那樣，一個老太婆，赤了泥腳，蹈草而來，不發足音，她走近李阿朗氏，把手裏所捏的草笠，反身伸出去。老太婆穿着黑的襤褸之衣，用草繩束腰。

李阿朗氏探手到袋中，摸了一文錢，投入笠中。

「生意怎樣？」

當做討到了錢便要走的老太婆，却立定在他身邊談話了。

「近來什麼東西都貴了，生活苦得不堪，拿一角錢去，買不到多少的米。」  
說了，取出另一手上的竹筒來搖搖。

「這裏面祇有一半。」

「唔，不是做農人的，做什麼生意的。」

「兒子同媳婦，操着舢板船的。」

暮色漸漸濃結了，無聊從四遠迫來，我心裏漸漸慌張起來了。

李阿朗和老太婆，像是十年知己那樣，立着談不盡他們的話，祥蓮又是像對於丈夫十分放心的樣子，毫不關懷，她也說話夠了，手裏取了插在髮邊的素馨花玩着，剝取一瓣瓣的花瓣，丟落到地下。

地

熱（巴唐戰記）

上田

廣

此  
页  
空  
白

## 序 菲律濱派遣軍報道班長勝屋中佐

上田廣君，曩日活躍於華北戰場，於軍務餘暇執筆之種種戰記，已聞名於世，此次又被徵備爲大東亞戰爭菲列濱派遣軍報道班員，與火野葦平君一同到達戰地後，不顧長途之疲勞，卽勇躍而前，參加巴唐要塞之總攻擊。軍中爲熱帶特有病之瘧病及頓格熱所侵犯者不少，而上田君則如本文所記，或與兵隊同起居於「日本屋」，或臨砲彈橫飛之前線，放撤布傳單及投降票之汽球，以其奇特之才幹，強健之體力及勇猛之精神，始終爲報道班盡其職責。巴唐頑敵，不堪皇軍之猛攻，僅一星期卽歸潰滅。上田君所屬之○○小隊，亦於巴唐平定後，歸返馬尼刺。但彼席不暇煖，馬不停蹄，卽以椽大之筆，開始執筆記述巴唐攻擊「地熱」。

本篇爲到總攻擊前夜之記錄、續篇爲總攻擊經過中的血湧肉躍的情形，描寫其所體驗者，偉大而嚴肅，爲巴唐戰之一斷面。參加另一小隊之火野葦平及柴田賢次郎兩君的戰記，亦將與江湖相見，可併讀之，則對於巴唐作戰世紀的偉容，便可以得到其立體的把握，因贅一言。

在此素樸的日記體之記錄中，可以窺知皇軍的底力與偉大的大東亞理想，因敢以之推薦於江湖諸賢之前。

## 三月十一日

陰天，很少有的，馬尼刺的多樹木的街上，向巴唐的天空流動的雲，有嘩雨欲來之勢，一早便到班長室報到。從班長勝屋中佐接領了到××部隊長指揮之下從事對敵宣傳的命令，切東中尉，櫛木軍曹其他諸勇士，及畫家田中佐一郎君，記者皆川修直君，石田秀三郎君，攝影牧野耕三君，倉川翻譯及余，班長很關心我們的衛生狀態，給我們仔細叮囑，送別我們。出發時又有來搭乘便車的人：東京馬尼刺間我們的輸送指揮官遠山中尉的隨行者，田久保准尉，長谷部曹長，山崎曹長等。三人留下了因猩紅熱而入院中的遠山中尉，要由聖菲爾奈特趁飛機回去。從里莎爾的革命紀念塔出發，沿柏油的直線道路行進。風很强，直撲顏面，像要把人都吹去，同路上來往的汽車很多。此種汽車，不約而同，都以青椰子葉覆蓋，裝滿兵士或大桶。來的去的都是大卡車，數十輛，數百輛，很多。在梅可楊的街尾，已經看見滿載菲列濱人的馬車，側面坐着老人，也趁着小姑娘，大概是逃到山裏避難的，現在開始回出來工作了。車夫多數強作笑容，但不成爲眞笑，反而看去像要哭的樣子。奇怪的是這些面孔看去像是日本人，有時像友人中的某一位，我們都舉手答禮。有這樣多的菲列濱人，美國人到甚麼地方去了呢？我們身旁一個士兵忽然說了。我心上一振。很明白的事情，以美國爲敵而登陸的，我眼中

還不會看見過一個美國人，因之受到了意外的感慨。

我曾經參加中日事變，在山海關登陸之後，便即看見中國人，想到這一點的不同，便可以明白了。這一次戰爭的特異性。我的視線探索了好幾部馬車，一個也好，我想查到一個白皮碧眼高鼻紅髮的人。同那個兵士一樣，我也想看看，但是在這些地方徘徊的是不會有的，恐怕他們是跟了美菲軍隊退往馬里培來斯山中去了。

我們滿身流汗。十二時，在聖菲爾奈特附近田圃中吃飯，我們各自捧了飯盒，集合到一枝芒果樹下。從根上抽發枝條的芒果樹，密葉濃蔭，涼風如扇，是很好的一間食堂。隔隣的一枝芒果樹下，也同樣有年青的兵士集團，很欣快地在吃飯。我們這一處，因為田久保准尉等要回內地去，所以不覺談到了故國的事，再延而談到了家庭的事，我問到看去比我十分年輕的切東中尉的過去戰場生活經驗。切東中尉回答，中日事變後不久，即從軍，直到現在，在華北，華中，華南直到越南，大東亞戰爭以來，在這裏登陸，這中間一次也沒有回國過。我是無條件低頭了。同樣的人，其他也一定不少，但是很可以崇敬的。據年輕兵士的話，結婚不久即出來從軍了，便更使我心中感動。

三十分鐘之後，在聖菲爾奈特與田久保准尉以下作別，於十四時餘，出發到奧龍茄波港。現在×部隊本部在孟祿，但到孟祿沒有汽車路，須從奧龍茄波港乘船到馬耶茄華岬之後，再行軍幾公里才

到。我們經過了幾個部落，橫斷水牛嬉戲着的水田，踏踐砂礫，走過橋梁。到了差不多全部燒燬了的哥耶哥耶鎮，忽然前線的空气濃厚起來了。在街角，空地，燒坍房子裏，到處住有兵隊，看見糧秣山積，而居民則絕跡。但是出了哥耶哥耶鎮，則完全不受戰禍，有揭着「日之丸」的「日本屋」，有用怪調子的日本語呼萬歲的，很羞恥的舉起雙手來的也有之。一次我們的車子壞了。鳴了喇叭而停車，其時路傍擺着蔬菜水菓攤頭的女孩子，全擁了上來，兜攬我們買芒果雞蛋。也有才採下來的香蕉。切東中尉向我微笑說，買啊，脫口用中國話問價錢了，慌忙用英語改正，兵士全發笑了。一個芒果是十錢。買了一個之後，另一個人出來說也買我的一個。對於這個付了價錢，又有一個新的面孔出來，接連替換無限際，到後來二十人三十人圍在一處，齊聲呼嘯那樣喊着，芒果！芒果！其中有頭髮燙作美國式而黑肌美目的洋裝少女好幾個。不久在我們行動的車子後面，來了大批的卡車，在旁邊通過，連續的，路上已經沒有柏油鋪裝，十分高低不平，砂塵奇多。熱。氣悶。還是步行適意吧，心中要這樣想。途中，台灣的道路工專隊要求搭便車。無所謂行不行，車上擠得身體都不得動彈。

通過了納地甫的羊腸山路，是西巴唐，可以望見中國海的奧龍茄波港。我們的車子顛簸不已，歪歪斜斜開上去。兩傍是耶加爾，阿配東，拉溫布蘭可等巨木林立，竹林繁茂，結着果實的加卜克，籐籐已開花，很美麗。蟬的鳴聲很高，不是蟬聲如雨滴，而是似瀑布傾瀉一般。車子下坡道時，看見有



沿路的清流，曲折之後不見了，又在想不到的地方開過橋。

十八時抵奧龍茄波，是已經化爲焦土的港口。尋到好像是美國人曾經住過的，一所燒燬下來的小洋房中，做全體的露營宿舍。房子裏面什麼東西也沒有，門窗也沒有。燒好的飯盒取出來吃了，在地板上舖一條毛布睡了。

夜半，聽得遠處砲聲。敵方的？我們的？從孟祿前線來是一定的……。

納地甫的連峯漸漸可以看得清楚時刻醒轉來。空氣寒冷的夜晚的靜寂，十分可怕樣子。抬頭即可以看見奧龍茄波港的狀況，全無關遮的睡，全無關遮的起，全無關遮的走出，忽然覺得這極平常的事情可笑了。聽到火的聲音，出去看看，是已經在燒飯盒的飯了，在庭中的大穴，木屑和椰子皮燒得很旺，幾個飯盒堆在一處。想在前面的河中洗臉，上夜是滿滿的水，已完全沒有了。潮水已退了。問兵士用那裏的水燒飯的，說是用上夜騰下來的。沒有辦法，我用唾液打混了手巾的一角，拭拭眼臉作爲洗臉了。當然不僅是我一個人如此。八時五十分在奧龍茄波港與汽車同時乘船。二時間的航程。天無片雲。海波平靜。岸邊椰子樹梢被風搖動的聲音，有些像日本的松籟。馬耶茄華的碼頭上，軍帽及僅穿一條犢鼻褲的兵士吆喝工作着，表示敬意而上陸，到孟祿那時的熱，又是特別利害。走數公里的埃塵滿滿的路。此處也是卡車卡車的連續，也有徒步行軍的兵隊。而先行部隊所造的黃塵的長帶子，不

知何時可以消掉。碰見許多居民，五人十人成羣的，老人，婦女，孩子都背大包裹，遲鈍的眼光看着我們，默不作聲走過。戰鬥地區內的人民，察知了日本軍的行動而向後方避難去的。我在行列的後面，看見一個才產下來的乳兒，裸身掛在母親的胸間，母親自己帶了男子的草帽，用芭蕉葉子替乳兒遮太陽，跟了人走去。乳兒色白，哭得疲倦了沒有淚水，僅有表情是哭的樣子，這面容常存在我眼中。

孟祿在椰子的林中，是臨海的五十戶左右的部落，入口有美麗的小川，涼風吹來。房子大多是自己做爲日本屋。不受戰禍，但不看見住民是和奧龍茄波相同。××部隊本部。附屬部隊及和我們替換的中島小隊，也在其中。中島小隊的宿舍，在椰子林的一角，靠着灰塵的道路所建的房子。這個日本屋看去像是傾斜的，是因爲要空氣流通得好所開的洞，灣曲的竹林，歪斜的梯子所生的印象。分隔爲二間的房子，全部人員是睡不下的，竹鋪的地板中間吹來的風很涼快。住民就睡在這上面的，我們不成。樹蔭中作事務的交代。前線的狀況，宣傳的效果，菲列濱兵投降的現狀，特別氣球的使用，廣播必要的事項，職員衛生的狀態，以及其他瑣碎事情。這事情完結之後，到部隊本部去，向××部隊長××參謀長報告到差。××參謀長很歡迎我們的到着，申說他對於以後宣傳上的希望，並且鼓勵我們。我把拿來的傳單及投降票等十數種給他看，並請他指示撒播的時期等等。

中島少尉等回來不久，全體在整理宿舍內外，突然近處的空襲警報之鐘聲大鳴。打得很急。然而

敵機被椰子的葉所蔽着，看不見。微微的爆音，可以想像是有幾架飛機的。這是在北方的上空迫近來，執鎗的兵士跑到海岸砂地上去。我們也跟在後面去，照兵士所指的方向看，在奧龍茄波那邊的天空，有三架編隊的敵機，忽然轉了方向，投到東方密林地帶去，做了射擊姿勢的士兵，略感失望而把鎗放下了。也有人說不是敵機吧，但不成問題，視線乃舊向到閃閃反射陽光的翼上炸爆聲與地響同時傳來，同時也聽到地上的鎗聲。我們回到椰子林中。有某人說敵機只有二架了，三架是奇的。說僅有二架，僅有三架，不知是什麼地方傳出來的話，這個兵聽了就相信了。傍晚，奧龍茄波港方面出現的巡洋艦，悠悠衝開白浪，消失於水平線的那邊了。不久就聽見排空的砲聲，是從海上開來的。已經受過洗禮的人，很安閒抽着烟，我們却感到若干不安。

到了夜間，部隊命令不準點火。沒有風的天空，星光熠熠要落下來樣子，北斗七星，奧理昂座，南十字星等，兵士們談到這些，此種話題是適合於作戰以前而逐次展開。現在這裏已經完成集合了足以攻略西巴唐的兵力了，這樣各方都可以聽到兵士談話之聲，也夾雜宛曼的歌聲。集在椰子樹梢的鳥，使樹葉颯颯作響，有時發出異樣叫聲。蜥蜴也叫了。留心一下便可以聽到不明來源的，非虫非鳥的一種聲音，不住在響。遠處也有砲聲，不久決定早睡，於是在暗中走上發聲的梯子，初次睡在日本屋裏。風已停，是一晚悶熱的夜，蚊不多，但有蟻來咬身體，身體轉動時，底下鋪的草窸窣作聲，很不

容易安睡。

## 三月十五日

全員分做二班，一由切東中尉指揮，到近馬里倍來斯山的第一線，實施使用特殊汽球必要之偵察。另一到後方十公里地點去訪問新成村落，分散宣撫傳單及新聞等，對病人施醫療，同時經過此等人民，催促還在戰鬥區內的人迅行離開戰地。我和田中、牧野、坂西、井原一等兵、倉川翻譯等諸君，參加後者，野戰病院派了戶田軍醫及二個衛生兵來，出發時又來了一個青年憲兵伍長參加，合計十人。

八時，我們送別了切東中尉的一班，便向反對的方向出發。我們各人帶了若干傳單，新聞，食糧，施醫用品等，走完了像路的路，便到了荒田之中，脚下是沒到鞋面泥灰，每一步煙塵滾滾，沾黏在汗淋的面孔頭頸上，誰是誰都看不清楚了。不久一個像無可插足的密林擋住去路，前頭的坂西一等兵，回頭看了我們一下，探得了比較闊寬的樹縫走了進去。我們跟着，長草齊胸，汗出如瀉，一時呼吸都困難。爲先導者所蹂躪的雜草草葉，發出格格的声音彈轉來，我無由避躲，當彈到面上，受了劃傷。出了這個林子，是山的斜面的香蕉園，地更軟不好走路。走了五六百公尺，香蕉園走完了，又看見前面是三四尺厚不透風的竹林。我們站住了。軍醫，衛生兵，憲兵，青年兵士，都很逡巡，相視不語。

，都是渾身汗透了。只有這樣的路麼？我不禁自語，憲兵却點點頭，說已經來過幾次了。我們走入竹林，我走在最後，看見旁邊有三尺來長的蜥蜴，緩緩弛動着，心下一跳。蜥蜴見了人急急逃到落葉下面去。我是已經聲音都喊不出了。出了竹林，是看見海的山上空地，漠漠的大海上吹來的涼風，予人以蘇生之感。自然發出來的少憩片刻的口號，我們躲入了芒果樹下，大家一齊把帶着的水筒拿出來。熱，出發時所灌的沸水，一點也不會涼。我們暫時把水筒掛在樹枝上吹在風中涼涼，吹吹氣而啜飲，喝一口水要費二十分鐘。喝下去馬上汗出來，出來的汗有飲水量的二三倍那麼多，這水像全是白喝了的。

下峻險的山道約二公里，到了美麗的海岸。附近一帶是新村，沙地上難民往來很熱鬧。揀了樹蔭下走去，全家族生氣毫無橫身在樹蔭下的，在吃着什麼東西的，瞪出眼茫然看着我們的，叱騙見了我們而哭的小孩的，像生病樣子的，在草叢中探出頭來的，看去都是很可憐悲慘的景像。把新聞分給其中像識字的人，却一個個立起來伸手來討，搶了去看，有逃到樹蔭中一個人獨看的，有大聲讀給女人聽的，有透息嘆氣的。有不想讀而放在土耳其型的帽子內，歪戴了帽子傻笑的，不止一二，這些人大聲叱責，也不現恐懼的表情，赤了腳逃進椰子林中去。

我們進到了一個頂大的部落去，那裏利用了椰子的樹間，用竹與椰子葉搭成的小屋，並排着許多

。小屋同日本鄉野做戲的舞台差不多，但較低矮，男女大小同寢着，面容極憂鬱，好像已經看慣日本人了，浮起做作的微笑，起來行禮的也不乏其人。時已近午，各處炊烟升起，以像壺那麽樣的鍋子燒水，煎飯，熏灼用獨木舟去才釣起來的魚。到裏面，看見女人在洗衣裳，沒有井的，那水真醜陋。像老夫婦的男女，在互相揩背，走近去也不避人。小孩子在投擲貝殼作遊戲。據翻譯的說明，附近的小孩子，僅有這樣一種遊戲，戰爭以前是用銅板代貝殼的。像是賭博之一種。說到賭博，在一所大屋中有十來個男女，圍坐在一處作葉子戲。一個胡坐着女人前面，堆滿了紙幣和銅板很惹眼。有時也許有錯誤吧，女人發出銳聲噪着，那時我們便注目。突然聽到吉太的聲音，是單純但很和諧的曲子，走去看看，在芭蕉葉影中，一家屬在搗米。皮色黝黑，美目沉盼，燙美國式頭髮，約十七八歲的姑娘，坐在石上在彈吉太，像是父母的男女，一手抓了長杵的中央，一手叉了腰，向着白對立着，合了音樂的拍子在搗。兩人都渾身是汗，但好像要脫口唱歌出來的樣子，看去很快樂的。姑娘因爲不做工，看去愈加悠閒。有奇怪的臭氣。野狗，貓亂走，都是很瘦的。在騷然的部落內，昂首闊步的大女，捲着赤色的布在下身，揮着雙手大步走路的，在我忽然感到她像女王。一種不可遏視的威稜，也許是真的女王。後來那個女人坐在海岸砂地上，把長的烟啣在口內，但不透出煙來，仔細看看，都是啣了點火的一頭吸着，一次向着我笑，但就轉頭去看海，一直吸煙。」

新聞傳單的分配完結後，開始施醫。這個意思由翻譯傳出去，最初也沒有人來，後來從各處有不安心的面貌集合來了。小孩由母親抱着，母親由老爹攜着手，是這個樣子的。戶田軍醫命他們每一人睡在席上，開始仔細診察。最先是一個近六十歲的老人。從額到兩頰看去是青白色，有白人那樣的鼻子，一直噉着鼻涕水。很胆小的仰臥着，顫震而看着軍醫的面孔，叫他露出胸來，却不肯聽話，在聽診器把到胸口，紫色的嘴唇，栗栗發抖。問他病狀則是身上打寒戰。結果診斷爲瘧疾，給予若干藥餌。以手接了藥的患者並不致謝，僅對於吩咐他如何服用的衛兵點頭，排衆而去了。第二個病人也是老人。這個老人這一次沒有甚麼不安的樣子，慢慢橫下去。打診完了的軍醫問他咳嗽否，他搖頭而很冷靜的回答在發熱時候，有時吐血。病名是誰都可以知道的，對他講了鬪病的注意及給予藥餌。第三個是三十四五歲的女人。不肯橫臥下來，對她說不橫下來不好看，才勉強睡下了，旁邊陪着父親那樣的老人，以後也要軍醫每一次招呼才動。要脫開胸口費了十分鐘以上，以手捫到腹上要跳起來樣子，戶田軍醫也吃不消了。女人很不客氣說，頭痛得很快給我治好。本來是頭髮很稀，厚唇青面的女人，因這樣態度而看去更醜了。診斷的結果，仍是瘧疾。其次是母親抱着的四五歲的女孩子，一手捏着香蕉，也沒有放進口的力氣，像枯枝一樣衰弱，這也是瘧疾。其次同樣女孩是瘧疾，次一個也是瘧疾，以下大半是兒童，都是瘧疾。差不多看了三十人的時候，來了一個渾身襤褸的老太婆，說是隣接部

落的人，家屬七人都臥病着，務必請治療一下。說去同來好了，可以看的。却說發着熱不能起來。病狀據言腹痛，下赤便，那是出診了。戶田軍醫收拾了診療器起來，傍邊一個老人也說請到他家去診，有一個四五日未吃飯的病人。戶田軍醫一時不知所措，就說看過了再回來，先跟了老婆子去。

我和翻譯走進一戶人家。（窺探更適當），那家有老小兩組的夫妻同一個七八歲的女兒。他們見了我們，看着新聞的老人夫婦先做裝客氣的笑，少夫婦也倣倣之。我坐下來問，看着新聞與老人，「有趣嗎？」老人回答「不得了，事情鬧大了。」問他「你對日本覺得怎麼樣？」他說「不大明白日本，但除和日本攜手外別無他法。」於是把日本軍上陸的真意講給他聽，也像似懂非懂，唔唔的點頭答應而已。僅僅對於只有與日本軍協力可以保證你們的生活一語，回答好的，請照顧而已。

四十五六歲的女子，抱着一個才生下來的小孩來。小孩頭上全是瘡癩，而右瞳混濁泛白。女人直接向我說話，我不懂。請翻譯則是說他有一個二十歲的兒子，在此次戰爭被抽調出去，現在馬里倍來斯山中，請救救他。本來是很文弱的，也不會打仗，請可憐他。我非常難以回答，只說那麼不久日本軍就要進攻了，到那時想辦法，聽了此話她忽然放聲哭了。我沒有說話可以安慰她，說了些硬勁的話，又問她在這部落裏家族出去當兵的只有你家嗎？女人搖頭，嚶嚶說不出口，後來說還有三家，舉出名字來。有自願去當兵的吧？對於這問題，她搖頭否認。



等到戶田的出診完結了，才回去，時間已經傍晚了。太陽將要沒到水平線下，十分好看，出去捕魚的獨木舟也回來了，拉起來放在岸上。歸途仍要越過這個小山，我們已經很疲，把水筒都喝空了。我們在部落中買了香蕉（其實是用煙草來交換的），這是僅一口可以吞吃的小香蕉。一直吃着，在水邊，心中忽然湧起了感傷。我想到了在故鄉的喜歡吃香蕉的大兒子。

到了孟祿，已經天黑了，切東中尉等還沒有回來。部隊本部裏像已經接到他們在前線過夜的通知。

## 三月十六日

在馬里倍來斯山中有父，有良人的，叫給寫信去，因為這事，一早再趕到新村去。申訴爲子爲妻的真情，附加說明最近戰況的印刷品，用特殊汽球或其他方法，撒佈於敵陣。除軍醫衛生兵憲兵外，與昨日人員相同。走相同的路，全身濕透了才到。今天新村的人照樣在樹蔭裏走，在家中睡，在做菓子戲，在搗米，或在什麼也不做，儘各人自由的。舉了手進去，有些人笑着集合過來，看看軍醫也不在，我們也不帶甚麼食物，做出不歡迎的表情散了。

我們先去找那個頭上全是瘡癩的小孩的女人的家。這家是比任何一家都窮都小，家中一個男人也

沒有的樣子，一個老婆子臥在屋角裏。把來意告訴了老婆子，他也不起來，僅以手指內面。走到裏邊，則那個女人在盆中洗衣，小孩放在旁邊席上。她看見了我，好像忘了前一日的事情，並不顯出特別表情。直截說給你的兒子送信去，你寫麼？一瞬間，她眼中很光輝，但立即回到原來的表情，說在戰爭中沒有法子可以送到的，況且不是住在一定的房子裏，不住在密林內來去，這是毫無辦法的。我就根本否定她的話，說方法是很多的，你想寫只要寫好了。說了之後，她倒意外順從，便說那麼寫吧。並且同我商酌寫什麼好呢，看着這時集到這裏來的部落的人。把那些人趕出去之後，我拿出紙和鉛筆，說老實寫你現在想的好了。女人點頭，半信半疑的樣子。我再說快寫，我在等你，她回答要思想文句，請等一下。倉川翻譯問，這部落中出去當兵真個只有三家嗎？因為那調子太兇了，那女人有點嚇樣子，經過她考慮一番，回答有五六家吧。我們到另外一家去。這一家的房間比別家要多一倍的樣子，但室中空空，誰也不在家。問在廊下游戲的小孩也不知道。沒有辦法，便坐了下來，先刻的女人却走來了。把紙和鉛筆還給我，態度完全一變，說我不會寫，所以還給你不寫了。爲什麼不寫？問她也無回答。翻譯怒說，一定有人教唆了。女人不回答，很怨恨的樣子，手上的紙發抖。我靜靜的問，你不要你兒子回來嗎？女人搖搖頭。她心裏想回來，而下不了決心在狐疑時，可以幫她下決心的，這樣說了，女人才解顏說，若使我寫了這樣的信，給美國的長官看見了，兒子便要吃苦。我說即使長官

看見了，兒子是不知道的，不會十分難爲他的，這樣說明之後，她才首肯了。低聲說，那麼寫。叫她立刻寫，她在一角上俯伏了，開始寫。像小孩一樣舐鉛筆，幾次探窺我們，費了二十分鐘，才把很大的字填滿了一紙。是塔加洛文。請倉川翻譯出來：「愛兒阿爾及利亞，我們現在居於孟祿附近的新部落。部落中瘧疾與頓格熱及赤痢流行，但我們還健康。僅有祖母因年老不堪酷暑，但不致有意外之虞。你是在從軍中，無辦法的（這裏有改寫的），我在等候你很快回來。被彈擊中很怕，也不要患病，倘使是可能的，……我怎樣說好呢。我是不會會兒過的。要寫的很多，不過不能盡情寫，你要能知道我的心情，我就滿足了」。是這樣一封信。倉川翻譯說，這是太曖昧了，安全的一事應當加進靠了日本軍的維持之類的話進去，我却以爲不必改動是更自然而有效，所以不贊成。女人把剩下來紙與鉛筆還我，也不告別一聲就回出去了。

這以後約有二十分鐘，說是等候，還說赤了膊在休息，突然裏面有個帶着小孩的女人，探頭出來問，你們有什麼事情嗎？是這家的女主人。色白，面容也整齊，一看就知道合混有別的血統的。講起來也就和滿頭瘡癩的孩子的母親不同，能夠給送信去，自然很可以感謝的，但是現在是無法送到的，語調十分明達。便說，不過用飛機什麼撒布下去，落在什麼人之手，便可以傳達到本人，這樣說了才偏了頭想一想，接了紙和鉛筆。於是他去放開了小孩，走到家裏，把背靠在竹柱上，縐眉搔頭一路想

着而寫了。中途好幾次問翻譯忘掉了字的辦法。翻譯用手指寫在地板上，便點頭說是，像小姑娘那樣笑，看着我們。寫了一半便撕去，到第四張才寫成功。太多寫了反而要被誤解，看她提出來的，僅有大字三四行而已。「愛的杜麥特里奈奧，倘使可能請你回來。在孟祿鎮我等候你來。有了不能和你見的事發生。而且我和孩子都有病。病名是不知道的，萬一的事也可慮，十分就心。——你的愛妻。」這樣的。我們相視而笑。用假病是可笑的，但我們對於「你的愛妻」是更感到可笑。

到裏面有香蕉園的人家。說有兄弟被徵去的，這裏又是大家族，二對夫婦之外，有十七八歲黑膚燙髮的姑娘，以及幾個小孩睡在一處，最初是老人抬起頭來，後來紅眼的青年起身，像他妻的女人也坐起來，但隔一回又睡了。日本的兵先生來了，這算什麼樣子！川倉翻譯怒叱，可是除了青年之外，誰也沒有懼怕的樣子。問他有弟在兵隊裏是不是，青年說是的。那種冷淡的態度，殊可憎怨，勸他同那兩個女人寫一樣的信，却意外說不要寫什麼信。說那傢伙寫信去也無用。理由是去當兵的弟，在家不但無用，而且非常蠻橫，反而死了更好。這完全是像真實的，我一時無辭可對，再同老人說話，老人僅抬頭說這些事我不明白。翻譯的盡力要說伏他，費了許多唇舌，但是一無結果。這倘使是中國人，到後來一定說沒法子了，我忽然想到了中日事變當時的事情，我看了在角裏跟小孩子一淘的姑娘。但是面容與美國式燙髮不配的醜陋，便沒有對她說一句話的勇氣了。

我們再到隔鄰的部落去，一家一家走轉來，到處受着不歡迎的接待。也許前面這部落的人在說着，當初不如說沒有去當兵的便少麻煩。我們想到只要巴唐能攻下來，便什麼也忍耐了。我們回去時，覺到水筒是空了。我們走進芒果樹下一家的人家，那裏有個不知是姑娘是少婦的女人，給她煙草叫替我們燒水。女人就拿點煙草的火柴生爐子了。用英語直接同她講話，女人露出白齒笑，像說些什麼，話是不得要領。不過在分別時行禮，却說下一次來時，請帶些糖來給我。

## 三月十七日

切東中尉以下自前線歸來，知所携傳單一部的內容與實際情形不一致，以新村所得書信爲專材，另制傳單，早晨即在樹蔭中開始工作。據由最近所獲俘虜之言，敵軍前線的規律，常由在後方的美國將校的督勵及菲律賓濱幹部之監視而維持，多數兵士常不能得到食物，薪餉也不關，甚爲困憊。菲律賓兵士已開始認真考慮爲誰而躲在山裏，爲誰而作戰，因之須要對他們說明新加坡陷落之後，荷印已全部屈服，太平洋已完全在日本軍宰制之下，其次爲攻擊所準備的武力之宣傳是必要的，而目前更迫切的需要，乃是要提出足以加強他們決定投降的各問題。而且是須要能深刻打動他們的。西元一八九八年，美國開始統治菲律賓以來的一切政策，加以暴露，提出應進行的具體方針，也是一條辦法，使菲

律濱兵每人都回復到里莎爾的獨立精神，也不失是一良策。更把日本軍佔領地域的菲律賓人的生活狀態的實際，特別是馬尼刺的情形，有用頂自然的方法傳出去的必要。撒布傳單的方法，也不限於用特殊汽球，有時我們也可以同斥候一同出去。觀於以前我們用飛行機所撒布的傳單投降票，大多是爲幹部所扣留的事實，這是有加以充分考慮的餘地。在敵方斥候所可以到的地方，有溪谷，井水的地點，往往因爲同時拾得的傳單太多，即使捨了隱藏起來，也被在檢查服裝時發見的，今後應多用小的紙片。這樣那樣的商討，就決定立即派連絡兵往馬尼刺去。在未攜來傳單中有適當的，即攜取以來。

午後，我爲製作新傳單的文句，把桌子搬到樹蔭之下。風息全無，碧青的天上，紅日炎炎如火蓋，執筆的手上的汗水弄濕了紙，頭腦昏昏，一字無成。而且因爲樹蔭移動，常要搬移桌子的位置，故才寫了二三張，便覺到口渴舌燥，像做了很辛苦的勞工一樣。喝了壺中煎沸過而未冷的水，繼續工作，馬里倍來斯的天空，發出砲聲。爆發的聲音在白日之下，震搖大地。總攻擊是在何日，非我所知，好像已經開始戰鬥了。我忽然想到了馬尼刺的市民，是相信美國兵會打回來的樣子。曾經去買過二次東西的洋貨店主人，旅館的賬房，食堂的侍役，冰淇淋店的混血姑娘，菲律賓濱姑娘等等。

靜寂的夜來了。砲聲也停止了，海，沙灘，山，樹林都封閉在暗黑之中。有時西北方的海岬射出探照燈的白銀色的光，從海面射到天空看的。沒有一隻船影，沒有一隻飛行機。夜間的星也隱藏在雲

中，不知名的幾個種類的虫，發出單純的鳴聲。晝間○○部隊的斥候，遭遇數倍兵力的敵方斥候，交戰數時間，我方戰死一人，而敵方則有遺棄屍體七，俘虜三的損害，從別個部隊傳來此項情報。該項俘虜已經由部隊本部調查完了，先放入收容所，便想走去看。但爲時已晚，天黑，無辦法。

天悶熱，閉上眼，很睡不着。硬勁要想睡，却反而睡不着，神經尖顫。傍邊的皆川君喃喃的說着甚麼閒話，翻身，每次牀的竹支加支加響，鋪着的稻草發聲。無心睜開眼睛一看，一隻螢火蟲，在蚊帳內縱橫亂飛，不知是誰放進來的。描了一個大圓圈就斜下去，再做一個三角形，上下，左右，自由自在，不曉得疲勞的樣子。島上的草木，生得異常繁茂，甚麼地方都蓬蓬莽莽，而小虫豸也和內地不同，十分潑刺雄健，我重新感到。

口琴的聲音流過來。像我這樣睡不着的士兵，是想着了祖國而在吹奏的吧。

## 三月十九日

有命令發出來，往橫田部隊正面的敵陣地，用特殊汽球散播投降票。橫田部隊在臨巴茄克灣的馬里培來斯山麓，過着嶄濠生活，隔開了一百五十公尺乃至二百公尺與敵濠對峙，最近敵方因爲糧食缺乏，漸失鬥志，加以適當工作，或可以拋棄武器來歸。我們早朝開始準備，汽球的檢點，傳單，投降

票，輕鐵瓶的包裝等。參加者切東中尉以下全體，乘汽車到汽車可通之地，再添以步行。汽車因爲要開上個山坡，我們的車子不行，所以只能搭乘往來於馬耶茄華間的某部隊的輜重卡車，已經接洽好了，此卡車羣於九時須過孟祿，所以搬了攜帶品去在路上守候，坐在陰影中等着。深碧的晴空，可以想到天氣的炎熱，兵士到了那時節是開始與炎熱搏鬥的意味，都是要辛苦了。

馬耶茄華岬的裝貨發生了錯誤之故吧，到了時候，卡車還不開來。大概因爲放特殊汽球的工作是在夜間，爲時甚充分，所以都在抽香煙，十分悠閒，這時又聽到了馬里培來斯方面的砲聲，大家說話就多起來了。計算從發射音到着彈音之間的時間，問是敵軍的還是我軍的，也有說是敵方的，也有加以否定的，更有作否定之否定的，笑的，大叫的，形形色色。我是不吸煙的，却總把帶在圖囊中的切東中尉的上等烟草，每人分配一枝，出發前的說話就到了說完的時候，這是不但因爲砲聲漸烈，而有一彈僅在相距二三十公尺之處炸裂了，而從甚麼地方開來的砲，已經明白之故。馬里培來斯敵方的砲彈，說開一年也開不完的，牧野君說那個若裝一塊大磁石去吸收過來可成。傍邊的石田君却笑說，大磁石不知是怎麼樣的磁石，吸過來的瞬間是不是要爆炸的，炸裂了便糟。坂西一等兵便說，我想到想有可以連續開一千多發的砲的機關槍却好。後面的栗田上等兵笑說，砲的機關槍是甚麼啊。坂西一等兵便說是機關砲啊。只要有這樣的機關砲，把馬里培來斯打做平地也不算一回事。很認真的說。木下一



等其提出了新的意見。說從馬里倍來斯山麓，實行燒山的辦法如何。把汽油澆在樹上放起火來，那大砲還有甚麼用，他很得意的說，却立刻被樸木軍曹否定了。樸木軍曹說，馬里倍來斯無論怎樣放火也不會燒起來的。問他爲什麼緣故，他說因爲水分很多。對於這個沒有笑的，大家沈默了。不久又開始發表許多空想的意見。比方說把飛機十分進步，搬運一個可以把馬里倍來斯炸得粉碎的炸彈投下去。有八說在頂上的同一地點，連續下數十個炸彈，以刺激地底，使得地下的噴火發出來。還有人說要有一個神通廣大的和尚來，念一咒語，就可以把山沈到海底裏去，這樣了不起的事，當然都是只可付諸一笑的。這些空想家，現在是要出發去放汽球，我覺得很可笑。

九時三十分。卡車到。在滿載着砲彈，破壞筒，槍彈的上面，我們把東西搬上去，人亦走上去。舊式的福特車震動很烈，車上彈藥跳躍，我們心中很怕。從孟祿去像戰前就有的汽車路，太陽的反射熱使風都是熱氣，像要令人窒息的樣子。不久可以望見馬里倍來斯的山峯了，據說這裏也是很容易被那邊看見而爲砲擊目標的，開車的注意着灰塵而徐行。但不是一二部車子，回頭一看有濛濛的灰塵成爲烟幕，而傍有許多翻身的車子及大型乘客汽車，從這也可以想到日本軍急追時敵方狼狽的情形。到了山路有芒果樹，已結了青色果實的加梭樹，婆里樹等等，其中拔羣高聳的阿加西亞的花，浮在空間很美麗。天氣涼爽了，蟬聲孜孜使人想到流水之曲，卡車的動搖也不覺得了。到底是山上好啊，我

前面揮了破壞筒的箱紐的田中君，揚着畫家的眼色說。田中君在國內也會到各地的山嶺上，我却在想到內地的比吃飯還要歡喜山嶺的朋友們。假使同了那些朋友來，他們將怎樣快樂啊，這全不像是戰場上的空想，是在道路中的清靜裏所新產生的近於驚愕的欣喜。

近着彼我雙方對陣的巴加克地方，車子轉灣而向巴唐山上昇。這〇〇部隊所開闢的密林中道路，不是容易的工事，是最初看了那坡道即感知的。幾百年幾千年之間一任禽獸跳梁的山，有十數丈的大木密密林立，下邊爲竹叢，藤與蔓草所封閉。這要在敵人不知不覺間之短時間中，用僅有的人力與工具來開闢這樣的道路，實在不是容易的。卡車喘着氣昇上曲屈的坡道，那勾配有十分一的峻急，車子假使一停，便要倒退滾下去的，處處有露出樹根的窪地，通過時車子大跳浜。到第一個山峯，兵士們叫做「笠置山」，也費了一時半的時間。仍舊滿是耶加爾，阿配東，拉溫布蘭可等大樹成羣，不能眺望。但是也沒有風，大氣沉靜冷爽，車子停下來休息一下，這不知底止的冷靜，使人感到無限的壓力。我仰視天空，但見木葉繁茂，葉縫中可見白雲片片，有如鵝毛而浮動。聽得見遠蟬之聲。哀猿長鳴。也有不知名的虫聲拍拍，牧野君以此聲爲像打尺板，是如此沁人耳官的。前進。這一次是下坡道，開車的很當心操縱向前傾的車子，時時在喊什麼。我抓住破壞筒的紐帶的手，像要斷了那麼痛，時時想放脫。好容易到了比較平坦的路上，車子暫時平穩些了，突然之間頭上發生一個轟然的炸音，是砲

彈在大樹的梢頭開花了。破片並不會飛來，但已自然低頭掩面，櫛木軍曹笑說有五百公尺遠哩。但我却還不能笑，僅能低聲說，步槍的聲音雖然是聽慣了。有蝴蝶，蝴蝶啊，……石田君喊。被他的突然的聲音所驚，仰頭一看，的確有一隻白蝴蝶，在巨木之間向上飛去。這像是內地到處可以看見的蝴蝶，從葉縫間漏下來的陽光，射在白翅上耀眼奪目。到了樹梢也不回下來，却在樹間飛來飛去。我回頭看了回來的人，都是把視線貫注在那裏。開下到岩石很多的谷間，看見明麗的清水流着，還有臨時搭的木橋。卡車行到木橋上，搖搖欲墜，看看下面，水中有自己的面影，不覺心悸。

同是這個巴唐的山，第二個峯嶺，兵士叫做「伊吹山」，這比笠置山更峻險，半途要打幾次倒車才得開上去，還有不少錯了一步便有滾入谷底的危險之處。樹木也是比笠置山更加繁茂，看去好像絕不能插足的。碰到轆馬的部隊，兵士與馬都滿沾灰塵，只有眼是炯炯發光，和卡車交身過射過來的視線，是吃不消的。把面孔到馬的鼻邊，愛撫着馬而進行的一個士兵的舉動，使我十分感動了。到達馬里倍來斯相近的終點，是午後頂熱的時候。在那裏有三條小路交錯着，在電桿木上看見「四條河原町」的文字。有人笑說是了不起的「四條河原町」，也有人說我們取名字便用「尾張町」。

下車。與在壕中的○○部隊連絡。探問當日的敵情，我方的陣地及使用特殊汽球的適當地點，爲要搬運器材借了若干兵力而出發，時已近夕晚了。全部人員分攜特殊汽球十個。傳單，投降票數萬枚

，輕氣壘五個。很低矮的叢林地帶，十分蒸熱，而不久即要直向敵人，又有些緊張。不久接近了馬里倍來斯，我們中間的間隔自然分散，對於脚步也特別留神了。風完全停了，天色已暗，走完了密林。出了密林，到馬里倍來斯是平地，尚有影約的微光。地圖上所查過的道路是橫在前面了。我們蹲着，暫時注視眼前的敵陣。切東中尉不住說不可抬頭，一面指指點點說明情形。敵我雙方的塹壕。相距四百公尺，近者僅一百五十公尺，其間有全無遮掩的，也有因丘陵之起伏，樹木之茂盛而看不見的。橫田部隊在西邊田圃那一邊。我們在星光燦爛時站起來。遠處有槍聲。切東中尉領頭，每人間隔十步，選了低地注意行進，切東中尉注意我們取去頭上的包頭手巾，因為白的東西，容易被發見。前進了三十分鐘吧。前面拾輕氣壘的兵士呼吸促迫，好像聽着在談什麼，自己的足音也聽不到了的瞬間有好幾次。有時把敵前不當敵前，也回想出發當時同伴的苦勞，現在將要做的事情，是否值得這樣苦勞的，此種無緣故的杞憂侵襲而來。這不但我們自己，對於橫田部隊及其他部隊，也許會遭到意外的損害，這樣一想杞憂更大。但是相反的必有功效的自信，也即抬頭。十個特殊汽球，所帶給敵陣的傳單投降票，以每個一千而計，也共有一萬枚。有了幾名敵兵，手裏拿到了來投降，便是奪脫了幾名的鬥志，這便是得到苦勞的報酬了。即使付了若干犧牲。而以後的戰爭若可以減少損害。便有功了。寫作傳單文字的我的心情，也是相同的，這樣想了之後，我開頭的不安，也漸漸消解了。

到達了目的地。在離開橫田部隊暫據數百公尺的地點，與前面的敵人相隔不到二百公尺，在叢生「生蓬草」的小丘後面。「生蓬草」高達六七尺，開着年青的白花，在這中間事前不致爲敵人發現，乃是確實的。開始準備汽球。很注意把汽球打開來的，拔去輕氣壘的栓塞的，繫紮傳單及投降票的，我們都屏息沉氣，不發聲音而工作，低音與足音使虫聲停止了，只有隔了些時候蜥蜴的鳴聲，淒然的在空氣中振動。像鋸齒一樣的馬里倍來斯山峯邊已經月出，直達到山腳下的繁茂的樹梢上戴上白帽，起了風，也有大的葉子被翻身而閃出銀光的一瞬間。我實在不能相信這下面有據守了堅陣而挺着槍尖的敵兵。放了步哨出去警戒，輕氣壘的口也揭開了。從小口裏噴出來的輕氣，有攪亂空氣的聲音。有人注意把瓣旋小些，聲音低下了去，但更尖銳了。有人喊汽球，拿汽球來。有人叫着不打開來是不行的。有人注意說話不可以太高聲。順次揭開輕氣壘的聲音，已經使我們的鼓膜受不了。我在一傍，幫助藤崎上等兵打開汽球湊到輕氣壘的嘴上。轉氣貫入汽球，莎莎作聲，飄蕩的地方便伸展了。藤崎上等兵的手，一定是去旋轉了瓣，噴出量場加了，發聲也大。那時我常迴首看別的組，及馬里倍來斯的山峯方面。這樣的汽球給內地的小孩呢，一定很歡喜吧，這藤崎上等兵的說話聲，使我一驚。我就很奇怪，忍不住便問他小孩在家嗎，他却注視着汽球同輕氣壘的口，僅搖頭以作回答。那鬚面我看去很覺可喜。這是與他輪着充當燒飯時執刀切肉那時的可喜，有一脈相通之處的。

五個輕氣壘在二十分鐘之間空了，從白茫茫的「生蓬草」叢中，透起八個汽球來。汽球半面反映着月光，靜靜不動，像在夢中。兵士的面容已忘了在敵人前面而微笑着。牧野君也說，不像在戰場上，像帶了小孩去放風箏那樣子。想到了那個牧野君是獨身的，我笑了，他却當做我也有同感，說事情倒很有趣，可惜天黑了不能拍照。令話靜止的命令。近處有槍聲，這不是我方的，有人說，也許被發見了，但就停止。八個汽球的線上掛着用相當長短的導火線來縛繫的傳單。放出去在導火線一端點了火，同汽球一同上昇，三分鐘才燒了繫傳單的線，燒斷了傳單便散下去，是這樣的裝置。因之我們要選定在三分鐘間可以把汽球吹到敵陣上空的風才放出去。

過了幾十分鐘，好的風很不容易吹來。據切東中尉的調查，每逢傍晚有很大的風，但一定不限於那個時候的。半個沉在「生蓬草」中的汽球，靜靜不動。切東中尉佝僂了腰，走上山丘去。鞋聲的間隔長了，後來只有斷斷續續聽到，我看見那些守着沈默的兵士的面孔，比平時更莊嚴。問回來的切東中尉，有否看見敵陣。切東中尉點頭。我也想知道在月光下的敵陣地是怎樣一種情形的。在華北戰線，不知幾次，經過同樣的情形，但這還不足而被很強的欲望支持着。（後來想想，並沒有什麼奇怪，也是我對於白人感情的一個表現。）

我們是這樣躊躇着一時間以上罷。我們微微的看到了頭上汽球的動。汽球之間相隔是一公尺，

兩個罐頭在一起，却又離開而和另一個去耳語了。風是起來了。但是那風吹到什麼方向可不定，我們不容易得到利用。生蓬草的葉尖的動也不一定。有人說山腳下的風總是這樣的，到了上空風才有一定方向。仰面而觀，皓月當空，明星皎皎。我們再等了幾十分鐘之久。頭上旋卷的風仍是一樣，而來了點火的命令。問：靠得住麼？切東中尉很有自信的說：靠得住。八根火柴差不多同時點上。剎那間，繞着汽球的幾個面孔，凝視着火而面容很清楚浮出來了。有重擦火柴的聲音。細語的聲音。導火線燃燒的聲音。檢點一下好的便可以放出去的命令。那時便有三個汽球放出去了。放了的汽球，帶着導火線燃燒的聲音而上昇。好像是一種不知名的怪物樣子，我背脊發涼。我們也放了。我們的汽球是帶的傳單太多，抑或是輕氣的量不足，在很短的時間中，後了其他的汽球幾公尺。甚麼方向都不清楚，上昇了二十公尺的汽球，七個，開始照我們的預期，移向敵人陣地上空流去了。在其周圍吹的風，是或左或右迴轉着。我們放的那一個，到了同樣的高度，也急急增加了速度趕了上去。心裏想是成功了，但是恐防敵人的彈擊，所以誰也不發言。在月光裏是本來可以看到的，還有導火線的火，敵兵自然不會不看見。我們自然不定心。先是擊汽球還是先擊我們呢？奇怪的興味與不安同時感到。一分……二十秒……三十秒……二分的過去。我是要窒息的樣子。一直依同方向進行的汽球中，有二球是轉了方向要到近海岸的巴茄克街方面了。巴茄克街已經給敵人放火燒了，不但沒有敵民，連居民都沒有的，

心想不行，但是毫無辦法。到了馬里倍來斯山腰的汽球，同時發了火光，數千張的傳單，散下去了。傳單在風中上下翻飛，月光掩映。探頭看察敵陣的切東中尉，叫出撤退罷。我們都站了起來。山腰發光，砲聲壓天，就在此時。砲彈作吼聲從我們後面追來，飛過了我們頭頂，在巴唐的山中開花。連續的一聲，二聲，三聲，四聲，是氣都不透的迅速，都在同一地爆裂的樣子。我們轉換了方向，入密林之內，也來了槍聲，機關槍的連聲很利害。我們長久伏在草上，咬緊牙關，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砲聲止了，槍聲也停了，我才注意到面前的許多摩訶庵草，摩訶庵草受着我的喘息，在月光中好像很羞澀而垂了葉子，這是永遠不能忘記而常要記起的景象。

自此二小時後，我們在「四條河原町」附近，找尋適當露營的場所。很不容易找到可以收容全部人員的地方。在道路以外全是藤及生刺的雜草。請問了走過的兵士，他傾頭而想一想，說到這裏來，回身而走，是領導我們的樣子，說不必領路我們可以自己去，他說路很不易認識，仍舊走去，我們感謝而跟從了去。差不多走了一公里的路，那個兵就停了等我們去，他說不知諸位能不能睡，請休息一下罷。我們謝了他，他就去了。我們看看寢室，知道這並不是什麼房屋，也沒有牀鋪，僅是比較寬的道路，不禁相視而笑。

三月二十日



密林的夜是冷冷靜靜，冷露滴滴，不能安睡，天尙未明，敵砲又鳴。在不很遠的大樹枝梢，開了幾次火花。開的火花發出要炸裂大樹的聲音，震動四周。想到了這假使落到了頭上，但心胆並不悸裂，這又是何故呢？是因爲習慣了之故嗎？不，並不如此。在美的中間，同時有此感是不可能的。在某一瞬間，要感到分外的美，必須具備的一切條件，在此是齊了。我的眼臉上映着一個戴了椰子葉帽子的兵士。這個兵士年紀還不到二十歲，在生蓬草的塹壕中睜着眼，注視着一張傳單。你們是爲了誰而戰的，吃也吃不飽受苦，你們的槍口是應該對着你們前面的美國兵的，美國兵是領你們到死地魔鬼，這種文字使這兵士受了極強的刺激感動。手顫舌橋，顏色發青……；奮迅的衝動躍然而起，不久我看見朝晨的曙光。

我們起來了。我們占領着的道路，非要让給走到下面谷間去的兵隊通過不可。谷底有潺潺的水流之聲。我們也跟了後面下去。流在岩石之間的清冽泉水很冷。在水邊的有淘飯盒的米的，有洗着臉的。狹的水流延長開去，沿水有幾個岩石搭成的灶，已經生了火。不要起煙頭，不要燒活樹，有這聲發出。兵士們沉默。沉默着淘米，沉默着燒火。新下來的兵士也都沉默着見面，沉默着致意而進行工作。我們也同樣實施飯盒炊飯。選了枯竹做燃料，但火焰上的青煙，也燻得兩眼睜不開。是敵方我方都沒有槍砲聲的一瞬間。

我們從谷間上來之後，爲要料理食事，選了三枝麥培東樹所圍的空地坐下來。這裏沒有刺的雜草繁茂，地上的青叶，草氣極濃郁。爲甚麼昨夜找不到這地方呢，石田君很遺憾的說，一齊揭開了飯盒要吃了，一個通行過的年輕將校說，吃飯到那一邊去比較合宜。這枝樹很危險，已經被擊中了好幾彈了，笑着指點樹梢頭。我們仰頭去看，樹枝被砲彈擊去梢頭，在木葉透露，其中一枝，樹幹的一半已是染黑了。問他怎樣會時常打在一個地方呢？年輕將校又笑說，因爲敵人是並不作瞄準的。最近的菲列濱兵，因爲食糧不足，但是仍要守命令，所以很惱怒射擊，一次瞄準好了，便不再改動。我們被領導到近邊的竹林中。竹林中掘着許多小溝壕，看見了多髯的兵士們。借給我們用的壕，是利用了傾斜面而搭一間青竹的棚，很風流的屋宇。在那裏再揭開了飯盒的蓋，各方壕中的兵來和我們談天了。與普通的部隊不同，一看就明白之故。甚麼部隊，幾時到山裏來的，很親切的樣子。我們簡單說明了任務，都是半信半疑的表情，很佩服樣子。在敵方砲擊之中，靜候總攻擊命令的兵隊，看了他們慣於從軍的樣子，我對於每個兵士都佩服。

十時，我們從那個「四條河原町」到馬耶格華，趁卡車去。是輪送糧秣的空車，因爲車輕了，比來時震得利害，拉牢不要顛下去，開車的注意我們。後面仍有幾十輛跟着走。在臨出發時，通到××部隊本部的道路，出來了顏面手足纏着新綳帶的兵士，由戰友抬了扶了來。那是昨夜到今晨受了敵方

砲擊的負傷者，其中有相當重傷的，要移送到後方。

第一車的機號準備，各車距離三十公尺，指揮官傳出了命令而出發。又是要越過笠置山了。抓住側面車板，我在晨光未泯的山的空氣中，又感到了對於敵人的憤恨。

## 三月二十二日

爲製作新的傳單，昨晚工作到很夜深，就寢時發熱，到醒來熱度不退。襯衣袴，外衣都汗透了。也覺到頭痛。坐起來腳發軟站不穩。心想這樣睡倒了不行，下了決心起來，但是已經吃過飯的人注意我說，面色不好。這是本來如此的，我自己辯解，洗了面要吃飯了，但總吃不下，一定是發熱之故，一天不做事，休息。

午後，在椰子林中睡，武裝的部隊本部的兵來。是說據前線××部隊本部說，「戰線文庫」的傳單，頂有效果，有剩下的，請都送去。那個兵是今朝從前線回來的，據說敵方砲轟極猛，汽車要特別注意。即刻選定護送傳單的人，櫛木軍曹同三個兵士。櫛木軍曹即時武裝了，爬到作爲傳單庫房的下面，以戰線文庫爲主，打了一個大套件。（戰線文庫是一本薄薄的小冊，以離開美軍及菲軍爲目的，勸告菲軍投降，並且用了照片之類記述日本軍佔領地區內復興的狀況，附着可以撕下來的投降票。）

出去送別糧木軍曹的出發，我就到部隊本部的醫療室去，想去診治一下，半途遇見了面熟的本部將校，說現在就有審詢俘虜，同去看看如何，他這樣一說，我便想去了。在本部廣場的一隅，用磚砌的像倉庫式的高房子，是作為俘虜收容所的。兩個俘虜已在廊下等候了。兩人都穿青黃色襯衫，青布的褲，據言身材較高的是低級長官，短小的是兵士，都面容蒼白。

開始查詢了。姓名、年齡，所屬部隊，當兵的時期，這些兩人都很坦白的回答了，即時兩人像約定一般，從衣袋中取出投降票來，頂在頭上，請求饒命。問問還是怎樣取得的？回答說幾天之前，飛機散下來檢到的，本部的將校把投降票看了一下，便問美國將校要嚴罰收藏這些的兵士是不是真實？兩俘虜同時點頭。那麼你們把這個隱藏在什麼地方，說摺好了藏在槍膛子中。接下去詢問者便問，在前線的菲列濱兵，對於後方的美國兵，抱怎樣的感情，兩人對此都沒有回答。對於日本和美國那一國強，也同樣沒有回答。問到給與及衛生狀態，却都說不是人所堪的。還說以後要為日本軍盡力，請曲恕，哀求着。

其次拉出一個菲列濱中尉的俘虜來。是為將校斥候來而俘獲的。沒有血色的臉，瘦頰，緊閉的脣，眼光炯炯，本部的將校對他問話，他微微點首，周圍環顧我們，有點很令人發恨的表情。

照上例一樣從姓名、年齡，所屬部隊詢問開始。俘虜的中尉有時神經的繃眉，比預期更直截回答

。把以前的經歷簡單說來，他便說述進小學到士官學校畢業的經過，用懷舊的口調講出來，附帶說明，實在我是要到今年三月才可畢業的，因為戰爭而提早了，便到戰場上來了。對於馬里倍來斯的菲列濱兵的配置狀態，兵力，陣地的詢問，很誇耀地回答，而且主張給與及衛生頗為良好，有一些挑戰的樣子。本部的將校是想也有不同的地方的，微笑了一下說，總之馬里倍來斯是已經被日本軍包圍了，結果是很明白的。那人却狠狠地尖了嘴說，不，勝利是屬於美菲聯合軍的。我想他是決心拚了一死的了。這也不是有特別的什麼理由，不過這樣深信不疑罷了，聽了這話，我此感更深。最後本部將校詢問關於宣傳的效果。日本軍所散的傳單讀不讀過，兵士收藏了要處嚴罰真實否，讀了傳單的士兵受什麼影響等等問題，回答全是否定。我們看的，兵士也給看的，把這些沒收或者懲罰兵士，絕無其事。不過在給他們看了之後，又給他們訓示解釋，所以傳單的效果，絕對沒有的。但是俘獲兵士的全部不是都有投降票藏着麼？這樣反問，他却立刻回答那不過好玩而已。他們收藏着作為紀念品的。

宣佈了休息之後，俘虜的中尉點頭，兵士帶了他到房屋中去了。我也站了起來。本部的將校回顧我笑說如何？我突然不知怎樣回答好。他在所抱的文書當中檢出一冊小冊來給我看，說是那個中尉的手冊，他的陣中日記，讀一下作為參考如何。接了來一看，是用英文記載的好幾頁。我在本部人口的日蔭之處坐了，借了一冊字典來讀，這些文章，有如次記者：

「一月三日。穿了便服，帶同部下四名，同往偵察敵情。在聖菲爾倫三公里地方，達到分乘十三輛卡車的日本兵。取不關心的態度前進。五時後，又見搭載砲兵的卡車六輛。不久在二三碼前方壕中，看見遮蔽着的敵砲，即返而報告於我砲兵陣。一月十七日。終夜哨戒前線。接到三船團的日本兵數千，向巴唐半島開行中的情報。一月二十二日。午前八時四十分赴聯隊，領十二月份之津貼。夜。與數同僚相會。知二日前瑞斯塔霍夫大尉已晉昇少佐。到了深夜被命爲斥候長。歸途遇洛杰上中尉，與巴松姑娘偕。戰線上姑娘甚多，余雅不欲婦女子出入於此。一月二十七日。敵方機關槍依然猛烈。與第三十一砲兵大隊連絡。夜間作葉子戲，喪五十圓。二月四日。今日又作葉子戲。最近給與奇菲，余等殊感苦惱。傍晚，部屬射得猿猴一頭，烹食之，味頗美。槍聲不絕，時已及夜。日本軍與第二大隊間已展開戰鬪，砲彈從頭上掠過，擊中大樹，樹葉搖落。覺到危險想躲入壕中，却有人在內舉槍欲射我者，是馬理林大尉誤認余爲敵兵了。二月六日。天明，槍聲小休。面部受傷之格拉辛中尉，後送聯隊救護所，我的部隊長，在第二大隊戰死。率領一分隊士兵赴援。途中里墨梭傳令兵被敵射死，但余等仍前進。要橫斷道路時，發見日本兵數十名，即開始射擊，敵軍散開於凹地，沉默對峙。日沒將撤退時，砲彈飛過頭頂。二月八日。到大隊本部。即遭逢敵方猛烈之射擊。巴布呂中尉幸免於難，而阿菲特中尉則受重傷。巴布呂中尉，阿菲特中尉及余之部下不待命令即自行後退，成何說話。二月十日

日本軍侵入大隊本部及余等陣地中間，余等猛烈擊之，日軍再接再厲，越死而來，余等不得已後退。二月十一日。午前九時，往前線巡視。昨夜余部下射擊友軍工兵隊，拉巴斯中尉大怒來詰責，故往該地調查。途中遇該工兵隊之一將校，余初見彼，未明其階級，故不能作對等之言辭，彼大罵。並攔余左頰，余擬回擊之，被拉巴斯中尉所阻。夜。菲軍僅能盲目遵從美兵之命令而已。二月十四日，巡視途中拾得手槍，以一百四十圓之代價，售於沙辛格。二月十七日。昨夜來之戰鬪，迄今未息。在塹壕內與敵對峙，昏昏欲眠。二月十八日。加里古登被擊中彈穿胸部而死。戰友續續喪失，不堪悲寂。二月二十日請返霍塞巴東金伍長之借款，並又貸與五圓。作葉子戲，以三十圓購時錶。二月二十一日戰線半靜。拾得手槍售賣一事被人知悉，部下及友人來借錢，借出沙辛格三十圓。李紅二十圓。苛朗地斯二十五圓。尼奧來斯中尉四圓。二月二十二日。於戰線拾得照片一枚。照爲日本婦人。妻歎，情人歎，不可知。掛在頭上的樹枝上而歸。二月二十六日。天氣晴朗。薩瑪托山沉寂如死。下命令後，部下斥候，畏懼日兵，不敢接近敵陣。一人出發，到了巴加克道路北方三哩的地點，伏匿在樹叢中，不久有敵方飛機飛來，於左方二百碼處，投下大物件二個。日本兵已佔領我方現在東側的學校一事，因時間不及，無法證實，殊爲遺憾，即返防次。」

熱度昇了，頭腦混濁，回到宿舍，則頸邊，胸口，及面腕，滿發紅色粟粒疹子。痒。愈搔愈痒。

有謂係風土病之頓格熱，頗感憂鬱。預備了水筒，即橫臥於藁荐上，蓋上了毛布亦不覺熱，但汗水却不絕出來。以後便有似睡非睡的朦朧時間。

傍晚，爲通過的卡車之聲驚醒，奇怪到是神清氣爽的。總是餘熱未淨，故起坐即覺背痛腰酸耳鳴目眩。裝載彈樂器材之卡車，滿載士兵之卡車，連續無數，大地震動而去。坐在窗口看看，便看見有井端河畔熟知的面孔，如兒童一般喧鬧而手舞足蹈。我們的宿舍及別的宿舍，被濃濛的灰塵掩住，看不見了。卡車羣後，又來雄壯的武裝步兵，是登陸不久的，守着沉默。年輕力強，雄糾糾走去，一路不絕，數也數不清的數目。的確是指着馬里倍來斯方面的。我預想不久即要總攻擊了，即像被一種不能抑制的感情所侵襲。

### 三月二十三日

曉寒襲人，醒來，熱已退，頗覺神清氣爽，皮膚上的發疹亦已消散。皆川、田中、石田、牧野諸君，各自以幔帳代毛布掩蓋身體交錯橫臥，絲絲作喘息，不驚醒他們，我走到外邊。

外邊天尙未明。椰子叶亦在安睡中，佛桑華的紅花，開得像炭火，旁邊檳榔樹的果實，有黃色的光。從踏踐下的落葉之下，有許多小蟲飛出來，去捉，便吃驚，畫了一道大弧線而逃走了。洗臉時，



後面忽有人突然問，你病好了呢？輪值做飯的森本一等兵，提了火油聽子做的水桶及一木箱洋蔥微笑着。在馬尼刺時，我也患過頓格熱，臥了十日才得起來，他說。我指着洋蔥。數日來我們僅吃罐頭食品，對於這種很香的蔬菜，感到魅力，心想，吃了也許可以增加精神。森本一等兵說，是昨天要來的，來做醬湯吧，說了便蹲在打水井邊，剝蔥皮了。比朝上的寒氣更濃的香，直刺鼻官，且沁入眼睛。我也幫忙。這是雞卵大的洋蔥，很光潔沒有擦傷的地方。森本一等兵儘擦着眼。我也如此。

不久，在椰子林中散步，我因天色漸明亮，而注意到了附近散亂的許多傳單。這是很多，拾都拾集不完的。在壕中也有不少。這不能想是堆棧着的被風吹出來，但要故意做也不是一晚上可以完成。最近，隣隔的給水班員的宿舍裏養了幾隻雞，有人說也許是雞做的，這當然更不成話。

每朝一定到河畔來沐浴的警備隊兵士，五六人笑着走來。都拿着小的紙片。把紙片傳出來說，請多多照應。一時我們呆了，問他們什麼地方取到這些東西的，說昨夜很晚落下來，所以便來投降了，發大聲笑了。我們要投降，也只有投降日本軍，此外別無辦法，有人這樣說笑。那些兵士去了，又有前面輜重隊宿舍裏，送來二三十張投降票。這中間夾有我們的庫棧中所設有的傳單，因此才能查明白這個來歷。恐怕是飛行機在夜晚分不清楚敵我的陣地，而誤抄下來的，否則是在馬里倍來斯上空所撒布的被昨夜的風吹到了這裏。也有人否定說，認錯我軍的佔領地域與敵陣地的飛行機怕不會有。也

有人主張，馬里倍來斯山麓到此處有十多公里，無論風怎大，總吹不到來。不久知道半途中也很多，大家也就明白了。

朝餐後，切東中尉去部隊本部，問詢了特殊汽球的效果和以後的前線狀況回來。所說效果，當然不只是這一個原因，放特殊汽球出去的翌日，有了十個拿投降票來的投降兵，而且據這十人說，後面還有三四十人，相約看了情形再來的。聽了這些話全體都很快活，但是後來講到了我方的損害，又禁黯然了。與我們協力的部隊，一人戰死，九人負傷。明白了我們的心情，切東中尉說：我在本部被叮囑了，不要把這些事想得過度，此後仍舊要繼續好好的做。說話是很不錯，但心裏總有耿耿的。我們大家商量，放特殊氣球時，除了派兵候守衛而施行以外，有沒有更好的方法。飛機是已經充分利用了，模型飛機，火箭，彈弓等都搬出來了，可惜甚麼都不過是說說笑笑的。僅有一項是作真摯討論的，在別處地方已經實行過，是擴聲播送的問題，特別是此地塹壕間的距離僅有二三百公尺，開頭可以播送些他們所歡喜聽的爵士音樂，先給他們一點甜頭，再引他們過來，我們笑說。假使有作曲家，倒可以特地譜一隻馬里倍來斯小調，有人這樣笑說。關於必要的唱片，器具，及人員等，決定派連絡兵到聖菲爾奈特的我們的本部去接洽。選出松田，坂西上等兵為連絡兵。

兩人在作出發準備之際，部隊本部的青年將校來訪，將來了意外的情報。這二三日調查投降兵的

結果，知道了××部隊前面的敵兵中，除了懂得英語，塔加洛語者以外，也有不少人僅僅皮薩耶語的。放了特殊汽球以後的十名，都是皮薩耶，一定還有不少人留着。有人說這附近是沒有皮薩耶的，但是可以設想是從各地徵募了來的。而且因為敵方的幹部恐怕宣傳，爲減少傳單之影響，可以預想他們全調不懂別種語言的人來駐防有英語塔加洛語傳單撒下來的地方。於是我們請二個連絡兵也去帶皮薩耶語的傳單來，兩人就出發。

午後，切東中尉以下到新村去。皆川、牧野、倉川諸君同行，我們數人不去。不去的人，都是同一樣可疑的發熱患者，不是像病人的病人。太陽十分灼熱。青年兵士曬着，吃不消，吃不消。戲問他是熱得吃不消。是閒悶得吃不消呢？到說雙方都有，發聲而笑。我也笑了。一笑就流汗。有海上吹來的風得一瞬間的涼意。試行走路到海岸去。太陽依然強烈，但在水邊到不十分熱，但向水波一看，閃閃的光使人頭暈像要跌倒，便坐下在沙灘上。清麗的水，金色的水泡。蟹羣來往，海面無一隻船亦無一隻飛鳥。說傍晚可以看見飛魚的，但也不見，是十分平穩的樣子。這海面一帶，也不像在我們海軍掌握中，而有時由馬里倍來斯開放砲彈過來。我想起了故鄉九十九里的海岸。那裏，夏天到了晚間，漁人們集聚而來，唱漁歌而舞蹈，這裏的漁民是唱怎樣的歌而跳怎樣的舞的呢。……

護送傳單到××部隊本部的櫥木軍曹以下，到新村去的切東中尉以下，都在天黑以後才回來。櫥

木軍曹以下爲敵人砲擊之目標，歸途費時半日，但一個人也不負傷，實是大幸。

## 三月二十六日

朝晨卽有猛烈的砲聲，這聲比往常的鈍重，想來是東海岸的友軍開始攻擊了，往部隊本部連絡一下，却仍不易明白。部隊本部的將校說，恐怕是在轟炸吧。總之戰線是充滿了前所未有的緊張，遙望馬里倍來斯的稜線，有一種說不出的躍躍欲試之情。

我們說已不妨事，切東中尉却說以後還有，他們帶了昇放特殊汽球所必要的物品，照上次一樣，搭乘了輜重隊汽車隊的便車出發。我們送他們到路上，口中說着話，心中默祝其獲得上次的成功而平安歸來。坐在彈藥上面說要被砲彈擊中真不容易呀，充滿自信的權木軍曹的笑容，不能從我眼臉中消失。

雖說生病但並不睡倒，我們整理傳單堆棧，不久來了珍奇的客人。從新村來的，一個看去已是五十多歲頰骨高聳的老人，同着兩個曲背灣腰的老婦。說，外出是犯禁的，但因爲有萬不得已的緣故，所以來了。再行了幾次打躬作禮，說實在昨天等着你們來了，不知爲甚麼，你們沒有來，心想今天不要再不來可不成，所以到此地來請求，這樣說再招呼兩個老婦行禮。兩個老婦曲着的腰灣下去行禮，額

上縐紋被汗及灰站滿而發光。我問甚麼事情。老人暫時作難以啓口的表情，隨即低了頭說。我想不久要有大戰爭了，我們的兒子也參加在菲律賓濱軍中，可請設法在戰爭未開之前使他們回來。反問他爲甚麼知道要大戰了呢，他們並沒恐懼的樣子，說這一帶地方兵隊，大砲，坦克車來得很多，而且今朝也在路上碰到了許多新來的兵。我問問他們那一面可以戰勝，老人很明白說日本得勝。兩個老婦也點頭表示。可知和以前的情形，是完全不同了。總替你們想辦法，有效沒有效却難說，這樣說了他們也滿面愁容相對沉默，再從懷中取出像信札之件來。接來一看是信，三封都是寫給兒子的。開頭是「我的愛兒……」云云。關於這些一個個問他們，都是兒子是一家之支撐者，戰爭一開始，便被美國兵徵集了去。結局除了和傳單一同撒布出去以外別無方法，可是我已經不能和上次一樣斬釘截鐵的說一定送到。說那麼交給我吧。他們是誤會說，幾次三番反覆感謝的話之後辭別而去。

傳令兵來說，部隊本部有緊急命令下來。拿了帳册出去接令的人，不久扮了失望的面孔回來。各部隊須利用空地作更完備之壕溝，發出這個露營的命令，並且口傳說近時敵方的砲擊已漸漸正確，不可疎忽。我們宿舍附近，本有像敵軍所掘的壕溝若干，全部要進去是不足的。所以立刻便來做。雖然都是病人，但是不能以此推却，於是便邊休息邊工作着掘壕。

椰子林中整日都是涼風，地下却全是粗根蟠錯，工作極不易。一直到了黃昏天黑之際，方得完成

。有的是因熱而病倒了，有的反比以前精神好，懊悔着，早知如此大可早早多做點工作。

到了涼風吹不住的夜間。因掘壕而十分疲勞，身體到很覺得涼快。但因蚊帳的緣未閉，不知有幾次成羣的蚊侵入來。我們用所有一切攜帶品來壓住蚊帳的邊。想到了在前線的切東中尉以下諸人之工作，便不能安眠。夜半，敵人的砲彈光臨。第一彈像是在不到一公里的地點爆炸，第二彈，第三彈，像是一彈一彈行近來。每一次日本屋是震得像要倒下來。椰子的樹梢動個不住。要來就來吧。我已經定了心，忽然想到了林中的鳥，及發出鳴聲的蜥蜴及守宮等。

### 三月二十七日

看了靜碧無垠的天空，眼目，頭腦，心胸，全感到清冽，一百數十度的炎熱，像是奇怪的，天空的顏色，晨午晚當然有變化，而昨天朝晨與今朝又完全是不同的，我想像明天恐怕還要格外好看了。雖然聽到砲聲，雖然飛機來襲，只有望着天空的我們，興雲佈雨是一樣的，仰視繁星，常常懷想故鄉，青碧的天如此青，像一刻刻迫近身來，像感到了一種新的喜悅。早朝，我站在椰子林畔，眺望微風拂拂的海面。甚麼都是明朗，甚麼都不用想，是平穩無事的時間。這樣的時間，爲甚麼我們自己的力量，便不能終日繼續把持了呢……這樣想。

部隊本部來叫人。去看，說昨夜五十人投降來了，還有陸續而來的樣子。有一面之識的青年將校笑說，希望他們大批來吧。問有沒有拿投降票的青年將校故意大大點頭，說這裏是像只有宣傳發揮其力量了，上面的人也很高興，這鼓激。我們很快活。有所謂不戰而勝的那一種戰法，讓我們來試一下，戰勝一次看，說這樣的大話，到底使對手也覺肉麻，把手拭去額上的汗珠，縱聲大笑說，務請一試。我問這五十個兵當中有沒有有美國兵。對手回答當然不會有的。當然不會有，也許是對的。我們的傳單，都是以菲律賓兵為對象而寫的，並且知道在前線執槍桿的也是菲律賓兵士。但是我心裏有點感到不夠痛快，在那五十人中，一個也好，要有個白人。我們是跟美國作戰。這樣一想，我的心更加焦急了。

五十人投降兵的事，使得留存着的全部人員興奮了。而且他們都是持了投降票來的一事實，大家都跟我一樣歡呼。一定是寫文章的，畫畫的，翻譯的，印刷的，撒布的人大家所有的共同歡悅，為撒布數千枚的投降票，反覆着的許多危險行動，在這件工作發生怎樣的效果未曾明瞭時，不無感到若干不安的。現在那些不安已全部拂拭去了，全體都獲得了新的勇氣。菲律賓兵士諸君：諸君到底是為誰而作戰的？諸君現在並非為諸君之祖國菲律賓而戰，僅不過做美國兵的工具而已。這有證據，諸君所據守的馬里倍來斯山前線，不是一個美國兵也沒有嗎？美國兵決不親自到危險地域來，躲在後方用電

話指揮諸君。不但如此，對於諸君也不好給與供養，而他們自己則飽食暖衣，帶了女人進去玩戲作樂，不是如此嗎？倘使美國兵是真愛菲律賓濱的，不惜爲菲律賓濱之獨立而盡力的，便當出來去第一線與諸君共同作戰。諸君現在應該仔細想一想，與戰友開誠佈公談一談。假使諸君能夠覺醒而決心創建新的菲律賓濱，我們決不計及過去，自此時起必保證諸君生命之安全。這樣動情的傳單文字，我歷歷想起了來。

切東中尉以下自前線歸來，已經傍晚。沒有一人負傷，而特殊汽球也是放成功了，甚麼人都很高興。不久到聖菲爾奈特去的連絡兵也回來了，帶來擴聲器及其他器材。椰子林中頓然鬧起，活氣橫溢。前線的話，投降兵的話，聖菲爾奈特本部的話，話題繼續不絕。

全部人員齊集像已是很久了，不久由存留的人員所做的飯菜搬了出來，菜肴意外豐美，我也吃驚了。醬湯和乾梅脯是一樣的，但盆子中盛的大團子，初次看見的像鯉的魚，真是山珍海錯。輪值燒飯的兵故意做出正經的面孔說，是歡迎你們回來的接風之宴。切東中尉動着箸，佩服樣子說，到能辦到了這許多東西，但是我却更佩服，因爲我在此地還是全然不知道的。輪值燒飯的兵微笑，據他說，團子的材料，米和小豆是用煙草在新村交換來的，藏到今天拿出來用，魚是晝間到海岸去走走，看見被浪打上的很多，便捉了來應用。問他這又是爲什麼緣故呢？回答說最初我也像得奇怪可怕，後來看見



離岸二三十公尺地方，像有一條大沙魚，小魚羣被沙魚追襲，錯了方向，便跳到岸上來了。倉川通譯說這是奇聞了，就吃那魚。說我在海岸生活已經三十年第一次聽到，也許有什麼奇事要發生。於是兵士笑說，奇事自然會有了，馬里倍來斯的砲彈便要完了，我們也笑，被沙魚所追逐的小魚，逃到陸地上來避難，也可以推想到馬里倍來斯山中敵人的行動。他們對於即將開始的攻擊，不經意便會失掉了逃遁之路，而只好跳到海裏去。

嘗嘗味道，比內地所捕的魚要厚味，沒有什麼批評，但也不是不好吃。其中也有很坦白說還是圓子好吃，而專一吃圓子，只有倉川通譯說，這到頗堪咀嚼，很好，一直動着箸。他已經五十歲了，每日不厭疲勞，慣習了熱帶生活，也不流汗的內體，像當然如此要求的。他的菲律賓濱生活已經有三十年的歷史，這中間只患了一次頓格熱，其他瘧疾，赤痢別的什麼流行病都沒有患過。聽了他的話，我也吃得很飽。最後要用箸去挾個大圓子時忽然到了平時素來不很想到的內地，不久即可入小學的長子，使我十分關切起來。

## 三月三十日

來了實施宣傳播音的命令。靠東邊海岸，西村部隊前面的敵人，現在完全在饑餓狀態中，菲律賓濱

兵隊有全部投降的徵兆，因為監視嚴密，不容易下決心，若加以適當之處理，或能於一時招來多數降兵，報告來這樣狀況。再特別由部隊本部派來三名俘虜幫助。這些俘虜是最近由我們的斥候捕獲的，受過相當教育的菲律賓人，捕獲時便說願意與日本軍協力，（他是說並非被捕來，而是來作斥候時，固不堪饑餓，所以投降的。）而且做了俘虜以後的生活，已經對他們宣講過，除了巴唐半島及科勒吉多爾島以外的日本軍占領地區內菲列濱再造的狀況，使他們理解要脫離為美國而作的戰爭行爲。

三人都是黑色的青年，切東中尉領了他們進來，站在我們前面，行日本式的敬禮，顫動着唇，好像要說什麼話，故意做出來的微笑，好幾次從面上掠過。其中一人，完全像美國人一些身材高大，凹眼發茶褐色的光，全顏面峯骨稜稜，看去很精悍，說是生於馬尼刺的，英語說得很好的青年。年紀二十四歲，名字叫唐加雷特賴茄尼奧。另外一個和賴茄尼奧比起來是像不到一半的矮小，風貌表情都有些像日本人，而且是非常和氣常露笑容一點，全不像是俘虜。只懂塔加洛語，看去也是鄉村青年。問他名字，回答很慢的說，我們也可以聽得懂，是叫阿伯拉罕阿利亞特。還有一個是菲律賓人中體格異常之好，筋肉發達，表情也悠悠不像兵士，有時合着嘴，像咬橡皮糖那樣動。不問他話也會多開口，說出不必說的話來，偷窺我們的顏色，總像有俘虜的憂愁。他的名字叫法蘭西斯哥愛海爾西脫，據他說於戰爭之前，到馬尼刺來投軍，入了軍隊之後，憾於待遇之劣，感到絕望，想要逃走，但未能得

到機會，便被帶到了馬里倍來斯山中。說在鄉間有母妻，妹，做着農人等待他，因能說得聲音很可憐的樣子，問他爲何要出來當兵呢，他凝視了我，很無力的說，我自己也不明白。問他是不是有人勸你當兵呢？他搖頭。再問家族不加反對嗎？他才點頭說，那時中止了這念頭便好，但是就說使他自己肯接受的話，做農人實在是不能生活啊。我是說不清楚了，菲律賓濱的農村生活如何，我是很感到興趣的，但由塔加洛語通譯的倉川君來講皮薩耶語，實在不能十分講得明白的。

立刻在樹蔭舉行實施播音的預備會。三個俘虜也參加，他們坐在椅子邊上，熱心聽着不懂的日本語，有時舉目四顧，震驚於大地搖動的砲聲，作不安之狀。擴聲機設置的地點及時期，非與前線部隊連絡，無由決定，討論的問題是播音的內容。叫三個人說怎樣的話？假使要尊重那時的實感，最好先指示一個方針，叫他們自由發表意見，這也許可以得到意外的成功，但反面的危險性也大。雖說對日本軍協力的意志很強，但難保不說出意想之外的話來。假使這話是與勸告投降相反的，那麼一切的考慮努力便歸於無效。因之立即可以想到的，還是用我們做的原稿，叫他們去唸，這樣的商量，大抵是得到了結論了，不過又有一說，是要由播書者來自作原稿。說不論他們的稿子做得如何不合不行，我們可以修改，比之隨手做出來的，效果一定較好。我看看三個人的面孔。問那個像美國人的唐加雷特，讀過幾年書？唐加雷特用不像他風貌的口調說，在中學讀過三年。他說的英語，有我所不能企及的

流暢，是可以證明這事實的。再問矮子阿伯拉罕，他簡單的回答，小學畢業，最後的法蘭西斯哥，却很抱歉的說，未有進過學校。附加說，但讀是可以讀的。方針自然決定了。請唐加雷特與阿伯拉罕寫英語與塔加洛語的講稿，選擇其中較好的來譯做皮薩耶語，請法蘭西斯哥讀。於是我把紙與鉛筆交給唐加雷特，先對他講這一件工作的目的，要給戰友說甚這話，可以正面大膽的寫。對阿伯拉罕說同樣的話。二人相對頷首。法蘭西斯哥俯首看着地上。

唐加雷特和阿伯拉罕在另一桌子上做原稿，我請通譯爲介與法蘭西斯哥談天。你是知道美國兵的，也知道日本兵的，那一國兵強呢？這是常常用爲第一問句的。但法蘭西斯哥很感到困難的樣子，暫時眼睛骨碌骨碌轉念頭，後來像下了決心，反問說，現在是不妨了，以後美國的大軍不要開來嗎。我搖搖頭，回答他，這來了也全沒有關係。但法蘭西斯哥却低了頭沉思，好像一點也不能理解這個情形。因爲不知道日本的海軍力，也不知道夏威夷海戰的結果，這是當然的。後來他還問日本軍在菲律賓登陸而美國兵反不能登陸，這是何故，我們是不能諷笑他的。我只對他宣說大東亞戰爭的成果，強調信仰日本軍即可，於是法蘭西斯哥以半信半疑的態度點頭示意。

費了二時間工夫，唐加雷特和阿伯拉罕的原稿才作成。細細的寫在兩張紙上，是相當長的稿子。讀讀看唐加雷特的文章，是有呼人的力量與技巧，字跡也很秀美，不愧是中學出身的，感到很有些過

於誇張之處。我現在在日本軍中很快樂工作，想到了幾日以前生活，三次的飯改爲二次，二次改爲一次，到後來是一次也靠不住的那樣生活，眞像是在夢中，這且不去說他，還說每日可以跳舞可以唱歌，可以睡軟綿綿的臥床上，到這裏便不禁微笑，指着這裏對他說，不是寫得很好嗎？他也笑起來說沒有沒有。在部隊本部與日本兵同居，在他希望時，許可其跳舞，也許其唱歌，說這是很覺愉快的。是一長文但對於美國士兵則未有一語言及，問他爲什麼緣故，都尖了嘴說是不涉及的好。徒然說美國兵的壞話，到反要引起反想，我再請問他那個理由，他却說不出來。但是想到了美國已經支配了菲律賓四十年了，時間已如此之久，那麼也不是不能想像的。

阿伯拉罕的原稿，一看就知道不高唱，字很大而拙，羅列着實感的言辭。我不是俘虜，是投降日本軍的。日本軍爲甚麼來攻菲律賓，我不大明白，但至少對於我們是很客氣的。投降日本軍乃是爲免於餓死。我期待大家早日放棄武器來投降日軍。說上官的監視很嚴，但人數是士兵方面多，決心想做的事，去做是全沒有問題的。大意是這樣的。譯者倉川君是很心服的樣子，說照樣用不是很好嗎？而切東中尉也表示同意。阿伯拉罕也注意及此了吧，好幾次行禮，說請使用我在此間，還說美國不同，日本人很好，問他爲什麼緣故，他便指倉川君手中的原稿說，照那裏寫的一樣。

其間法蘭西斯哥一直是不快活的表情，一根煙草吸到盡頭，還不拋棄而將其昇起來的煙。這看起

是很可憐的樣子，我對他說你的稿子我們做了給你。於是他對他兩個同伴加以一瞥，泛起冷冷的微笑。

晚間，我們關心着沉到中國海中的太陽，刪改二人的原稿，以月光下可以看得清楚的大字寫上去，我心目中已經浮起了在敵前的樹上所隱匿的擴聲機所吐述的說話的狀況了。在蒼白色的月光下，空想北斗星與十字星，我的年紀像是輕了十歲，有了青年的生生之感瀾漫胸懷。

### 三月三十一日

原因不明的發熱之故而頭也拾不起來的石田君，及同一病狀的木下一等兵，留下在此，特地由部隊本部借來的有力卡車，載積了器材而出發，已經是近十時了。切東中尉說，也許我們來不及回來時，已開始總攻擊，要作準備不再回來也無問題的樣子，因之我們把全部財產帶在身上。這樣說隊像誇大了，其實是與士兵一樣的，除了背囊的軍裝外，有手提包一個，內裝牙粉，肥皂，手巾，煙草等等，毛毯一條及可以遮好頭的圓形蚊帳一頂，這便是全部財產了。

唐加雷特，阿伯拉罕及法蘭西斯哥三人坐在一隅，受了卡車的顛動而發笑，他們的面容總看去比我們的兵士年青。我們的兵士，常被附近之狀況引動其視線，但對於三人也不是不關心的。因為言語

不通所以便無由交談了。其中也有相見而交換微笑的，也有以複雜的表情注視的。我向身傍的坂西上等兵問他對於菲律賓濱兵的感受。坂西上等兵有點莫知所措的樣子，但就說倒像中國人樣子。再說像中國人不是中國兵。反問他這是什麼意思呢？說在中日事變時，中國人很快和我們要好來協力了，這不是一樣嗎？<sup>五</sup>還說沒有兵隊的感覺。這樣說來是如此的，我在山西省時，記得有投降兵編派到我們的隊中來，和我們一淘工作，同樣的經驗，坂西上等兵也許沒有的。問他在中國甚麼地方，簡單回答是華中地方，話題也急轉了。在中日事變中，看見了中國兵便非常憤怒，而這一次却是奇怪討厭的樣子。這是我也有些懂的，明白問他那個理由，說他們並沒有真心和我們作戰，心中很不願意而在戰鬥着，因為知道這一點之故，但是放過來的槍彈，却是仍然有槍彈的效力的，這所以討厭。那個視線我看他向着三個俘虜了。而且憤憤的小聲說他們的心情我們一點也不知道。對於他的年青的敵愾心之燃燒，我不能澆以冷水，僅能點頭示意而已。而且我的考慮，或者不是真的考慮，而僅是一個人的可悲的考慮，我在一瞬間痛切感到我和對手之間年齡的差異，以此成爲一個激勵的鞭子，而對於菲律賓濱兵的態度，從新再決定了。以前我以不見一個美國兵的俘虜，也不見一個投降兵，對他們感到憎恨，這在我更加是決定的了，而且同時這還是不夠了，你並不是徒然要打擊菲律賓濱兵，但僅以慫恿的眼來看也是不對的，不管他們現在是否意識，他們總是不可饒赦的一個傀儡。

巴當山的險路，吹伊山，等置山，卡車在上面躍過，到了四條河原町已經是午後頂熱的時候了。當做要在這裏下車的，却說這一條道路，已與東海岸相連結，可以趁了開到西村部隊的地方。東西的距離多少，我們的地圖上是無法察知的，不過在很短時間中去開闢出來的部隊之苦勞，却可想而知，四條河原町以東的地方更加峻險，而且暴露在敵方視線之下，我們更不能不低頭表示敬意了。三個慘虜不發言，一直睜眼注視着，最後向倉川通譯發出驚嘆之聲。有這樣的道路是我們夢中也想不到的，問是日本兵做的嗎？回答是的，便說美國兵無論如何不成，三人相視無語。出了四條河原町之後，路上頓然熱鬧起來了。來的卡車，去的卡車，轎馬部隊，乘馬部隊，徒步部隊，砲車，坦克，等等不是大都市街的熱鬧可以比的，而且此等部隊，絕不顯到在頭上炸裂的砲聲，繼續前進。我忽然感到在此路上也有命令所律的整然的秩序，不覺十分感奮。這是壯美的姿象，是一道命令所造出來的複雜的統一之姿象，也許又是非戰場上便不能見到的景象。

午後六時，到達西村部隊所在地點附近之一溪谷。我們在該地下車，因為夜間禁止舉火，所以立即做了飯盒炊事，就在那裏吃飯。因為太熱吃不上口，便用口吹氣，忽然湧起童心，飯的潔白，也很耀眼。是內地米。於是對於近來數日間不知不覺吃着的，覺得有些愧怍，而又感到欣悅，兵士們也一定一樣。離開着我們，三個俘虜在用手抓來吃，問他們又怎樣了，却說是遺忘了。又指着我們手中的



箸說，這我們又用不來。我們也是忘了，便把近邊的竹來做手箸，他們是看不見的。他們也是吹氣着在吃。都是俯了身子，把頭集在一處，看了這樣一種情形，想到這裏有比吃飯的方式不同以上的東西，在宿命之中。我們假使站在他們的立場，恐怕要絕斷自己的生命了。現在我們與他們爲要做同一件工作而在吃飯，這事實不能說不是人間一件悲咽的教訓，這真是可怕的教訓。

二小時之後，我們帶了播音用機器材料，趁了樹梢間漏下來的月光，走出山路，沒有風的悶熱的夜晚，一時敵方砲聲甚烈，但走到了巴茄克街則已聽不見了。西村部隊以其主力佈在街道前方，一部在附近掘了壕溝露營，馬里倍來斯就在前面，敵方塹壕也可窺見。與在雜木林中的指揮班取得連絡，這雜木林甚低，站起來便要露出頭來，其中作有縱橫的小路。向指揮班的兵隊請求領到部隊長的地方去，到說這個部隊長就是我，有個人從地下立起來。許外人就臥在地上的，這近邊滿鋪着兵的臥床，那個部隊長也在其中，許多兵患着頓格熱，所以休息着。部隊長和切東中尉作種種協議之際，察戒的兵時時過來告訴我們，不可高聲談話，絕對不可咳嗽，不可吸煙等等的禁條，說此處離敵陣不過一百五十公尺，敵方的斥候常到近處來的。

我跟了由部隊長所派的領路人之後，稍稍迂迴而到了可以適合播音的地點。此地在指揮班位置西方數百公尺，是馬里倍來斯前面小丘之後，相當空闊的地方。小丘前面約一百五十公尺之塹壕。正在

上面之處有一枝高大芒果樹，把擴聲機裝在這樹上面，用所帶來的電線之長，引下來掘壕溝。設置擴聲機的，掘壕溝的，做留聲機整備的，都各自做規定的工作。我和擴聲機的人一同走上小丘去。夜間飯盒的聲音敵人也可以聽到，須要十分注意，領路人這種叮囑，我們點頭回答。踏到乾燥沙礫上的腳聲，像在腦裏作響。領路人，切東中尉，攜擴聲器的松田上等兵，森本一等兵及我，是這個順序。我們俯身，連月光都避開在黑暗中伏身前進，一步一步抓了雜草的根而進，有時停止了看看丘上敵陣的情形。幸而什麼事也沒有，不久到達了芒果樹下。伏着看看前方，直到馬里倍來斯山麓全是平地，坦坦蕩蕩，擊壕的位置也看不出，領路的指點給我們看，仍不明白。問有多少敵人？領路的回答大約有二千。不能表現的一種靜寂之感使我暫時忘了是在戰場上。不，乃是戰場當中所有的一種安堵，我獲得了，但這也是不久的。援昇到芒果樹上的松田上等兵，正要接手下面森本一等兵所遞上去的擴聲器，突然響了二三槍的槍聲，同時有槍彈掃射過的聲音。暫停，是切東中尉的聲音。松田上等兵與森本一等兵把身體躲在樹幹之後與我們的伏在丘下，差不多同時，領路的人說，他們怕夜間日本軍殺過去，常常亂放槍的，他的口調很具自信樣子，但我仍有若干不安。暫時領路的人也屏息靜氣，不久又靜靜的起來，催促我們，現在可以幹。倘使被察知了，也沒有辦法，還是要幹的，而且現在已的確知道前面有敵人了，這使我們勇氣倍加了。

再從事工作，有一百幾十斤的松用上等兵的身體攀在細枝上，芒果樹的枝葉顫抖了，在月光中搖蕩，使我們緊張。樹上的聲音，下面的回答，都很高聲，切東中尉也好幾次予以注意，但也不發生什麼事故而裝置完成了。在樹枝中間向敵陣開口的擴聲器，凝視之下，便湊起同感。這擴聲機不久即要代了我們說話了，想到這裏感到非凡的愛情，我們默默走下小丘。

電絲是敷設了，在二百公尺以下的窪地，掘了壕溝，一切播音的準備都完成了。壕溝並不很深，中充放着留聲機，僅能容四五個人那麼樣大小。三個俘虜已經在一邊的蠟燭光下等候了，不要把燭光漏出去，便脫下上衣來蔽掩，說這樣總好了。切東中尉說，那麼開始吧，此外樞木軍曹豬原一等兵，倉川通譯留在壕中，我們退到一百公尺後方的雜木林中，各自佔領了適當地方休息，等着工作的開始。這樣假使可以吸煙，到是極好的觀劇場所，喜歡煙草的牧野君笑說，而我是感到像一種健康的運動樣子，說可笑到是可笑的，快樂可也是快樂的，恐怖呢又是恐怖的，而我是被一種叫不出名字的感情侵襲了。

播音以一種溫靜的音樂開始，是切切感動人的韻律，這投入大氣之中，像溶化在裏面而擴張散開遊浮出去了。我不覺站了起來，原野滿浮着月光，樹木花草森林都沒有反抗的樣子，好溫馴的接受，像是很奇怪的。但這也並沒有什麼奇怪，因為僅僅有時在風中所帶來的韻律一樣罷了。暫時誰也不說

話，不久細樂器的音樂停止了，突然皆川君說這好像是說謊。這個是不止我一個吃驚，誰都站了起來。但是後來都益加沈靜，像用壓力迫過來了，於是再坐下去。我們在這時是等待着槍聲的。前面的敵是菲律賓濱兵，即使對於我們宣傳的目的，他們是想了，但美國兵中所有的槍砲是可以開放的，我們是這樣想的。但一點也沒有這種樣子。

唐加雷特的聲音聽到了。這到意外莊重，一句句很緩緩地說，不像是照原稿讀的調子，我們也聽得很佩服。在原稿上看時好像是誇張的，却奇怪有真實之感，到反而好了，與文章的情形不同，有聲音的魅力發生作用之故。最後一句話完了之後，我也不覺眼熱，而自無拍手了。但是阿伯拉罕的調子是熱情的，開頭就使我們興奮，這是實感的原稿發生了很大的效力了。有時因為說得太性急了，口吃而發不出聲音來，這反而成爲另外的一種迫人之力而直衝心胸。在說長官的監視嚴重，但人數却兵士爲多，要想做什麼事，什麼都不成問題的，這個發語的地方十分有力了，說完之後空氣像凝凍一般沉重。我們心悸很久。法蘭西斯哥的聲音較爲軟弱，但因此却更深入人心，可以預想有意外的效果。這項工作，大體可以說是成功的。他不能寫字，在孟祿的黯然坐在椅子上的樣子，我聽着播音之際，刻刻浮起來。

到播音完結所要時間約五十分鐘，以後再出現靜寂無音之世界，我們對於效果的想像，像夢一般

在目光中流入敵陣。我們可以插想不發一彈的敵影，但是對於爲什麼不放槍，却非常關切。

考慮到萬一的情形，我們撤收器材而登歸途，是在一時間之後，等三個俘虜會見時道勞握手的不止我一人。

## 四月一日

在不知什麼時候睡的。大樹下面也已經有光了，醒來睜眼，看見橫在卡車側板上的，是背摩肩，頭接頭的。前夜深夜，在歸途中，到了孟祿附近時，受了砲雨之襲擊，一時遁入森林之內，其後月光爲雲掩沒而無法前進，這些事又記起來了。已經不是振動山岳的砲聲，而是不知名字的鳥的鳴聲，專擅了這個樹間的靜閑。我們的視線都互相看視，我們與兵士與三個俘虜都相同。傾耳側首的，探頭作笑的，說着什麼話要發笑聲的，都滿溢了砲彈激起的砂塵，額角到鼻頭全面孔都是灰，瞠目無慮的面孔，覺得了眼鏡已沒有玻璃而僅存架子的人，脫下來注視的面容，專一吸着草煙看煙的髮鬚的動的面容，都是很感到奇怪的一瞬間。在那皎潔的月光之下，受着集中射擊，那種不能表現的緊張之感像再甦生了。雖然說已經抱有決心，但是不知道那一瞬間是什麼時候，這當然有此不安的。但以時間之經過，可恨可憎的就變成了滑稽，我們是無法糾正的，我們除了以笑來過日子之外，別無他法。

做飯盒炊事。到孟慶雖然已經沒有多少路，但自昨午以後，未有吃過什麼東西，實在腹中已餓，非吃飽不能作戰，有許多人說了。掘了穴，集了落葉來，去尋水，等待天明而燒飯。因為要避去濃烟，燃料一些些放進去，但是在靜寂的森林之中，不能消散的青煙渡過了草面，刺人我們眼中鼻中來，我們胸中湧起無限的鄉愁。燃燒樹枝的爆音，更使此感慨加強。這一定是全體共有的一瞬間，大家都默然燒火。

突然近地發出異樣的聲音。刺破密林地帶的靜默，像裂帛長嘯之聲。是糊猴。搖動樹梢枝葉而逃走的驕傲的樣子，可以看見不少。不很高的枝條，一枝枝渡過去，半途還停止了返身轉來看人。松田上等兵拾了地下的枯枝投之，突然跳上到了二公尺上面的枝上，像嘲笑一般大叫。這好像更觸怒了松田上等兵，再投以枯枝，但這次糊猴却不逃反像招手說你來來。（這樣說是可笑的，但那時我如此感到的），我們笑了。松田上等兵要舉起槍來，切東中尉看不過，阻止了他，阻止時那個糊猴已經躲在樹中看不見了。

松田上等兵總是不甘心。同一話題，使只有乾梅脯的朝飯增加了味道，我吃得滋味很好。前夜是斷然想不到數時間之後有這樣的團圓的，這像是不可思議了。超過了生死之境以後所來的一種強烈的靜寂之感，在中日事變也已經經驗過的，故可以是切實的。飯吃好後不久，兵士們大喊糊猴，糊猴。

看看，比前較高的樹枝上，成羣的獼猴結隊而來，一隻，二隻，三隻，四隻，五隻，六隻……數不完的直轉到他枝，懸越空中直向北方移行，靜寂被衝破了。數多的鳥聲靜了，蜥蜴守宮也沈默了，只有獼猴的聲音，充滿空間。這是我們也被驚了。在孟祿附近看到獼猴也是第一次，從密林移動，到底是甚麼意思呢？在馬里倍來斯因為有數萬的美菲軍，什麼食物都沒有了，所以到北方求食去的，有人這樣說，也說是如此的。還有人說，這也不錯，而且恐怕他們也已經先感知了，不久要有對砲戰，而開始避難的，也許是如此的。無論如何，他們已經不注意到我們的存在，而一心一意，從樹枝到樹枝向北方移行，一意於求生之念，其可怕深深感人。

忽然想起了菲律賓濱中尉日記中，打殺了獼猴而食的記事。

天亮到日出之間時候並不久，我們吃好飯之時，樹梢上的葉內已經斜滿了太陽光，造成了美麗的條子花紋映在雜草面上。獼猴的羣過去了，又是森林中的鳥，開始各自的囀鳴。快樂的聲音，悲切的聲音，哀愁的聲音，嘆息的聲音，申訴的聲音。

但是我們不能一直聽下去。

森林外邊的太陽已經很熱了。卡車裝載了我們，即開始進行，很留心去道路上走，看見有敵兵砲位的山峯，不覺心悸。

卡車從樹蔭中走，爲要免使揚起灰塵，很緩緩開行，徐徐向孟藏而去。

## 四月三日

是開始總攻擊之日，從一日正午以來，西海岸一帶響徹雲霄之砲聲，在朝上是完全停止了，不久，在東海岸卻又來了排空壓地的轟擊，大地鳴動傳過來。這些聲音一刻也不停，其間夾雜了爆發的聲音，直透到地心一般，使人更覺得像立腳不住。是什麼樣的作戰，我們沒有知道其全局的法子，僅知×部隊是不很推進到前方的。此××部隊，前昨兩日繼續猛烈的砲擊，其中也一定有深意的。

下來了向巴塘山密林轉進的密令。是因了時機狀況，更要反覆對敵宣傳的，因之新發下了一輛大汽車來給我們。我們所有的汽車，因爲不能上峭立的山道，故由馬耶茄華以船轉送到後方去了。我們急急把一切帶着的器物材料都裝入新車子內而出發。加進了前日來參加的照相人入澤君，切東中尉以下全部人員。只有石田君病變安然漸好，但臉色還不佳，勸他不必參加，先行回去，他却不肯。說如果果要回去，那不必等到現在，早就退回去了。還有三個俘虜唐加雷特，阿拉伯罕，法蘭西斯哥，也叫他們同走，却別無異樣表情。而且是因爲空身不帶東西之故，是很坦然的鼻中哼着歌而帶幫忙準備。我已經不必再特別發問，日本軍與美國軍何者爲好的問句了。兵士方面又有他們方式，因爲他們的名



字不容易叫，便以太郎叫唐加雷將，次郎叫阿伯拉罕，三郎叫法蘭西斯哥的代替愛稱。

出發。東海岸的砲聲與飛機轟炸正面敵人的炸彈聲，在大樹梢上反響，在「四條河原町」向左轉，到了近一個溪河的○○部隊本部，時已傍晚了。途中，每逢汽車停車時，從路上的兵士及休憩着的部隊，聽到從朝上起攻打薩馬特山的猛烈。薩馬特山爲東海岸部隊最初之攻擊目標，一百數十尊大砲，集中繼續射擊。我也是中日事變以來就出戰的兵士，看到這樣的砲轟却是第一次，說同樣話的人不少。此等兵士，像有某種特別任務，很早便到東海岸來的。西海岸的不振，大家覺得很不痛快。

到了昏黑，遠地砲聲還在響。切東中尉到○○部隊本部去了，我們在溪流邊沿，找尋適當的有段階的斜面，全部從事紮營的任務。斬除雜草的，找尋竹木以備做屋頂的，掘壕的，集枯草以鋪寢床的，工作有種種，唐加雷特，阿伯拉罕，法蘭西斯哥三人，好像做慣了此種事情的，默然做着一件件的工作。說這樣子砲彈飛來時危險，說屋頂要這樣做才好，說也許要下雨，故必要掘排水溝，是很認真工作樣子。在可以看見天空的疎林之間，仰頭而看樹梢的唐加雷特，問他馬里倍來斯的壕不是一樣的麼，他跟另外兩個人一同笑了點頭。那個心情我是明白的，他們的生活之單純與複雜之中，也感到有些寂聊之情。默然靜觀他們，却也相互低聲細語着，哼着歌腔，有時也低聲唱不知什麼意義的歌。三個人都是比第一次看到時面色好了，身體也胖了些。摘了他肩邊的筋肉說身體不差啊，他們是露着微

笑，但在此湧起的共感之中，夾雜着若干的哀愁。

掘好了三個壕。我們都裸了身，追逐流螢，在溪流中洗浴，作飯盒炊事時，切東中尉帶了新的情報來了，我東海的○○部隊，今朝已經鑽過了我們自己的砲火線，前進到薩馬特山了，這是預定在幾日內完成的戰果，而此戰果現在還正在擴大中。問他，我們前面的部隊怎樣，說狀況有變化，不能預測，現在總是這樣對峙着，以待後命。我心中浮起了在雜木林間待命的兵士的顏面。此等兵士，因為等待着要來的那一天，故與瘧疾，頓格熱搏鬥，但到了這個非常時候，又來了這意外的命令，一定咬牙頓足的。

在暗黑之中吃了晚飯之後，我立刻着手準備廣播宣傳。要使在××部隊與××部隊中間的敵兵，聽唐加雷特，阿伯拉罕及法蘭西斯哥的聲音。作戰上××部隊之前進是不許可的，那麼藉此機會來發揮宣傳的力量吧，這個意識緊張了全體。唐加雷特，阿伯拉罕，法蘭西斯哥三人，也因為想到了一次的成功，好像有得意之色點頭。密林之內的靜寂，是冷冷的同平常一樣，但是在彈藥糧秣積集地點工作的兵隊，汽車部隊不用照明燈而移動，什麼地方的壕中以電話連絡的聲音，都可以感到是總攻擊的期中的緊張。我們排成單行，沿了溪水，向着巴茄克街而去。月亮是會出來的，但從樹梢漏下來的星光之上，是看不清路徑的，不知有幾人跌了，有幾多人落到水中了，那時便像與當面的任務毫無關係

樣子，哄然大笑。但是在要走出密林時，對於黑暗已慣了，後面來的人的顏面，也可以判別的樣子，不久到了巴茄克街的正面，馬里倍來斯的稜線，很清楚可以看見。

巴茄克街上一個人影也沒有。總攻擊開始後，○○部隊的兵隊像已經作了若干前進，此地已經靜寂而有後方之感。沒有砲聲也沒有槍聲。僅有東海岸一邊，接連着砲彈擊中的聲音，我們很興奮，但又不能向着這個方位。橫斷街道，穿過了香蕉園地，馬里倍來斯山便出現在眼前，左邊遠處還可以望見薩馬特山包在砲煙之中，那砲煙又漸次向西方漫延，達到了馬里倍來斯山的中腹。以前我會經在勸告菲列濱兵抄的傳單上寫過，若繼續抗戰則必大加砲轟，可使馬里倍來斯山變其形狀，現在是實施這文句上的砲擊了。

我們在大的芒果樹下休憩，等候到××部隊在連絡的切東中尉回來，再開始前進時，月亮已上昇了。月光明亮到眩目，除了偶有的小樹木以外，在沒有蔽掩的野路上走，感到非常的不安。是完全暴露着的。在月光中是絕對不能遠望的，心中雖這樣想，但我們的行動却自然而然的取了從一個不能稱為樹蔭的樹蔭，再達到另一個樹蔭的走法。這是非常可笑的，笑着繼續走去，可以說是笑不盡的。走了二十分鐘光景，走進了近於目的地的雜木林，查點人員，缺了三個俘虜。三個俘虜在出發時是雜在我們中間的，不知在什麼時候漏出外了。那個抑問恐怕誰的頭腦中都要感到同一的事，但奇怪的是

沒有一個人說出來。因為同時也就有否定這個直感的東西甦生，我們暫時凝視來的路，等待遲到的他們。但很久也不看見有來人的樣子。到了覺得他們的逃去，更放不去他們新攜帶着的器具時，有人說來了，來了。在月光下向指點的方向看去，的確像有向這方向來的，但不是人像，是小樹在搖動着。那個恐怖，使人毫毛直豎，仔細看看漸次近來的，卻不錯是唐加雷特，阿伯拉罕，法蘭西斯哥三人，都各自撐着一枝可以蔽遮自身的樹枝，用緩慢的脚步走來。等他們到着，問他爲什麼這樣做，法蘭西斯哥的代表全體的口調回答說，這樣走，從馬里培來斯山上看來，便不像人的走。我們笑了。他們不笑。再繼續前進，他們仍舊撐樹枝遮了身悠然而行。

這樣多費了時間，而且找不到適當的場所，好容易找到了而實施，已經近天曉了。不受到一發的射擊，順利的做完了，我們幾次問後來的○○部隊的青年將校，敵人不是已經不在了麼。青年將校說，有是有的，不過都是菲律賓濱兵，已經沒有戰意了，若使下了像東海岸那樣的命令，便很容易解決的，很性急樣子，但前線的壕已經前進數千公尺了，已經迫近馬里培來斯山麓了。

## 四月四日

早飯後，與切東中尉同到○○部隊本部，從前夜半○○部隊已進到了預定的地點，說東海岸隊伍

的攻略薩馬特山，也差不多已經完成了。說此間的砲兵觀測所也可以望見那些攻略薩馬特山的部隊，以由匍匐的姿勢而一直起立，高舉了日軍旗而開始攀登的情形。到砲兵觀測所去看，說砲煙已淨，却又第二次再圍了山峯，不但樹木，連山頂也在煙中了。這些煙被馬尼刺灣所吹來的微風，稍些流出一些到馬里培來斯的山腹。有時還可以聽到一二響敵方的砲聲，但藏在密林中看不見的肉搏戰，更加使我心焦的。敵人有豐富的彈藥，在頂上排了機關槍的陣，從樹隙間下瞰，對於這個以身體衝上去的情形，想想也夠興奮的。從薩馬特到馬里培來斯，馬里培來斯到西海岸，西海岸到東海岸，我的視線這樣周視轉來，最後還是停在薩馬特山。我長時間，閉上了眼臉。

從觀測所回來，幫忙兵大準備中飯，去尋柴火的唐加雷特回來說，在彈藥堆積地附近來了許多投降兵。是俘虜吧，說那也難說。叫他領了去看，果然堆積地邊的路上，有日本兵領了菲律賓濱兵，向部隊本部去。

我坐在大岩石上了，勸唐加雷特也坐下來，對於從細草所覆的路上——一個個走上來的面孔，不得不看。像日本人的黑髮，黑瞳仁，黃色皮膚，陰鬱的表情，本來是平淡的我的內心，忽然騷動起來。我問一個兵是俘虜還是降兵，那個兵回答，有今天朝上來降的，也有俘虜。從他的口調聽來，有在前線戰爭中抽身而來照顧這些降兵的不滿。再問他人數有多少，說不很明白，總是二三百人。我叫唐加雷

特去叫另外的人來，唐加雷特跑去，叫了兵士們來了，說小倉却找不到。

面色蒼白的菲律賓濱兵，好像是不堪其飢餓與疲勞，都是蹣跚踉蹌走上來。有兩手按了肚子一步步拖了腳那樣走的，也有像老人那麼彎了腰支了根青竹棒來的。窪陷的眼中，露出胆怯的光，看見了我們透息的人也有。從懷中取出小紙片給我們看的也有，這都是我們所撒佈的投降票，許多是很疲了。也有很老面皮伸出手掌來的。定是要點什麼吃的吧，但動着嘴說不出話，徘徊而做出悲哀的表情，立停了不走，被兵大叱着。又有一個不到十六歲的少年，以很不平的神氣抽着香烟，吐着口唾而上來。肩上負着一個大口袋，指了問他是什麼，他是弄錯了當叫他放下來的意思，連說是我的自己的逃走了。後面是接着了許多帶了這樣袋的人，很耽心的在過，有的像少年那樣負着，有的掛在腰間，有的提在手上。這不像是兵隊所帶的大行李，出了大汗很辛苦的喘氣着。裏面是裝着什麼重要東西的呢，恐怕是被日本軍追擊，逃進了巴唐山中時所帶去的，說辛苦真是辛苦了。

有一個向前<sup>躬身</sup>而行的人來了。看去像什麼地方也許負傷着的，可是不然，已經是有五十多歲了，有些彎腰而已。這個完全是農人的樣子，看去全不像兵，看見了我們便走近來，用英語問此後我們到什麼地方將如何待遇請教。因爲不知所以便回答不知道，可是他聽了很失望樣子，注意到了傍邊的唐加雷特，乃以顎示問人也是投降兵嗎？我回答是的，那個老人咳着說，我本來不是當兵的，總不致

被殺死吧，落入於行列之外，他也不管，從褲袋中取出幾種類的投降票來，說可否把我也同那人放在此地一處，無論怎樣工作都做，如此哀求。那眸子銳利向着唐加雷特，我是看見的，他是叫他也相助求求的意思吧。但是唐加雷特只看了看我，便冷然搖搖頭。以後事情不說，在先必要受一種投降兵的處置，他是知道的，在他也是無可如何的辦法，但是使得對手憤怒了。他是忘了我們的存在，緊握了雙拳，渾身抖戰，興奮的說你也是菲律賓人啦，都像你這樣子的人，所以不論到什麼時候，菲律賓總不行。但是唐加雷特却也沒有退縮的樣子，僅注視對手的面孔。這不是說回答也沒有辦法，而是青年所自覺到的一種責任感，自己也無法處置的惶惑，比較更正確，次第潤濕的眼眸可以證明的。在言詞上，他的廣播宣傳最是強烈勸告投降的，而且有自信的樣子，但是等到這期待的現實出來之後，却又感到驚愕了。而且來降的又不止一個二個，更使他吃驚了。

不久，被兵士所喚，老人無法而退回到投降兵隊伍中去，後面又接了些傷兵的隊伍。有用綑帶吊着單臂的在肩上的，用醜陋的布掩着眼的，在頭上所纏的綑帶之下滲出血來的，拖着跛足的，兩手抱着胸的，這些人都面如土色，像要倒下來的樣子走來。其中也不全身血染，倚在同伴的肩上，被挾持了走的。我對於這些人，不能當做是在幾小時之前，以槍口對着我們，而奪去了我們若干兵士的生命，而是應當不是此一種樣子的。並排着的兵士，一定也有相同之感，所以都迴避了視線。這些負傷兵

是由在最前線的兵士引率而且照顧他們，這事是更加使我驚奇的。我不能僅僅說因爲日本人好而把這事簡單解決了，而不得不想這是有更深的，更可尊的，更清高的東西在。

有三個人抬了一個瀕死的人通過，我的思念忽然奇怪的走到了馬里培來斯山中。那裏有堅固的要塞，擲着安全的壕，糧秣高積，彈藥豐富。強壯康健的美國士兵哼着小曲在防守，有的愉快而笑着，有的在玩葉子戲，是或否在大鬧，有一個砲彈在近邊炸裂了。便躲到壕中去，暫時不探出頭來。只有用電話來指揮在前線的菲律賓濱兵，是尖烈的聲音，我再看投降兵的行列，很注意凝視一個個的面孔，行列是不知何時終了的样子，但我所要尋求的面孔不容易發現樣子，我想要：白人的面孔，便是一個也好。那面孔是用怎樣的表情出現的，不論怎樣，我將用我的全聲量來痛罵他或者竟撲過去打。不，也許自己不能抑制而拔了刀出來也說不定。這還不夠……這樣子，我的憎惡之情，因爲確定了一個也沒有白人而激昂到了極點。我知道他們在此戰線上所採用以菲律賓濱兵放在前線的辦法，是與及於全東洋的醜惡手段一樣的。他們總不顯露自己的形相，用些什麼做傀儡，做出那表面上很和善的笑臉，非把那個本來面目剝他下來看不可。

我拉了一個青年投降兵問他，你的壕中有美國兵嗎？那青年投降兵一驚站定了，簡單的回答沒有。問次一個人，回答也是一樣。再次一個也一樣。其中也有說美國兵也沒有看見一次過的。這是使得



我呆了，在旁邊聽了的兵士，也覺惘然而失笑了。被笑的人，不知爲什麼緣故而被笑，有些難爲情而俯了首，但立刻自己也覺得可笑了，笑了出來。馬鹿野郎！有誰人怒罵了。罵了還是一樣，接着以笑面回頭來看，回頭看了再前行。從樣子的他們，不能得到是執了武器而戰鬥的兵士，連旁邊的唐加雷特在內，我所有的同情都全失去了。那時，唐加雷特在我耳邊輕輕低語說，像從夢中醒來的樣子，假使沒有這句話，我的感情不知要如何變換了。我問唐加雷特，他們爲什麼要投降，要做俘虜呢？唐加雷特默默地看着我。我所問的不是眼前所看見的俘虜與降兵的問題，在他自己有更加重要的問題，他重新想到了之故。他站起來說，我先回去了，我阻止了他。他更是充滿了戰慄的表情，沒有辦法的坐下來，那眸子不向着俘虜方面，而注視着地面上被踐凌的雜草。雜草之中，有幾根「麥加罕邪草」很可憐的枯萎着，像生物那樣在顫動。

有幾個人在我們前面蹲伏了下來，他們十分疲勞樣子，像連開口的力氣都沒有了，僅有眼兒向着唐加雷特。從一個長臉而無表情的人的面孔，我忽然想到了新村。良人，兄弟被徵送到戰線，關懷其安否而切望其歸家的心情，好像十分感動了我。被我們勸誘而半信半疑寫着信的婦女的臉面，忽然在我網膜上蘇生轉來。我問一個青年，中間有沒有居住在孟祿附近的人，然是這個青年像是不懂英語的，只把伸出的頭縮了轉去，而浮起做作的微笑而已。後面一個無膝而坐着的人，代他回答我們不是道

近邊的人。那麼什麼地方呢？反問他之後便呈了笑面說，是卡比堤方面的，好像還要再說什麼，却被前邊行動了的兵隊所催促，便站起來走了。我再向別個人問了好幾次，回答都是搖頭，其中也不不少人聽了孟祿二字，反問這樣的村落是什麼地方的，從這事情，可知我們所用的信札的工作雖不能說一定是完全失敗的，但有了一種意外寂寥之感襲來，却是事實。在廣大的戰線上，和幾千張傳單一同撒下去的婦女的書信，到了敵兵的某一入手中，便逐次傳遞過去，這實際也許是不可能的。永久藏在被拾得者的懷中，拾得的人在數次誦讀之後，次第便感到了他自己的所有了。這裏也有我們的企圖的，但在此我仍有切切的寂寥之感，好像這樣子是不能使我安心的。

我們目送了最後的俘虜，此時砲聲又激烈起來，到壕裏去看看，阿伯拉罕與法蘭西斯哥二人在一側，鼾聲大作，唐加雷特要去叫醒，我制止了，看看像是十五六歲少年那一樣無憂慮的睡相。因為前夜的疲勞之故，最初我想叫他們與唐加雷特同去看看那些俘虜的意思，便不意消散了。

## 四月五日

白晝，作廣播宣傳，俘虜與降兵仍舊陸續而來，正面的敵人，完全喪失戰意已經明白，而且可以預想，因一次的便宜，便可以立即獲得效果之故。這是因為東海岸的薩馬特攻略已成，該部隊繼續猛

烈進攻，士氣十分振奮。據○○部隊本部的情報，放棄薩馬特山的敵，沿馬尼灣海岸大道，向馬里培來斯港遁走中，但在奧里昂附近的敵兵，却在加強陣地。我們中間許多人想，只要薩馬特山攻略完成，全馬里培來斯的敵人便可屈服，此種意見很深，我也是其中之一人，這不能不說是意外的情報。

照例各自帶同了廣播用的器具材料，沿溪流而進行，但我們對於同一話題的話，不容易說完。說有比預想為強的意見，也有人說不是強，因為是彈藥豐富之故來否定的，有人說美國人不是能夠戰爭的民族，其屈服僅是時間的問題，其中也有特別的意見，說七日是必定會墮落的。問他什麼理由，不過總覺得像要如此，且強調說我的預感每次都是中的，從未錯誤過，到了明後日便可明白。自信十分充足的神情說。這是使我一驚了，但更可驚的是有人對此並不好笑，而很相信的點頭稱是。地上全被樹梢遮蔽了，一點陽光也沒有，接連着沈悶之感，大家暫時沈默，繼續前進。

在靠近海岸的巴茄克街道，有我方的砲聲發動了。那是好幾門的砲同時射擊，近邊的大樹連根動搖，着彈的聲音也大地震動。我們走到砲兵陣地一邊去。出了密林，除了暴露於馬里培來斯以外是沒有的，我們知道，而且更想到我方砲擊之後的返擊。分開了有刺的雜草行進，到了在小的雜木林中的陣地。那裏有太陽光照着，從密林出去的人耀眇到睜眼不開，並列的砲身，很巧妙用樹林偽裝着。鐵色的裸身僅有一條短褲的兵士，却戴着鋼盔，羣集在砲邊。汗珠閃閃光光，有時反映着金黃色，使

我們目眇。我們暫時蹲伏在樹林中，看他們的射擊，不久一個小隊長那樣的人對我們說，那裏是危險的，到壕中休息一下如何。切東中尉說了預定的行動，問他情形如何，他說前方不明白，此間射擊完了，那邊便有回擊過來，等待到傍晚再出去吧。指着在雜木林中的壕。看看表還只是三時，我們相互看看，他再勸也就無法推辭，便到壕中去休息。

是廣大的壕可以容十餘人的，頂上有粗的樹木疊着，上面即使有人相打，也不礙事的。射擊終了後，小隊長下來說，雖然如此，但是來了直擊彈，却也抵不住的，這是我不能理解的。人真是奇怪的事，明知其如此，而仍舊要這樣做，小隊長看着了接着跟進來的士兵笑着，我問，有過受着直擊彈的事嗎？小隊長再看看那些士兵，說我剛是二日之前調到這裏來的，我以前那個小隊長，就被這個打掉的，這是在四日之前，損失了小隊長和兩個士兵，那是遺骨，指着裏面黑暗之處。注視那裏，隱約可以看見用白布來包着的箱子那樣東西三個。在進壕的地方被擊中的嗎？石田君問，小隊長靜靜點頭。迎受了新的小隊長的兵士中的一人，起初，也沒有特別的樣子，後來漸次熱情激動，吃口而說明當時的狀況。這是完全表出了對於一向是共同行動的長官一種死別的珍惜之情。最後像獨自的說，真是一個好的小隊長啊。這種話，不但是我們，連新的小隊長也下淚了。我們再看三個遺骨，自然而然合掌禮拜。

不但這一個地方，當我方陣地的射擊終止後，不到十分鐘光景，返擊便來了。馬里培來斯山腹有了鈍重的發砲之聲，就有刺破空氣的彈道之音近來。我們的視線一齊向着入口。全身有怪奇的不舒適。突然彈道音擴大，忽然在不過幾公尺的後邊炸裂了，大地震動，頂上泥土落下。是在打我們吧，小隊長的眼在黑暗中發光。慣習了的炮兵，我們的兵士和我們，都是屏息的。第二次是三彈同時炸裂的，地點像更近，鼓膜也像震痛的。我不覺問這個返擊要開幾炮來呢？小隊長不答。這問像太笨了。第三次，第四次的敵彈接連了來。都落在壕的周圍，漸次追近來，明白了這一層，便發生了要擊中就擊中了吧的觀念，而在身體內發生了一種靜待這最後一瞬間來臨的努力。我是閉着眼睛。我方射擊時所感不到的一種暑熱，不單是熱的纏迫，摩摩汗透的手臂，發冷而滑。對於小隊長所詢問攻略薩馬特山的狀況，切東中尉很性急低聲說着，在着彈音與地響之間，可以聽到。看了憑靠在土壁上的砲兵，也豎了耳朵凝神聽着。他們像看得這是比近身所炸裂的砲彈更重大樣的表情，我也肅然起敬。

隔了三十分之後，我是很明白意識到已經免於直擊彈之難了，砲彈射來的間隔也漸漸長了，兵士們也分散開來橫臥倒了。我也閉了眼臥了，不知是何故，全身忽然汗水直流，也許是感到危險已經沒有了之故。牧野君在出口地方站起來，說出去了也不妨吧，仰看上面，因為沒有人贊成，便再坐下來。把頭頸裏掛的照相機取下來，說要拍一張在近距離炸裂的照片，再對傍邊的石田君說，這一次射到

什麼地方，要請問一問敵兵了。

突然裏面有留聲機的開動聲音，看看是唐加雷特像被人要求着，而在探窺我的顏色。不行便立刻停止的姿勢，砲兵多數很開心，說這是很好的慰問隊了，便任他繼續下去。唱片僅有廣播宣傳用的，好像不能滿足兵士的希望，但也有拿那調子作節拍的，也有發低聲唱的，壕內空氣頓無一變。加以唐加雷特催促阿伯拉罕及法蘭西斯哥二人，時時舉起手來作舞踊的樣子，發出做作的笑聲。砲兵之中也有看不慣發聲怒叱了，他們的表情中，有意識的顯現，其中更有些鄉愁之感的。一共只有幾張的唱片，都唱完了，砲兵中的一人，對他們有了好感，說唱一個菲律賓濱歌給我們聽。得到了全體的贊成。言語雖然不通，立刻感知了這意思，唐加雷特搖搖手推却，阿伯拉罕却說唱一個種田歌吧，向唐加雷特及法蘭西斯哥示意，求其同意而唱出來了。

聲音不錯。這和說話時完全不同，有抑揚頓挫的調子，但有些做作，而是很愉快的情調。歌詞是塔加洛語，不久唐加雷特與法蘭西斯哥也合唱了，兵士們便側耳而聽。

種田不認真不成的，

（這不是白相）

從朝到晚灣了腰，

彎得腰不能伸直，

坐也不能坐下來，

臂膀力氣全沒有了；

腿也酸，腳也軟，

本來腰裏也癱了，

一直是浸在水裏之故。

來啊！

來啊！

大家來啊！

現在讓我們挺一挺身體，

休息好氣力爲明天的工作。

歌唱了之後，倉川通譯把歌的意義譯出來，我們笑了，而且佩服了，說是真像菲律賓濱種田歌的，意見一致。有人叫再來一個的，三個人便再反覆一次，這一次却沒有做作等情，但是更見愉快的樣子。

## 四月七日

密林之內的細語，從早朝就可以感到。看不見天空的樹梢，蟬的鳴聲，輕輕溜過間風樹的，汽車的聲音，馬嘶，一件件分開來，和平日沒有什麼不同，但是看見了在溪流邊上的在擦牙齒漱口的兵士，在做飯盒炊事的兵士，我胸中却自然浮動了。這是因了薩馬特山，馬里培來斯時時刻刻進展的勝利消息之故吧。每一個兵都心快口輕，險便說什麼話，結局總到那一點，是當然的，但這又是很平順而活潑自然的一種情景，却是以前所未見的。我們的小隊也自然有個新的雰圍氣形成。我們與兵士之間，都是湧起了要來的日子是來了的感慨。這是沒有何種隔閡的魂與魂之間的接觸，是幽靜生活所生的喜悅。所以即使有時在大樹的梢上，還發散炮彈的火花，但並不注意，是由於同一的理由的。

連續二日沒有命令下來。到部隊本部去了的切東中尉，午後仍未回來，也不感到什麼無聊。田中君是出去寫生了，皆川君與石田君背靠着壕的土壁，立膝而專心在整理原稿，入澤君與牧野君一同在打開了照相機在收拾。歡喜談話的入澤君，想出種種話題來談着，而牧野君却因為分解得太細了的機械忙不過來，沒有法子應酬。額上堆着汗珠。在隣壕中擦好武器的兵士，暫時喧鬧了一回，不久各自攜帶了洗的東西下溪流去。其中有唐加雷特，阿伯拉罕，法蘭西斯哥的背影。



我也脫下了汗衫起來，忽然想到了十幾年前初年兵時代頂快樂的洗濯時間，因為右側斜面的草地上，有從樹隙漏下來的陽光，非常光明耀眼。（我在初年兵時代，沒有太陽光，是不想洗衣。）最近的斜坡，抓了草蔓走下去，腳邊草中小蟲跳出來，大蜂襲來。溪流中有許多裸身的兵士，坐在中流的石上，兩手交互掬了冷水拂身，很開心樣子，也有在水底像烏龜樣子伏着，只探起了頭，兩手在敲水面的。向着大岩石而以爲障身，在互相激水爲戲的，水濺到岸上洗衣的人，因此被罵叱的也有。在三十公尺上游地方，悠然唱着小調，而看同伴的相嬉戲的，忽然兩手捧了屁股過來，說是被什麼東西刺了一口。看他的露出的屁股上，一股上是紅腫起了。本人說恐怕是毒蟲吧，很窘心樣子，在那屁股上拍的打了一下，像是戰友的兵士，也是赤裸着跑到上游去了。說去替你看了清楚來。五六分鐘之後，便回來的那個兵士，說毒蟲是這個吧，揚一揚手裏提着的一隻濃褐色的大蝦。屁股被刺的兵士說，啊，便奪了過來，便舉手要向岩山猛擲，那人吃驚而拉住他的手，屁股被刺的兵士喊說，要打做泥漿，對手的兵真的尖了嘴，說這對你也許是不與共戴天之仇，但在我是重要的營養品，使得周圍的人笑了。那麼今晚要把個油炸了，我分給你一半吧，不要這樣無慈悲，還附加了這些話。那個屁股被刺的兵士，也是無言可對，只有苦笑。也有一同停了水浴來捕蝦了，但是蝦是深藏於水底泥中，却不容易找到。大的岩石是由幾個人合力搬動了，注目於澄明的水中，却是徒勞以終。那個屁股被刺的兵却笑

說，要像我把屁股坐下去才成，否則捕捉不到的，他像這樣說了，才出得一口氣樣子。

沒有看見小隊的兵士，也沒有看見唐加雷特們，我混在那些兵士之中洗衣，問旁邊的年輕兵士，是幾時來的。那個少年兵却說剛昨天才到，這是看去太過於沉着了。

我不能不想我自己參加中日事變當時。當時我比這些兵士，年紀大得多，同樣在戰場上尋出生活而得到心地安靜的意識，是要費相當的日子。但眼前的兵士，在很短期間便慣了。有一次當過兵經過戰場生活的，與沒有此種經驗的，看去完全一樣。此點，說奇怪是奇怪的，但是中日事變已經好幾年，有了此種經驗，對英美佈告宣戰之後，國民意識上已經填補了廣泛的前線與後方的間隙，前會否參加過戰鬥的這事，是差不多已經不成爲問題了。

洗完了衣回據去，附近有太陽的地方，已經全被兵士們洗的衣服佔據了。藤崎上等兵看見了我，說今夜有好菜吃，他埋在黑鬚中的面頰上露出微笑。是蝦嗎？我當猜中了的，可是不然，他指了指旁邊，看去却在樹上繫着一頭瘦猿。是這個啊，一人一片也分不到，有人這樣說，藤崎上等兵不理會這些，用兩手抱起這猿來。猿露出了牙掙扎。我曾經看到過的那個俘虜中尉的日記裏有打了猿吃的文字，忽然想起了，便有不勝寂寞之感。

## 四月八日

朝上來了至遲於今日內須集中於巴蘭茄。這不單是給我們的小隊，是同時給與前面約敵相對峙的，一部部隊之外，並○○部隊全體之命令。我們立即準備出發，在準備中又不能想不到巴蘭茄已爲東海岸部隊所占領，而且知道○○部隊於此設戰鬥司令部，便空想種種新的任務。有的說在○○部隊與○○部隊之間，向馬里培來斯山突入，有的說爲一掃蟻據海岸之敵兵，定是在其後方之馬尼刺灣作敵前登陸。有贊成，有反對，都是沒有根據的話，却鬧得議論紛紛，以致有人竟耐不住，而出來說不必多鬧，我們只照命令行動便好。

九時。一切準備完成，誰的面色都充滿不久便可以看見青天的喜悅。同時也有低了頭不勝其惜別之情的，在那地方睡得沒有幾夜，但以後恐怕不會再來了，想到此意別離之感更深。我是在二天前起，覺到很利害的腰痛，每朝的二小時之間，是臥坐不安的狀態，知道這是壕溝中的冷氣之故，到了要去時，便更加分不開樣子。這壕溝假使能保留下去到也好，可是不久便要亂草蓬蓬，臨去時牧野拍了一張照說，全體都有此感慨。

從糧藥，糧秣的集積場所，我們乘了大卡車出發，已近十時。沒有炮聲，密林內蟬聲也聽不見，

山路上甚爲熱鬧。向東海岸的卡車，有如蟻陣，向西海岸的卡車，也是蟻陣。列隊與列隊不能同時並進，在交錯過時費了意外的時間。在交錯過時，側板與側板相擦，也不止一二次，靠在側板的唐加雷特等，發出奇聲而退避的樣子，我們看去十分滑稽。叫他留心不要受傷，他却聽錯了，唐加雷特說，我想不到有這樣多的日本兵。這是他說慣了的話，我已經聽到過好幾回了，在這瞬間他的表情上有深的暗影，是使得人想問他是什麼的，這一點阿伯拉罕及法蘭西斯哥二人是單純而明朗，看見了許多的日本兵，也不吃驚，以爲那是當然的樣子。

出了密林地帶，到了有雜林竹樹之地，看見豎着不要揚起灰塵的告白牌，但卡車並不緩行。敵方的炮聲是要聽也聽不到了，由此意識了決定的勝利。爲交換而停車時，便乘者與便乘者之間，相互說明各方面的狀況。那說明好像已經反覆多次了，很巧妙簡潔的爲多。對見面的人，也是很簡單的是或否，並無虛套客氣，這是兵士的用語，到很爽脆。從這些話，知道東海岸的戰果，比我們所想的更爲進展，因之被遺棄在後之感更深。配屬到○○部隊以來，想起了種種事情，覺得所作工作甚少，似乎十分喪氣。特別是小隊的兵士，因爲有兵士的氣概，雖然理解此種特殊的任務，但是覺到沒有使用武器之餘地，更加悞喪樣子。他們常說在○○訓練的時代，都是夢中也不會想到的事。

從一處處的高地，可以看見薩馬特山頂，我們的卡車，接着了新的便乘者。是五個傷兵附隨一個

衛生兵。負傷兵都是手臂肩頭受了槍傷，步行可以自由的，大概由於密林內長久的生活及疲勞，面色蒼白。應他們的請求，我的水瓶，都供給他們，並且拿出飯盒的殘餘請他們吃。在卡車的顫動之中，負傷兵飲了水，說謝謝，飯我們不要。問一個右腕絡在頭頸下的兵，在何處負傷的，回答在薩馬特山到馬里培來斯的途中，說大家都是在那地方受傷的。我看見了一個日本人，盡其天職而工作之後的一種恬靜之姿像。不但是這一個兵士，其餘四個也都同樣，他們並不自已先開口說，假使有人問，便耐了那痛，而且這痛要不給人注意到樣子，俯了頭，一句一句很注意的說。三日以來的炮轟，向薩馬特山突進，突進後的戰鬥，佔領，前進也在預定以上，但我方的損失也不小，在馬里培來斯未攻下之前負了傷，是最可惱的。每個人如此說，更顯得切實，我們只有點頭。

下山的灣曲角子，前面有車阻止，停了下來，松田上等兵去取了煙草，分給五人每人一枝，問俘虜有沒有？對面那個頭纏綳帶的兵輕輕點說，只以薩馬特而言，已有不少。像等着他的回答一般，藤崎上等兵探起身來說，有美國兵沒有，對手略一仰首，咳了回答說沒有。我在他的眼光中，看見了瞬時間的異樣之發光，同時也見卡車中乾枯之空氣是益加乾燥了。但藤崎上等兵以同樣問句問鄰近的傷兵，得同樣回答而側首沉思，向大家說，不是沒有美國兵嗎？沒有回答他。不是說這是很明白的可以不必問，是什麼人都不看見而更感到焦燥了。我的網膜上映出幾多個在馬里培來斯的昏黑樹林之間，

碧眼白面的像，但凝視一下，他們便又躲在菲律賓濱兵後面，有時探出頭來笑，這是一種什麼狀態呢。我們中間繼以長久的沉默。卡車震動很利害，使得傷兵不安，是咬緊了牙忍耐的表情。我們集全車中的毛氈，替他們敷下，他們却推辭，說這反而使我們不安。這使我們也爲難了，後來衛生兵也勸，說是大家的一片好心，方才接受了，滿口稱謝，而敷在身下。但並不能因此而逃過了車子的震動。他們以好的手抓了側板，蹬出了脚，以求有彈性，但以車子的大顛動，便把人拋了上去再跌下來。這是使我們不能正視，好幾次給開車的注意，但原因是在道路，毫無辦法。五個人對於我們都很注意，受傷的苦痛不露出來給我們看到。而且時時浮起微笑。想問每一個人的名字，好幾次，但我未曾問。因爲我主張，對於美好的印象，這些是不必要的。

出山道時已經傍晚了。到了光天化日之下，東海岸的平野却已入黃昏，薩馬特及馬里培來斯的山峯已經看不見了。前面的卡車，後面的卡車，夾在中間的我們的卡車，都是不點燈慢慢開向巴蘭茄而去。巴蘭茄的街市已經爲焦土戰所犧牲，完全破壞得不成樣子，已鋪裝道路却已經整理，感覺殊佳，可以任令車輪滾滾前行無阻。

四月九日

快晴的早朝。從馬尼刺灣昇起來的太陽，已經很灼熱，納地甫山峯吹下來的風，很爽快搖着前邊香蕉園中的蕉葉。發出起床的聲音，兵士因此才驚醒，很覺精神振作，像是在內地過兵營生活的早晨，有作戲而叫喊的。但是睡的人一齊起來，因為光線太强了，大家都在擦眼臉。從密林中已經出來的歡悅，大家都是一樣的。在巴蘭茄的市梢留下了負傷兵，探查在前面的○○部隊本部，費了許多時，才知道在二公里之前的地方，到了那裏，知道戰況是在想像以上的，那是更可欣悅了，深入馬里培來斯山的○○部隊，已經占領了大半地方，沿海岸的○○部隊，也在急迫邁入半島尖端的馬里培來斯港的敵兵。我們的○○部隊，是要超越這沿海岸的○○部隊之前，取一種新的行動，由同時發表的命令而知道的。那時敵人的抵抗，最後可以發揮怎樣的力量，我們盡力來試一試，從兵士口中發出來的這話，我不會忘記，這是不留一兵一卒的決意表現。

離出發已沒有幾分鐘。我在這中間尋了水井，洗臉，炊飯。連連眺望起伏於平野的薩馬特，馬里培來斯山的連峯。薩馬特，馬里培來斯方面無一片浮雲，實是很美的稜線。太陽裏浮出的樹幹，有時反射出白光，但無論如何不會想到那地方是成了決戰的戰場的。我們圍坐在香蕉園前面草地上，吹着氣吃熱的飯盒的飯。看見了附近有的新的大彈痕，故意縮了頭說還要打來嗎，這當然不成問題的。兵士的心都飛到了馬里培來斯港去不回来了。這完全是忘了唐加雷特等的存在，也可以說是可以忘却了

他們的國籍之不同的瞬間。

九時。我們依照行軍的次序，跟在部隊本部的卡車之後，通過了甘蔗田圃而到達沿海岸大道。海岸大道是卡車勉強可以交身過的路，已經包在濛濛砂塵之中。道路中央有直徑十公尺的大彈痕，中間已貯滿了水，二三頭水牛很愉快的蹲在裏面閉了眼，水牛已經看慣汽車了，汽車發爆音近去也不吃驚。行在迂迴道路上擲些東西過去，才懶懶的開眼，但即閉上了。同樣的情景，在田圃中也可以看到，彈痕大的便有較多的牛互相讓着地位。

開到了長的曲線道路，前面卡車的蜿蜒長陣，使唐加雷特發出怪聲，阿伯拉罕，法蘭西斯哥二人也瞠目而視。說沒有看見過這樣長的卡車陣。隔了一回之後，再指點後面給他們看，更吃驚了。後方面有更大羣的卡車，像蟻陣一樣跟了來。這是什麼部隊我們也不知道，在黃塵滾滾之中有不像卡車的爆音，此聲音與地動一同傳來，方才知道是戰車。對三人說危險，要注意，也不管，交互站起來，以充滿好奇的眼光看。問他們沒有看見過戰車嗎？說見過。再說那麼是沒有什麼稀奇，可是阿伯拉罕的回答也忒奇怪，他說想不到日本軍也有戰車的，有了這些戰車是不礙了，好像從心很佩服的樣子。全體都發出苦笑，我是有笑所不能盡的心情。

天熱漸增而道路也漸壞，行軍速度減低了，便全身悶悶，有耐不住之感。而且時常因為前面阻塞



住了，停車，我却像吐火一樣喘息。前面卡車上的兵，在喊什麼，後面也同樣的聲音。停得稍長久一些，特別要趕緊的部隊的指揮官，流着大汗奔了來。反對從前面有說橋壞了，開車人病了，有車子，毛病，非移到路線外不可了等種種原因報告來。但是等二十分三十分鐘的時間很少。從這許多情景中我們想到一個預想的終結，像石田君，牧野君，入澤君在車上站起來頓足不已。這樣的牽牽拉拉是消息也採訪不到，照相也拍攝不着了。但行軍的順序不能紊亂的。前面的卡車動了，我們卡車也動，後面的卡車也才能開的樣子，一寸的間隙都沒有的串列，不知反覆多少次。

奧里昂市街以後，道路較闊，進行暫時較迅速，但不久對面又開來了卡車羣。交錯過路時都減了些速度，但瞬間的風也使人心悸，總有六七十公里速度，假使兩車衝突了，心中不禁空想出這個情景，注視對手的卡車，有滿載兵士的，也有裝着大捆包如山積的，空車也不少。和我們向同一方向去的車子，沒有兩樣，想想真不明白了。有人說，也許戰爭是終結了。但立刻有人否定，這那會有。道路兩側有大芒果樹，有一輛車子緩緩交身過，唐加雷特指着了說有菲律賓人。那車上的日本兵之中，雜有幾個穿黑褲的菲律賓兵。這也是沒有什麼奇怪的，但在同一運命之下的他們，却是不肯輕易放過的。

近午到了里馬的市街，一片的火燒瓦礫場，開了一回，被一個整理交通的兵攔住，說後面有緊急

的車子來，請等三十分鐘。問他什麼車子，說不知道，自己也僅接到上面的命令。因之也無話可答，便從車上下來，我們躲着太陽，四圍騷然的氛圍氣，只使我們着急。不是石田君說的話，靜止了便要發狂那樣的心情。到前面部隊本部的車去連絡的切東中尉回來，說部隊本部的車，已經向拉馬開去了，是從追過我們的××部隊的將校得來的情報，用興奮的情狀講出來。據言今晨巴唐的敵將金格少將，提出全巴唐投降之議，今午後在拉馬和我軍的代表會見。霎時，我們大家靜了氣，互相看看，再看切東中尉。切東中尉也訥訥然說，不知這個會見結果如何，但是巴唐總是結束了。問他是怎麼意思，說金格少將僅是巴唐的總指揮官，在哥勒吉多爾沒有指揮權的。但是藤崎上等兵不管什麼又發問了，美國兵怎樣呢？松田上等兵是好像這問題不必問的，用輕聲回答都殺死，忽然我是慄然了。當然是很大的歡喜，藤崎上等兵在念着都殺死都殺死，自然對他點頭。

從里馬開出後一時間。從里馬到拉馬不過十公里不到的路，途中的混雜比之以前更利害，更以我們自己的性急，好像過了半日。這地方是面馬尼刺灣的小村，道路兩側沒有像人家的房子，在尋部隊本部的地點，忽然石田君站起來說俘虜啊，指着前方，因車子的動搖而倒了下來，後面的人支持了他，他站住了還大聲說，說是撐着白旗的，我們也站起來看了。在還離開一百公尺的地方，在道路靠山的一邊，有一俘虜兵走來。是非律濱兵。用污垢的手巾及布片，縛在短棒肩着的很多，是當做白旗的

吧。對卡車所捲起的黃塵，有用雙手掩面的，也坦然走着的。卡車行近去在車上看，是和日前在密林內看見的俘虜同樣，都是臉色蒼灰，瘦削而拖着鈍重的腳。交身過的瞬間，對我一看的幾顆眸子，深入我腦中。特別避開我們的視線，默默而走的面容，也堆疊在我記憶之中。三十人，四十人，五十人，……一百人，二百人，三百人，……無際無限，但並沒有日本兵跟着。是預備到什麼地方去的呢？恐怕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被追逼到半島尖端當時的苦，也許是要逃出這苦而在走。我看看唐加雷特等的面孔，他們也向着那裏看。

前面車上的兵，全站起來了，說美國兵來了，有喊白人，白人的。我們的中間也發出同樣的聲音，再傳到後面的車上。我們已經完全忘了車子動搖的危險，都站起來看着近來的美國人。美國人和菲律賓濱兵的最後列相隔四五十公尺，同些拖着鈍重的腳，人數像有我們的一倍多，體格魁偉的人在前，接着的也都有梢長大漢，十人中有一個人撑着白旗的，也許是分隊長。有戴鋼盒的，有不戴帽的，有背負大袋的，有不拿什麼東西的，樣子雖有種種，但白面孔上都長着黃褐色的鬚髻。從頭上所沾滿的黃塵，把由汗水洗出來的面色透得更白了。碧眼看了卡車無躲藏之地，露出不知意味之微笑，故意是緩緩的走着。也有把唯一的攜帶物的水瓶，朝了口灌飲，也有坦然取出金製的打火機來抽烟的，這烟草從其裝璜可以知道是高級品，日本兵也是不容易得到的。

是出於前面的開車的意思吧，速度忽然減低了，他們一個個的表情也變過了。也是心裏心識到的不安更濃厚表出來，而同時又做出很慣的樣子。有的無意味舉手敬禮。有的微笑點頭。有的把手裏拿的東西比方自來水筆打火機做出可以奉送的樣子。其中也有茫然的聲音說日本兵諸位辛苦了。但是他們的這個樣子，我們感情硬化，而向他們所期待的相反方向動了，是當然的。我們是達到了長久的宿望，以意外複雜的思想而觀察。想起了指揮菲律賓濱兵，自己躲在安全地帶，從那裏開放出來的炮彈，奪了我方幾多士兵的生命。這裏可見的雖不過二三百人，但從揭了白旗出現於我們面前的事實可以明白理解的。與最後的美國兵交身過時，全體才回復轉來，一時大家不說話。在大的感激之後所來的反求諸己的沈默，在車子的顛動中也來的。不久便要到目的地也忘記了，沉在沈思之中。

我看了藤崎上等兵的面孔，也看松田上等兵的面孔，也看別的兵士的面孔，好幾次想問他們真正的感想，但未實行。想到了都殺死的話，看見了他們所搨的槍，我更受奇怪的衝動。捏着的手掌滿是汗，唐加雷特們那樣焦黑的面上也可以看出來的……雖然如此……雖然如此……我身體中的何物，有些蹣跚。這就這樣算了嗎？這樣就是過去了嗎？許多的犧牲長時間的苦勞之回想，強烈予以否定。那麼怎樣呢？從後面射擊都把他們殺死嗎？還是……不，這不成，他們到此地，已經碰見了許多日本兵了。像那些日本兵只能咬牙切齒而目送他們一樣，我們也只能如此，我們是日本人。不論何時何地，

都是日本人。而是日本人一點，我在這瞬間是感到最尊最美，爲從來所未有的，這是一種怎樣可誇耀的自豪哪。

車子停在拉馬的村口一個小川邊旁，知道〇〇部隊本部設營於小川上游二三公里的地方。我們是也得在同地點設營的，因爲時間才過午，故切東中尉，田中君，牧野君，入澤君等先行，其他留在此地設營。切東中尉等連吃午飯的時間都珍惜，說就回來的，給我們留下，回來再吃，便乘了其他部隊的卡車而去。我們走入枯落無葉的樹蔭裏，在卡車所激起的灰塵之中，把攜帶的午飯拿出來。是飯團子與乾梅脯，唐加雷特等不吃乾梅脯的，藤崎上等兵說，今天開罐頭牛肉吧，別的人也無異議。這是看見了美國兵的喜悅之一表現，以後空氣仍舊很調和，唐加雷特等，順次傳換罐頭之間，他們眼中平常所沒有的光閃，我注意到。

吃好了飯，我們要站起來了，有個別的部隊的兵士，問了我們是報道班員，便指着後面說，那裏有金格少將。我不覺隨了說金格少將，心想那個金格少將是巴唐的總指揮官，便問軍的代表是不是也來了。也是來了的。我們都站起來，走了二十公尺的雜木林，有一所木造的房子，上面放着檯子椅子，帶有參謀肩章的將校，與金格少將相對而坐着。金格少將是濃眉紅臉的胖老人，兩掌肅然放在膝頭的樣子，最初催人哀感的。他後面有穿同樣服裝的高身的壯年漢子，和一個比較矮小的人，說前者是

叫威廉上校，後者是副官。他們常常以憂心悄悄的眼光，遠望着我們，等到與我們的眼光相接時，又急急閃躲開了。

桌上放有小型手槍一枝。這是降伏交涉的開頭，金格少將說了些什麼話之後，從自己腰間解下來的，他的那一瞬間的心情，由對於參謀的質問，俯首回答樣子，便可以想像出來。好像由他一個人判斷不能回答的問題很多，那時便回顧威廉上校，交換着急急的會話。威廉上校，也有不能立即作答的，便側首而沉思，有時也來來往往走五六步路，像他們習慣是如此的。這看去好像是倔強，但也是絞其最後腦汁的無可如何的樣子。因為相當離開，我們沒有詳細知道交涉經過的方法，但總是對於參謀的除了哥勒吉多爾及其他而只有巴唐的降伏，不能認為軍使的意見，固持着他的指揮權是僅限於巴唐半島，其他各有別的指揮官，實屬無法的說話。參謀以短詞嚴詰，則又住了口，有好幾次。

不知是怎樣定局了，汽車開來，金格少將以下，伴同了參謀，到後方去了。要趁入汽車時，迴避新聞記者的照相機，金格少將的苦顏，老留在我腦海中。我們便回了宿營地，路上一直談這些話。這不是看見了巴唐的敵軍指揮官的喜悅，是出於意外的，作種種批判。有說全不像個總指揮官，有說他到還有這顏面偷生，有說看了便什麼也不感到，有說照這樣子，打仗大可不必，種種意見。我又是想起了在車上見美國兵的時候，而奇怪為什麼長久在總指揮官之前，却没有此種感奮呢。沒有以上的感

奮呢。

決定在離開部隊本部數百公尺前的高地上的芒果樹下露營。全部在修整地面的凹凸，敷席，作飯盒炊事，切東中尉以下回來了。回來就問飯沒有嗎？把剩下的飯拿出來，給他講別後的事情，說可惜沒有照相機，他們却像不管這些事而講他們的經驗。說前面是大羣美國兵氾濫着，道路也因之而變色了，假使不看到那些，此地算是白來了，說得使人羨慕。問到了馬里培來斯港嗎？答中途被攔住了。○○部隊的前衛，也繼續在攻擊。

## 四月十日

向馬里培來斯港進軍。朝晨即是晴天一碧，太陽像火燒地面，灼熱了我們的進路。我們的進路是馬里培來斯山脚下羊腸小路，愈進灰塵愈大，也有馬尼刺灣吹來的風，卡車的蜿蜒行列，包在黃塵之中。我們渾身大汗，以手巾遮面，抓了側板，與車子的顛動對抗而行。曲折的另一側是斷崖絕壁，使我們吃驚。據唐加雷特說，在這裏附近以前是美國兵的臨時道路，也未會修理過，路只有壞去，問他那麼同巴唐山裏的路相比如何，他也笑了說，那是當作別論的，回頭看其他二個俘虜，求其同意的樣子。

爲要看清前面，車子間的距離放長了，黃塵才清消了些，同一道路上有對面來的人影，想是俘虜了，却不然，是老小男女的一羣難民的隊伍，有曲了腰支着杖走的，有攜了手走的，有在脅下挾了剛生下來的小孩另一手攜了大包裹的女人。都是長久穿了隨身衣服，從來也不洗顏面頭頸，手都不像人樣子。他們自己對這樣子有怎樣的意識呢，大半拿了臨時做的白旗，搖給我們看。昨日爲止還跟了美國兵逃，也許是放棄了胸中的抗日意識之表現，有笑不盡的情景。兵隊中有人說你們降伏不降伏是一樣的，這使他們更加熱烈高揭那旗而揮動了。因爲灣曲而車子緩行了，有一個老人拿了白紙片而走近來說我有這個。看看是我們所撒播的有照片的投降票，不禁笑了，其他的人也追到車子邊來說，我也有，我也有，拿出同樣的紙片來。沒有一一細看的工夫，車子是開向前了，但那些人的憂心忡忡的表情是可以看到的。

看見顛覆在道路外的汽車，武裝具，彈藥的堆積，到處都有的一陣路之後，來了美菲軍混合的俘虜行列。菲列濱與美國兵，都和前日的沒有不同樣子，因爲又是過了一日，疲勞是顯得更甚了。先頭是幾個菲律賓兵一個美國兵的狀態，後來美國兵漸多，呈了相反的樣子。在高身的美國兵中間，像日本兵那樣矮小的菲律賓兵，夾雜在一道走，很可憐樣子。我們便立刻注意到，大多的美國兵不拿什麼東西，而菲列濱兵却背了大行李的，這行李是美國兵的東西，由記號便可知道。菲律賓兵丟棄這些東



西嘯，在車上這樣大喊的兵士，不止一二個人。菲律賓兵聽到了喊聲驚而回頭，因為不懂日本語而側首，接連看車子的通過。美國兵又是美國兵樣子，舉手而做出笑容，是諛媚討好的樣子。由這情形我忽然注意了唐加雷特等，三人並了肩注視那些俘虜，有不可言喻的感動在胸中起伏的樣子，顏色也全變了，很可憐的樣子，也不忍問他們那時候的感想了。

托朋格村端有給水班的兵隊，補給通行部隊的用水，但傳出水瓶來的，俘虜是更多。是排了班等着的。停了車，我們也把水瓶交給藤崎上等兵去充，但藤崎上等兵也是不容易就達到的。因為一個個的俘虜從後面順次挨着不留出一些空隙來。但是奇怪的是後面的菲律賓兵去代換了前面的美國兵，也沒有什麼不平之語。美國兵輪到了自己，旁邊若有菲律賓兵拉了一把，便作了恨恨之狀而讓出了位置。問藤崎上等兵，到說是出於給水班兵士的意見，做了俘虜的菲律賓兵，因為以前飯都不給吃飽的。對於美國兵便有不同意見，現在主從關係是倒轉了樣子。背肩了美國兵的行李和水也不預給美國兵的菲律賓兵，都是使我們有共感的，作為這個島的錯誤的歷史所留下來的幻影。

俘虜的行列始終不斷，菲律賓兵已經很少，都是蒙了灰塵的白人，無限連接。不是一萬二萬的，俘虜們互相交談着，那面上有驚奇樣子。是我們所獲的戰果，但想不到是這樣的事實出現在眼前而目眩了。這一種情景，真想給國內的同胞看一看也好，石田君突然大叫。一直在動搖之中，沉了腳踩着

照相機的板野君入澤君，和其他的人都附和了。雖不說出口來，誰何胸中都有對美英宣戰一瞬間的我們心中林樹一般靜寂，與對於敵人怒濤一般憤怒的感激，又從新甦醒了。那感激像太陽那樣上昇，白人愈多愈好，行列接連得愈長愈好。的確是獲得一個勝利了，這個意識，使得此種感激而更確定的。

在加波加朋相近道路兩側有廣大的空地，有幾千美國兵集在那裏，牧野君入澤君因為要去拍照，便特地開了車去。他們的視線自然集中於我們，許多人都浮着微笑，完全像迎着久別的親友樣子。牧野君和入澤君拍照，也沒有異樣，其中還有人把鋼盔掀高了，做出意氣軒昂的樣子，也有特地站起來的，看了吸着烟的兵，却從袋中取出上等烟來說給你吧，却有用不三不四的日本語喊萬歲的。這是使我們惹厭了，反而有想打他一頓的衝動，他們却故意作嬉嬉的笑容。藤崎上等兵怒號說，你們是以做俘虜爲光榮的吧，也不消失正是如此的表情。每一個人的面容，疲勞原是掩不去的，完全像是運動場上失敗了那麼樣的輕鬆，這是更加使我的心中不快了。

牧野君等還不回來，便下車來在車蔭中等，一個紅髯的美國兵走過來了，也不是對定什麼人行舉手敬禮，對於最近的松田上等兵，把手裏的小金錶，遞給他，說這個送給你，請你告訴我此後我們將怎樣？松田上等兵立刻知道了，沉默着接了金錶，立刻拿來擲到地面上，口中便說不知不知。美國兵說是吃驚更是發呆一樣的表情，眼看了投入泥塵中的錶，便立刻又迴轉來，急急說着什麼。叫他慢慢

的再說一遍，意思是，我開首就沒有和日本戰爭之意，不過是國家命令如此，性命可以免死嗎。這個意思，譯出來給松田上等兵聽了，立刻他跳起來，以巨靈之掌攔了他的面頰。他失了重心，踉蹌而退，立穩了很怨恨的看了一回，便于子然回到羣集中去了。

我們再環視俘虜的面孔，但看不見什麼的變化。也沒有人暗中責備戰友的請救命的，當然也沒有慰藉他們的，更沒有特別看松田上等兵的。這是一個戰友所引起的小事件，我們是不笑的。這樣的態度。看見了我們，仍是面露微笑，特別彈指作聲響，用了鼻音哼音調不明的話。牧野君等拍好了照回來，我們立刻站起來走了。此地住得愈久，心裏要愈加不快的。

分開了次第增加的俘虜的人潮，急進部隊本部。近午的太陽，高懸天空，地上灼熱，直逼得我們不敢透息，卡車的速度一聽快得嚇人，却一點也不覺得風涼。速度所呼來的風，地上所盤旋的風，風中都帶熱氣。但是我們的視線仍不厭不倦的注在美國兵頭上。在加波加朋轉灣而折入小路，暫時是卡車不能開動的熱鬧，單行變成雙行，雙行成三行，三行成四行的樣子，後面來了又來，無法整理的情形。一百人有一個日本兵的比例，比之俘虜的體格不及其半的日本兵，這樣那樣的指揮的情狀，是可以微笑而看的，但這也不是微笑可以盡的。我閉上了眼。從閉着的眼中，熱淚流下來，拭去又流下來，拭去又流下來，流個不住，充滿感激。

此  
页  
空  
白

雨期

上田 廣

此  
页  
空  
白

一

下雨已經近一個月了吧——每天，馬尼刺市街的許多阿加希約樹，芒果樹以及其他大樹的樹梢，就像掛在這灰色的天空，我們的心情也就不開朗。巴塘半島，哥勒吉多爾要塞攻略之後，回到本部，爲日無多，因爲繁忙的宣傳工作，大多忘懷了自己，忽然看見了周圍的潮溼，便想到了故鄉的梅雨期，不覺發生懷鄉之情。這故鄉也不能稱爲故鄉，僅像是一幅山水的風景畫一樣，因之更勾起了我的鄉愁。但是，到這地方來有幾天了呢？其實是屈指可數的日子。我的友人之一，是曾經執了武器戰爭的，也和我一樣，却說不但是因爲雨之故，書信也不會接到，這也有關係，這樣說也是有理的。老實說，我們都等候着故國來信，而這一個希望，也不容易滿足，並且幾次聽到人說在廣大的大東亞戰場上往來的船中，是載滿了比之信件更加重要的東西。

一天朝上同在本部工作的俘虜伊薩伯洛阿古拉果奧走進我房間來，和平常不同滿面春風的樣子。

塔加洛人發音的英語說：

「我也可以去打個電報嗎？」

問他這是什麼一回事，他低了頭避開同室的人眼光樣子回，回答說：

「今天已經開始辦理公衆一般的電報，……我想把平定消息傳達去一下，……」

在共榮圈內，已經可以打私人電報，我們是知道的，同時俘虜却不許打，我們也很明白的。用文字寫信尚且是禁止着，便想立刻回答他說不行，但我說不出口。自從馬貝萊斯山中爲俘虜捕獲之後，就和我們共同行動，直到如今，他工作十分努力，我不忍直截了當說。

「家在什麼地方？」

我明明知道而再問，

「在聖菲爾奈特。」

他不放開注了我的視線，聖菲爾奈特在巴塘作戰時，是我們本部的所在地，離開馬尼刺不過數十公里的地點。

「家裏有些什麼的人？」

「母親和妻兩個人。」

「母親呢？」

「戰爭前已經死了。」

「小孩呢？」



「沒有了。」

這樣的家族，不論美國兵的宣傳如何有效，也決不會勸他去當兵去的。在窗中可以望見的青綠的樹叢，潺潺的下雨的情況，他轉眼看看這樣靜靜的景像，眼中有著深深的後悔之色。

俘虜來了不久的時候，問他：

「爲什麼去當兵去的？」

「是志願去的。」

這樣誠實回答的幾個人當中的一個，坐在旁邊的我的同伴，浮出有興趣的微笑，他不能理解這個日語，動着嘴唇，那樣子像很可憐相的。

「電報拍不成，別的方法有沒有，我替你看看。」

我說。

「信也可以。」

伊薩伯洛從上衣的袋中取出一封信來，這像是很早以前便寫的，信封已經皺了。

我把信交還他，叱怒。

「信也不許寄的，……所以說想別的方法啊！」

「……」

他着了慌，說的話也不成爲英語而是聽不懂的塔加拉語，說着些什麼，不久，點點頭致敬而出去了。

門關上了之後，同伴便哄然大笑了。

不是也有可愛的地方嗎……前項的說話接下去，問他爲什麼抵抗日本軍，那時他的說話真好，你們也要抵抗的，假使我們菲律賓濱兵在日本登陸起來，這樣說，……真了不起。」

「那位仁兄，却不能和他想辦法啊。」

「唔……不能。」

我的同伴在想了。在故國的我們家族，紀念着我們是知道的，但是有這以上的更加切實的深深打動我們的心。

## 一一

伊薩伯洛阿古拉里奧的工作，是襄助分發各地的傳單及小册子的打包，發送之事，以後我也時常帶他上街去。我到印刷所去的工作，也有時要人襄助，在他自己工作忙得很辛苦時，叫了他也便欣然

而來，不辭勞苦，而照吩咐的去做。這是一方面爲可以到外邊去散心，而且日久之後也是對我特別有好意之故。沒有事不去喊他，他也來問，今天不出去嗎？並且不知從那裏學習了日本語來說，因之我對於他的請求斷絕家族一個消息有些責任感到，而他却是已經死了心，決不再提及此事。

反而有時突然說。

「不送到收容所去，我總算是幸福的了。」

意思是說到俘虜收容所去，不做什麼事而茫然度日，還是願意在此地工作。

部隊所使用的俘虜，也要全部到收容所一次，有這個消息我也知道，有一次我說。

「假使有命令，那是沒有辦法，若不如此，你便可以長長在此，所以努力工作可矣。」

這樣他便照日本人那樣深深鞠躬好幾次，說着：

「做的，做的。」

也有偶然不下雨的日子，不巧沒有汽車，我想到路上去叫街車，偕同伊薩伯洛出了大門，像美國兵行故作動作的敬禮，對步哨致敬之後，他在街上站住了叫我。

故意繃了眉頭，指着一個女子，在窺探沿街的樹籬所圍的本部的房子中的情形。

面孔是百的，我看了不覺頓然一驚。問他。

「是什麼人啊？」

伊薩伯洛制止我的走近去，用緩慢的口調回答。

「不僅這個女人，近來每逢雨止之後。常常有人來。」

「來什麼事？」

「面會啊：說這裏是什麼人也沒有的了，但仍舊每日來。」

「有會着了什麼人的嗎？」

我更加嚴厲追問。

「有的」

伊薩伯洛很平淡的回答。

「誰啊？」

「最初，格雷各列的妻房來了，其次菲列莫的情人來了，但這是我後來才知道了，……說收到了糖菓的禮物，我也分到了吃的的東西。」

「沒有到你地方來的嗎？」

「什麼會來……從聖菲爾奈特是不會來的。」

注意到了我們而離了樹籬的女人，的確不是菲列濱人，是西班牙女郎或者混血女兒，我便叫伊薩伯洛去捕捉她，如嚴厲的命令。」

「不是有什麼可疑的。」

伊薩伯洛一瞬間像哀求樣子問我。

因此我更加重了聲音。

「不，快去，要逃脫了！」

突然伊薩伯洛發生異樣的叫聲，脚踏到了前面的水潭之中。但這時女人已經逃脫到電車身的另一面，長裙像旗幡那樣飄蕩而飛奔去了。伊薩伯洛口中所說出的一連串，一定時慢走，慢走吧，究竟說什麼，我也不知道。

「追去，捉牢他！」

我好幾次跟在後面激勵伊薩伯洛，他決不回頭而答應着嗚嗚，在那時他聳了雙肩增加他走路的速度。三人若在一邊走，因為中間有人走，容易遮斷女人的路線，那些人數起來原也沒有幾人，但是却成爲阻障而無法除去。一瞬間掠過我眼睛的乃不但是許多的菲律賓濱人，也還有法人，俄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也許有意太利人德國人夾雜在出，他們之中，特別爲我們讓路，也有不少人用英語對我

說話，此日我幸而穿着正式的軍屬正服，所以特別表示不措援助的。

這樣追奔了十分鐘，我在一條小街上的十字路口，不但不見了女人，連伊薩伯洛的影子都不見了。想來是轉灣的方向及反對的方向都不見蹤跡，小狗都不見一匹，但是我仍想女人跑進了一個人家，而伊薩伯洛追了進去。這樣寄以期待。

可是後面來了伊薩伯洛的聲音。

「不行，到底逃脫了。」

不知是那一國人住的大石門的在街轉角上的家裏，伊薩伯洛是喘着氣走出來。據伊薩伯洛的說明，女人的脚底奔得很快，但是距離也漸漸短縮了，走到了這家屋子裏面去，就有荆棘，玫瑰和小椰子叢的庭園，她逃入樹叢之中，便不見了。我也跟了進去，却已經找尋不到，那些地方是很不容易找的，真正對不起。看他已是滿面被荆棘刺傷，衣裳也被露水溼透。爲放女人逃走而故意裝出來的吧，以後我的同伴說，但看去却絕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默然回轉身，奇怪的什麼都沒有，這真是伊薩伯洛所說，單是來面會俘虜而已，如要探索，以後也一定可以查到的。

伊薩伯洛點下了我給他的駱駝牌，很有味的吸着那煙說。

「那個女人以前好像也來過的。」

我也不想再探索這問題了。

這時又開始瀉瀉地下雨了，印刷所的工作又宕延下來，我舉手招呼了街車。

### 三

數日後，有差遣人到聖菲爾奈特去接洽事情的，我就托他如有空閒工夫，請他伊薩伯洛家去一次，爲這緣故，伊薩伯洛依我的吩咐，寫了一張附有地圖的地址，但他像不相信會去的。他請我的通譯幾次對出差的人說，接洽的事情很重要，自己的請托是私事，可以隨便的。

但是當出差的人回來時，第一個走出屋外去的却是伊薩伯洛，我的同伴送他的後影，想到事情未必有結果，說道這也不能取笑他的。

「真的尋了去的，真的……」

伊薩伯洛回來這樣說了，室內的同人像放下一樁心事。

「那很好。」

我不得不這樣說。

「你的托福，說家內的人都好，……我真放心了。」

「這樣麼？那麼你家裏的人也一定安心了。」

「那個雖然不知道……」

這樣的回答，誰都微笑了。目的是去通知這一邊平安，而結果得到相反的感覺。

「不會有信寄來嗎？」

我問，

「沒有信，……因為沒有人能寫字的。」

伊薩伯洛做出略為悲涼的表情。

「信沒有也不妨，只要大家互相知道了平安，不是很好嗎？」

我特別着力說。

這話不知伊薩伯洛怎樣解釋了，暫時沈默之後，便又很熱心地說：

「好的，好的。真是好的。我這裏既不能寫去，那裏恐怕也不能寫來的，……我從此以後，要更加努力工作，請你看好了，真的請看好了……」

這樣說，這語調，使得我們要注視他。



但是同日的傍晚，我要回到宿舍去時，在事務所的出口，會着了到聖菲爾奈特去的出差者，聽到了意外的事。伊薩伯洛說沒有接到他家裏的信是假話，說他妻有一信托他帶來是交出了的。家族只有母親和妻是真的，雖然住的房子不大，但是家中却像相當富裕。

「而且，還有……」

出差人像講祕密消息的樣子，還浮起些猥狹的微笑。

「那個老婆是菲律賓少見的胖子，比他要大三倍那樣的體格……看去有些嚇人，而且皮膚又特別黑，一同去的兵士便在她眼前說像一個柏油桶子，她不懂日本語，却嬉嬉笑着，又老了面皮說，伊薩伯洛很大方，真有極溫柔之點，毫不臉紅。」

「是當他已經死了的吧。」

「不，她像確信他還是活着的。」

「唔。」

「分別時候，說伊薩伯洛曾說過，戰爭如何雖不可知，但必生還。……」

他是笑了，我却不能笑。去當兵而且是志願的，他的心情，我到這時才像有些明瞭。

我走到了燒飯間傍邊伊麗伯洛的房間裏去，從高而小的窗口，傍晚的光明和雨絲一同吹造來，房

間裏很熱，那個伊薩伯洛像什麼人托他的在擦皮鞋，一面唱着伊薩洛語的歌。是溫調子的歌，他看見了我，立即起來，慌慌張張的勸我坐上僅有一張的椅子。

我原想狠狠的吐責他一番的，結果却成了相反。

「老婆的信裏，寫了什麼？」

伊薩伯洛變了顏色，

「……」

「沒有信來嗎？」

「有信。」

他沈了頭低聲說。

長久的沈默之後，我漸次覺得了他的不行，因之也改不過話題來。

「先刻你不是說沒有信的嗎？」

「唔。」

他仰頭起來，眼光中有顫動。

「爲什麼要說謊？」

「……………」

「有了信不是說有信便可以嗎？」

「對不起。」

「拿來給我看！」

我伸出手去。特別隱藏起來的信，不是會中間寫着不好的事嗎，我疑心了。

但是伊薩伯洛誠惶誠恐的從衣袋裏取出來的信，是還沒有開封的。我再考查了這個事實，看看他的面孔。

「沒有看過嗎？」

我並不弛緩語氣。

「唔。」

他僅點點頭示意。

「爲什麼不開讀。」

「……………」

「想停一回慢慢地看嗎？」

「是。」

「我給你開讀吧。」

「唔。」

做出要哭不得的樣子來。我口中讀了寄信人的用英文寫的名字，安塞麗娜，就將信還了他。

「以後一定留心。」

他很注意我的面色，把接去的信仍舊放入口袋之中。

我立即出了那屋子，覺得有些悲哀樣子。假使他是日本人，一定接到信的當時便開讀了，在一個悲哀之中，想到這些念頭。

#### 四

我們對於工作已經慣熟，伊薩伯洛的言動也沒有什麼不安，日子過得很太平無事。雨也不知何時才可以停止。這在最初也是時降時止，有時也可以偶然看見青天，後來便全是雨了。照伊薩伯洛說，雨期是正式來了，這種日子要過四五個月，沒有人覺得不討厭的。

同一雙皮靴，二三日不穿，便要生黴，在桌子下刺我們腳腿的蚊蟲也頓然多起來了。

我想到印刷所去，伊薩伯洛却笑着止住我，說。

「現在到下塘街去是要用船的。」

印刷所在那下塘街統統浸漬在水中，街上的水深深及腰際，乘了船上街的人羣喧鬧着，這景象並不奇怪。

「年年都這樣的嗎？」

我便問伊薩伯洛。

「我是不知道馬尼刺的雨期的，雨量好像比平常每年少。」

這樣回答。

「不過無論怎樣下雨，聖菲爾奈特決不致如此。」

像口癖一般說這話，雨期完結之後，想回家去一次，這一個希望，他曾於無意中對我說及過，他的家庭是怎樣的，我也想看看。登陸之後，立刻通過這聖菲爾奈特，而到了馬尼刺，於巴塘作戰從軍時，在運貨汽車中通過該處，也只看見市街上的破壞房屋而已。

我從誠心對伊薩伯洛說。

「假使可以去一同去吧。」

伊薩伯洛也一定可以理解我的心境的吧。

「假使能這樣，我家裏的人不知要怎樣歡喜了。」

他很欣悅的樣子。

但是在這事未及實行，已經非得和伊薩伯洛分別不可了，伊薩伯洛雖然可以不必進收容所了，但因為日本軍預定了即將釋放俘虜的方針，而在釋放以前，要實施一定的教育，因之新設了俘虜教育所，他非進所受訓不可。

在接到命令的一天，他找我，見了我便流下淚來。

「真糟了，怎樣辦才好。」

這樣申訴。

好像假使能夠依舊在地工作，釋放以及去受訓都可以不管的樣子。

「受訓反正不過一個月光景，受訓之後便可以回家，回家去好使家中的人放心。」

我安慰他。

他搖搖頭。

「你不必說好話……我是歡喜的，但這個歡喜我又是悲哀的，……現在我好像有不能回家去的心

情，不回家去也不妨。」

「爲什麼呀？」

「爲什麼我不知道，雖然不知道，我覺得不回去也不妨。」

我沒有說話可以回覆他，爲俘虜身上着想，而且是協助我們的，我更加覺得心上是切切的。

在要出發的前日的傍晚，我從印刷所回來，和他一同吃晚飯，是想作一個小小的餞別之意。但是他覺得過意不去而推辭，我再三請他，才允諾了，一同到離本部不遠的一家德國人經營的酒菜館。

那個酒菜館在馬尼刺是相當大的，他看着許多白人在那裏讌飲，說道。

「真是太對不起你了。」

在大廳上奔走往來於各食桌上搬菜端盤的侍者，都是菲律賓濱人，也是使他感到興趣了。

我等面庭園而坐，那個庭園很大，收拾得很好，樹叢蔥鬱，非常好看。從裏面看出去，也不覺得外邊有毛毛細雨，對於紅黃紫各色的熱帶花卉，也感到恬靜的愛好。

「一同去是不成了。但是真的，到了雨期完了之後，你也許是可以回家去了。」

我說。

「是能這樣的嗎。」

伊薩伯洛注視了庭園而獨語的樣子。

「要把以前的事都付之東流，現在重新開始做的樣子。」

「是。」

說了，又是一個人獨自點頭。

勸他喝，伊薩伯洛也不大喝威士忌酒，飲食完畢之後，有一面之識的菜館主人來了，體格是好了，但身材不高，是一個德國人。

「是住在橫濱的弟弟來的電報，因為是日本語，所以看不懂，請你給我看看，」  
他用源暢的英語說把電報送到我面前。

看看是寫着「悉兄家大小平安，弟處亦全家安吉」他們中間也交換着這樣的通信，我深深感慨，把英文譯這電報的意思給他聽了。

「謝謝你，真是安心了。」

主人喜溢顏色而回去了。

伊薩伯洛目送他去，也變成了明朗的顏色。

「她也聽人說起過橫濱。」



「唔。」

「是好地方嗎？」

「是好地方呀。」

「和馬尼刺比起來怎樣？」

「唔，比馬尼刺也許更好些。」

我笑着回答，伊薩伯洛也自然地浮起微笑。

於是我們付了錢出來，走在昏黃的雨中。

此  
页  
空  
白

歸來獨白

高見順

此  
页  
空  
白

有樂天的傾向，但也可以說有南方呆之嫌。那一天的晚上，「大家都做得很好，後方的——」。這時佐木却說「做得很好的人是有，但不然的人也有」，很慨然的，我的勸阻，也不生效力，「唔，不必動怒」，「你到了南方來成了樂天家了」。說，這樣不行。不行的樂天家吧。

一高的同級，有你歸去時舉歸還祝的明信片，一月三十一日，紀念祭的前夜，上了年齡，現在還懷想紀念祭，幹事也如此。會後，登彌生之丘，年齡是知道的，衝到澁谷去吧。從大森趁了電車，有一她的學生。想在品川換車，却不動，直趁到了新橋下車。紀念祭前夜學生在街上。以前無此事。擠在校庭、舉火，唱歌。到會場去，說一高的學生也變過了，是「沒有紀念祭。以前鬧着紀念祭的同級生，現在是一她的先生。先生面孔板板的，這樣說。啊！真是變過了。由種種意味這樣說。那個會上，佐木發怒了，往年的憤慨居士，這個現在仍不變。說敵愾心不夠，對於國民，總之是這一點。因這一點發怒了。這一點是無可非議的。打倒敵人，或被敵人打倒，是危急存亡之秋，但是決心不足夠，黑市至今尚橫行。簡直豈有此理。佐木的憤慨的心是明白的，因為憤慨而罵官吏，叱責商人。碰擊工界、指斥民衆，都不是東西。

「不要這樣說，大家都做得很好」樂天家說。

是實感，隔了一年之後重歸內地的實感，正直說來，起初原是有些就心。昏暗的街，暗的店，暗

的冬天。裏邊却是明亮的天空。心中也昏暗。有些難以放心。可是不久，又想，後方也振奮着，前線固然奮勵，後方也盡力的。想這真是很好的。

佐木，有同姓的軍曹，那裏，屬於分發宣傳物的小隊，這樣說來，那個軍曹說了，想起來了，泰緬國界的山中間，有非常之大的菖蒲，像妖物那麼的菖蒲之穗。沒有水，七里路之外方有一個小溪流，從那裏汲了水來才可以燒飯，真苦。我想：但佐木軍曹却說：

「還是願意在第一線上打仗」……

精神很好的軍曹。軍曹都是精神很好的，實際軍曹的生活是緊張充實的。到了曹長，有些安定了軍曹在肩上拍一下是鏘鏘作壯快之音的。是磨得發光的鋼鐵。下士官雖不是兵士，而是兵士的精髓，生活的典範，這真是日本的軍隊。可以這樣想的真多，佐木軍曹乃是其中之一，是現役的軍人，但是轉用到宣傳班了。

宣傳也是戰，宣傳班員也作戰着，宣傳品是我們的彈丸，這是紙的彈丸。佐木軍曹願意用真的彈丸來戰。與敵人面對面而擊破之，以火焰瓶，單身向敵軍的戰車挑戰，想做這些像戰爭的鬥爭。

我本來就是宣傳班員，好像是說宣傳班員的壞話。

「這是很冒犯了你。」

露出純白健康的齒牙來看。我沉默搖搖頭。自己對於戰鬥部隊總感到偏見。沒有感到的必要，說  
出理由來聽，在戰爭上戰的任務，和在宣傳上以宣傳來戰的任務是同一的。如此說法，頭腦是答應的，  
但是神經却不行，由精神方面來的偏見，無可逃躲的界下，佐木軍曹也同樣呢，也許比自己心中還  
苦，更仔細談談看。

「那麼，佐木君。」

於是

「高見君啊，」

山城上等兵在我後面，手按着襯衣的領口。

「什麼啊？」

不平的聲音，因之不迴轉身來，不要來阻止與佐木軍曹的會談，現在是重要的時候。

「你的扣子，我來給你釘上吧，脫上衣服來。」

「唔。」

真討厭，不過

「謝謝你。」

針和線都沒有，是不中用的兵士，扣子掛下來宕着，很不好看。

「對不起，托你了。」

脫了上衣，交給他。前面的扣子不會扣上，所以脫得快，很熱，衣也穿不上。袖子只到得臂彎，像中國人短袖衫，是在安南普諾朋的華人洋服店做的。

「那麼佐木君，」

於是

「高見君啊，」

「什麼？」

「請看一看」

「什麼呢？」

「扣子這樣的釘……」

沒有辦法，而去看看，粗糙生結節的手，很粗而短的手指，執了細小的針，在穿那扣子的穴孔，

「軍隊裏是這樣子釘的……」

中國人所釘的扣子，線作十字交的，日本也以此為普通。說要把這個作為正方形。獅子鼻頭上一、



粒汗珠。受了強烈太陽光而反射。

「爲什麼？」

「爲什麼。」

不會口辯的，是啊，大家都是如此的，把自己的上衣給我看，所以這個緣故吧。

「所以，這個……」

佐木軍曹代爲說明，正練成爲十字，當中有突起，突起處易受摩擦，扣子容易掉，因之軍隊裏做成正方形。

「有理。」

我是明白了。對於軍隊是佩服了

那麼……」

要念說佐木君了，是前面談話的繼續，佐木軍曹却站了起來，有事出去接洽。

特地要想好好的一談，又不成功了，是山城上等兵使這個不成功的。慢，山城上等兵不是故來意麻煩嗎。……慢，小資產作家，無聊的邪推，以小人之心待人。

山城兵臆然，被太陽灼熱的黑面孔，漠漠然未知莫覺，想些什麼念頭，完全不明白。總是這樣子

。二年前四國地方的山中，做鄉下人的。只有這一點才明白的，漸漸的種田做地的手，現在一心在動着針，沈默的兵，動作遲鈍，任何時刻，都在做着些什麼。

脫線了，頭腦是壞的。的確是南方呆。我的要記憶的，不是這些事。

還是願意在第一線打仗，回到佐木軍曹的說話，在第一線作戰。自己會聽到各式的苦勞。自己還看見了一部分。雖是片鱗但也是體驗。——苦勞，不是這樣容易的事。

可是，怎樣，是第一線的兵隊說後方勤務兵隊的壞話麼。只有自己苦勞，他們在作樂，不行，說這些可恥的話麼。否。

在第一線拚了命作戰，是喜悅是傲誇，默默的實踐任務，這才是服務君國的精神。

而後方勤務則是——佐木軍曹說願在第一線打仗。

佐木君（不是軍佐，是我同級生）我想稱你君，說他人的說話可以少些，批判別人，發怒，鳴不平，相爭，你也說不是現在這時候，不要說閒話吧，不過要盡自己的本分。專心一志不作傍務，太家用這個決心來幹。敵人非打倒不可。不打倒他，我們便要被打倒，便要被殺却。

你辛苦了，碰到人，這樣說來，很了不啊，這樣說來，其實沒有什麼大了不起，也沒有什麼大幸

苦。惶恐，辛苦而了不起的乃是兵士，打仗的軍隊，在作戰的軍隊——我們也是軍隊，官撫班是軍隊，但是，無論怎這說：

特別座，是這樣的吧，自己是宣傳班員特別感到。觀覽席，觀覽者，雖則不是傍觀者。起初的確是傍觀者。那種意識。那種客氣，那種僻見。永遠不能脫出。但是後來——。

那個心情的變化的痕跡，追索一下看。

跟佐木軍曹一同到毗靈河是什麼時候已經忘記了。日期可以不管，前面的大路上橫着牛車，交通遮斷，有紙揭出。牛車及汽車不得前進。大路上二公里前，受敵方山砲及步槍之集中射擊，三公里前橋梁破壞，通行不能。傍邊的樹叢中，軍隊在作飯盒炊爨，問他們，却就是在這地方作戰的。明白的回答，是在戰鬥中，地點是友軍最左翼的第一線。

立刻可以打戰，砲聲殷殷，在貼紙旁邊野營，到了夜間，砲聲更加激烈，因為夜的靜寂之故，敵人想射完他們的彈丸逃走。砲的亂放乃是退却的前奏。照這聲音，對岸的敵人今夜也要逃走的吧，說了這些話，橫倒而睡了。牛糞之臭刺鼻，防蚊帽雖足以防蚊而不足以防臭，但是因為十分疲勞，便睡了。

晨，一色君（攝影班）拍肩說，「好大的鼾聲」，「這是對不起了」，「啊，大胆不敵啊。」

在夜中，左方近側發生激戰的槍聲。敵人的流彈在頭上飛過，刷，刷，這不行，一色君仰天的身體翻身，匍伏了貼地，不行啊。

睡着一點也不知道。我因為羞恥而成爲臉漲紅。看，不完全是傍觀者麼？真憑實據。傍觀者的閒散，托福，睡得很好，傍觀者這情節，自己都十分明白了。要辯解，說日本軍是不會打敗的，因這個安心而能安睡的，敵人的在近邊是明白的，在戰鬥中，也許敵人衝過來，有了此種不安，便不能鼾聲大作沉沉入睡。

雖然如此仍不能脫其爲傍觀者之懶散，不是兵隊決心，不是身臨戰的準備，所以能夠睡。

是那翌日吧，也許是翌翌日，懶散的旁觀者受了敵機的機槍掃射洗禮，在毗靈河河岸，是的，這事在前線報告中已經寫過了，再談一遍看。

「有工兵隊，也看見本鄉少尉，少尉照例笑說給你們渡過去吧。十七時，卡車移動到橋前，沒有掩蔽的地方，無辦法，便停在橋前。

——說飛機來了，飛機！

急降下來了，以我們爲目標是明瞭的露出在路上的汽車也是不行。

我們隱身在橋腳之後，嚇人的鳴聲迫近而來，忽然有碎碎碎的聲音，是掃射，「向後退」本鄉少

尉的口令，我也是神魂失措，並不是怕什麼，不過是奇怪的想，自己不會中彈的一種漠然的心情。走到了橋腳的反對一方面，再來一陣劇烈的掃射，是從機的背後發射出來的。無心看看旁邊，却是沙地上拍拍的描着一道線，捲起砂煙。

鮮活活的記憶起來來，正是一年之前的事記憶出來也是不愉快的。

「沒有一個負傷的人，是橋腳的掩護之力，看彈意外正確，大家吃驚，若沒有橋腳的掩護，必有相當的損失。（中略）敵機再旋回而來襲擊了，來了——隱身在橋腳之下而等待來襲的時間，有一種無可比擬的難過。前一次是感到又可以得救的，這一次不對，——自己也許要中彈，有此種不吉的預感潛入身中。

不久鳴聲起來——炸彈投下了，是瞄準卡車的吧，在那裏炸裂了，接着再是一彈，啊不行了，隨天命吧，我絕了念頭，又是一彈。

心想到還活着的瞬間，又來了掃射，此次又是正確的拍拍拍的打在我們頭上的橋面上。向後退！下面沙拉沙拉的沙地，我慌忙滑腳，俯伏在地上，在沙中，——這裏碎碎碎又來掃射。

「畜生！」「好，好，得救了。」這樣的人聲。——我也是得救了。是還活着的，太平無事啊。

在次一瞬，憤激從心中憤發，同時如火一般的惱怒充滿全身體。

敵人對傍觀者也加狙擊的，不，傍觀者原也不能是傍觀者。

我是敵人的敵人，在敵方，我是明白的敵人，我是作戰的。

「不得了啊」。

前澤一等兵以輕漂姿勢跑來，立停了還是肩架左幌右動，是小丑的樣子。

沒有副食物，有的僅是米，可是什麼出來探查，那裏落下炸彈來了。

一點不是吃過驚嚇的聲音和面孔，很痛快的笑，在後面有山城上等兵的面孔，是一同出去的。

「好啊，幸而無恙。」

佐木軍曹，「是」山城上等兵說。

看戰況日誌，一月二十日通金河渡河，入緬甸境。二月四日，占領薩爾溫河中的班痕。繼續渡河

。二月十六日毗靈河強行渡河。二月二十六日西當河敵前渡河。乃是渡河戰的連續。

「整隊！」

在暗黑河面上響的口令，還殘留在耳中，這樣的前進，不久便是。

「取舵」

我們毗靈河時，對岸已經沒有敵軍了。是渡河戰完成了之後，但是仍也充滿淒壯之氣，三隻相並

排的折疊舟，操作十分困難，而且在深夜，渡河是夜中舉行的，白天敵機來襲，加以阻礙。

白晝的敵機，給我驅除了傍觀者的僻見，自己也在戰爭中……以此心情在渡河點。深夜的渡河作業，這也完全是戰爭，不是戰鬥，但是戰爭。自己在戰爭中。河岸邊上部隊從後面一隊一隊集合而來，但折疊舟是有限的，工兵隊拚命工作。要在夜裏渡許多兵過去。馬和卡車都用折疊舟運，拉舟到彼岸以板來渡登舟上，工兵裸身在水中工作，那一面狹的板上牽了馬一匹一匹渡過，也有心怯而不敢動的馬，在板上支起前腳，落在河中，瘦小的木曾馬，遠遠而來工作。水是可怕的嗎？拉到岸上，重新再做，還是不行不想乘船。從殺氣充滿的現場發出銳聲，牽馬的兵隊的苦辛。我也深深感動了。卡車他討厭，車胎陷入沒有草的砂地，砂並且還挾入皮鞋，在夜間還是熱氣騰騰的砂。瞿瞿的空轉，更加深深陷入砂中，大家齊來相幫，杭育杭育，我也推着，大眾一心，自己推着手很歡欣，是加入了戰爭的歡喜。是參加着戰爭的歡喜，其事雖小，其情却重，自己心快。

輜重來了。我們的貨軍，好幾次被轉到後面，到了輜重後面今夜便要渡不過去了，佐木軍曹去交涉。正堂堂去交涉了。是可以佩服的。轉到後面我是已經絕望了，佐木軍曹說做宣傳班員甯願在第一線打戰，在那裏有僻見，我是如此感到的，但是佐木軍曹的交涉，是沒有僻見的，自己所有的偏見完全沒有。佐木是軍人，對於現在所負的任務，非忠誠不可，對於任務的完成要努力進行的，以誇傲

及自信，無論怎樣小的任務，是交付下來的任務，便要舉全心全力以從事，這便是精神。

「有理。」

在昏昏中頷首，任務乃是任務，沒有大小的無聊的任務與有用的任務，不許有此種自私的區別，任務是沒有區別的在自己來評判任務的好壞，是不許的。小的任務，假使原是交付下來的，便是任務。任務是上面命令下來的。願意在第一線打戰是希望，希望與任務是不同的。回到內地之後，這事也不會忘記。我想。是異常之大，是內地所不能見的大。

傳單從貨車上搬下來，積在上面渡河是太重了，傳單與貨車分別了運過去，對岸很峭急，因為不是渡河的河岸之故。担負了傳單，紙是這樣的重，皮鞋發滑。旁邊有牽着砲車的車輪的，那是更加重了。出勁，要自勉自勵不出醜，進仰光是幾時啊。

傳單裝上貨車。水瓶已經空了手被繩擦破，立即出發，猛烈的屍臭，野犬的遠吠，馬嘶。心想今夜渡河是不成了，但已渡過，是一種謙讓，也許不渡過去。有僻見的。無端發覺了這一點，自己的傍觀者意識到今還沒有脫淨。此後才能脫除，得能脫除的一種欣悅。還差，還差。

到了什麼時候才能脫除呢？到最後也不能脫除的嗎。

傍觀者意識即作家意識乎。人體而不能離的作家意識。但自己乃是宣傳班員，不是從軍作家。不



是觀戰，不是來寫戰爭的記錄的，而是來作戰爭的，但是。——到最後自己也站入戰爭之中去的嗎。站在外面，這也不妨嗎，這樣也成嗎。

在西當追着宣傳情報中隊的三宅隊，三宅隊配屬於××兵團的。我是三宅隊的班員，因為分派在維多利亞岬，所以出發遲了。在西當與佐木軍曹分手。佐木軍曹對於撒布傳單的任務是怎樣的忠實熱心，不在話下，——再說。

我是配屬於〇〇部隊，三月二日二十二時西當渡河，與部隊本部同時。

這河是以海嘯著名的。注於馬爾答伯灣的此河河口成個漏斗狀，滿潮從印度洋湧來，澎湃的潮頭，忽後成爲海嘯，高達八呎，時通十二哩溯河而上行，假使碰到了這個，無論怎樣的船都完了。每年三月一日到四日頂是海嘯的時期，緬甸人在這時間中不開船，因為什麼時候來襲是不知道的，那一天三月二日的渡河，幸而沒有海嘯來。

行軍的程序已經定了，我們也加在一起，一望全是廣漠的稻田。月光之下揚揚進行。行五十分而作十分鐘的小休止，翌朝到了一個小部落，行程約六十里。

翌三日，二十時出發，前方有爆音，開火了吧。是先遣隊炸斷了援蔣路線的鐵道。炸彈是成加了

堤上默默的行進。蜿蜒連綿，走去走去，行行不絕。翌晨二時，方抵湖上，以鹽下飯盒之飯，鹽以外絕無他物，不，有大蒜，乾而小的大蒜頭，咬了下飯。對岸有火盛燃，表示在戰鬥中。

三時，抵孟德蘭仰光大道，是黑色發光的鋪裝道路，即是援蔣路，到重慶的物資是從這一條路上運走去的。抗日的輸血路，感慨無量，小休止的命令，可謝之極，在那裏身體跌倒了，兵士也倒了下去，背囊在地上頓的發響。柏油還保持白天的熱氣，有些溫暖。那個溫暖是很愉快的。可以聯想到棉被，硬的路像是軟的。這樣想的時候就睡熟了。十五分像一瞬之間，整隊之後，自己的一部像還睡着。繼續行軍。強行軍，戰鬥的痕跡，敵方的戰車橫倒着，從大路走去。

腳像石頭那樣的重，已經是麻痺了，像石頭那樣的無感覺，鞋子擦破的痛，筋肉的痛，已經感不到了。而且腳仍步行向前，往仰光，往仰光去。

步行着——這事自己也不感到是在不知覺之間走着的，意志是移到脚上了。鬥志是在脚上了。腳像依照自己的意志走的。非常之快的腳的速度。

一人一人的脚上揚起塵泥，塵灰濛濛不知所底止，在那塵灰之上有個白的月亮，月亮靜靜的投下白的無表情的光。靜靜的，完全是靜靜的。虫也停了鳴，風也停了吹，寂然無聲的道路上默默的行進

忽然起了一種妙的念頭，對於這個靜寂，好像是沒有人的，像自己一個人在走，可怕的錯覺，這是使人有感到一種戰慄，對於疲勞及思睡的渾噩頭腦。

「……？」

看看周圍，到是前前後後兵隊密集着。這像現在才知道的事實，新鮮迫人。

十二時半，走到了一小川邊，行路程約九十里，牛飲小川之水，在上源有洗浴滿是塵灰的身體的，在前面有洗飯盒，用鹽來下飯，想不到鹽這樣的美味的，說鹽是鹹的還不對，鹽也有甜味，是不可形容的美味。在竹叢中睡，像是可以有蠍子的地方，但是蠍子已經不成爲問題了。

四日，十九時受命出發，入叢林，被濕地所惱。月出極遲。墨漆黑一團，腳發滑，草木都生棘，無從下手。

跌倒便不行，十分疲勞，像受不了，也不能再起來，不可以跌倒。可是路却高低不平。暗黑而看不見，前方黑漆，失足，躓，跌倒了死，這樣想，強打精神，以此種力，倒下來樣子，而仍前進。頭腦中僅有走之一字，但是少年時代的事情，却不絕湧現，不知從什麼地方來的，我像回復到了少年時代，三十六歲的小孩。

「母親，我努力着。」

序列不可亂，落伍之後留下來在此叢林中……

「向後遞傳××前進」

從暗黑的前方來此聲音，是確乎凜凜的喉聲，使我振驚，好像從夢中醒來一樣，不，原是在夢一般的境地中。

「向後遞傳××前進」

我也叫了，用了全身的力，是不輸於兵士的聲音了吧，這我自己不明白。

「向後遞傳××前進」

後面的聲音也聽見，我好像得到了助力，有了新的力量，好，走啊。

月亮上了，好容易，在頂頭，是的，月亮是早就出來了，高的密林遮斷了月光，非常高的樹木，超越人的想像，這是地球上的樹木嗎。蔓是亂着的，魔女的髮，由月光而密林帶了淒味，一個人通過此種將怎樣呢。噫呀，什麼，那是，啣呀，啞，是鳥還是獸？在頭腦中想，像發熱的人，不是自己的意志，另一個自己在說，真的自己，不這樣多言，不消耗精力而在無的走着。

皮鞋聲音近來，是奔跑過來，沒有向後的力，是先刻受命令的兵隊，跑了去；兵隊是跑了去，我能夠走已經盡力了。

翌二時，抵貝格河，在上流，待望的貝格河，因爲想渡河之後可以得到休息。

「到貝格是二十里」

在密林這樣聽說，好，二十里之後，可以，有些休憩了，可是這二十里真長，非常之遠的路，到了河岸還不會渡河點，還有不少的路，好容易到了，却是淺的小川，用竹筏來渡了過去。

可是到了對岸有大休止的命令，衣服全濕透了，是夜露，帽子用手摸摸也全是水。冷的夜氣，寒冷不能睡下，而且什麼也沒有，說不能睡，但也不能站，倒在草地上，在打抖的當中不知何時入睡了。

行程沒有記憶。

五日四時半出發，二十三時半，抵一小部落叫准達，因疲勞之故，記憶朦朧，（僅有時間記在日記上）水很不容易，還是記得的很不容易找到的部落的井水，也像牛乳一般濁混，雖然渾，有水已是很好了。

六日仍是行軍，疲勞達於極點，擇着地仍是進行，貝格方面砲聲殷殷，是日友軍在貝格激戰中。

七日二十時半下了進發的命令，本地的時間爲六時半，即將突入仰光，交換一杯水喝，是訣別的水杯。

夕陽像血一樣殷紅。向這個夕陽行進，加入軍旗中隊之後。部隊長背上的白十字紋，十分耀眼，濛濛的塵煙，在此塵煙中軍旗肅肅前進。鮮明的白十字，胸懷慨然。

日落西山，夜已到了，開始步行時之足繭與關節的痛，現在也感不到了。前方有激劇的槍聲，砲聲。

——戰鬥已經繼續了十小時以上。先遣部隊遭遇着有機甲部隊的敵人是八時四十分。戰鬥約一時間，擊破之。敵方援軍又從雷格方面出現。配有戰車三，輕裝甲車二；有鐵板五生的之強固戰車。我以〇〇砲迎頭逆擊。打中了三彈，分毫不動，如此引近到了三十公尺前，使之擱坐，其他的戰車逃走，輕裝甲車全部破擊。

接着從孟德蘭大路上也有兵來，是沿孟德蘭大路退走的敵軍，爲援救而掉頭來的。戰車三（其中一擱坐輕裝甲四（全部擱坐）此亦是零距離砲射擊。命中戰車之後，鐵帽飛到砲手地方。鞋，毛布，這種東西也飛過來。砲彈的破片定不必說，是決死的砲射。

敵人爲要保持孟德蘭的退路，繼續派遣援軍，前仆後繼，最初爲五六百敵人，後來增加到三四千到了十五時，增加到迫擊砲四尊，山砲級的砲三尊。

十七時四十分，再有戰車三自後方來襲，擱坐其二。

十八時，裝甲車二來襲，全部擊破之。

二十時三十分，步兵約三千與戰車來襲，恃其人數之多，悠悠來至戰車之前，前方爲殖民地兵，其後爲英兵，這是一定的配置。因此多數敵兵在前，最初不見戰車，到後來才見，是巨大的戰車，按住了跳的心，引至近邊來，○○砲放在道路邊傍，若使打不中，反而要被對方所打的，非耐心的等不可，迫近眼前來，開砲了，擊中了，但是並未受損仍向前進來，這傢伙，再開砲，這時是打倒了。第二輛是讓他過來，在其轉身時打倒之。

我們的到着是在那時候，敵人用迫擊砲射放照明彈過來，我本以手巾縛在頭上，取去了，伏身在窪地，所以不惹眼。但是像會被人看見的，有人糞的臭氣，不知從何處傳來。

二十一時三十分，突擊開始。○隊長包了頭站在先頭，突擊共作三次，第二次突擊之際，○隊長負傷，敵前三公尺，——敵人才漸退，敵方遺棄屍體的五百。

前進，橫斷大道而入叢，頭假使露出，像有被流彈擊中的危險，無防備的感觸是不行的。雖然包了頭巾，也不能防彈子。已經是八日了。

仰光的天空方面全是紅光，敵人在仰光放火了。像是猛火的紅光。正南，頭上有弦的月，前夜正是滿月，月色在天空有些黑，是怕人的黑，遠方的火有鬼氣迫人的紅。

到了二時三時，頭腦麻木，在半睡眠狀態中，走丘陵地帶，像在夢中行走，疲勞達於極點。

砰，砰，砰。槍聲，停止，不久槍聲已落在背後，忽周圍已很明亮了。是天明了。

八時，入橡樹林，小休止，吃朝飯，聽見了戰車聲音，近迫而來，左方右方，轟轟作響，聲巨大而鬧。

在三叉路的角，有橡樹林，橡林周圍，前及左右是敵方戰車跳梁之地，好像要衝上斜面，殺到橡林中來。

走入內面的叢林，在樹蔭下跌坐，厚積的落葉，尙夫被人腳踐踏過，班員沒有一個人開口，在後面忽然機關槍聲，伏身在地，感到可以懷念的葉香，步槍的聲音。那裏有通信兵，有手搖發電機的聲音，這突然停止了，敵人以無線電之音爲導迫近而來，亂射機槍，混亂，敵人近了。

「萬一的時候……」

上西特派員走近來，發光的眼，看看自己的軍刀，新聞社的特派員也參加的，他是預備中尉，軍刀借來！可以，我也用同樣心緒回答。

負傷了不能行動而被拉去，——被殺却到乾淨，甯可被殺死。可是倘使不殺死，而被使用，萬一被用來宣傳工作，這頂可怕的。比死還不行。死已不足怕。



死已經在念中了。這奇怪，我自己也感得是可稱揚的。

以前關於死，曾作種種念頭，在安全的地方，想先下個決心，但是可聽的是不成，意外的不容易。這種念頭，深入腦中，以爲阻礙，無論如何，不擬赴死，日本人，非死不可時能從容就義，不出醜態，但是有此決心，便可很不容易死，心中存有此念，所謂原來的覺悟，是這個程度。

到了非常時，死的覺悟却原來就有了的，絕不狼狽，毫無逡巡，恐怖亦無之，死啊，來就來好了，此處有軍刀了。

「生命不足惜，工作是可惜。」

以前有些阻礙，可是現在能堂堂的死了。工作有好好的結果，也是一個可喜的事。三十六歲，芥川氏死的年齡。同年齡，不能像芥川那樣的死，想活着做工作，工作是可惜的。但是假使能在此地用軍刀來死去，便可以死了的。以軍刀來死的光榮。以此種光榮來結束工作的歡欣。

在工作的結束，直至到死，自己猶未能忘却是個作家，此難以根除的作家意識，但是作家意識也絕不便是旁觀者意識，其時我已經是兵隊的一員，有此種心情，那時雖未自覺到。——與兵士一同慷慨赴死吧，這中間已經有兵士的精神，已經絕無何種論見了。

到了此地已經可以脫却的，即是看見了脫解後的自己本相，想來是在塵埃中昏暗的叢中與兵士一

同行軍的。一定是在那時已經脫却了。在不知不覺的事件進行中，已經脫除了我的傍觀者意識。

我們於九日晨入仰光。我沒有死。但我已不想死也不是容易的了，此種想念已經驅除，我猶有餘愧，樂天家，人也說我也自許，但是樂天家是以此種念頭爲恥的。

×

大街上來的喊聲，傳來。天已亮了，在出廊下，那種歡喊是充滿童心的。從窗口看出去，乃是國民學校的兒童，在早晨的街上很有精神的走着。耐寒訓練。白的吐氣，蘋果色的面頰，明朗的眼。——

——大家都做得很好。

想到了仰光的宿舍，從窗所見的姿勢，還是在中緬國境掃蕩殘敵的時節，要到事務所去，先在樓上整理一下。

窗外步行的聲音，皮鞋，軍靴，這與日本的兵又是有些不同的，到陽台上來看，是俘虜啊，英國兵，肩上鐵鏟，齊了脚步，身子雖大，却像小孩一樣，像兒童遠足那樣的歡樂，吹軍笛，哼着曲子。

發生一種感慨，洋人不論在任何生活環境中，有一種享受生活的方法，這是可以取法的。

才在前線成了俘虜，去看過他們像很可憐的樣子，因爲身子高大而像益加可憐，無話可說，像是畜牲一樣，被打壞的禽獸。在現在却會如此快活哼着曲調的，奇怪的變化啊。

正當的待遇，這也是一個原因，但是他們所有的明朗的精神，明快的生活力，也是一原因，他們在我眼前明白走過去。

帶了防暑假外出，十字路口站着緬甸人，啞然的表情。依其眼的方向，是在目送遠去的英國俘虜，他們曾經是支配者，領使緬甸的英國人。

英人自稱爲神的選民，有一種人種的優越感，在被此種宣傳蒙惑的緬甸人眼前，今日殘敗的形相。昨爲天之驕子的支配者，今日荷了鐵錘……這的確是不思議的。像呆子一樣發呆，這樣子十足顯出他的心情。

不滿與憤怒，我激發，心中說：「緬甸人，不要發呆了，不必呆了，你和英國人是同樣的人，英國人不是神的選民。」

瞬間我警醒了，那些俘虜，還未曾放棄他們的優越感，那些明朗便是因此之故，俘虜心中想着，「在緬甸的戰鬥是敗了，但是戰鬥而不是戰爭，戰爭決不會敗的，那些矮子的日本人，黃皮膚可厭的，我們甯能敗北，不會的，與緬甸人相近似的日本人，緬甸是我們的殖民地，豈能戰敗於此種人，現在雖爲俘虜，只須稍再耐忍」。——哼着曲調的明朗便是此。此乃何事。什麼知道享受生活的方法，什麼可恥！

現在想來也是可恥的，可恨啊。在噠喀爾奈爾，美國英國怎樣對付日本的傷兵，他們一定當日本人是黑人的一種類，那有名的對黑人的私刑。那個人種的優越感與慘虐性，在對日本反攻。

不可有惡的他們的人種優越感，從優越感而來的慘虐性，非斷然加以打倒不可，非徹底打倒英美不可。

佐木君現在不是顧他人而責他人的時候，要用己用力，佐木君，來先導他人吧。走啊，走啊。有力的無力的，老的，小的，買物的，賣物的，貧的，不貧的，大家互相握手，一同團結，來保衛我們的國家，敵人以日本人爲敵的。

我出了宣傳班的事務所，佐木軍曹喊住我。

「高見君啊——」

是山城上等兵的口調，山城上等兵已經到前線去了。已不在宣傳班了。

「何事？」

回給山城上等兵的回答，佐木軍曹到旁邊來忍住了笑。「山城上等兵是負傷了。」

低下重濁的聲音。

「出去斥候，——是機敏勇敢的，在家中雖是呆頭呆腦這子。」

想起了木頭木腦的面孔，以手摸扣子，山城上等兵給我縫的扣子，堅固牢實，一動也不動，我想去探望他，但沒有法子往前線的病院去。

此  
页  
空  
白

花  
種  
種

高  
見  
順

此  
页  
空  
白



不過是房州沿海岸的某一小鎮，從兩國站趁火車去不過四小時，但是我生平很少離開東京，便感到好像到了很遠的地方樣子，走到車站的月台來。因為這是正當夏天的市鎮之故吧，時間不過九點過鐘，而這一個火車站却是已經十分冷靜，有如在一個偏僻的荒村那樣淒涼。

「到叫做利右衛門的旅館，怎樣走去？」

問一個年紀很輕的站上職員。已經從東京先打了長途電話來，但沒有人來接，而且車站前也沒有汽車。

「利右衛門……」

照車站前的路一直走去，向右轉稍前進，有一個白鳴鐘塔，在那裏再折向左邊便是，這樣很懇切的指示了。

「白鳴鐘塔？」

「是的。」

年輕的車站職員像訝奇的样子，說「很近的。」

我依照他指示的走去，走車站前面的路，向右轉之後，右面的工廠式的房屋，流出異樣的牛乳氣味來，在那房屋前方，兩側都是空地，在明亮皎潔月光之下，蛙聲閣閣不絕。出生於都會的我，對於

蛙聲很覺新奇。探求自鳴鐘塔，不知走了多少路，對方有個快足走來的人，向我說。

「不是倉橋先生麼？」

我回答說是的。

「剛才接到了車站上打來的電話。」

聲音是發噎的，但是却也精神飽滿。從月光下看出，這個來的人是老人。我心中感謝車站上職員的親切，也像我那時的樣子許是很憂愁。老人說當做我是白天來的，派了女僕在車站上守候，但是等到晚不見，所以想來今天不會來了。因為這個交談，便知這老人就是古式名稱，利右衛門這旅館的主人。

在路的一傍，有普通掛鐘大小的自鳴鐘，放在郵政筒那麼高的箱中，點着電燈，這就是自鳴鐘塔了。從那裏轉入小街，走了一段，便看見電柱上有電燈廣告牌，中間標着利右衛門字樣，上下分寫着旅館，餐廳等字，但字跡已被風雨剝蝕，很是模糊了。利右衛門旅館，外觀上像是以學生為對象的公寓樣子，就在這前面。

由主人的領導，到了樓上的一室，他像是歡喜談天的老人，在桌前坐下了。

「此地夏令時間，十分熱鬧混雜，現在到靜了，很適宜於用功。」

他並不作過於做出招待客人樣子，使人感到麻煩，我很安心，這是有時來此地工作的友人的一個評論家，介紹給我的。

「你歡喜喫魚嗎？歡喜的。這裏的魚到不錯，味道很過得去，你可以試試。

談話是滔滔不絕，一一究問，不久泡茶來了，對這個白果眼的女傭說：

「請你跑一趟，到電影館叫阿○回來。」

說阿○總是阿芳，阿美之類，說出明白名字來的，不過那時我却沒有聽清楚。

吩咐了夜飯，先去入浴，浴罷回室，拿酒菜來的人，不是先刻的女傭，而且另一個妓小玲瓏的。

先刻的女傭。不但是白果眼，其且容貌奇醜，瞭黑的面孔上，像結着一層油垢，黃頭髮也很不乾淨樣子，也許因為有了這樣的對照，這個人是嬌美動人的了。年齡和白果眼差不多，大約二十四五歲。

「去看電影的嗎？」

「是。」

那麼就是叫阿○的了，從主人的叫她阿○看來，也許不是女傭而是親戚人家的姑娘。飲着酒，加以觀察。

「怎麼樣？」

女人以很清脆的東京口調說。「東京的酒攪水，無法可飲，此地的酒是考究的。」

「很好，我頗想這樣稱讚的，可是我是不知酒味的。」

「啊，不可靠的人。」

不是做這營生的，應酬太靈敏了。我想。

「電影看了什麼呢？」

這樣問她，却呵呵的笑起來不回答。是露出了皓齒有技巧的迷人的微笑。

「奇怪啊。」

「——現在、看這些，一定要被訕笑的。」

這種思想，念頭極快，表示出一種好勝的氣概，而這樣說話的方法，又像是「生意浪人」的看家本領的式樣。

「你好好的在看戲，因了我而叫回來，——真對不起了。」

「那裏，這樣的客氣。」

臂肘毫不客氣的靠到桌上，「因為此地沒有開的電影場，只有偶爾開映，有人以鄉下人爲對象，拿來放映的片子，臨時做做……」

是輕蔑鄙野的語調。此種語調是並不愉快的。照這個心情來看，她的高鼻樑的面孔上，也有驕傲的樣子，自負着容姿的美麗的神情。

翌朝，因為小孩子的喧鬧的哭聲而醒來。房間適在大門進口的上面，在帳台間中哭鬧的孩子的聲音，很輕傳上來。到樓下去洗臉，看見是一個五歲樣子的女小孩，在動手踢腳門釐紐。

「啊，好，好。」

主人在撫安小孩。看去像孩子是要啣在口中那樣珍惜的，好像已經忘了昨天晚上他自己說的此地很清靜的話，說：

「昨晚睡得很好嗎？——在食前不去海邊散步一下嗎？去走走消化一下，這中間我們便做飯。」

洗了臉回到房間裏，仍舊是那個女人，那仍是女傭，到很仔細在收拾被褥。在朝晨的太陽光下，看去比較減色，但在這鄉下地方，仍還易很少見的嬌美的女子。

「下面的女小孩是這裏姑娘。」

「是。」

「主人今年幾歲？」

「六十三歲。」

「嗯，那麼是孫女了。」

口中稍稍頓了一頓，

「不，是女兒。」女傭回答。

想起了他的與年齡不相符合的有勁的談話聲，和堂堂的健康身體，我把揩面手巾掛在衣架上，轉眼向窗外看，對面隔開一條街的人家，庭園中的紫藤花，正盛開着。

「啊，好看啊。」

一枝松樹，伸出椹枝近窗口的，也纏滿了半樹的花。

「唔。」

「什麼啊。」

把被褥收拾好了的女人，很親昵的走近來。走近身到可以感到身上的體溫的，那一種親近，真使我吃不消了。

「到海邊去一次吧。」

離開了窗口，供在壁間的菖蒲，前晚上未曾注意到，這時看供得很美麗。

旅館門前的路，一直去便是海。半路中，一個漁人家的庭中，芍藥開着華美的大花。有茶花的麴

所。有不知名的紅花，我看見花，種種的花。

夏天因客來避暑之故而很熱鬧的這一帶海邊，落令之後，便無人跡，十分冷靜，因之海也是不染汚俗而更見潔淨了。濤聲也清爽了。晾着拖魚網的沙灘一面，有三兩個人，把鱈魚干放到草薦上去晾，像藍墨水一樣鮮鮮的顏色，吸住了我以前只看見灰色的眼。

○ ○ ○ ○ ○

服侍我吃早飯時，

「也是寫小說的，叫S先生的人，你認識嗎？」

那個女傭問。這個名字沒有聽見過，但也不便說不知道，我只是「唔，唔」的支唔了她一陣。

「你認識的？」

「也不是能說認識的。」

「——S先生的太太，現在在什麼地方啊？」像一個獨語的樣子。

「這個，」

早菜有生魚片和鹽燻魚，不負主人的誇說，是新鮮而好吃。

「爲什麼呢？」生魚片有烏賊和鱈魚二種，挾了一片烏賊的生魚片入口，問她。

「我會認受S先生太太的大恩過的。」

「這樣的？」

「在築地的F時節。」

「F是？」

「待合所」很自然的調子，而口調之中，有些我現在雖然在這地方做女傭，但是本來……，可以感到這言外之意，使我頓然感到興味。但是故意去尋根究葉的問，也許反而要打斷她話頭，所以裝做不關心樣子。

「怎樣的恩惠呢？」

「一直受她的照應。——住所明白之後，想寄此地這一點鮮魚去謝謝她的」

「這樣的嗎。」

「我到東京去時，不知爲什麼緣故，一定是觸犯了什麼，……那時手指上生了個癩，但是F的老板娘是個大本教的狂信者，不許我們看醫生的。」

「唔。」我要引出她的話來，故意繃了眉頭。

「你知道呢，叫做神土的。」



「這個。」

「那是什麼，一塊怪奇的泥土，說把土按上去，便可以治好的，老板娘如此說。那時F先生的太太，在那裏做女傭領班，力說非看醫生不可，便把我領去看醫生了，真是因此而得救了。後來就住在S先生的地方，病好之後，便離開了東京，一直到今——」

「那個人已經不在F了嗎？」

「是，早就不在了。因為那個老板娘良心不好，我不做之後，也就不做了。後來知道她到池袋的B去做過的。」

「現在也不在那地方嗎？」

女人的一種風韻，是因為曾經在詩合所執役之故，我心下明白了，交給她空的飯碗，給我添了飯。

「和S先生別離之後，又換到了別一個地方，以後就音訊不通了。」

「夫婦分離了嗎？」

「是的。」

女人俯了頭，看自己的手，「他的太太真是個好人，不過因為人太好了，反是成了不幸。說你相

識的人的壞話，很是抱歉，不過真是她對於S先生十分盡心盡瘁的，而S先生真是……」

說到這裏便含糊了語調。把她的濃眉發癩性那麼樣鎖了攏來。

「S先生這個人，只叫他太太去做工掙錢，自己胡胡圖圖浪浪蕩蕩，什麼也不做，——雖然說是小說家，可是在他家寄居時，他也不曾寫過什麼東西。只有向女人榨逼金錢，而自己到咖啡店胡調女人……」

「太利害了。」

「啊。」

「不，那男人不行啊。」

下面女小女還繼續在哭。

「那孩子太歡喜哭了。」

「因為主人太溺愛縱容了之故。」

「是老來得的孩子之故。」

女人忽然做出表情複雜的微笑。

「是個討厭的孩子！」斷然的說出此話。

那一晚，我又聽到女人說她曾經在新宿的小吃店做過女招待。問他比在築地的待合做，在先還是在後，因為這一個問，她感到了我的好奇的詮索，便很巧妙的轉換了話題。這一種巧妙，是她身經俗世間的種種波浪，而為自衛的一種狡猾。在過去有種種經歷的女人，即使稍稍談及經歷的表面，決不願使人知其詳細，而要隱掩其內容，她有很強的此種警誠的樣子。

次日的傍晚，我在海邊看地曳網捕魚。這是後來聽了才知道的，魚羣在傍晚到海邊來，這海的顏色有變成帶紅色的樣子，年老的漁人，蹲在高丘上，靜靜觀察海面。知道了魚羣已經近來，便告訴別的漁人，立即載積了網開出海去，這時在海岸上僅有幾個女子的，一刻之間女孩子都集合起來了。

包圍了魚羣下了網的漁舟，不久描了一個弧形把拉網的繩投擲到岸上來，海濱上的女人便拉了這繩，與本來放在岸上的另一端，合了調子，而把漁網拉起來。

「咳育，杭育，噠——育」

整齊了喊聲，拉着網，分爲二邊的拉網的人，漸次縮小距離而走攏來的樣子，無力的老太婆也來加入，年輕的我茫然而在傍觀看，心中像覺得可恥，但不知怎樣的拉，所以也未能去加入。兩邊拉的

人，走得很近時，投在海中的網的大圈，也變成一個小的圓，魚的多少大概已可以知道了，我不懂這地方的土話，看見他們大叫大喊，海濱噪擾異常。那一天網獲了小指大的鱈無數。網曳近岸，鱈的大羣在海中作金色的泡。用了大的笊籬去掬取，二個女人去扛了走，運到放在海邊上的小舟中，不久便滿了一船，要溢泛出來樣子。桶，取大桶來，漁夫叫喚，二三個少年取了桶來。鱈之中混有小鱸魚和烏賊，也混有河豚，取出來放在砂灘上，小孩們取來玩弄，打他的肚，又使脹起來。大多的小孩，都是在海邊拾取跳出來的鱈，放入小籃中。在黑的泥沙上，發白光而跳著的，我也去拾了來看，却也有跳出來便很快已經死了的。這個小生命的脆弱刺痛了我，我把在我手中還活着的魚，輕輕又投到了波中。

這時天已經完全黑了。腥臊像染滿了身體，回到了旅館中，我鼻中還滿是魚腥氣。在賬台邊，那個哭孩子拖在主人的膝上睡着了。因為那個主人招呼我，便走到他的房間裏。

「牛乳你歡喜吃嗎？」

主人說，我回答不喜也不嫌。如此的麼，他說，這一帶，牛飼養不少，這旅館在路線的近邊，也設有牛棚，養着三頭牛。

「朝晨吃，對於身體很好，明天朝上，把新榨的牛乳拿來請你吃吧。」

車站前的牛乳氣味的房子，是東京M牛乳公司的分場，白天到車站附近散步時知道了。附近的農家，把牛乳賣給這工場的，最近因為飼料騰貴，公司裏收買牛乳的價錢不加，這事情農家反有損失了。歡喜說話的主人，很有精神的把這些事對我說明之後，又說。

「這孩子，實在是此地的女傭的孩子啊。」

用他的大手很慈愛的撫摩孩子的頭。「父親是誰也不能明白，這情形很可憐，所以領了來作爲我的孩子，到現在真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樣可愛了。」

映着他海邊人所特有的紅臉的眼睛。

「以前在此地的女傭嗎。」

「不，先生，這孩子的母親，就是那個勝子啊。」

旅館的女傭只有二人，名字我還沒有知道清楚，但是那個面容醜陋的女人，想來也不會有男人相往來，我便即想到了那個標緻的女人。這女人，生下一個不知父親是誰的孩子，看起來是可能的，我想。

「啊，這樣的嗎。」

我不知作怎樣的表情才好，只能頷首。

（主人有一個年紀比我爲大的親生子，住在他服務的關西地方。）

○

○

○

被那個孩子的哭聲，打破了朝上的睡眠，每天是慣常了。討厭的孩子，心中極感不快，聽了那一件事之後，知道那孩子不是普通的孩子，歡喜哭而從朝到晚哭，也是因爲與普通受兩親祝福而生下來的孩子不同，有那個悲慘的運命之故，不但不能動怒，而且聽到那個哭聲之後，反而發生憐憫之情。

某天朝上，對每天拿早飯來的女傭，我試試叫她。

「阿勝姐。」

可是她說，

「咦，討厭，我是叫文子呵。」

真是很厭惡的樣子。她並未知道主人對我講過了小孩子的事而誤認她做小孩子的母親。便是單單錯了名字，在她也好像受了污穢一樣而要繙眉切齒的。她對於白果眼的勝子如何輕蔑，這是明白極了。

二人雖然一同住在女傭室內，但醜陋的勝子總做着下手的工作，標緻的文子，主人待她也很好。「你不是叫阿勝姐的嗎。」

「討厭的。」

「唔。」

「爲什麼啊。」

「知道了小孩的母親，是那一個面貌醜陋的女傭，我出於意外而吃驚，但這却不能說出口來。」

○

○

○

我是到那地方去寫小說的，但是工作數日之後，發生厭倦了。有一晚，在街上喝酒。咖啡店有二家。人其中的一家。坐上了背很高的古式的椅座上，椅子是搖搖欲壞的樣子，其簡陋之點可不必說，昏黑的內面之感覺，真像大正時代的市梢頭的小咖啡店一樣。壁上又貼有「肉絲麵」，「加爾比斯」等等的紙條子，啤酒每人以一瓶爲限，這正是今日的情形。要了那一瓶的啤酒，嚼着花生米，女侍僅有名目，年齡既不小，而且在絮絮作語。知道了我住在利右衛門的，便說。

「住在利右衛門的嗎？那裏的阿文姐很好吧。」

「是啊，很好看。」

「着了迷是不行的。」

「多謝你關照。」

「是可怕的呢。」

「要吃人的嗎？」

在這樣的會話之中。

「那裏本來是也開小菜館的，——阿文姐也真倒運，生得這樣的美，却在做了旅館的女傭。真沒意思……」

我想起了旅館前的電氣廣告牌上的旅館餐廳的字樣。

「菜館現在停止了嗎？」

「因為有人說閒話了。」

露出黃色的牙齒，說——「給我一支香烟抽」。

「啊，是有人說了閒話？」

「是菜館還是旅館，二者中須要決定其一，……」

旅館兼餐廳不行嗎，我不明白了。女招待却接續說下去。

「以前還有一個叫阿滿姐的，現在是不做了，生得也很不錯——那時候名頭真不小呢。」

「因為阿文姐是在東京修練過的。」



「那麼你知道阿文姐的事件嗎？」

「事件？」

「男人從東京追來，服了毒自殺的事件。」

「哼！」

「報紙上登載得很大，——阿文姐拋開了那個男人，到這地方去，男人查明了追蹤而來，被阿文姐加以斷然的拒絕，可憐的那個男人，在那大門口，服了昇汞水，……」

女招待的說話是肯定文子爲一個浪蕩女子的口調，要我贊同他的意見而一同非難文子的樣子，但我不能，不過對於有這樣的一事件，却吃了一驚了。

我記起了文子每說到東京去，總有討厭的事的一語，更說S的太太，因爲人太好了，反而成爲不幸，文子因爲要逃避這個不幸，所以強硬的逃開這個男人。雖不知道是怎樣的男子，被女人所棄而尋死，是也可以想做一個純情無垢的人的，但是這縱使是純情，而其孱弱無勇，不足以託付終身的一個懦弱庸猥的孱頭，却也可以想像得之。因之文子雖被愛得不惜以生命爲交換而仍舊逃避，任是男人却因此而死了。從那個結果看來，的確是壞的女人，但是單從結果觀察，而以文子爲放蕩的女子，加以水性楊花的考語，便是過於苛酷了。現實的文子，自亦不無放蕩之感。這樣的頗有風骨標勁的文子，

我是並不歡喜的，但是這一種風稜和標勁，也可叫做她的反抗放蕩的世評，而斷然自求活道的一種反撥的氣勢。就是我聽到了這個討厭的故事，反而對於本來並沒有什麼好感的文子，發生了一種同情之心。

在要走出咖啡店時。

「不是還可以再坐一下嗎。」

「要睡了。」

「真是沒有辦法的人，是阿文姐在旅館中等候你嗎？」

「嗯？」

「蚊蟲等你去吮你的血啊。」

——是下雨的日子，我無法出去散步，在旅館的走廊上往來蹣跚。客人只有一人，沒有客人的許多房間，都是連板窗都下了不開。

看了一間間昏暗的房間，走到裏邊去，從離開賬台最遠的一間房間中，有小孩的聲音。是勝子的孩子。看看，却是勝子蹲在房間的一角，縮了身體，在黑暗之中兩眼異樣的放光，而有驚愕的神色。

向着外邊，知道了腳音不是旅館主人而是我時，像得救的樣子，鬆弛了緊張的面色，浮起鷺鷥笑。膝上有一包糖菓，是她避了主人的眼，偷偷給糖菓與孩子相玩戲。

主人叫小孩呼自己的妻爲母親，是爲了小孩子，故禁止勝子擺出母親面孔來的。小孩和主人一樣，叫親生的母爲。

「勝子！勝子！」

——可憐的母親的樣子，我感到胸中有不絕的熱淚湧起，默然離開這地方。

「阿勝姐是很可憐的。」

「我對文子說，二人之間講到了勝子的事。文子說了。」

「對那個孩子是絕對祕密的，不使知道阿勝姐是母親，孩子也當然不會知道的，但是主人叱責阿勝姐時，阿勝姐也胡塗，常常要被主人叱責，那時那個孩子却以幽怨的眼光向着主人，這也許是我的心理作用，這是很奇怪的。決不會知道是母親的，但也許因爲血統的關係，而自然感到些什麼。」

「唔。」

「——不過，我對於那孩子也真是非常討厭的。阿勝姐說起來很可憐，也許是因此討厭她，阿勝

姐也不歡喜的。」



時日的經過，我和文子如此親近起來了。有一次我對文子說；

「你假使去做藝妓一定可以成名的。」

面目姣好是適於做藝妓的樣子，氣概風度也有藝妓的派頭，我一半是真心這樣說的，可是文子以爲是意外的訕笑，而不介其意，却又說。

「我小時曾在藝妓地方做過的。」

「藝妓地方？」

「不，說真話是做藝妓生意的一家麵店裏。」

說沒有聽到過做藝妓生意兼而開麵店的辦法，却說有一位唱「浪花節」的婦人，在東京近處的K鎮開着藝妓院，同時在隔隣開一家麵店的，她明白說出這個唱「浪花節」的人的名字來，以證明這是事實。

「第一次是到麵店去做工的，後來有人勸我轉到藝妓院去的，但是因爲我已經看見了藝妓生活的悲慘的內幕，因之決不願做藝妓了。成了獨立撐持門面的一個藝妓之後，立即生病，哀哀悲泣，看到

了這一種事情，決不高興再當什麼藝妓了。假使是學習的藝妓，那是更不行，十分可憐的，飯也沒得吃的。」

「沒有飯吃？」

「是啊，燒飯時，因為是在鄉下，在客堂間同吃好了，老板娘這樣說，但是只燒了一定人數吃的飯。可是倘若機會不好，姐姐們有從客人地方先回轉來的，便把飯先吃完了，於是學習的藝妓，常常只有一個空飯桶來吃。我是看不慣了，常常偷買了麵去給她們吃的。那時麵是七文，常常有客人不拿另找的，我便把銅錢抄入竹筒之內，我把這錢拿來付給店裏，偷偷買了麵去給她們吃，我們年齡差不多，而學習藝妓的却叫我姐姐，說終生不忘大恩而哭泣。」

話說得很親切的，我想這個女人也是過經了人生艱苦之歷程的了，看着文子。

○

○

○

住了約有十天，就要離開那裏的前一日，文子拿了一本貼照片簿來給我看。內中有文子的種種姿態的照片，又有一張穿着軍服的青年抱了一個中國小孩的照片，不是貼着，而是夾在裏面。

「這是誰？」問她。

「——愛人。」

比她平常的聲音爲低，可以看得出其真情。

「從軍出去了。」

「是啊。」

「什麼地方人？」

說是這地方的魚店的次子，在出征以來兩相纏戀了，有凱旋以後，結婚的約言。

是這地方的人，一定知道那「事件」的，是知道那事件而願與文子結婚的，我心中感到些光明的浮起。

「這個人的兄長夫妻，就住在這近邊。因之我在此地，是要他們看見我真誠在守候的。」

他的標緻到東京，什麼事體都可以做，文子却守在這個荒涼的地方，這理由明白了。

「照片須要好好的貼上去。」

我對文子說。

○

○

○

那一晚因爲來了釣魚的幾個熟客人，文子到那一邊去了，便由勝子來服侍吃飯。以前也有時來代文子的，但沒有仔細談話過。她和文子不同，不擅於應付，我問她一句什麼話，他只有說是或否，除

了此種回答以外，她也不會提出什麼話題，因之不能像文子一樣有談話以互相了解的機會，但是這一次也許因爲是最後之故。

「明天你回東京了，以後請再來啊。」

很誠摯的口調說，其後我便問她。

「你什麼地方人？」

「東京。」

「東京的那裏？」

「本所。」

「本所的那裏？」

「石原町」

以這樣的會話開始。文子是五鎮的人，却像東京生的，而勝子是東京人，看去却同鄉下人一樣，這是奇怪的。說說便說到了小孩子的事。

「不想離開小孩，所以我想終生在此地服役。不過，」

我心中很感傷，不能接下什麼話去，只默然飲酒。

「不過，這中間那小孩也許——現在是不知道的，不過，長大起來，也許會知道事情的真相……一定有什麼人會對她說的。——到那時候知道女傭是自己真的母親，那孩子不知要怎樣……」

勝子像得了奇怪的力量，格格不吐的話，到也能一句句的說下去了。

「想到這樣的事，還是早早離開此地好——心中也有這樣想的時候，但是小孩太可愛了，總丟不了，——說可愛，但因為對不起主人家，所以也不能去愛撫她的，也沒有法子，因為不願對不起主人家，所以我對那孩子，也裝做不關心，不過那孩子泣起來吵起來，便也無法不關心，真是懊惱。於是也就打她了——夏天因為客人很多，是寄養在外邊的，——那孩子也真可憐。現在主人家做人很好，愛那孩子跟他自己的孩子一樣，那孩子還是幸福的。但主人家也是一把年紀了，究竟能到什麼時候，誰知道。主人家一不在，孩子又將怎樣？——孩子的父親，現在從軍去了。」

這樣說了，涕淚俱下，因為酒完了；下櫻去拿酒。（誰人的兒子，是不明白的，原來她本人知道，不過不肯說出來而隱瞞着罷了。）

拿了酒上來的却是文子。

「對不起，有勞等候了。」

像飲過酒了，眼睛紅紅的。



「阿勝姐她說是東京人。」

「嗯？」

「剛才問她，吃驚了，不是說本所的石原町嗎？」

「啊，討厭的。」

「什麼啊」

「那是今天來的客人的地方啊。本所石原町的機器廠。」

「……」

「那個人爲什麼要這樣說謊呵。」

（父親現在從軍去了，這樣說也是借了文子的愛人的事情來了的）但這我沒有說出口去。我明白了勝子以誠懇的面孔說謊話，但是關於小孩的話，却不是說謊而是一段哀史，給予我的不快之感，因此而多少有些緩和。

翌日，兩人送我上火車站。

從車窗看兩人，文子有着惱怒樣子的板板面孔，而勝子的白果眼面孔，却笑容可掬，如在道別一般，表着歡送之意。

此  
页  
空  
白

春之記錄

芹澤光治良

此  
页  
空  
白

「父親，×報館來電話，」津子說，「請你去聽，」。「山邊先生麼？我是×報館的伊東，是船山君的友人，他常常談到先生的……所以通一個電話給你，……據言船山君的兩親住在神戶地址你知道麼？」

「在湊川神社的旁邊，請等一會兒」想要到書房去查住所錄，站在背後的津子却說了出來「×區×町十五番地……」便傳話過去。

「那麼船山君出了什麼事情麼？」慌張的問。

「那是，因為現在接到了船山君昨天戰死的電報……詳細情形還沒有明白。」

「唔，這，真是真確的麼？」

「要不是真的才好，有了詳細的電報來再通知你吧，是×區×町十五番地麼，啊勞駕勞駕。」電話這樣斷了。

山邊先生還是手執聽筒，口中說：「這不會真確的，什麼船山君會戰死，」回轉頭來看，對面色鐵青在顫動的女兒說，「說接到了船山君戰死的電報，……×報館其實另外還有不少可以戰死的記者」無意識的說了這話，回到了休息室，在火鉢前坐下了。

津子一定也要到休息室來的，等着她，却不來。想把胸中的動搖和女兒談話，叫了「津子」，却

只答應了「唯」，隔了一回老媽子代女兒來怯怯的問，「有什麼事情？」「沒有什麼」，山邊先生對電話的衝擊忍耐不住，走下庭院去散心。

是狹小的庭院。幾株盡心栽養的牡丹，今年也無法施肥料而瘦小的花蕾，也顯得病弱。牡丹花的周圍，老媽子隨便開墾了，種植赤蕪和蘿蔔，以最近流行的小地蔬菜種子，那些種子像落到牡丹花的根邊，透出了無數的小苗來，想要拔去，「再等幾天，可以做醬湯的小菜」想也不必發慫勁和老媽子爭執，因之便默過不說，而三四天之間，每晨的醬湯中浮着奇怪的小菜根苗，但是另一方面，牡丹的發育却像遲了。老媽子把洗米水去澆蔬菜時，有時那賸下來的潑在牡丹上，說今年的牡丹好吧，像小孩那樣說話。

近來山邊先生不能出去打高爾夫球，因之說以日光浴替代，便常走下狹小庭院，去弄牡丹，這不過驅除葉背及莖上的細蟲或者眺望葉子的顏色而已。有時却專心一志注目以蘿蔔及蕪葉上的油蟲爲中心，螞蟻與瓢蟲所展開的激烈的生存競爭，以此種小事來驅除雜念，可以作頭腦的休息。

這天早晨，也是想鎮定不來是他學生的戰死通知所受的衝動，走下庭院去，蹲在牡丹花前，但是總不能阻止想起船山的各種事情。

★

★

★

……數日前還接到了船山的來信，當他還是在河內的，但是從盤谷寄來的，因為已經久不通訊了。從貼五分郵票及福岡的郵戳看來，是託了在基地到○社的郵便帶而來的，是通知不久將赴××方面從軍。

信上寫着「入社當時，絕未想到來盤谷爲特派員，日本之膨脹如此其速，誠如一夢」十分欣悅，「上海，南京，西貢，盤谷，席不暇暖，從軍於××作戰，次爲何地，未可逆料，如有來信請寄交上海支局或台北支局收轉必可轉遞到達」寫了兩兩支局的通信地址，最後寫着「到了南方之後，未接先生信論，在從軍中亦未接到先生著書，無由拜讀，竊以爲憾，現在等俟歸還基地得閱讀之樂」。附加這一節。

這個著書乃是山邊先生今年一月出版的亞里士多德的理想國家論，一本政治哲學的書。船山在東京時已開始執筆，那本書的構想也和船山談過，是二年半才完成的。立刻寄送一本給他，現在這一小包郵寄不知彷徨在何處。與小包同時寄出的信，以後寄往河內的信，好像船山都沒有接到，船山到了安南之後，這也是第一信。是從南京調往安南的，在飛行機赴任的途中，由台灣寄出的信，便是此信的前一封信。在那信中記着學生時代所愛讀的德國人李爾坎的詩「世紀變革的地方。」

世紀變革的地方，我正活着，

感到翻動大書頁的風息，

山邊先生朗讀以這樣調子開始的詩，青年的抄錄這詩的心理，使他微笑。

因之，數日前接到從軍於××作戰的信時，也想起了此詩，特別那信的開頭寫着，到了這樣遠的地方來，接到來信乃是靈魂僅有之安慰，便想到立刻寫回信給他，而且想抄一首李爾坎的詩給他，翻出舊日在柏林所購買的舊詩集來，這一首還是那一首好，想了好久才決定。

我們急急忙忙的奔走。

但是時代的脚步，

常在永遠之中，

僅是微小的存在。

一切急忙的事情，

不久便歸於過去而息逝。

能得永遠存在的。



才能降福社於我人。

青年們，將汝勇氣之全部，

投擲於速度之中，

以求飛翔之試驗。

萬象生活於悠悠之生氣中，

明與暗，

花與木。

寫了這樣一首「我們急忙忙」的詩。

寄出了這封信之後，心中也想，對於投其生命於死地而活動着的船山，似乎不很妥當，但也想他一定照平日樣子，回一封信來，說先生真是老了，來戲謔的。

九日之後的朝報上，（也就是接到。報社來的電話的四日前）有船山特派員署名在緬甸前線○○基地發出的輕轟炸機同乘記的記事。在地圖上尋記事所有的地名，仰光，馬爾門，霹格等，與津子談他學生的事。次日也仍有船山的輕轟炸機同乘記。在那記事中詳細記述配屬於航空部隊而活動的情形

，此日在學校的職員室，一個認識船山的年輕教授，說明關於飛行機的種種，說輕轟炸機是不容易坐的，很稱讚了船山。山邊先生也當做自己事情那麼快樂，遙想他接到了李爾坎的那首詩，也不會志氣沮喪的，心中倒安堵了。

但是突然來了戰死的電話，心中不能相信。

——不會有這樣的事，一定是什麼誤會，山邊先生這樣自語着，無意的抓住了牡丹的花蕾，剝取花瓣。

「父親，泡一杯淡茶麼。」

津子叫他，山邊先生才注意到了戲題名爲紫大王的牡丹弄壞了。自己覺到難爲情，在走廊上說，喝茶吧。坐在走廊邊，還是嘮叨不絕，說到船山的戰死的驚愕與嘆息，搬茶具到廊下來的津子却端坐而說道。

「不過戰死的不是船山先生一人」肅然的說，暫時沉慰，像對茶具致敬的樣子，開始煎茶了。山邊先生覺得此言出於意外，凝視女兒，到是一無表情的端坐不動的樣子。心想，即使是女兒，也不了解這是像自己的幾部分戰死了的落魄，有點失望神情……

山邊先生的感到自己有幾部分戰死，也決不是誇張。

因爲先生某大學執教二十餘年之間，學生已不知有百人，但能如船山那樣和他心心相印，神魂相通的是很少的。學生中有許多秀才，在學問上可以作爲後繼的人而加鼓勵的到不少，但像對船山那樣感到異常親愛的却少。

這不但因爲山邊先生與船山的雙親爲相熟的老友，從中學生時代便熟識的。而且他的確是因爲山邊才進某大學的哲學科的，很用心政讀，每月定有二三次到山邊先生家中拜訪，而且拜訪時也不是受家庭的待遇，而是在冷寂的書房中，開頭的二年是來求教拉丁文希臘文的，此兩種在某大學不是必修科，山邊先生的學生中，讀這兩科冷門的也很少。不過真要專心攻究哲學這些語文却是非通不可的，山邊先生也感到船山的熱心用功。以爲前途有望，因而很熱烈的教他拉丁文，希臘文。有時像教室那樣兩人相與共以原文讀「梭格拉底的辯明」直到深夜。到了第三年關於學問方面的問難比語學爲多了。有時山邊先生在專門雜誌上發表論文，船山熟讀之後而訪問山邊先生，提出疑問及不易理解之點，就正於師，並述及其感想。到後來數數爲之，感想漸變成批判，而且其批評中，無一阿諛附和之形式，許多地方具極其辛辣。後來先生發表論文之後常等待他的來訪，以他的批評爲樂。其後收集論單行時，根據船山的批評，修正了兩個地方。照這樣子，有一次船山在某種談話之際對山邊先生說。

「先生的哲學，不是純粹意味的哲學，像有過多的詩意。」

這話的意味不甚明瞭，但似正指出了山邊先生弱點的樣子。但是從法理學半途轉到哲學，學而未成，先生亦自愧其淺學，反喜此青年的率直，愛他能夠敏捷的感到他胸中所蘊藏的詩情。

「但是我因爲先生的哲學中有詩所以尊敬先生。我對於僅有所謂思辨的哲學，是不感興趣的，先生是大哲學家或者大法理學家，我都不管，惟其因爲先生是詩人，所以我私淑先生的。世間一般以先生的學問有些神祕的香味，以爲是術學的而加以非難，但這是因爲先生有詩之故，先生是對於人生問題比之哲學更加關心之故，這不是缺點而是先生的特長，先生可以此自豪的……」

船山的滿面得意的這些話，作爲山邊先生的哲學的批判，是否正確姑置不論，但是先生對於他的如此吐露心情，很感到興趣而微笑諦聽着。尤其當要考慮到卒業後的就職問題，平常所說終生從事於學問的信念，像發生動搖而在心境上有些危懼之感。

此種杞憂到二三星期後，他來拜訪，說述卒業後的志願便說哲學和他自己的性格及頭腦不大適合，故決心要做個創作家，他像抱愧那樣說出來。他的躊躇情狀，好像是以爲對不起先生多年的照拂，心中很苦痛的，在旁邊看去，十分可憐。先生也說明了長久觀察他的結果，以爲比之哲學，他是更適合於藝術方面。船山以先生的贊成爲出於意外，眉飛色舞，十分興奮樣子，縱談日本現代文學，誤以不健康爲藝術性，及強調藝術性的一面，而狹隘文學之範圍，以致喪失崇高，申述對於現代文學的種

種不滿，暗示在這一方自己所抱的信念。

山邊先生在法科大學爲學生時代，也曾與好友赤木選定文學爲終生事業，爲努力之目的，這也不能僅僅視爲青春的輕夢。山邊先生和赤木都尊文學爲至上，是代神而爲創造的工作，故並不相互自信自己的才能而趨於傲慢，山邊便走入法理學而入於哲學，赤木也選了官界而昇到了某部的次長，但是已經完成了終生事業的山邊先生和赤木相會見時，必定相互訴說自己現在的不滿，這是因爲未曾實現少年時代的夢，且亦未有嘗試之故。

因之，山邊先生聽船山熱心說述其將來的希望時，感到自己昔日的面影，於把自己以前反覆說過幾遍的話，又很自然說給學生聽。

「我已爲創作比學問更難，因爲是代神創造的工作，因之要常有臨於祭壇敬虔，精進不息，縱使是可以如此努力……還必要有先天的才能，非有天稟的文才不可，所以若以偷安之心來選擇創作之路，則必歸於失敗，比之對於學問，要有更大的勇氣與耐心，否則不成」

「這是我很明白的。」

並不遲疑而立即回答，這是與我們的青春時代不同了，山邊先生心服而看着船山，破釜沉舟，挺身一試，不能採取此種堂堂正正態度的我們的少青時代，是因爲可以安易的立身出世的路太多之故，

想到此點，十分悔恨。再想到自己所期許的學生，忽然變更將來的行程，欲實現我昔日少年時未及實現之夢，出發人生大道，不禁感到一種喜愛。此夜，先生在日記上戲寫文句，也因此故。

『若我有男孩子，能如彼之勇敢乎？父親所祕之希望，父親所未成就之意志，以爲己責碎骨粉身以赴，爲其父者，能晏如乎。若余有一子，則悔恨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呵呵。』

須常有身臨祭壇的懷抱，日日精進，如此說教甚易，回答說這我明白更屬不難，但實際問題，船山如何生活，先生便有些就心。

但是到了卒業時候，他說要去應某新聞的入社試驗，說要以文學爲終生的事業，須先在大報社工作，爲一流記者深深認識社會，以鍛鍊自己，造成人格，培養識見，做到四十歲以後，再來開始文學工作，敘述他學生的大計劃。

當時還是就業極難的時代，報社入社志願者達採用人員百倍之多，即使船山志願，由邊先生以他是出身於政治經濟很遠的哲學科，是否可以錄取，非常危險，故介紹於他的學生的社員，託其照拂及應試時的注意。考試的結果，幸而取爲練習生，可以有將來爲記者的希望，接到這個通知船山奔到先生家來報告，先生也極喜悅，像對於自己孩子一樣予以訓告。

『入了報社之後，不可存一個我將來要做文學家之心來自己辯護，要專心一志，先做一個良好的

記者。換言之，因為抱有將來的文學家的大志，在做記者時便要做一流的記者，非切實努力不可。這是日日精進的生活，不可有誤的。」

船山爲先生的真情所感動，好幾次躬身作禮諦聽着。

數日之後，捧贈先生以卒業紀念的詩集。自選在大學時所作的詩最心愛的十二首。自費製作三十部以「形象詩集」爲題名。形象詩集是與李爾坎的詩集同名的。想到這點，山邊先生對船山說了。

「先生也知道李爾坎的詩嗎？」船山是十分驚喜的樣子。先生也很愉快的，從滿滿灰塵架中，理出他在歐洲留學時代所蒐集的李爾坎的詩集六冊。

「我只知先生精通法國文學，却不知道先生也讀李爾坎的詩，真好極了。我這二三年來傾倒於李爾坎，這十二篇的詩全受李爾坎的影響，這不是恥辱，我反以此自豪，早知先生是愛讀李爾坎的詩，便早可以和先生談李爾坎了。」

船山愛撫着六冊精裝的詩集，很仔細的尋繹先生所讀而加註加線的詩句，欲以覓得先生與李爾坎關係。先生說有李爾坎的散文，但尋了多時，才找到一本馬爾德手記及書簡集。船山心愛這書簡集和詩集杜維諾的悲歌，先生也明白了，以此二書贈與船山爲卒業紀念品，船山十分喜悅，以李爾坎的關係，他對先生益加感到親近了。

先生讀了船山的詩集，誠如他自己所說，有受李爾坎影響的痕跡，而觀念的辭句甚多，乃因對於德文缺少理解之故，同時專一於靈魂的推究，感到心動的同感。尊敬李爾坎，要依從李爾坎的路以行，可以說是李爾坎型的生活，與激劇的記者生活之間，別無矛盾嗎，在一見矛盾之處，投出自己，以求自己之完成，這是現代青年的強韌之處嗎？山邊先生對於船山的將來更加感到興味了。

其後船山入社之後，在生疏的記者生活之暇，也來拜訪先生，報告新生活，同時談論李爾坎的神，生命，死，靈魂等，以爲安慰。

不久便派往東北某都市之支局爲練習生，開始頻繁之通信先生所贈的紀念書冊，與其他李爾坎的詩集，同攜赴東北的冷僻都市，放在枕頭半邊。說想寫些好的信，可以公開也不愧而的信文，此應戲語，但他的信實不壞，充滿了初往東北荒涼都市去的寂寞，每日生活及見聞之中，有求神的心靈之呼聲，使人感動。先生也回復了少年的心，必寫回信，但其信必比船山的來信短，先生以此精神衰頹的象徵而自卑，有時乃自置名爲山邊老人，有時他深夜從支局打長途電話來，說因爲要接先生，夢咳。

二年後船山昇爲社員而回到本社來，到他調南京服務之間的二年間，每星期定有一次來訪先生書齋的。

把這一星期間所寫的新聞記事，即使是補白式的記事也剪下來貼在貼報簿上，拿來給先生看，是



請先生指教文章。船山歎息新聞記事的無署名，以爲無署名反而責任重大。山邊先生說，新聞記事不要筆者的個性，避去粉飾，以即物的明快簡潔爲貴，此爲不署名之故，但船山不以此爲滿足，以爲○報社原以新聞體爲基調，但非有記者個性同時活動的文章不可。但先生對於貼報簿上的文章，加以朱批，訓誡其記事中之雜有主觀分子的幼稚。有時爲頭條新聞時，一朝打電話來，「今天第一條是我寫的，請先生指教」，先生也就批出了等他下次的來。第一條的記事，因爲文章長，他特長的細密的觀測及感覺的文章，也有生動迴旋之餘地，但先生刪去其感觀新鮮的文章，而修正爲正確之記事文。船山便不高興說因爲有新鮮的觀察與文章，所以登第一條的，先生笑說，材料是他爲第一條的，以文章論都不及格。

從特派到南京之後，以船山特派員署名而掲載，先生戲寄以信謂文章責任，君已一人負之，關於文章，不再修削，但又開始了像在東北支局時代的那樣頻繁信件之來往了。

如此，山邊先生的生活中有不離船山之處，心中想自己死了之後，自己有幾部分在船山身中活着。

x

x

x

「父親，父親，」翌日先生還在床上，被津子的驚愕的叫聲喚醒了。「船山君，不像是已經戰死

的。」

像繼續做夢一樣，從中躍起，津子手執報紙，欣然站着，山邊先生說，到底不是戰死吧，心中動悸，穿了睡衣走到走廊邊，忘却戴上老花眼鏡，便即看讀報紙了。

津子所指着的地方，「猛烈轟炸緬甸北部，馬格威空軍基地化爲火海」，在這個大標題之傍，有船山的照片，「這不是第一條記事嗎？大功勞啊，眼鏡，拿眼鏡！」端遠了報紙才容易看見第一行的「緬甸前線××基地船山特派員○日發」的字樣。

此地的○日便是三日之前，那麼戰死了這應是誤電吧，抖顫的手帶上眼鏡，慌忙看那四皮長的記事。沒有誇張的堅實筆致，活潑報告可怕可驚的事實。先生讀着，好幾次點頭，津子也注視而看報。三日前還打這電報的怎麼會戰死呢，這個感慨，在父女的心中興奮。

「那個伊東先生，父親認識的嗎？」

「不認識啊，這玩笑太大了。」

「還有○報社會不知道船山家裏的地址，這也是奇怪的」。

「但這也決不是可以拿來開玩笑的事，一定是有錯誤，四月的高愚節已遲了十天，」先生說了走下庭院，高伸兩臂於晨光中作深呼吸。

「船山君是被誤傳爲戰死，應更多活些而寫好的記事。」

津子也這樣笑了，但是先生終不能驅除如暗影一段的不安，吃早餐時，也像心中不痛快似的。在吃的中間，便打一個電話到相熟悉的○報社某主任的私宅去問。

「先生是認識船山君的吗？不是誤電，已經來了詳細電報。今朝の記事是戰死前一天的，他真是很努力服務了，等會面時當將詳細情奉告，發表也許還要遲二三日。」

先生一聽第一句話，便明白了一切，隔了一天之後，船山特派戰員戰死的情況，很詳細的登在○報上。山邊先生很深切的體驗到了兒子戰死沙場的父親的心境，是愛他的，但是一件愛他的事情也沒有做過的悔恨，這種種記憶不絕來苦惱先生。

轉職到南京去的時候，船山來和先生商量，可以不可以到南京。

到南京不是報社的命令，是出於自願的希求。先生以爲到外地工作，不如在本社用心，反有益於將來。尤其船山向來在社會新聞方面服務，所以可以暫時在本社調爲政治經濟方面的工作，以修練他在這一方面所缺少的知識。在中央是可以明白把握住時刻轉變的世界及具反映於國內的情勢，像在樞神經的地位，可以增高他所求的識見。到本社來工作爲日尚淺，爲記者的修養，尙未充分，若爲社命，當然不必逡巡而去赴任，則自願出去，却可不必。先生這樣勸說。但是船山方面，與其說是來商

量，不如說來報告到南京去之舉，十分頑固。

「如以新聞記者爲終身事業，自然可以如此說法。但我現在還有個人的自信。中日事變的解決，我相信須看日本的誠意。到南京去，做新聞記者的修練，或是不適當的，不過到了南京，與中國的若干知識人相交，我却有以誠意感動他們的自信。一個人的努力，對於中日事變那樣的大問題，當然不會有甚麼辦法，不過，所謂誠心，卽是一個個人，虛心坦懷來感動對手。像我那樣的青年，無數到中國去奮鬥，這是對我們青年表示日本所要求的。當這時候，若說爲了自己的前程，便要留在東京，那是卑怯的，幸而可以到南京去當新聞記者，便可以將自己的誠心與中國人相見，即使是少數的中國人，我也可以表出日本的誠心。假使卽此而不爲，這說創作，說作家，都是兒戲。趁沒有結婚的現在，來試驗自己的力量，這是一個好機會，所以想到南京去的。」

這以上山邊先生再不反對，不是因爲被他的熱情所感動，而是要留他在東京的感情，像是一種不願分開的私情，而不願被輕視之故。

照現在想起來，那時是應該檢討船山的思想而促其再作冷靜之反省的。是應該始終強調先修練成一個良好的記者的，這是先生第一件的悔恨。

但是船山到了南京之後，寫來說好久不做詩，此時到能做詩了，所謂能做詩，乃是不但有了寫的

時間與心情寬裕，而對於船山自己所說的誠意，也大有自信了，山邊先生也起祝福的心思，而他到了南京之後，不及一年，大東亞戰爭又爆發。

×

×

×

山邊先生檢出李爾坎的詩集來，多年不讀了，想從其清明透明的聲音中求慰藉。津子從書齋中檢出船山的照片，放在「佛壇」的母親牌位傍邊，看見了分外痛切感到他是戰死了。二星期之後，遺骨由空輪歸來，舉行隆重的社葬。

參加葬式時，船山的父母對山邊先生說，船山的遺物，已經由飛機運到○報社了，其中也有給山邊先生的遺書；隨後即可送來，這天的傍晚，○報社的信差送了個小包件來。在從軍時留着遺書，乃是「以一日爲終生的真誠的做生活」他的此話是傳出他的真精神的，心中更爲切切。

此夜，書桌上陳列了船山送來的照片三四張，山邊先生讀他學生的遺書。

但是在小包之中，不但有遺書，還有一本大型的日記簿，日記簿上的一頁上寫着此從軍日記，謹獻於×大學之山邊教授，大概是因此而○報社便送到山邊先生處來的。是南京特派到南方之日起到死的前一日的日記。

先生在遺書與日記之前，暫作默禱。

隨即開拆面上寫着遺言，致山邊先生的。在印有南京支局字樣的信箋上寫着「戰爭與和平都以誠心爲底，我現在完全是純一的心情，初在出陣之際，感謝生平所受的恩情，……信次」用很隨便的筆致寫着。

和平與戰爭，都以誠心爲底，——先生對純情的青年所留最後的遺言，以爲像有深意的箴言而沈思。到南京去的時候，也有這個誠心的話，是因此而到中國的，從他所傾倒的李爾詩的生涯及李爾詩的勞作所攝取的思想，以誠心那話來表現了吧。從的遺作之中，想可以闡明他的思想，他的卒業論文「論柏拉圖市民的義務」中，還沒有誠心的文字出現……先生把以船山爲對象，可以明白理解的遺言，想探求其普遍的意義，這也是從悲哀所生的迷妄嗎？

山邊先生再讀獻呈給他的日記。

從昭和十六年十一和三十日起，約四個月之間，每日不間斷而寫的日記。一天一天讀下去，先生也溺感於青年的日本知識人，所筆錄的身臨戰爭的記錄，有時且忘了寫的人是船山，含有詠嘆的調子的歌頌，對於死與生寫得最多，是年青人所希有的，在身臨死地而希求生時，是要虛心坦懷，想到神，想到生，想到愛的吧。他遺言中的誠心，是像有克己虛懷而生活於對象中的努力之意。——先生探索船山的思想，熱心讀着日記，忽然到了三月二十六日的一頁而覺得意外了。

「三月二十六日。」

今日朝起，散步一時間，走××湖一周，適需時五十分，在離此地以前，必每日實行之。從散步回來，諸君尙未起身。天太熱，人懶得不起來，讀杜維諾之哀歌。久已不讀此詩集了，因天熱不能思想。第九悲歌感人至深，使人忘却一切。

我有隨時赴死的決心，又以活下的決心而努力。此兩個決心，絕不相矛盾，而是互包的。若生還故國，我想與山邊津子結婚，向山邊先生請求，先生必然允諾。現在津子情況又如何。」

在這以前，未見有津子的名字，關於山邊先生他只有一次的「久未接到山邊先生來信」，而已。

山邊先生想探索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記紙背所隱伏的，脫了眼鏡，交臂而坐。想與山邊津子結婚。現在津子情況又如何。像聽得出遙遠的呼聲，心中茫然。

這樣互相的愛情，在二人中間是有的嗎？先生是完全不知道的。但是想想最初○報社來電話時的狼狽情形，煎茶時的嚴肅樣子，把船山的照片放在母親牌位傍邊而供淨水的情形，——一切舉動都有蜘蛛螞跡的。但是，到不會明白二個人的愛。還是三月二十六日的一天，是船山一方面想到了津子而呼叫的呢。向山邊先生請求允許結婚之意嗎？

先生想探索這個祕密的這樣子，潸然下淚中仍讀着以後仍讀着以後十日的日記。

二月二十九日的最後之處有「不讀Y T子的來信，今日又暮了。Y T子啊你好啊，」有簡單的附加。

Y T子當然便是山邊津子，三月二十六日以前，也有Y T字樣，但Y T二字並不會惹目，恐怕是山邊津子代表記號，再翻到前面來看，十二月二十九日有想得到飛機的寄信來，從上海到福岡來守候了二日，附記有「想一見Y T見面又恐纏綿」，一月十一日又有「Y T有信來了，可喜」。

山邊先生與他的女兒二人過生活十數年間，愛撫其女，不使她心中有陰影，但此時感到抱歉，想合掌向津子向船山道歉了。並不會約女兒參加葬式，她如何悲哀。一定想母親，若有母親她可以分去些悲哀啊。

先生忽然走出書齋，停立在津子房間面前，紙窗上映出燈的影子。是啊，正如你所說，戰死的不但是船山君，想執了女兒的手而予以鼓勵，但自己又覺悲哀起來，便又回到書齋。又想記出三月二十六日船山所說在緬甸的灼熱的戰場所讀的第九悲歌。以前讀過的此詩，已經全無記憶了，贈他畢業禮品的詩集，到最後還不離身，這算是惟一的安慰了。

翌日，船山的遺骨運回神戶，先生並未去車站相送，一夜之間，對津子的觀感改過了，像不忍看。幸而此日有學校課程，把船山的日記放入皮包中，逃出家門。講義完了之後，從圖書館借出杜維諾



的悲歌來，熟讀船山在灼熱的曠野受其感動的第九悲歌。船山的靈魂，想會見一次而談談的心境。回家時向學校提出了請假四五天的假單。晚間向津子說要趁夜車到關西地方旅行數日，津子抬頭以疑問的眼光對他，仍如平時以旅行用品裝入小皮箱中。只問

「穿洋服去禮服嗎？」

因為翌日是神戶船山的家裏舉辦喪事，山邊先生讀了遺書之後，也是決心要去船山鄉里弔詣的，但不邀同女兒同去便不好出口，

「不要禮服，黑西裝，修紋褲的便行了」表示他不是去參加事的樣子，先生把船山的日記放在旅行箱中。

翌朝，山邊先生像等火車的停車一樣，在京都下車。買不到臥車，夜間不能成寐，頭昏，想爲甚麼要到神戶去參加葬式呢，對船山的兩親如何說話呢，關於津子的一事，乃是船山胸中的祕密，日記既接受了，便當他爲保持此祕密，——對於自己的舉動，有此惶愧，憑弔船山，除在孤獨中懷想以外，別無他法。

先生在京都換了去奈良的電車，進了相熟的旅館便入浴之後而就寢，因爲疲勞而熟睡了。先生醒來，時已過午。窗外藤架上嬉嬉的小動物的叫聲，如在夢中聽到二十幾年前所聽的可愛的德國語。與

亡妻在北瑞士旅行夏季，每朝被窗外嬉嬉的德國語驚醒，不懂德國語的妻說這是猿啼，而請求譯給他聽。起來看看，在窗下藤花滿開的藤棚下，幾個德國的男女孩童，像猿樣相聚戲着，鮮明的服裝與帶結髮色，與藤架相調和，殊美好。拉不住藤棚的橫梁而跌下來的女孩，別個孩子也跌上去，再跳跳蹶蹶，十分愉快樣子，這非是南方戰場上的人所可想到的了。……

山邊先生後悔不會帶津子一同出來旅行。

此日下午參觀了博物館，在東大寺境內徬徨。數年前曾有一次在此地過春假的，當時船山還是大學二年生，從神戶來同行二三日。船山對於古都的歷史及古美術，都是不知，所見所聞，都是心服。要去法隆寺朝晨，船山說：「先生我不去了，沒有預備知識，僅作走馬看花，不能有真的鑑賞，看了一遍之後，好像法隆寺已完全知道了，也不行，所以想讀過些書再來看」。勸他「沒有預備知識去看乃是研究的第一步」但他終於不參加而回神戶。有這樣的嚴肅的一面，以後他也沒有看過法隆寺的樣子。

在大佛殿橫裏的松林裏，舊的長椅是和船山一同休息時同樣的情景，山邊先生無聊的坐下來，但仍不住想到船山和津子的事，前面的傾斜地有三個德國婦人攜帶幾個孩子上去，外國小孩跳起來要取松的黃花，看見了這幾個德國人，記起了前日所讀的德文詩——也是船山最後所讀的詩，奇怪的斷片

斷片記起來。

「只有一次存在，沒有二次，即使是一次，一次總是存在的。

存在於地上，而無可替換的。

啊，到了死別的世界中，什麼可以攜去呢，大約是此間所學得的對於事物的看法，不能帶去，什麼都沒有。

所以苦的經驗帶去，而又重的體驗帶去。

永愛的經驗帶去。」

一陣的風吹去了，後面的茶店方面，吹出紙來屑還有一片大的傳單樣子，吹來椅子邊，像是總選舉政見演說會的宣傳品。

翌日早晨起，春雨縣縣濛濛如烟。

先生終日以長椅子放在旅館的走廊上，默默對着雨中的五重塔。有時五重塔在雨烟中可見影子，但三笠山及春之叢林，都在烟雨中隱去，先生像遠旅國外的樣子，悲嘆自己的孤獨。因爲在同一迴廊的人，也只很少談話的異國之女與童孩而已。

但是近午刻來了一個說本來是他學生的津川教一氏的突然的來訪。雖說是學生，是初任教職時授一年級的德文，但已記不清楚。不過在學校中職員室，教授中曾談論着本校畢業生中候補議員的年最少者，所以先生也知道津川教一的姓名。

知道先生住在這旅館，特地來商請一事，因為從東京來應援的演說者沒有到，所以十分吃緊，大概是可當選的，有此自信，但今日明日是重要的時期，先生是母校恩師，又是大名滿天下，若能予以臂助，則必勝可期。只要今晚一次，請先生屈駕一行，登壇演說一次，不感激之至。」

津川教一以此種口調，說述奈良縣下的選舉形勢。

三十左右的年紀，是樣子很幼稚的白面青年。平常假使是知道先生的，即使應援演說人不足，也不會來請先生教授的，因為此舉極愚。先生最嫌惡演說，更討厭選舉演說。而現在津川教一氏却不問先生的感情如何，請他在晚上出席於丹波市的公會堂的演說會，也不問先生允否，便說即刻去貼招貼，晚上派車子來接，這一種態度，很使先生反感，本想反問一句，到底向選民說些什麼話而一言之下拒絕他此舉的，可是他看見了這個年輕人的候選者，深深的想起了自己對於船山雖抱有愛情，但是盡力之處甚少，十分後悔，便想對於這個不認識的學生，多盡一點力，以為代作憑弔船山的一種舉動心情激漾。……

某女的事

大谷藤子

此  
页  
空  
白

竹夫人這東西，我實在從來也沒有看見過，問誰，都說沒有見過，好奇的去問舊貨店古董鋪，却冷笑說近來沒有這些東西。但字典上到分明載着。據日本國語辭典，說是夏天因為避熱而抱了睡的竹製的籠子，對於這個名辭的用例，引着蓼太的俳句「從青色時想起的竹夫人」，我是淺學，不知道這個俳人蓼太是什麼時代的人，但以日本國語辭典既然引到了象這例而論，便可以知道竹夫人這東西，以前的確有的。

我很想看看這東西實際是怎樣的。並非要想據爲己有而使用，不過因爲對於字典上的漠然空虛的存在，感到不滿之故。但沒有的終歸沒有。無論我怎樣不滿，不能看見這實在的東西，依然不過是在我的空想世界中而已。因之我以後仍舊查查舊字典，有時在漢語辭典中，看到有東坡志林「俗以竹几爲竹夫人」——青奴，竹夾膝等等的說明。由此看來，中國從前也是有此物的。叫竹夫人又叫青奴，好像法文的名詞，有男女性的分別一樣，在中國，男人抱，叫竹夫人，女人抱的便叫青奴……。

重而厚的漢語辭典放在膝上，我聊作此種空想以自慰，實在尙是四五年以前之事。其後不久我到中國了。在中國看見了竹夫人這東西。昭和十三年秋天，以事變的戰情爲基準而言，是正當開始攻略漢口之時。

我先到了上海，會到舊時的同學叫岡田的，他在上海吳淞路獨資經營一家叫明星公司的雜貨店，

因岡田談起，知道還有一個舊友叫福富的在杭州。岡田在學校裏專攻政治經濟，福富却入國文科。修習國文之外，也傍及漢文，對於漢文，興味加深，據說他也去學習中國語了，也許因此而到中國來的。本來福富是生存滿洲的，詳細情形我不甚清楚，好像父母在滿洲的奉天，在學生時代當初，學校暑假，他總是回奉天去的。其後不久，兩親去世，一時寄寓於京都親戚家中，以後便音訊不通，其實在岡田說起以前，我已經忘了福富了。

因爲岡田說「怎樣，要不要會他一會。」

「好的見他一次吧。」

「那麼你到杭州去，還是打電報叫他到此地來。」

「到杭州去看他吧。」我說。

「好。你倘使沒有什麼要緊，杭州去一次也好，因爲他從事變以來，參加了軍隊的工作，現在是在杭州的報道部，到了那裏，你也可以得到許多幫助。」

因之託岡田接洽，而我就往杭州去。倘使是現在，岡田當然可以同行的，當時上海杭州間的列車，不能得到搭乘此列車的許可書。我那時因爲是新聞社的從軍特派員，奉社命視察漢口的作戰，當然在中途分程，不論到蘇州到杭州都可以的。這一天我早朝從上海出發，於蒸熱的午後，才到了杭州車



站。笨重的行李，原是寄放在上海的旅館中，可是走出了陌生的車站，已經渾身流汗了。對羣趨而來的黃包車夫之一人，說了報道部的地點，便想踏腳上去了，這時忽無有一個穿藍色中國衣的矮人走過來招呼我，閃亮着雙眼，我不覺說。

「是福富君嗎？」

「是，福富啊，」

真是的，我急急回絕了要坐的車子，再在楊柳的樹蔭之下，與福富相對，到並沒什麼特別感想，不過覺到，怎麼，這個就是福富麼的索然之意。因為長久的疏遠之故，又是着了中國裝的福富，並未給我以再會的歡悅。

我追想以前，學生時代的福富，也是這樣陰沉憂悵的人嗎。實在那一天的福富是非常沉鬱，看看也便不快的。

「你特地來接我嗎？」我說。

「是，因為上海的岡田，來了個電報。」

「這樣麼，那真對不起了。」

我由福富的引導，兩部黃包車相連而進入杭州的市街。街道是意外的寬大。橫過了幾條大街，車

子到了楊柳青青的湖畔。是西湖。西湖本身很好，而到這湖邊上，四面的山巒全收在眼底，更加美麗，使我不覺想起了日本的京都風景。

福富工作的報道部，就在這湖岸，是小巧的中國房子，據說本來是省政府不知市政府的官吏的邸宅，通過了正房到裏面的園，在樹隙之間可以看見西湖水面的反光。突出這水面上，還建有一間水閣，我最初是在這水閣中坐下来的，進了這水閣頓然一驚覺得奇怪的，乃這水閣的房子，從地板，牆壁，天花板，壁櫃，一切都是日本式，而且室內也完全是日本式的席地，雖然陳舊些。

「啊，這是日本人改建造的嗎？」我驚問。

「不，起初我也這樣想，但實在是好奇的中國人造的。」福富微笑說。

「呵，那是相當的親日家了。」

「是不是親日家可不知道。據說住在這裏的中國人，是有了個日本女人的。在內地說起來便是妾了，此地是說第幾夫人的，據說由這個第幾夫人的日本人的要求，所以特地建造這樣的房屋……」

1。

在旅行中的我，這已經是一件很好的故事了。我停拭了汗，感情上有些激動，自己也感到的。

「哼，那麼這個中國人在杭州陷落之際，也逃走了吧？」

「逃走了吧。」福富是憮然的。

「那麼，那個日本女人怎樣呢，也跟了一淘逃嗎？」

「也是一淘逃的吧。」

「是嗎？那麼現在一定還在什麼地方的吧？」

「那一定還在什麼地方的。」

福富方始莞爾而笑。但是這笑與我是無緣的笑。

我再抬頭，看看房間的佈置，當然這房間內所擺設的珍貴東西，在日本兵進城以前，早已運走了，其證據有日本式的「床間」已經不掛什麼畫軸，在灰色的壁上，僅留有掛軸的痕跡，可以想見前住者的生活之餘韻。

我的滴然的回顧癖與空想癖，就此已經充分了，這恐怕是有閒於人生的餘白，在這床間的掛軸之痕跡，有那個未知之人喘息，我也可以感到。我橫臥在古色蒼然的日本席地上，茫然看着屏壁的花紋，木架的格子。據福富的說明，我們現在在所有的紫檀書桌，及次間的花瓶之類，都是那個日本女人所留下來的東西，另外還有一牀絲絨棉被，緞子的坐墊二三個，木屐箱，鏡台，籐椅子等等，其他都是毫無價值的另星物件數件而已。

「是嗎？那麼沒有三味線之類的東西留存嗎？」

「三味線？三味線是什麼意思？」福富坐靠湖的欄干上作怪相說。

「唔，不是有什麼特別意思，我想起來可以彈彈三味線的，主人公的中國人喝了些老酒，醺然陶然，口中吟着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等等的詩句，於是那個女人也懷想日本起來，口中唱出日本的歌謠來……。」

「我是沒有想到過這些事項的，可惜三味線也不會留下來。並且那個女人是否風流的花街柳巷之產也不明白。」

「不過，想來恐怕大致是那一流的人物了。假定主人公在年輕時節，來東京留學，到赤坂或者新橋的花柳地界遊玩，……或者意外的是新井藥師或道玄坂一帶的交際花也未可知。」

默然點頭的福富，突然變了調子，回轉頭來。

「唔，新井藥師或者道玄坂麼。這些話好久沒有聽到了，怎樣？事變發生之後，那麼地方照舊好嗎？銀座怎樣呢？新宿早稻田方面，也有些變動的吧。」

「唔，而說變也可以說是變，說照舊也可以說是照舊的，假使你希望知道內地的事情，我也可以講，不過還是先帶領我去有名的西湖上蘇堤，白堤等處走走。」

「唔，是，因為你是客人……，不過有力氣出去嗎？」

「有。」

「是嗎？那麼，請稍等一下。」

福富倏地起立，拖了鞋子，走出水閣，那個藍色的中國衣在庭園裏桂樹中消失之後，我仍橫在席地上。就於空想之中。本來所設空想，不一定限於紅情綠意如同這房屋的主人本身世，現在這時候，在大陸的各處，有激烈的戰鬥，也是可以想到的。據上海所知道的，在杭州的市梢，中日兩軍是夾着錢塘江而對崎着，向漢口進攻的部隊，在攻揚子江要衝的田家鎮與武穴，反覆血肉的搏鬥。我的近親與朋友之間，也有人直接了荷槍奔走在這戰線上的。比方頭腦中浮起了此種事實，我不覺有切切之感了。其時福富出去之後，突然有喊我的聲音。

「喂。」

我翻身起來，向前面一看，却不看福富的蹤跡，想他是在庭中叫的吧，到說

「這一邊啊，這裏。」

是靠湖的窗口，福富已經駕了一隻畫舫，搖在水閣口窗邊的欄干邊了。

「請從這裏下船吧。是，鞋可以不穿了，你提了下來吧。」

我照福富的叮囑，提了鞋走上畫舫，福富提起腳來踢了欄杆一下，小小畫舫，便劃開了青萍，而向水中央蕩開去了。

太陽還在山嶺的稜線上發光，寬曠的湖面來，涼風徐來，心情是因此而鎮靜了。福富先靠船在三潭印月的地方，於此略作休憩之後，再搖到蘇堤白堤的路上，堤上有穹形的環橋，可以自由通過，垂楊的枝葉，掛到水面上，船從其間擦過，我們從這水路上來去，在水泥的橋柱上，貼有種種標語的紙條，比方「打倒東洋鬼子」「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民衆快起來組織遊擊隊」等等，貼得還十分新鮮生色。

「唔，在這些地方都是貼得很周到的。」

說是本行生意吧，因為福富是從事於軍的這一方面的工作，看到了此種抗戰標語，便要激動事務上的感情，輕輕的說。

「這好像是陷落以後貼上去的。……」

「是吧。從那邊偷進來的吧。」

「唔，大約是吧。」福富點頭，「本來杭州雖然完全在我方支配之下了，但間諜是很多的。照我看起來，杭州的黃包車夫以某種意味來說，可以說全是間諜，今天從火車站拉我們來的，也是可疑的

交換着這些話，我們操着畫舫漕行，因之我感到了十分涼快與舒服，可是搖船的福富有些吃不消了，他脫了中國衣，只留了汗衫短袴，仰臥在畫舫上休息了。我也仰臥了，悠然放眼四方的諸山。湖面波平如鏡，靜如止水，停留在一處毫不移動的畫舫，像滴落在廣大湖面上的一點，由此一點我像融合在四周圍的美麗風景之中。「我看來杭州真是像京都的樣子」，我仰視天空這樣說。

「京都嗎？」

「唔，京都啊。京都假使掘了一個湖，便是這樣子的。」

福富沉默了好些時之後，川愛悒的口調低聲說，

「但是京都真好啊，我知道京都嗎？」

豈止是知道京都嗎？京都我從前是住過的，……還有，有一次的暑假中，你是在你京都親戚家，不是一同登過愛宕山的嗎？

唔，是了。是啊，有這一件事的。」福富微笑了。

「你的健忘症是相當不錯啊，」我接下去說，「那麼這也是大陸嗎。說了這個你一定可以想起來的，到愛宕登山的別一年，……不知是春假還是冬假，總是像冷天的樣子，和親戚家的姑娘加奈子

小姐，到兩座戲院去看戲的。」

「是的，那是去看松竹組的家庭劇的。」

福富倏地起來，

「歸途在八百政菜館吃飯，從京極穿過寺町大街，好像走御所的林子，終於步行回到了今出川……」

「健忘症到是記得很清楚」我微聲高笑了。

不，未必一定是健忘症。比方登愛宕山的事，我也不止二次三次，所以和你一淘去，還是和今出川的親戚一淘去的，便不大分明。因為從父親親死了之後，我的假期大都是在京都過的。」

「是這樣吧，我還想你是一定和今出川的那個加奈子小姐結婚了的，人的運命真是不可知的。現在怎麼樣？」

「結婚了。」

福富坦然的說。能夠很坦然的說出來，便像其中含有一種努力，我是躺在畫舫上隨便談談的，不覺撐起了半身，福富的那種表情，也像可以看見的樣子。

「結婚了，還是在京都？」



「唔，說京都是京都，不過要說明很麻煩，……總之加奈子在京都，結婚之後，在那裏的幼稚園做先生，因為她的丈夫是在船上做事的，差不多一年到頭不在家，因之是解解寂寞的意思。

我默然在胸中計數着。和福富一同到南座看戲是在大學畢業稍前，那時加奈子剛進平安女學校的專門部，那麽比我和福富是要小三四歲，所以假定從我們的年齡減去三歲，——那麽今年是二十八九歲了。

我立即想像一個二十八九歲的少婦，但在形式上一點實感都沒有。現在假使到京都去，好像一定會碰到加奈子仍是一個女學生的樣子，穿上了青嚶吱的服裝，手提網球拍而來的樣子。本來我記得會見加奈子，前後也僅是三次。但那時我們對於年輕女郎是可以毫無理由留下印象的。我在京都會見福富，因福富的介紹和加奈子見面過三次。那三次是第一次在什麼地方，第二次怎樣，經過了許多時候還記得很清楚的。這是很舊的事了。第一是到今出川的福富親戚處訪他，於是二個人一同到南座去，到了那裏，在走廊上忽然有笑着過來的洋裝女郎，那是加奈子。

「啊，來得很遲了。」加奈子故意背了我輕輕對福富說，而福富却責她。

「喂，有朋友，招呼一下，」不覺紅了臉，加奈子便說「對不起，」偷偷地看了我一眼。

這一晚的是第一次見面，歸路在八百政吃了飯，沿了冷靜的御所林子步行，忽然加奈子一人奮步

向前，離開了我們二人，這時我偷偷的問。

「喂，那人是你的未婚妻吧。」

「不，不是的。」福富立即回答。

忽然地停了脚步的樣子，但又改變了意思樣子，在青光的弧光燈之下，看見福富有一臉孔冷森的微笑。大家都拉起了大衣的領子，直到耳邊，但那一晚的福富的冷森青白面相，也許因為心理關係，十分感到神經質，我記得很清楚。

第二次是在今出川親戚的家，此日加奈子是穿和服繫着漂亮的帶子，以外沒有別的印象。第三次也是親戚家裏，不過那是暑假期中，我和福富是去登愛宕山的，就是那一晚，或者次一晚，偕同了加奈子到疏水去划船的。疏水的川流意外的流急，好像從冷泉橋漕到夜櫻的動物園是很費力的，大抵是我憑了血氣的方剛而執着搖船的槳，時時打着水面，激起水波，濺到加奈子身上，打濕她的衣裳，一路漕着，我滿身汗了。

漕着船，我一面和福富談種種話，又在腦中放了那一次御所林子邊的福富的堅決否定，而不絕究問福富結婚的理想。不說到好，我對於福富的抽象的朦朧的回答表示不滿，引出學校回出來在早稻田附近吃茶店的女人來比喻，說像某人那樣的人是歡喜還是不歡喜，這樣一種說法，在說話中又是一槳

把水打濺到加奈子身上，潑了她連頭面上全是，當然福富也潑了半身，却打濕說這樣是太涼了，其時本來格格作笑的加奈子却忽然不再笑了，默然取出手帕來拭面，好像很不開心樣子，我很陪禮的說「真對不起，水潑得太多了樣子。」

「太過份了。」加奈子冷然的說。

我是意外的呆了，感到輕輕的後悔。那是學生時代的常事，我往往說話過份行動過分而事後則生後悔，這也是一例。我本是帶有些見於年輕女子而和福富說這些閑話的，這又因了我稟性的神經質之反省，我想到福富在御所林子邊的否定，悟到這是不能作準的。這一種孤寂的理解，同時也感不能對任何人說的一種嫉妬，我完全意氣消沉了。但是那時的失敗假使是廉價的，那麼反省是淺薄的。因為性情心意的浮動是膚淺單純的。那一晚心情很不快，翌日和福富到京極的熱鬧場所去，講到了昨晚的事，我的弱小的心的創痕已經完全消失了。我以加奈子來訕笑福富，爽脆的對他說乾脆結婚便得了，這一次却是福富的沈愜了，

「是，我也這樣想，可是她的父親啊……」

「父親怎麼說呢？」

「父親總像輕蔑我的樣子。」

福富很不快的開口了，像很就愛的說，「你很知道她父親是一個所謂國學者，來來原不是什麼有名的學者，但是在京都，這一方面的人，說起今出川的佐伯確峯，好像也有些名望的。女抵是從小以國學漢學爲生命而受過訓練的人，對於現在的大學生從什麼地方看去，當然都是乳臭小孩了。」

「那麼你可以用功，做到不比她父親遜色便好了。」

「這是我也想的，不過問題的加奈子本人，到底她心中怎麼，是也不分明呀。」

當時的談話，大抵是到這一個程度，但是我還記得福富以後回到東京，便以非常的努力認真讀書了。當然是因爲要獲得加奈子，或者由別的動機，而福富的熱心鑽研，不但我注意，別人也同樣驚奇，這不是由於一時的偶然，有在卒業以前，擔任的教師勸他進大學院繼續研究之說可證。後來才知道，那時在滿洲的福富父母，相繼死亡，那麼福富的用功，這些事也可以想到有若干作用的，但是這個在幾年之後有怎樣的結果，則有現在我眼前，在畫舫之中，汗衫短袴，吹着西湖的風，福富的本他個頂正確的答案。結局福富不成爲學者，也不與加奈子結婚，經過了悠悠的十年之歲月，和突然訪他的我相對，在杭州做我的領路人。實際福富突然接到了上海岡田的電報，懽然的到杭州車站來，我想也是無可如何之事。

「那麼慢慢的回去吧。」那時福富很疲乏的說。

「唔，」

「來啊，再來划吧。」

福富又抬起身來，穿了脫在旁邊的中國服，搗擲手掌吐了口口沫，杭育含育的又取了漿。

畫舫緩緩的動了。

這一晚我和福富又同臥在這個水閣的日本房間中。完全出於意外的見到了竹夫人這東西。九月初旬，杭州還很悶熱，加以西湖上蒸騰上來的異常濕氣，我不易安睡。我在昏暗的房中，茫然看着射進蚊帳來的月光，其時睡着隔隣一蚊帳中的福富，就寢之後又幾起來到庭園裏去，當然廁處是在庭園的一隅。最初我以爲他是去出恭的，可是這是似乎時間太久了。除了說心理狀態以外沒有別的理由，我那時感到好像福富在庭園裏和什麼人在談話。實際也許是和人談話的。況且我除了福富不說，也是遊子多感的身份。每在異鄉的一夜夜的床上，我也有我的夢。因之心想是可笑的，但對於福富的一舉一動，也不是加以注意的。

可是我自己也覺到要用廁了，不過我要走到外邊，必須經過福富的帳邊，我的蚊帳吊在房間的上首，福富的床佈在開着隔屏的次間。當然這時我假使沒有什麼成心，即使踏踐了福富，也沒有什麼關係的。不過我從先刻就未曾入睡，看見福富的好幾次走下庭園去的情形，因之便有不想出去的心情。

我躊躇了相當時間，內急已甚，但是又不能從窗口放尿到西湖中去。

在三十分鐘之間，我決不定主意，心中想現在到底是什麼時候了。西湖上有時僅有魚躍水面的潑水之音，此外則是朦朧月光之下的幽靜渺漠而已。我終於下了決心。說決心是太誇張了，但我是經了幾番曲折之後才起身走出園子的。而且又是好像看見了不可見的東西一樣，來對昏暗的福富之帳外一看，果然福富的單被底下，很不自然的隆起着。果然是實有其事的，心中想，我慌忙走下庭園，黑暗中摸索到廁所，我是故意做了一個惡夢。事畢回到水閣，突然福富發聲叫我之前，我還不會知道伴福富的那個單被底下奇怪的隆起，就是那個竹夫人。

「怎樣？熱得很，睡不着，那麼這個籠子借給你用吧。」

「啊，是竹夫人嗎？什麼，有這樣好的東西，看看，拿過來……」我說。

排開了昏黑中的蚊帳，那個竹夫人飄然的落在我床上。這就是竹夫人了。是在漠然的辭典的世界中，使我空想很久時間了的竹夫人。我抱近那個輕飄的，像兒童身體大小的這個籠子，可是失望了，沒有味了。並不特別點起燈火來，但這個冷涼的竹夫人豫毫無特別的奇怪，而且有些污垢的感觸的樣子。

什麼，這就是竹夫人這東西嗎，我心中想。

我暫時以隻臂挽了竹夫人，這一種索然之感，到和這一天在杭州車站上會見福富的印象相像的。

從青色時想起的竹夫人，到底從那裏可以誘起這樣的句子來的。我對隣帳中在吸煙草的福富說，

「但是中國到底是中國。」

「怎麼說？」

「這個竹夫人啊。這東西我們抱了睡，是沒有什麼道理的東西，但是若從這個房間的那美人說來，一定是感慨無量，而化爲無限的夢了……」。

「呵呵呵呵」福富像吹了煙而笑，「說是這樣說，但是不能聽到了日軍百萬在杭州灣登陸之消息，而担了這個籠子逃走啊。」

因了這句話，便隔了昏暗的蚊帳而談到當時的戰況。福富的住在杭州，也是前途茫然的，而我又是要走到想像所不及的血腥戰場上去。我和福富談話着，一邊想到彈雨橫飛的不知名大陸邊地。老實說，我很想早一些到了那些地方。這正像胆怯的死刑囚，在處刑之際，自願早一刻處決的一種心情。

翌朝，由福富的引導，再漕了畫舫，到岳墳及中山公園諸地去玩，不久就由福富直接送我到了火車站，等候開上海的車子，這時二人又談了些京都的話。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話，不久也就開車了，我

走進了空洞的客車，福富從窗口望進來，好像對於我們的回憶，要加一種符號的樣子，說這些話。

「不過，這完全是插話啊，——我們所做的事，從廣大的人生看來，不過是灰屑那末小的插話。」

「那也許是如此的，」我說，「但是這個廣大的人生，從宇宙看來也不過一個很小的插話。」

福富沒話可說而老笑，接着想要再說些什麼話，伸出籃的中國衣袖來時，火車已經開動了。開車了，便把這手去脫他的帽子，低聲說！

「那麼，再會吧。」

「再會，在你多忙之際，非常對不起。」

火車慢慢的離開了杭州的市街，我像可以離開了回想之環，而回到上海。但是在那裏沒有機會會到岡田便走了，經過了蘇州，南京，九江，我所謂在硝煙炮雨之中，過了兩個月的生活，多少也有些辛苦，但我還是從前一樣的飄然一個旅客，在秋風漠洛之中回到了上海。接到了武漢陷落之報，在虹口走的日本人的表情，異常明快心的。尤其到旅館來訪我的明星公司的岡田，如此一來是旅行中什麼都沒有了，最初給我的是一個有酒氣強烈的擁抱。

「是啊，去吧，喝酒去。上次也沒有工夫請你，現在我們到租界去喝酒去。」



我和岡田渡過了蘇州河。到了不知名目的華人雜沓的街市，岡田給我以竭誠的歡待。我吃大餐，喝啤酒，又大喝老酒。又談起了杭州的福富的消息。據岡田的說明，福富本來在上海住得很久了，因友人之勸而擔任了現在的工作，在報酬很劣的條件之下，突然到州杭州去，是不過十個月以前的事情，就是今年的年初。

「實在那時我有些感到驚奇的，我想那福富決不至於會接受這事的，却突然打一個電話給我，說到杭州已經決定了，那時我真吃一驚……」岡田一手執酒盃，還漂起驚奇的眼色。

「現在這工作是這樣麻煩的嗎？」

「不，也要看担承這工作的人，」岡田接着說，「你出了學校以後，一定不大明白，福富的事情，好像因爲他的才學甚好，爲各方器重，有兩個大學教授的位置，來和他接洽，當然是私立的，一個在京都，一個在神戶。」

「唔，那麼他謝絕了嗎？」

「說京都和神戶，兩方面兼任也可以的，可是他決然謝絕了，飄然到了上海來。」

「那麼到上海來做着什麼事呢？」

「是啊，做了種種的事，好像以雜誌及新聞方面的事爲主要的。」

「是嗎？那麼那時候的加奈子小姐已經結婚了嗎？」

我一半像獨白樣子低聲說，岡田更加興奮了，

「你認識加奈子小姐嗎？」問我。

「實在是見過的，以前在京都曾經一同看過戲。」

「是這樣的嗎？那麼可以談談的了。」

岡田勸我飲酒，實際乘興而講着福富的事。當然岡田的說話是岡田自身直接經驗而加以若干想像的，於此還要加上我的想像，因之說話自然更加複雜了。據岡田所知，當時加奈子的確是一個開航中國的高級船員結婚的，但福富却不是因此而到上海的，反是在加奈子結婚以後，福富和佐伯一家的交情，比以前更加親密了。福富的來上海，以爲出於此種原因是太速斷了。原因是有幾分的，但爲其直接的動機，乃是佐伯主人的確峯之病死。病死本身原是不可抗的，但因了這個死，福富忽然感到了自己的盡心致力於學問乃是一種空虛。但是要說，述這事情，有述要補述以前的事項。

福富最初的確憎恨佐伯確峯的。福富本人受到他的輕蔑，因而發生反撥，像在京都御所林子邊所洩漏的語句，其時福富對於加奈子甚爲戀戀，而一面對父親的確峯又十分反對。對於由舊學問訓練出來的確峯可不必說，而且佐伯一家的風氣，受了確峯的感化，成爲敬神家的氣質，到底是福富所不能

忍受的。但是一家却又是以此家風自誇，而且相信是由自家主人確峯的學者矜持來保證。福富所看定的是這一點，問題的中心在確峯的學問，做這學問，這在確峯自身便是信爲可以做人的修煉的。福富由研究學問入手，這一方面是對於確峯的反抗，另一面是對於加奈子的自己表現。自己可以成爲相當的學者，不比確峯遜色的學者。而福富這一個人向與確峯不是有相同思想或生活的。這一點要叫加奈子明白。這福富式的遠大目標。

「有一次福富曾經說過的，」岡田這時候很寂寞搖搖頭，對於福富的性質，加以若干註釋。「他自己親口說的，——我是很早離開父母的，在親戚家走動，所以有些怪癖的，比方和別人相爭時，對手所有的東西，假使自己沒有，便不發生相爭的自信……」。

「唔，說了這樣的話嗎？」我說。

「說了，這一點，是有些女性的。」

此種女性的性格，到是使福富以異常之努力來接近所期望的目的。福富先成了學者。不是說凡做學問的人都是學者，從事於學問，而其他一切可以放棄不顧的人乃是學者。頂分明的證據，便是加奈子的結婚。加奈子嫁給了別人，福富是感到寂寞的，但事實如此進行之後，他却有意外平靜的心境，這在他自己也奇怪的。而且因爲反抗而與確峯一家有不能相融洽的情形，却反而是可以親密起來了

。這是有二個理由。福富自身內心的凌駕確峯的優越感以及最初使福富的反抗心生作用的加奈子的不安定的立場，兩者都是消失了。說起來三角形的三點，消失了其中的一個，福富與確峯便只能以直線來結合了，但是美的點的消失，人生能夠是如此淡淡然的嗎？

但是我和岡田，要推測當時福富的心境，也是無用的。總之，加奈子是嫁於船員了，而福富在京都與確峯到很投機，相與探古蹟，其時就職於神戶的事情，也大決定了。當然是福富的學識爲人所賞識，同時也說有確峯的暗中竭力推荐。假使確峯再多活半年，那麼福富一定在兩個學校中的一個擔任講座了。可是確峯突然因肺炎而死亡了。不過福富和確峯有心的融合之證據，是在葬式的席上，加奈子從下加茂的夫家趕來，與福富攜手而同哭。併且後來福富到了上海之後，對岡田表白的話，說和加奈子的肉體的接觸，這還是第一次。

確峯的葬後，不久，便開始整理遺物。福富和從下加茂夫家轉來的加奈子，一同担任當著述及書籍之整理，其時突然發現確峯自作的歌，有美濃紙數百張的原稱。開始寫還是很古舊的，看了制作的日期，可以知道一直接下來到晚年，差不多及於故人的半生。

「啊，這裏有珍奇的東西了，讀一下看吧。」

福富說了這些話，在白紙窗上映著老梅樹影子的日麗風靜的冬天，翻着一頁一頁，福富開始讀了

。但是那朗誦之聲在未終結以前，傍邊坐的加奈子的雙頰，已突然像火一般紅熱了。那是情歌。像把萬葉與新古今混合起來的，實在是纏綿悱惻的情歌。福富吃驚而翻轉紙頁，可是無論那一頁都是差不多的，例如「思君令人老，歲月不待人」。『月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一人約黃昏後，月上柳梢頭，』『教君姿意憐，奴爲出來難』。都是這些豔麗的文句，淒切的情緒，福富也感到非常狼狽。

「給我看一看。」

這時加奈子忽然說。又避開了眼光，接了那一束美濃紙，加以事務的一瞥而說了「是啊，也像是父親的」很當然的話，而很自然的放入小書架的抽屜之中。

福富眼中表出可惜之色，福富對於加奈子覺得湧起來了一種感情，暫時沈默之後對於這有夫之婦尋求往日餘韻樣子，便想出了一句話來說：

「這個歌，你覺得怎樣？明白嗎，山深，坡上的枯葉吹在風裏，帶有恨恨之感。」

沈默了，在口中反覆念了幾遍之後，忽然用冷酷的眸子回過頭來。

「啊，這是十分幽默的，諷刺什麼啊。」

「不是，這是實朝的歌，不是我的啊。」

「啊，討厭，不是你自己的嗎。」

加奈子暗暗深恥於自己感情的露出，而福富却是興奮了。肉體已經分離了，心和心終於也分開了——不，是在心的內部也還有一種的肉體，是可以痛切感到的。福富是動搖了，想到了先刻確峯的情歌，實際樣在福富是意外的，心想，這些嘔心咯血的纏綿悱惻的文句，確峯實際是以怎樣的感情來寫出來的。

是晚，福富以前所未有的強硬口調，要加奈子再取出那一束確峯的情歌的草稿來，拿到眠床中，費了一夜工夫而讀完這數百首的情歌，使福富吃驚的到不是這歌的世界之豔麗，這是就歌的形式而言，已經臻於優秀的境地，而此種完成的藝術品，與作者確峯的生活絕無什麼關係。福富覺到討厭。對於自己的生活毫無什麼關係，而可以錯誤的做成如此美好的藝術品，那麼自己的生活，到底算是什麼呢。堅守自己立場這話又怎麼說，所謂自己又果真可以算是自己的嗎？福富想到這個，這一晚，不但對於確峯，便是對於自己的周圍，也注以非常懷疑的眼睛。……

「總之福富的到中國，這是可以視為一種動機的？」我用了許久沒有醉的醉眼來對岡田說。

「不，解釋是聽憑你自由的，」岡田笑說，「但是那個確峯先生的死是昭和九年之冬，而福富來上海是那春天。啊，已經過了四個年頭了。」

「那麼福富以後是沒有見過加奈子小姐的了。」

「不，至少見過一次。」

「有一次回內地去過嗎？」

「不是，內地一次也沒有回去過。不過加奈子小姐是到上海來了。事變發生的前一次的秋天。那是搭乘了丈夫的船來的，絕無不便。」

福富和加奈子會見時，這一夜岡田也是在內的。本來帶了加奈子來的她的丈夫也在場的，結局不過四人漠然的吃了一頓飯罷了。不必等岡田的說明，我已經明白那一天福富和加奈子的樣子和心境，兩人恐怕毫無芥蒂像兄妹一樣行動的。

其後加奈子由丈夫的馴熟的引導，在開船以前在上海遊玩一陣，不久便回到內地。在郵船碼頭送加奈子行時，岡田也去了。當船開出去看不見了，福富也感情激動，佇立而注視黃浦的水面。後來恢復了感情，招呼岡田同走，在倉庫的旁邊，突然顫動了脣皮口吟來，

「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還不江浸月，還不至於這個樣子啊。」

說了這些話而笑，不住的傾着頭。我傾聽岡田的話，覺得這時的福富的情形，實在是可憐的。

「但是一切都是已經過去了。」岡田隨即叫了侍役來，福富的事這時才講了，「啊，出去吧，在這一邊走一下吧。」

到後來才知道的，這是霞飛路，街上很熱鬧，來來往往的中國人很殷盛，我和岡田所坐的二部黃包車，常常夾雜在人叢之間而前後不能相顧，但一忽兒在燈光通明的商店之前，又前後相接了。

夜風異常涼爽，拂我的面頰，我半閉着眼睛，默然任憑車子的搖動，走什麼路，怎個轉灣，我，不管，其時車子走入了陰黑冷寂的街上了。但是透過了淡淡的夜霧，聽到近處有輪船汽笛的鳴聲，大約是靠近江岸的地方了，這時岡田的車子在一隻街燈之下，却和我平行了。岡田看去也是很疲倦的樣子，橫身在車上，等到車子拉上前來，便抬了身好像等候我和他談話樣子，

「呵……」發出一種無意味的失笑。

我也像是等着的樣子，「唔」的點了頭，就無辦法的說出了。

「唔，還是福富麼，他是仍舊對於加奈子未能忘情？」

「那個，恐怕是的。」

岡田也坦白承認這事實。

「不論在上海在杭州，他總是抱了加奈子小姐送給他的那個污垢滿滿的竹籠子而睡的。冬天放個湯婆子進去倒好。」

「啊，那個是加奈子送給他的東西嗎？」我又想起，自己在杭州的愚笨的空想。



「說是加奈子小姐送給他的，你也見過嗎？」

「唔，見過。」

這時岡田從他自己的連想又漏出低聲的暗笑，隨即變爲高聲大笑而說道，

「抱了那個東睡覺，我却想福富到有些像抱了別的鳥卵而孵育的那種慈悲心鳥的那子。」

「不錯，慈悲心鳥嗎？不過那孵育出來的小鳥乃是卽慈悲心鳥的。」

「那麼孵伏的叫什麼鳥？」

「這個我忘了。」

「唔，叫什麼？」岡田不住傾頭而沈思，努力想起出這個鳥的名辭來，這時兩個人的車子，因爲道路的關係又相魔了。高低不平的彈石路上，岡田的車走在前面些，「唔，叫什麼呢？不是雷鳥，也不是啄木鳥，更不是老鷹，佛法僧，不過總之泣血的杜鵑是一定的……」

我跟岡田談到福富，這一晚是最後。我在上海的旅館，還逗留了二三天，卽使和岡田再見面喝酒，也不再談到福富了。這並不是雙方有意避免談到，却是因各人以爲不再去想福富的事，是很好的緣故，我同岡田只談些戰場上的見聞，不久卽整裝回國。

海上很冷，加以種種的回憶，使這一晝夜的航海，十分難受，翌日我到了長崎，再到門司，由下

關乘火車東上，不久行近了關西地方，突然決心在京都下車，像是對於許久未決的問題下一個斷案一樣，我在京都下車了。京都市街上，鋪滿地的銀杏的黃色落葉，又逢微雨霏靡，着肌生寒。京都是我舊遊之地，即是一草一木，也有不少感慨，這是我一個人的心情，所以讀者可以不必想像我在雨中去訪問加奈子，走在加茂川堤上的情景。我不會會見加奈子，也不會見別的人，只茫然過了難過的一夜，翌日再向東行，這樣到了今日，所以這件故事，是沒有什麼續寫的。

竹夫人

井上友一郎

此  
页  
空  
白

她跟在川分開之後，教授裁縫過活，這中間也有人來提到再婚的話，總不感到興趣，便讓牠過去了。其中也有說得很懇切的，說像自己這樣的女人已經很夠好了，一種知情達禮的說法，但被莫名其妙孤寂之感所衝擊，只是笑笑完了。其中一個人叫加島的，即有時會很懷念的想起來。說是比她大兩歲，但由已經做過人妻的女人眼中看來，總像是小弟弟那樣，有些不做底而逡巡的魅力。這也是因為職業上的關係，到大阪方面去了，有一二次從別人的打訕中聽到這個消息之外，這裏也不會通他什麼信。很歡喜做華美彩華的衣裳，卻沒有一次耽於深思中，想要穿着一種衣服，而且也是過着不能穿着這種衣裳的窮苦生活，但在很愉快的一針針做下去時候，會想起了加島來。生性節儉，所以雖然做着生活不是想把錢積起來，也已到了生活不發生困難的地步，只要有生活做，是什麼都不成問題的了，但臉上的小皺紋却逐漸顯明，做好了人家所叮囑要趕快的衣服之後，在鏡子裏看到自己的面孔，有些失望，感到說不出的寂寞。甚麼，心裏焦灼起來了。也有反因此而心中是更來得平靜的時候。

「真討厭，不是已經變了老太婆嗎。把針線去開，偶爾出去散散心不也好嗎？」  
這樣對着鏡子裏的自己面孔，笑說。

親近的綉緞莊的主人，現在還不懂他的心理。來訪她時候，她說：「對不起，在那裏請打一支釘上去。」托他。

「所以說女人一個人過活是不行的。馬馬虎虎嫁個人吧。」

綉緞莊的主人替她在高的地方敲釘說笑那樣說。把結婚的話和店舖裏的衣裳生活一齊拿來的一種歡喜攪事的性質。對於做衣裳方面是稀有的巧手，她可以接授，但到了結婚的話，便覺得好笑而閃躲開了。她點起了腳跟在傍邊看。

「難道說是因爲要一個人來打釘子之故，這豈不可笑。假使是一個懶散的人，恐怕更不行。據說女人是有着過臍的，作這樣打算，是對不起國家的。」

心裏存意逃躲而笑着。認定了自己的境遇是不幸的，便一心要想辦法來使自己得到幸福，綉緞莊的這個主人，心情是很可以感謝，但她有些爲難。做生意很靈敏的主人，到了這個時候一味誠實，也許會說出不得體的話來，也有些不安心。

「一事可以推知一切。佐川君不是已經又結婚過了嗎？你，想來也不是存心一直這樣過下去的。還是，你難道另外有別的甚麼理想嗎？」

「那裏，沒是這些事的。」

她用笑來掩遮了。這樣的像毫不介意說出佐川結婚的事來，使她不能有什麼表情，是十分難過的。這世界上好像有不能明白的事。她所見未識的女子，佐川却稱之爲妻而共同生活着，那是頂奇怪的

。在同棲時是這樣，到了分離之後，她好像更加明白佐川的心了。明白甚麼是說不出的，但是不和洽雖然不和洽，而比之別人比之任何別一個男人，還是和佐川更有相互的理解樣子，可是那個女人的面孔，她也沒有看見過。併且在自己周圍，也集來了許多佐川所不認識的人，爲自己打算的綢緞舖主人，像當然如此很平淡的說到佐川結婚。佐川那一邊不也會有此種事情發生吧。也許他在用『那個女人』的叫法來稱乎自己，想到了這些，她覺得慚愧，忍耐不住。她的能夠以教教裁縫來過生活，完全是托賴佐川之故，像在這樣心情之中活着，自己也不明白自己，也沒有法子對別人說。

「我看去是這樣寂寞的女人麼？」

她不甘心，這樣問了。

「那裏的話，這樣的開心是使人要一驚的。像我女人就說，因爲沒有人來欺負你，所以能這樣，對我表示不滿。」

「那對不起。」

她大笑。

她想起了曾經看見過佐川的父親一面。那是在電車中，她出去買了東西回來，包包袱放在膝頭，正襟坐着，忽然看見了老人的側影，吃驚到幾乎發出喊聲，而要站起來，這種心情，自己也不明白的

。電車裏人很擁擠，隱身在人家身後，但略中却注意他的可憐的樣子。這倘是是平常不知不識的老人，牠到可以站起來讓座給他了，現在這也不成。爲甚麼應該做得比不知不識的人還不關心呢？她想到了她很慈愛的公公，時常用笑顏對她，而叫着「松子，松子」的聲音。

長久不見，佐川的父親看去頓然蒼老了不少。這也是因爲自己之故，伴同他的人都沒有，她心中如此懷想，看見了比自己稍年長的一個婦人，幫助佐川的父親的樣子，讓他坐下來，對於這個婦人，感到像是一種嫉妬的樣子，她所曾經收拾的那衣裳，佐川的父親穿着。不過那個包袱的顏色却不眼熟，因爲這一點，便像不能想像他們現在的生活樣式，有些地方可以髣髴佐川的面容是感着可親的，但又可厭的一種奇異的心狀。這奇異，這樣同趁在一個電車裏已是奇異了，雙方已經這樣疏遠，她是覺到被那一種遺棄的寂聊的心情，而下了電車。

有了這樣一件事情之後的某一天，她到佐川住居相近的一個地方去，便乘機在那裏走一下。心中又怕，倘使被碰見了，雖然心中想見面的也不過是佐川的妻或父，佐川是出外工作而不會碰到的，但總好像走到了不應該去的地方，好像做了壞事的樣子。是住熟了地方，很親熱，像要哭出來，很胆怯的走近那房屋去。萬一是見面了，公公一定會說句很親切的話的。也有想看一看新的妻是怎樣的一種好奇心，家變得怎樣了。但是到了那個弄口，她還是返身回去了。



「你那樣子閒適真可羨慕，我心裏亂糟糟的。」

她的初到東京時的朋友，同丈夫拌嘴之後跑來看她，曾說這樣美麗的話。

「那是，只要做生活便可以快樂了……我是覺得天老爺可以感謝。但是你對我說這樣的話，恐怕是太罪過了。」

叫了一些點心請客人，她很慨然的說。

「唔，說甚麼難。不過我是沒有辦法的，所以倘使獨身起來，那真是糟了。決計不能看你榜樣的，所以羨慕你啊。自由自在一點不耽心事，多適意。」

「你丈夫怎麼捨得放掉你。」

「那裏，他不是說滾出去麼。稍一不留神，恐怕到不了年底。他性子是很不好了。我心裏雖不高興，但總是順他的脾氣。」

她哭着聽此種申訴。講到了買小菜的門檻，以及以往的追憶，又把最近丈夫替她買的圍巾很愉快的顯揚出來。她走到來學縫衣的姑娘一邊去指導，來往着。

「現在是流行這樣的一種頭髮嗎？像我到底是跟不上了。到了東京來之後，不知又變了幾次數了。」

她看了朋友的頭，又說這些話。想起了看到來學縫衣的姑娘；有那奇怪彎曲的頭髮，有時禁不住好笑。看了很關心於頭髮的朋友，有一種爲人妻的柔和，而對於不關心裝梳的自己，便也感到了些寂寞。

「我到你這裏一來，便覺得心清氣爽了。而且還尋到了東西哩。」  
那個包也不給人看，朋友就拿了回去的。

這一夜，他運着針，聽晚秋的雨聲，想起了以往的種種。

出來到東京時，甚麼都像在夢中。在深川方面，做事的佐川，租了一家房子，從那裏去上工，最是像經了長久年期的潮濕的草地中逃出來了，可以透一口氣的樣子，便從鄉間去娶她來做妻了。以前她在佐川回鄉時，也看見過他，却是衣冠堂堂的，並不像是鍛鋸工人的裝束。在鄉間是聳動聽視了。佐川的心裏，反正不會有甚麼大出世的，便想用衣裳來做到這個「衣錦榮歸」的目的了。

是四疊半同門口二疊的小房子，在二疊那一間，放置了火鉢和茶簞筥。（註：疊是席子，鋪於室內地板上，以草薦爲底，縫席於上，每疊通長約六尺闊約三尺，若干疊即謂此室內地上鋪若干疊也。長火鉢，茶簞筥並爲日本家具，長火鉢爲長方形之木箔，盛火炭燃炭作火爐，爲煎茶煮水之用者，簞筥爲櫛，茶簞筥爲附有茶具架之櫛。均爲日本家庭最平常之家具。）跟鄉間比較起來，都是巧小

玲瓏而像玩具的樣子。佐川不在家的白天，她坐在長火鉢旁邊，從押入（壁櫥）裏拿出行李來整理，消磨空閒時光。佐川的甚麼都記起來。在東京不認識路，又沒有想要去的地方，鄉下人到外邊去又很胆小，所以一天到晚只是在家中等候佐川的回家。回家是延遲了的時候，好像身體都不舒服的樣子。

「喂，什麼了？」

有時隔隣の嫂嫂作障子（註：間隔房間所用的格子排門，用紙張裱糊的。）外邊喊她。

「一點聲音都沒，我是當做你不在家的。」

她是慌慌張張，推開障子一條縫，對嫂嫂笑。

顏色青白瘦身的隔隣嫂嫂，輕輕坐在緣側（廊沿上），好像是立刻要回去的，但又快嘴快舌說了一時間的話，有時還在衣裳衣角下藏了盛小菜的碟子來。對她發許多牢騷得到安慰而回去。到了晚間，這隔隣嫂嫂的家裏，孩子的哭聲和叫責的小孩的聲音很鬧猛。

「每天沒有甚麼事情做吧。去學習裁縫怎樣？」

有一晚，佐川說。

「不過，又要你費心啊。」

她說話，還不脫鄉音。

「不妨的。在家裏白相，還是去學一種技藝我更安心。」

揩油鍍金用的金子，是這種職業的好處，佐川在工人生活中是奢侈的。她是去進了裁縫學校。是想不到的，她希望入學校而終於不得不放棄，現在又得如願了，即使是裁縫學校也是很幸福了。而且她是歡喜裁縫。一方面是答謝佐川好意的心思，十分努力學習。那時鍍金這職業已經在世間不大做得下去了，而且佐川的父親又從鄉間出來同住了，所以生活很苦。雖然如此，佐川依然叫她去學校。

「一定要讀到畢業的。有文憑比真工事更重要的地方。」

她心裏不安，佐川這樣說，勉勵她。

「我對於你的學費方面，總要想辦法。我的職業是不行了，你假使再不習一技，我更不安心，反正裁縫舖子總不會廢止。二個人合起來做這是頂安心了。」

她含淚點頭。佐川失去了長久磨鍊過的鍍金職業，去做了保險公司的跑街。生活雖然很苦，但那時她的心情却很幸福。佐川待她頂好的時節。到舊衣舖去買西裝時，二個人一同去看。佐川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看洋裝。關於領帶，二人又合起來鬧着打起領結來。

分別真是想不到的。她用熨斗燙着衣裳心中忖量。出去兜攬保險生意時間，佐川結識了女人，她

努力不再去想那以後的事。照佐川的希望，她可以用裁縫來過活了，但是這樣子，兩個人誰都沒有想到的。

到大阪去的加島，有信來通知，調任到靜岡了，她也不寫封回信，不久是新年了。正好裁縫的生活也休息着，有了在新年裏休息一二日到溫泉去的心思，要特地去訪問加島是不上勁的，還是到聽人說過的湯河原去，那時如有興趣，再去找加島，她抱了此種心情而趁火車的。她娘家的近傍也有溫泉，所以並不覺到生疎，但是第一次到這個陌生的地方，趁在火車裏，忽然有了很不安的心情，此種感情漸強，好像覺到有從向着佐川的生活解放出來的心情，而得到一種像孤寂又像欣悅的感情。

到湯河原的票子，趁過頭到了靜岡，已經是傍晚了，先進了車站前的一家旅館，但是心裏不安靜，便匆匆外出了。在正月凍冰的風寒之中，問來問去走了許多路，才找到了加島住的寓次。

「喂，你吃驚吧，忽然想起便來了。」

見了加島的面，她便這樣說，笑着。那時爲什麼而特來訪他的，已經不明白了。男人的面孔，看去也是無聊的樣子。

「歡迎歡迎。唔，到湯河原嗎？真可羨慕。」

「就乘便來拜訪你了。」

加島雖然做出又驚又喜的神情，但她反覺得乏味了。對於自己的無法說明的行動，感到厭煩的樣子。

「這住的地方到還不差。到東京很近，你以後到可以常常來京了。」

只能說這些話。加島雖然想明白她的近況，她却不過笑笑。那個加島的表情中，也沒有他到大阪去以前那樣子的特別表情了。以前所感到的孤零是益加厲害了。

伴同了說送你回旅館的加島同走，也不湧起想像中那樣的感情。也沒有甚麼懇切的話交談，兩個人只說些無關緊要的話好笑着。她想起了他只有通知她調任到靜岡來了，以外並沒有什麼體貼的話來。她又想到了靜岡以後，一定已經來東京過的，但是一次也未會到她的地方來看望她。她這樣子去探望他，自己覺得可恥，而一味在後悔了。

加島是用了種種方法在招待自己的心思這一種情誼是很喜悅的，但是心裏總不上勁。一同在笑的自己，像是個十三點女人。加島是不會感到她這些心情的，好像又很抱愧，心裏總不痛快。

「湯河原的旅館定了之後，請給我打個電話來，我也來訪你。」

到她住的旅館中了一下，喝茶談天一回之後，加島這樣說了便回去。

翌朝，很早她離開了靜岡，但在湯河原也不下車，並且通過了東京，到故鄉擊馬了。到現在弟夫

婦住着的母家去過二三日。

「又不是什麼客人，請不要客氣。能夠吃白米飯已經是很幸福了，這樣已經充分了。從東京來，這地方總像清靜寂寞樣子的。」

對招待的弟夫這樣說，她很舒暢的住下了。好像是通過了一種奇怪的心情以後的情境，在這住熟了的農家昏暗的電燈光下坐著，有點自己不相信自己的樣子。在東京覺得很可以懷想的這家，到這裏來一看還是可以懷想的。加島的事情像有點奇怪。

下一日同再下一日，都在炬燒（註：在地板上生了火爐用架子撐了，覆以被，人可以伸腳入其內取煖，日本冬日之溫室辦法）之中，眺望雪的山野，她同弟夫閒談度日，但是祖宗坟墓是已經去拜掃了。

「啊，阿常嗎？那個人有趣的事啊。」

她問到以前認識的常三時，弟這樣說，把近來的樣子說出來。

據言，常三是比她想像是成了更老的老人來了，本來她知道的那時候，已經有相當年紀了，現在是從長年的生活退了出來，靠着兒子夫妻過活。常三的工作，是從幼小時節便去做出入於叫伊藤一家山上生活。常三在四十年之間，一直替伊藤家在山裏種杉木。並且照料山木。無論那一個山都有他

種下去同伐下來的木頭。全年都在伊藤的山裏過活。去年的春天起，已經不做這事了。可是常三仍舊到伊藤杉山去巡留。

「假使下了雪，便到了山裏不出來。去看視被雪壓倒的杉木。並不是伊藤家托付他的，也並沒有想到報謝的心思，不過是放心不下自己所種栽的樹木。不去看是心中不安的。賣山得賺錢的是伊藤，一點好處也沒有，還去幹嗎，有人這樣說。常三却說杉木是可憐的。今天恐怕也是到山裏去了。」

弟這樣說。聽到了常三的這樣熱心，她自己也想哭了。

在圈內儘走不出的常三的樣子，她覺得很可憐。像在那裏看出了自己的影子。那一晚，安睡了，要人睡之時，好像聽得有人叫她「佐川太太」，想，啊，我仍還是佐川，很安心，但稍稍醒覺轉來，却聽得有人在打門。

「加藤先生，加藤先生！」

而投進她半醒半夢的耳中的，像是快信的一聲聲音。

她在東京的寓次，寫快信來催她回京，所以次日她又離了母家。她把她所有的錢，除了她要的車錢之外，包了交代弟弟，說是送常三的。火車到前橋那裏，車中鬧起來了。冬天天空晴朗，像比東京的天色更加好看。



木

石

舟橋聖一

此  
页  
空  
白

二桐醫學士是個不近人情的科學者。至少他決心在目前的研究未完成之前，不受一切人世間愛情的溺惑。二桐在任何時候都斷然自己的誠實來向着當面的研究類目，洒爾伐爾散劑與黴毒的關係，傾其全力來鑽究明白。當然他沒有妻，也沒有子。在新市區的一家公寓樓上，朝上醒來之後，剃了鬚髭，飯也不喫，便到研究所。本來在繁華市街中心的H R細菌學研究所，最近搬了地方，造在郊外一小丘上面，前面有青青的麥田。從公寓到那地方利用環狀線的交通路，約十分鐘可到，每星期中，一三五是全日關在研究室中，二四六的上午，即在研究所的附屬病室給病人診病。一星期中還有二天是值夜班的。不是值夜的晚上，二桐的研究室裏，也是到晚電燈還亮着。總之，從朝到晚，他是跟顯微鏡，土撥鼠，洒爾伐爾散，斯卑洛海透一同過活着。

此種無味乾燥的學者，大抵是偏執的並且諷世的。恐怕爲愛情所騙，總以爲愛情的傍邊便有陷阱，十分謹慎小心躲避。二桐常常尖出了嘴唇說，被土撥鼠騙欺的情形沒有，而人的善意，却有很多是不可靠的。

但是在H R細菌學研究所的，却不完全。是土撥鼠和二十日鼠，有年輕的看護婦，也有跟研究員的

女助手，定了時間，把小麥燕麥及白菜切小了喂飼土撥鼠和二十日鼠的事，把檢溫器插到這些小動物的肛門測量每日體溫的事，感染了病毒的小動物之情形，其觀測及報告，鑑定適合或不適合於實驗之用，這些工作無論如何必須要女子來擔任的。因之每一個研究員便有配定一人乃至二人的女助手來輔佐。不過照二桐說來，在這研究所的女人，不論是看護婦或女助手，沒有一個是可以說是像女人樣子的女人。面貌生得不好看，且不必說，而且一切行爲舉動態度，都不像普通可以稱爲具有女性美的。偶然也有一次濃裝豔抹，脣上的脂塗得血紅，裝得不好比不裝更醜。看見了這樣的女人，二桐便說，啊，你剛纔生喫了土撥鼠來嗎？脣邊還留着血蹟，說這些虐的戲謔。

反正都是這些不好看的女人，二桐便進而自願選用年紀頂大的追川初做他的女助手。追川初是今年四十四歲的中年婦人。面容不一定是醜，反而比之年輕的惡劣化妝，要清爽些，雖不能說潔淨，但有自然的柔媚感覺。她在這研究所已經做了二十五年，是H R研究所資格頂老的了，凡是研究所內部的事情，沒有比她知道再清楚的。很久做着第一任所長 R 博士的女助手，R 博士歿後，便做現任所長 添澤博士女助手，因爲性情不合，暫時沒有什麼一定職司，三年前，因爲二桐的希望，便在他旁邊工作。

追川初的熟練的技術，特別對於檢索牝的土撥鼠與二十日鼠的發情，有銳敏的目光，一手抓起來

，反轉肚皮，看其外陰部一眼，即可以知道是否在發情中，其他關於飼育土撥鼠及鼠的方法，其技能之卓越，也稱獨步所內，年紀大些，但在二桐是很得益的。恐怕比之別個女助手，能率有三倍四倍之差。而且二桐以不近人情之科學者自任，追川初也是早有了心如古井的木石一般女人之譽，二個人的存在可以稱爲絕好的一對。當然，追川初之木石無情乃出於她潔癖的性格，她厭惡輕佻，嫌怨放縱。因爲她的嫌惡而趕出研究所的女助手，也有數人。無論有什麼事，決不落下一滴眼淚，追川初的此種性格，衆人都討厭她，認爲她是不近人情的。但她對於工作及服役的先生，却又忠誠無比。對於服務規程是頂嚴格的遵奉者，一點不帶傷感而照辦，是其特點。二桐對於這點十分看重，所以對於研究所內別的不良謠言，毫不介意。

說追川初有一個妙齡的女兒，這傳說在研究所已經很久了，但是現在的所員却沒有一個人已經能確知她有這個女兒的。追川初對於這一個女兒也絕口不言。大家只把她作爲傳說上的想像中的人物，因之也有人感到這是很浪漫的，但是有以追川初做母親這條件，現實的興味便消失了。此項傳說又是周期的起來而周期的遺忘了。這追川初不知爲什麼緣故，有一天突然帶同了她的女兒到研究所來，這又是數年以來，她這女兒的事情早已給人完全遺忘了的時候。況且對這些事本不關心的二桐，是在此時方才知道追川初有這個年輕女兒的。

其時二桐正在研究徽毒學之外，又着手於土撥鼠對於洒爾伐爾散毒力耐性的研究。因此必須觀測土撥鼠之一般性狀，研究其飼育條件，調查其關於生殖——性狀及疾病之狀況。

此種工作的助手，追川初是頂適當的。二桐說明了研究要目的主要組織，期待她的特殊技能，大體叫她去担任工作。追川初的無表情的面容，這時也泛起了紅色，泛起久已不見的喜悅樣子。

『這是很覺得光榮的，正像我在年輕時經驗過的一切情味。我年輕時節，最初到這裏來，受R先生的指導，我也受到像現在這一次的感激。又像是光榮又像是可怕，女人總是胆小的，是否能請先生的囑望，很不敢說，總要竭盡全力來工作，來作報告。』

追川初以慇懃的調子來說。

從此日起，在土撥鼠棚舍的一部，劃出大小幾個檻，飼養研究上必要的幾頭沒有交尾經驗的純粹種的土撥鼠，追川初以異常之熱心，從事此項工作。各檻中鋪以稻草，對土撥鼠也新編列了號頭。

這一日後不久的某一日。二桐在走廊上忽然對面看見了一個不相識的女子，交身走過。二桐頭腦中，仍舊只有嚶旋狀齒，包不去注意對面走來的女人，但是走來的女人看見了二桐，便鑿然作微笑而

行禮。二桐突然之間，看見了這樣奇怪的美麗，一瞬間也不得不驚呆了。女子小心翼翼走在旁邊，衣袖差不多要擦到牆壁上，穿着紫色的「矢絳銘仙」，束的帶子也是極平淡的，但就身體全部的輪廓而言，却又有極其自然的色氣，是無法掩遮的。二桐也漫然的選了一個禮。就這樣在長走廊下交身過去了。總之和這研究所是完全不調和的女人。這時二桐的頭中，忽然已經沒有了斯卑洛海透的影子，而那個女人的美麗面容留下個鮮活的印象。心想要是新僱用來的女助手罷，但和選擇此種職業的女人，其心氣又像是不同的。恐怕現在這個女人，若在這研究所內，一定因為是太像女人的女人，而被視為異端者了。像女人在這裏是無用的。心想也許是附屬病室患病人的同伴，但若如此不會走到這個走廊上來。這個走廊是從傳染性細菌培養室到土撥鼠棚舍的一條過道。時間已經傍晚，研究所內部已經十分靜寂。工作趕早完畢的研究室已經門下帷上鎖了。附屬病室方面，也像沒有什麼重病的人，十分沈寂。僅見有腦脊髓膜炎的研究室還是燈火煌煌，像在做什麼工作。

在土撥鼠棚舍中，追川初照例在把檢溫計插入土撥鼠的肛門而記錄着體溫表。

「三號與二十八號呈患肥胖病症狀，尤其二十八號，腹都肥大，體重達四十五克，要不要解剖一下看。」

這樣說的時候，追川初的眼，像少女那樣閃閃發光，她不但長於鑒別土撥鼠的發情，而對於小動

物內臟的剖檢亦極優秀。

「實時，先刻在那邊看見了一個不相識的女子……」

二桐在檢別數頭發育發生障害而左右發毛不完全的土撥鼠。

「啊，先生已經見過了嗎？那是我的女兒……。沒有對你說起過，真對不起了。我想教她一點量

土撥鼠體溫的方法……」

「量土撥鼠體溫？」

二桐蹙了眉頭學舌說，對於青年女子所做的事，測土撥鼠的體溫，難道沒有別的事，這是何等殘酷的，對於追川初的此種曖昧的性格，感到些不愉快。

「你有這樣一個女兒，我到沒有知道，實在長得很好看的姑娘，叫她去弄土撥鼠，不太可憐嗎？」

「不過，萬一我有什麼不測時，又沒有人可以照應她，要她能夠有一技之長可以自活，忽然這樣想到了，所以便同了她來。」

「叫什麼名字啊。」

「叫襟子啊。」追川初回答，「襟子就是衣裳的襟子，是很奇怪的名字吧。不，不是我給她起的



。是前一任的所長，那個叫人思念的R先生給取名叫追川襟子的。襟子，襟子，這樣叫着，叫慣了之後，便成了一個很可愛的名字了。」追川初這樣說着，一面爲要注射而剃着土撥鼠腳上的毛。這時襟子提了鉛桶進來了，桶中放着食餌，切細的白菜和胡蘿蔔。

「你行個禮，這位是二桐先生，母親就是托庇於他的，好的先生，你要請他指導……」  
「啊，先刻已經行禮過了。」

襟子很大胆的仰看着二桐的面孔，二桐又覺得她的面貌是很美麗的。

「來幫忙你母親嗎？但這些可不是年輕姑娘的工作啊，感到興味嗎？」

「有興味啊，不過……」

「不過什麼……」

「不過好像很可厭倦的。」

「哈哈，這當然是要厭倦的。因爲是土撥鼠的世界，不比得人間世界啊。」

「人間的世界，不是更加可以厭倦嗎？」

追川初這樣插口了。二桐忽然被提醒，緘口無語。

這樣的追川初也產了無父之子的襟子。從十九歲的姑娘時代便進這研究所來，一直繼續工作已有二十五年之久。被前任的 R 所長賞識，在他手下工作很久，已如前述。尙使襟子現年是二十一歲，則是追川初二十三歲的孩子。但是現在研究所裏通曉二十年前的消息的，一個人也沒有。襟子怎樣生出來的。是誰人所生的。這是一個謎。但是追川初總也是不以她的一生貢獻於土撥鼠的發情鑑別，而還有生育這樣一個美貌姑娘的一事，使得二桐的心緒明朗了。在追川初恐怕是一生一世的風流事情。不過世間是甚麼都不明白的，也使有種風傳。一個十分規矩的可以說是嫌惡男性的女人，在意外情形中，忽然生產了一個姑娘。產下來之後，又回復到本來的謹嚴的孤獨生活。最先成爲私語的對象的，乃是 R 所長的瘋狂。R 所長是學者却又洒脫而慣於酒色之道，不是沒有因爲偶然的機緣來產生這樣一個運命的可能的。而且博士不畏物議，一味庇護追川初。但是不通人情的追川初，聽到此項風說，却發了激怒。在研究所東側的看護婦集結之地，她也不顧前後，碰到東西便亂撒，飯碗，茶杯，藥瓶，火鉗，不管什麼，像發瘋發狂。——我也不怕人恥笑，也不怕什麼，襟子是無父之兒，我說老實話，大家這樣還不夠嗎。大家是托靠了誰人這樣生活着的。不是都靠着 R 先生的麼？對於這個 R 先生爲什麼

能夠這樣的侮蔑他，一點也不感到難過。像神聖一般的先生。怎麼能看中像我這樣的女子，給生育孩子，這是太過於幸福了。襟子的父親，其來也不知所自像一陣風，其去也不知所往的像一陣風，不知道是甚麼地方的一個浪蕩兒。我是受了欺騙，但却也因此生育了一個美麗的女兒。我把一切都死了心，專心來育養這個女兒。——我這樣子的被虐待，大家還以為不夠嗎？啊，真是對R先生不起。被說了這樣的話，我是到底怎樣再可以活下去呢！——這一種意味的說話，怒火直衝，她憤慨的直喊着。說閒話的人都嚇得面色鐵青，噤不敢言。自從這一回之後，是沒有人流布此種風說了。這是後來二桐醫學士聽赤痢研究所的真島醫學士說的。

——自此以後，襟子時時到這研究所來幫忙母親。漸漸慣熟之後，二桐也有了觀察女人的富裕。襟子這姑娘平常很靜穆，顏面沒有什麼感情的流動，但在要說話出來的當時，有一種說不出的熱情，突然散發。因為平常端莊而凝重的沈潛着，所以反有一種不可言喻的美。追川初說說襟子的父親是個來也不知所自，去也不知所往的風一般的浪蕩兒，但在襟子中所閃爍的血的優美，不能想為是繼承了追川初而來的。襟子的血也許意外的繼承着一個美好的青年貴公子的餘緒的。追川初在年輕的時節，是值得她為了一夜的雨露感激而葬去其百年之生涯而無悔的。——別的且不說，決心不溺惑於一切愛情的二桐，却這樣的專心想到襟子身邊上的事，又是何故。跟她有甚麼說談了之後，一定有要想再接

下去說說的一種留戀，這是希怪。到底二桐是被襟子的那一點上吸引了呢？是容顏嗎？是聲音嗎？還是那個理知的而同時又十分顯得官能感的身體恣態嗎？抑或是表面天真爛漫而實在有一種難言的色情之飄蕩之處嗎？而且一天一天對於襟子的關切加強，這不是將過於輕薄嗎？二桐心中自己有些疑心自己。

有一天已經很晚了，二桐到士撥鼠棚舍去，在昏黑的電燈光下，看見襟子茫然站着。

「啊，甚麼事。」

二桐不知爲甚麼慌張的問。襟子默不作聲。女人的面相只能看見其輪廓，但悄然立着的樣子，一看就明白的。

「還沒有回去嗎？」

「不是先生也沒有回去，母親也沒有回去，我不能先回去。况且鑰匙又交在我手上。」

「這樣嗎，那是對不起你了。此後倘使太遲了，可不必客氣，你把鑰匙拿來給我好了。」

「不過，這樣我到變成不負責任了。」

「哼，你也說出責任什麼的話來，看去也是染上了這個研究所裏的習慣了。」

「是這樣的嗎？……不過，我今天碰到了討厭的事了。」

「討厭的事？」

「是，在看婦護集聚地方的黑板上，寫着不好的文句。」

「甚麼呢？」

「可羞人的，不能說出來啊——不過說罷，是那個怪老太婆的姑娘拉皮條……」

「那太甚了。」

「還有，來了個未言先笑的姑娘……」

「所以研究所的女人是討厭的。但是無論誰怎麼說，沒有關係。研究所的男先生都大大的捧你……」

「……」

「啊，這樣……不過，二桐先生呢？」

「我嗎？我也很歡喜的。」

「嗯，是怎樣說說的吧。二桐先生的嫌惡女人是有名的。」

「這樣嗎？這糟了。不過追川襟子是特別的。」

「謝謝你。不過，剛才這一件不要對母親說，她知道了又要發怒，發了怒又是怪着我……」

「唔，好，好。」

這樣說的時候，後面的門格拉的開開了，追川初出現了，額上青筋暴起。

「襟子，你說甚麼話。來了還沒有幾天，就同先生說這樣的不客氣的話，有這樣的人。對母親都不便說的話，對先生說了有甚麼用。到底，說些是甚麼話？」

這樣說，追川初一把抓住襟子的領口。搖拉她。

「不，沒有什麼事的。你怨過了她，這樣的凌虐，她要成病的。」

二桐看不過了，這樣說，追川初纔放了手，喘息着，襟子理好了她露出胸口的花領。

「我說還是叫她來正式做了我這裏的女助手吧，這樣子比較好，別人也沒有閒話可說了。」

隔了一回之後，二桐爲調解的樣子說，此時追川初還是喘息未已。

「先生說出這樣的話來，真是令人非常感謝的，即使先生不說，我也想請求所以帶她來的。不過，我還想看看那個人的情形。她對於世間事情，還是一無所知的。放在家中原是一個很好的妙齡少女了，但是到了這樣的人的羣中，便覺得很可怕，——再過些時候，遭逢到什麼事情，我真不放心，全天都就有心事。先生的好意，真是使我十分感激的，切骨銘心的，請讓我考慮一下。暫時請作爲練習，什麼事情你自由吩咐她去做好了。」

聽了母親的話，襟子在門邊，嚶嚶啜泣了。

## 四

那一晚，母親叮囑襟子，除關於研究上事情以外，不得與二桐先生談任何說話，要她立下重誓。但襟子立即破了這個誓言，次日便對二桐說了。二桐對於追川初此舉的心情有些不很能明瞭。假定解釋爲輕微的嫉妬心，也有不盡適合之處。不過，照此說來，追川初的樣子，也和平常有些不同。二桐和襟子不論談些什麼話，總是十分注意在窺聽。二桐一半是作戲有趣，故意做得與襟子親密。面孔要相偎倚的樣子，一屈看顯微鏡，幾次一同到土撥鼠棚舍裏去取出土撥鼠來。每一次追川初都不可能掩藏自己的心的動搖。以前是十分無感情的她，却突然失其平靜，那樣子異常可憐。她儘力把襟子放在自己身邊。幫忙她的事，即使她做助手的助手，但是襟子却立即離開了母親而到二桐的書案邊來。結局襟子不成爲助手的助手而成了二桐與母親間往還的信使一樣。追川初因此反而從二桐間接得到工作的囑咐。直接交談的機會也很少了。

但是那一項研究却逐步進行，交尾，妊娠，分娩，授乳，而且那些小鼠仔開始活潑的跳躍運動。並且又分開爲幾個新的檻，而且已有分明可以看出第二回妊娠的了。追川初作成那個報告書，寫好之後，一張一張攜往二桐書案上的，乃是襟子的工作。這一次攜過來的紙面上，有着下面的記述。

〔A〕牝的挑媾的動作開始的時間。

於區分檻之一區劃中，放置充分成熟而未有交尾經驗之牝牡各一頭，則牡即認識牝，而將試行交接，先從牝的背後咬其頸部。此時牝發叫聲，而作欲避去之動作……

這因是追川初所寫錄的。便不禁要使人微笑。

「這樣就行了嗎？」襟子問。

「行了。此後，把牝牡同居之後，到該項動作開始的所要時間，用三十頭的土撥鼠作一個統計，用表來記出來。」

「知道了。」

「還有那一頭患肥胖病的土撥鼠，問明已經解剖了沒有」。

這時，追川初方隔着襟子大聲回答。

「解剖了，確是內生殖器周圍結了脂肪塊，其重達十一克，已經拍了照片。……」

「那麼體重很重，也不是無理的。」

「先生，你的體重有幾斤……」

襟子偶不經心說了這句閒話，追川初用着痛斥的聲音斥責她：



「襟子，這裏是神聖的研究室，你不知道麼？假使不知道，你應得逐出這地方。」

這時襟子以手掩了耳，投入二桐懷中泣了。二桐大吃一驚，扶住了她。

「追川君，可以不必這樣的認真。這樣的姑娘，要她一味對於研究有興味是無理的。偶然也想說幾句閒話便說也無妨。又不是因此而會妨礙我的工作。」

二桐有些不愉快而說。

「不，我已經跟了先生三年了，我明白知道先生是怎樣冷靜的一個大學者。恐怕現在在研究所的先生中間，沒有一個人可以及得上先生的。這都是因為先生目不斜視——真正的一心一意來從事於研究工作，才有這樣成就，但是襟子是怎樣一個不懂禮數的孩子，沒有理由專一想和先生交談，先生也對於襟子特別，和別的女人不同，庇護她愛護她。這是很可感謝的，很可喜悅的，但這樣生受了恐怕反有不好的可怕的結果。」

這樣說了之後，二桐也奇怪的心上頓重。姑娘的母親說話中所蘊藏着纖細的感覺，像針一般刺立着，二桐又不是能夠故意把這個滑稽化了說笑含糊過去的性格。

「是我的不是，像襟子的那樣的姑娘，留在此地，又要有誤她的前程的。明天起我不把襟子帶到這裏來了。」她說：

「真是很壞脾氣的追川君。襟子並沒有什麼存心問我的體重。而與土撥鼠相比較，發了笑聲，以解寂寞。喂，是這意思吧。」

二桐說了，輕輕把倚在自己懷中的襟子放開了。

「不過，我一個人在此時，並不見先生要有這樣的笑聲。」

追川初稍稍鬆弛了緊張轉身說：

「老太婆的笑聲，在我只有不愉快。」二桐覺得討厭了，很强的說。這時襟子眼中又爛爛有光。

「啊，先生，說這樣的話，討厭。」

這又是幫母親的不平的申討。二桐更加覺得討厭，便說：「那麼聽憑你們自由。」掉頭走出房間去了。自從這一日以後，襟子便不到研究所來。

## 五

襟子某日寫來的一封信，二桐偶不經心，放在書案上，被追川初看見了。從此事的第三日晚上，面目姣好的襟子，私行逃走出來的樣子，到二桐的寓處來，輕輕的叫「先生」。

襟子穿着深青色的外衣，埋首在高衣領之中，她的面色映現得更見潔白。這時候，有什麼事，二

桐放下了筆站起來。

「進來可以嗎？」

「啊，先進來吧。」

「先生，請把襟子暫時留在這裏。」

「……」二桐駭得無言可答。注視襟子的面，要想看出其真心。是灣灣的清秀眉毛。浮着冰那樣的熱情之霧說：「寫給先生的信，被母親知道了，打罵了二天二夜。再要受責罵，我身體是受不了，所以偷偷的逃走了出來，還好沒有發狂。」襟子一口氣說完這些話。

「母親愈是這樣的攔阻我，我愈加忘不了先生，爲什麼襟子如此戀慕先生而母親要這樣的嫌惡，發怒，禁阻……這緣故我真不能明白。」

「我也是完全不懂。真是奇怪的人。也許長時間的不近人情的生活是使她如此的。」

「但即使如此，也忒……」

襟子咬了嘴唇。

「以前她也常常吐責你嗎？」

「以前是一次也沒有被吐責過的。此次初到研究所的日子，測量土撥鼠的體溫，我說了污穢討厭

的話，便做怕人面孔摘了我一把。這是第一次，從此以後，忽然發怒起來了，泣哩，教訓哩，罵哩，摘哩，甚至於要打人哩。」

襟子捲起了青袍子的衣袖，露出那並沒有傷痕的二條白膀子來。

「但是頑固不近人情的也不僅是你母親一人，在那個研究所的女人，大抵都是如此的。就是我，也是其中的巨擘，——女人便都沒有女人資格的女人。」

「啊，可怕，女人沒有了女人的資格，成爲什麼呢？」

襟子這樣說了，閉上了烏黑的眼。閉着的眼中微微的映出愛慾的光燄。看着這情形，二桐知道了，襟子假使今晚宿在這裏，他對自己也不敢自信的，因之突然站了起來。

「你留在這間公寓裏，從裏面上了鎖，除了我的聲音以外，不可以開門，我現在去訪追川君，假使我留你宿在這裏，自然也要得追川君的許可，把這事情解決好了之後，我就回來，追川君假使無論如何不明白，便二日三日一直談判下去。在這中間，你可以到樓下食堂去吃飯，只要簽我的名便可。」

「飯是不要吃的。三天可以不吃，不過太長久了，我一定要餓死在這裏的，不過，如此也許反而更加愉快。」

「無論如何，我不會要使你死的……」

「真的，先生。」襟子的聲音在二桐的脅下發出，二桐感到了要把發出這個聲音的肉體，用兩手揉弄到粉粉碎的一種欲望。暫時對於這個激動的感情，二桐的精神成爲空殼，很勉強的踏住了，慌忙走到了走廊上去。

「先生」。襟子又追出來叫說：「不可以帶了母親到這裏來的，我不要你這樣做，假使你這樣做了，襟子是不想活的了……」

「你相信我吧。」

「自然相信，先生。」

并剪哀梨一般的無夾雜的清脆的聲音，一直響到樓梯上。

## 六

「那麼真是萬不得已了，我甚麼都對你說了吧，不過只有你二桐先生一個人可以知道，要請守秘密的，不是我的恥辱，那個前任所長令人思念的 R 先生的任何人，所未知的祕密，我是要說給你聽的。」

追川初這樣說了之後，說出次記的故事。照她的話說來，縹子不是她的真的女兒。是前任所長 R 博士與某婦人間的不倫的戀愛所長運命的結晶。如前所記，R 博士雖是稀有的學者，但資性放奔，耽於酒色，和新橋，赤阪的藝妓生幾個兒女是不算一回稀罕的事，但是對於這個婦人的情愛之事，却感到煩惱，婦人雖然不是有夫的，但因屬於名門，一旦若被世間所知，不但是 R 博士一個人的問題，而要延及於研究所全體信望，極為明白，但是胎兒却毫不容情的發育了，博士的懊惱日益強烈。此時忽然有能動博士的第六感的，即在研究室，每日以自己為恩師誓其忠誠，不倦不忘的一婦人追川初之存在，二十三歲的追川初，在博士身畔已經五年，奉獻其忠誠勤慎與敬愛。博士也感到這涓涓不息的師生之愛，而况追川初已經有犧牲其一生也不後悔的決心，在絕無辦法之中的博士，某日向追川初告白了一切。而還老着面皮懇請她，把小孩作為追川初的孩子而收拾一切善後事宜。年輕時代的追川初，信仰博士愛慕博士如神聖一般，聽到了這一種無賴的事情，所受可怕的打擊是怎樣的啊。

「絕望與悲哀，我連哭了三日三夜，那個聰敏俊嚴的博士，尚且要做這樣的事。此外再可以相信誰人，戀慕誰呢？真的從那個時候以來，追川初的人生觀是絕然一變了。」

但是哭了三日三夜之後，她就決心允諾依照博士的懇請，担負一切善後的責任。

「反正終生是供獻於先生為研究助手的身體，假使為先生有用的，無論什麼事情……」

追川初這樣決心之後，決不再猶豫不決的，博士也十分感動，眼淚濕了手巾。不久博士介紹了那個婦人，追川初在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就明白了博士的這個過失是無法可想的。那婦人在冷靜的表情之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深湛豐富的情韻，泫然欲滴樣子。

「你看見過了吧，要說些什麼話那時的襟子的眉，目，口——就是那個樣子。近來很顯然的，完全像是一個樣子的了。」

博士是被那個婦人的冷冰那樣的熱情之火燄所吸引了。追川初一見了那個女人就歡喜了，樂於爲那個女人而犧牲自己。不久兩人相偕同而隱身於山中的溫泉浴地。——那個婦人十月滿足而生產下來的便是美麗白皙的襟子。追川初領了這女兒。回到東京之後，便立時去訪問博士的家邸。追川初做先生的助手，本心要以一生獻身於工作，不過被天外飛來的運命之惡戲，犯了意想不到的過失，被一個不知什麼地方來的浪蕩子所欺騙，生下了一個無父的孩子。不過此種過失已使我深深悔恨，銘心切骨，決不再犯了，雖然有襟子絆住手脚，對於獻身於研究的熱誠，我和以前沒有兩樣，請寬恕我這一次的過失，再容許我回到研究所來，在先生傍邊，永久不去，使用我做本來的職業，十分感激仰懇之至……

「你要不要看看這個無父之子，我把小孩交給博士，博士漫然的以食指捺了捺小襟頸口，說，呵

，軟柔嫩滑啊。那時的一種說不出話不出的表情，現在我還記得很清清楚楚的。給她取一個好名字吧。是啊，叫襟子怎樣。是柔嫩的頸口。年紀長大起來，一定成爲很好看的女子的。」博士這樣說了，笑着。

於是，她不覺放聲大哭，哭倒在博士之前時，這時博士才像明白了追川初的心情的樣子，博士重重的按了她的抽搖的波動的肩膀，先生的溫暖的手。——這是男子能及自己的身體的終生僅有的一次歡樂的追憶。

「當然，沒有別的人知道的。博士身故了，美貌的婦人不久也仙逝了。知道這事的，已經只有我一個人，便是襟子，現在也只把追川初當做真實的母親而隨慕着。因之我假使發生了萬一的變故，襟子的出生，便變成永遠的祕密，無由爲世所知。R先生爲日本醫學界光芒萬丈的大偉人，他的遺兒成爲一個無名的追川初的孤兒，留在貧困的環境之中，是使人難忍的，她漸漸成長起來，出落得愈加美麗，更加使我心痛非凡，但是這又能對誰去訴說呢。沒有辦法，前日帶她到研究所來了，心想教她學習一點她父親所建立的研究所的工作。但是畢竟這不過表明了女子的無智識。襟子好像一看二桐先生便生戀慕之情了。這不是假的，追川初也知道了，但是我吃驚了，想來是可怕的因果，襟子戀着二桐先生，那個結果，啊，襟子一定是像追川初一樣，仰慕着爲師的先生，結果在未會知道做女人的幸



福時，已到了這樣的年紀了。……這樣的運命，纏絡了母女二代，無論任何時都解結不開的綽綽——我是這樣想了，我吃驚之後，竭力要把襟子從二桐先生拉開，因為要使襟子不走我同樣的路徑。但是，先生，這事已經太遲了嗎？我是在今夜即刻，超越了師生之愛和犧牲而育養到現在的襟子，她已經逃開了我而去了。不過，先生，襟子和我的性質是不相同的，那樣子也許大胆率直已經跑到了先生的地方了——我是那樣的十分之一的事情都做不到的。啊，我的內心的激越，R先生到底明白到一個成麼程度。我現在也許可以老着面皮跑到R先生處去申訴我的衷腸，可是那個R先生，工作還未及完成，對於任何人也沒有甚麼遺言，便突然之間逝去了也不會說襟子要怎樣，便何況乎對於追川如何。

## 七

二桐回來時，襟子伸着纖細的腳橫在窗邊的長椅子上，二桐說：

「襟子，你非回去不可，你母親很理解你的，追川初比我們以前所想的是十倍二十倍的好人，並不是對於你阻撓，也不是薄情，她的愛你，是到了不可以語言形容的極點了。我自己是否像追川初那樣的愛你，很不可知，我的愛情的發動，比之追川初的獻身的愛，或反是輕薄膚淡的。你一定會當做我被追川初籠絡欺瞞了。但是我對於追川初一生的犧牲的美，說是受麻醉便麻醉了也好，說受騙被便

騙了也好。我的人生觀是這樣一變了。倘使怕受騙，怕受麻醉，又何以能理解人間的愛情。是使我要這樣的想了。襟子，你回去，在追川初的愛情之中，再過幾時的生活。我也……」

「明白了，先生。」

——冰雪一般涼的聲音，襟子突擊二桐的聲音。發出這樣的聲音來的，還能說明白了的嗎？二桐追問。

「不過先生太不親切了，母親是不可以語言形容的，這樣說不是只有先生一個人明白的嗎。現在襟子已經二日二晚受叱責了。那不是惡意是甚麼啊。壞良心的母親。襟子只能想，先生現在的說話，一定受了甚麼的麻醉而被籠絡了，到底母親是說了些甚麼話呢？」

「母親先被一個來歷不明的放蕩兒騙了，生產下了襟子，同樣襟子要不是又爲二桐欺騙了麼，心中十分若悶。二桐是個不近人情的科學者，她認爲對於女人一定是硬心腸的。追川初是不忍看襟子走着她自己同樣的犧牲的迷路。」

「這樣說了，先生怎樣回答呢。立刻就扯了降旗嗎？不中用的！」

這樣說了之後，襟子忽然很激昂的從長椅子上站了起來，走到門一邊，二桐一驚，去攔住了她。「不行，好好的再想想。追川初說假使我今夜要襟子，她是可以交付給我的。即使這樣的一去永

久不歸，也不後悔，請一直愛她，襟子也將是怎樣的幸福。……」

「這個，真的？先生。」

「當然真的，那人說這話時，真有腸斷千秋之思，泣了又泣，這句話說完了之後，她又放聲大哭了。」

這一來，襟子又悄然坐下了，冷的頰融散了，眉像濡濕那樣的黑。

「所以我說了，我對於襟子的愛，比你來是萬萬不及的。我們的這種愛情，是還有修鍊的必要，還要好好的修鍊，鍊到任何人所不及的愛情。——今夜叫襟子回來，我是這樣說了來的。……」

「明白了。」

「明白了嗎？明白了送你回去，追川初在等着你去。」

「對不起。」

「不過從明天起呢，襟子是正式做我的助手了，你母親要教你一切工作，女助手的工作全由你來接下去，等你能夠很好的接了追川初的工作，你母親又回到無專任而做女助手的總監督，而你成爲我專屬的人。」

「啊，這個，已經決定了嗎？」

「沒有什麼決定不決定。我跟你母親這樣商量了，你母親已經不會再責備你了，我們明天無論說什麼話都不妨事了。」

「陰陽怪氣的，先生，這樣可喜的事，爲什麼不早說啊，啊，這樣說定了，我一個人也可以回去的。好的希望，我已經完全不寂寞了。」

「現實主義的人。」

「雖然年紀小，我是重實際的。先生比我是更不實際，真奇怪。」

「那麼，出去吧。」

「仍舊送我嗎。」

戶外是黑暗的，已經過了十二時，是空車不能通行的限制時間哩。從這裏到追川初的家，要橫斷環狀線，有長約四里的舊道路。在平常已是很黑暗的，因爲軍事上之必要，今夜更加黑暗。小的樹林，小學校的旁邊，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但是二柵的腳下，有前所未有的輕快，像他所說，醉於愛情是步履，默然不語的步行，但是到了黑暗的地方，那步調仍舊沒有變化，襟子好像有些感到不夠味，愛情像火燄一樣，在黑暗的地方，便明白可以看出來，這樣的文句，在誰的文章中有，襟子忽然想起了，便縮了頭想格格發笑樣子。

自此以後，沒有多久，追川初偶一不留神，她被一頭白鼠的牙，在皮膚上負了一道擦傷的傷痕，也未及察覺。適巧這隻德國種白毛赤眼的二十日鼠，那時感染着強烈的傳染性細菌。雖然有長年的經驗與知識，但釀成了這個無可挽救的過失，也許是因為她的動搖的心境，還未復舊之故。

從這晚上起，有了原因不明的熱，但是勇氣強的她，硬了頭皮研究所不請假，有猛毒的桿菌之繁殖，異常迅速。第三天昇到了 $40^{\circ}\text{C}$ 的高熱，全身覺着疼痛，無論如何不能起身，她沒有法子，填了請假條，理由記着因感冒的發熱。

(C) 牝牡同棲受胎所要日數。

與前記(A)同一條件之下，觀測受胎所要同棲的日數 如第六圖。牡的開始挑嬾的動作，如(A)所示，比較爲早，但受胎並不甚早。

此應歸於性的周期之故歟？

到底二桐先生專門研究土撥鼠的此種情事，對於人的方面是怎樣想的，襟子覺得很滑稽。恐怕襟子比母親和先生反是更加像大人了，小孩也有種種懂的事情，也想看看可怕的事情的一種銳敏，曉得

了這些，大人們是意外吃驚，大人是什麼都知道的，因此反而在某一些地方是鈍感了，這盤盤轉轉想着，無意之中在那寫過的卡紙傍邊寫了。

「二桐先生的伯伯小孩子，現在要嚇你一下，要使你吃驚一下。」

啊，不得了，注意到了之後，連忙用橡皮來擦去，去擦的時候，二桐進來了。

「在寫些什麼？」

「什麼也不。」

「追川君呢？」

「生病了。這是請假單。」

「因感冒而發熱，奇怪的事，到底是怎樣的。」

「我說的話她不聽，給研究所的人知道，使他們就心，真是對不起的，她頑然……」

「但是，醫生請過了吧。」

「近段的桂花醫生，反是要病人這樣那樣指揮的。」

「那不行，回去時，我順便來看一看吧。」

「先生嗎？」不過這是太可感謝了，母親一定感謝不盡的。」

「少說，你得去看護病人，今天可以回去了。」

「啊，這樣又要被叱責了。」

「她還叱責你嗎，追川君。」

「不，從那一次之後是和叱責相反了，昨天因為我還沒有睡，她說這樣有妨明日的工作，到後來，又發怒了。」

「總之派一個內科方面的人去呢。」

「不過，又好像我是多嘴了，真是討厭的。」

襟子，小小的發喘，稍微有些疲倦，鼻子旁邊有些暗影。

「是的，是的，還有自己的事，忘却報告了，三十八號的土撥鼠把二十一號所產的三個小鼠，今朝全部吃了下去。」

「三十八號是將要分娩了的吧。——還是受了什麼驚嚇呢？」

「但是二十一號，平坦無事的嗎？」

二桐是無話可答的面孔，襟子故意空洞的仰望着他。

## 九

「請餘人迴避一下，要和二桐先生一人談幾句話」追川初說出這話來時，她自己已經覺到這是不同尋常的大失策，而且時間已經太遲，救治無及，死僅爲時間的問題了，近於 $40^{\circ}$ 的高熱，已經接連數日，已經充分有敗血症的嫌疑，二桐一見已經知道無法救治了，但仍勸她先行入院，這樣在這裏便容了去，襟子是太可憐了，沒有關係，追川初倔強搖頭，二桐不待她同意，便叫了病車來，把病人收容到研究所附屬病室之一室，從發病的徑路看來，分明是殉職，二桐得到了添澤所長許可之後，盡徹死的治療方法，每值高貴藥的注射，追川初流下感激之淚，顫聲說，卽此往生淨土，可以瞑目無憾。因爲注射之効力，入院的第一夜，得到若干恢復的樣子，這時追川初說，要作遺言，除二桐先生以外，餘人請退出，二桐說「襟子呢？」追川初並不點頭。大家退出病室，襟子成爲最後的一人時，緊握了二桐的手，叫先生，「襟子所要問的，也請代問一聲，關於襟子的父親的事。」——襟子這樣說了，便很快逃一般的走出了。

「先生，先生以外，沒有別的人嗎？」

追川初以低啞的聲音問，說已經沒有別的人了。她才氣息奄奄的喘着，說着次記的話，她先說出



，想得起來的發病徑路，對於長年的知識經驗完全無用，演出了這個無可挽救的過失之惡，自己覺得可惱。

「不過，先生，人生總不免一死，這樣追川初之最後，却飾以殉職的名譽。以一生獻身於R博士的我，這可以正如我的心意。這當然又是每日把白鼠，土撥鼠殺戮或種病上去，而遭到報復，所以這一次被那白鼠所害了。我的死，可以把這些恩仇一筆勾銷了。」

其次關於現在所做的土撥鼠對於酒爾伐爾散的耐性研究，若不作一次飼育狀況的報告，也不能夠安心死去的，那個報告約須十二分鐘，其間注射了強心劑，二桐照她的口述筆記下來。頭腦仍極明晰，對於注射酒劑後之死亡頭數，從氣溫及濕度上觀測，又從性的差異，及發育期的差異觀測，完成富於暗示的報告。

就中細微的數字的說明報告，有超人的強記性質，當然這個報告的詳細對於讀者諸君是乾燥無味的，所以從略。這事情完了之後，她暫時閉緊了口，像和看不見的全身的病毒搏鬥一樣，忽然又睜開了眼，以手招二桐的樣子。

「先生，最後的一個懇願，乃是關於我的屍體，這當然要請解剖，以作爲研究之一助。對於研究所一無用處，我是有負於研究所的，最後因這樣的經過而患病了，可以成爲細菌學上的一個實例而死

的，也算是我報恩的一法。但是現在我臨終有一個懇求，是執刀解剖，務必要求二桐先生擔任。假使萬一別的先生來做，那麼我自己要怎樣說明才好呢。襟子的母親，追川初是四十四歲的處女……」

聽了那個聲音，二桐愕然，忘了診病人脈搏的手。也沒有比這時候更加好看的追川初了。也是追川初的第一次返復於自然的日子。因高熱而血湧，眼目與皮膚，反因此而活活有生色，二桐初次感到追川初是女人，而覺到些溫柔。

「先生你討厭嗎？解剖追川初的屍體……」

「你可以不必囑咐，我當然以你的屍體作爲重要的研究對象的。如果有萬一之事，一定我自願來解剖。」

「多謝，多謝。不過，那時要不使旁的人生疑心，我的屍體，不要給傍的人看見，一切只讓先生一人。」

「明白的，明白的。」二桐說她不聽的樣子，十分緊張，而氣也轉不過來樣子。

「襟子的事，我和先生一個人說明白了，現在想來，真是多麼好啊。假使那事不會說明，叫我怎麼能死得了。不過，不要立刻便說明白，等到襟子真個屬於先生的了，她真的知道女人的幸福了，在以前仍舊教她爲貧窮的追川初的襟子，以放蕩兒爲父親，是出身卑微的女人。只有先生知道她的出生

不住的注視着她，到了時候，才給她這個幸福。襟子在二桐先生的確是恩師的女兒，而襟子是戀慕着先生的。那個迷惘的夢，先生讓她滿足的嗎？——還是終生，像追川初一樣迷於犧牲的美德。……

「不要說這樣的話，你安心好了，追川君，襟子現在也是比你幸福啊。」

「那麼，先生真的現在也相信襟子是R博士的遺兒的嗎？」

追川初以斷腸切骨之思，說完了這些話，偃然倒了下去，便陷入昏睡狀態之中。二桐不知何時也哭了。不要哭的一種感傷已經沒有了。不過在湧起來的淚水之中，關於襟子出生的妖豔美麗，在二桐胸中，成爲金色的波浪，而激動不休。二桐注意了又打了一針強心劑。而無論怎樣估料，追川初的生命，總度不過這夜的一夜的。

## 十

拋下了脫去的手術衣，二桐出了解剖室。他並不再到自己的研究室內，一直回到自己的寓處。現在是頂需要休息。他便上了眠床，安眠。經過了二小時，忽然醒來，曇陰的天氣已經轉變了好晴。初夏的色彩很鮮明映在窗上。他脫下了襯衫，換上了浴衣，束了腰帶，提了一條手巾，走出戶外。總算

告了一個段落，當前前面還留有很多的問題，追川初的葬儀非辦不可，無論怎樣的貧窮，生後之事，總要料理的。還有關於收留襟子，現在襟子已成爲天涯的孤兒，但在二桐方面，還有不少要求得添澤博士以下各方面諒解之處的。這些事情有如山積，但在解決這些事前，二桐先要有自己反省的必要。追川初亡故之後，還沒有和襟子細細的談話過。但是把一切都拋開了，二桐只穿了浴衣，帽子也不戴，到近處的釣魚河川來。他從管釣的老婆子取了一根他專用的釣竿，選了適當的釣點，坐了下來，把釣絲垂到混濁的水面上，二桐瞑目而坐。這樣執了釣竿閉上眼，總是立時浮起了鄉里的景色的。但今日並不如此。閉上的眼中所明明映出的，乃是追川初的屍體。四十四歲的女人是稀有的結實的身體，在那冰冷的肌膚上有意外的悲媚。遵照故人的意志，執刀是由二桐一人動手的。

這樣追川初對於識別土撥鼠的發情，有天才之譽，但是她本身的終生、無由知道女子的發情，從十九歲的青春，繼續工作二十五年，舉其生活而殉職於研究助手。使她的生活增加一層色彩的，乃是與第一任所長R博士的師生的愛所滲透而生的那種殉教的柏拉圖式的戀愛。以博士的不倫的遺子爲自己之子，撫育襟子，愛護襟子，由以此追求與博士作師生交歡之夢。研究所全體以她爲不通人情的木石之女，常常受人指揮，而其實，她到有人情非凡之發露，登峯造極之致。二桐想到這裏，執刀動輒失其平衡。——好容易解剖完成了，取出來的內臟，又照舊放回體內，切開的部分再縫合了，他以

前所未有的態度，在屍體前面行禮。再吩咐取她的腐敗的心臟之一片，作染色之處分，以備培養試驗用及檢鏡用的細胞，他像逃走一樣出來，退出解剖室的，他的額上全是汗珠。

釣竿被拉了一拉，二桐睜開眼，魚已逃去了，他換上了餌，再行垂釣。心地逐漸平穩起來。對面的青天之下，種種的雲的峯，可以想起故鄉的各個懷人的山峯。像烏帽子岳頂上的形的雲，八個岳，駒岳，蓼科山，四阿山，——此等種種山，像幻像一般出現。襟子是歡喜山的嗎？假使可以和襟子結婚，那麼暫時休假些時日，到故鄉的山間走走。地藏嶺，烏居嶺，和川嶺，笠取嶺，好久不翻越這些山嶺了！——解剖迫用初的緣故，而心身十分疲乏的二桐，僅能在此種空想之中，得到些稍的休憩。

此  
页  
空  
白

業

苦

嘉村磯多

此  
页  
空  
白



一

當初以爲不過是感冒，未加醫療，可不行了，熱度昇到了三十九度，圭一郎因之便不能到任職的濱町的酒新聞社辦公了。臥在牀上發熱中，也還耽心着主人的不快，而且譫語中透出恐懼之情來。第三日的早晨來了叫他到社的快信。已經哀求過熱退了便去辦事的，却來催促，想到人間的無情，不覺落淚。

「我，去一次吧。」

圭一郎從被窩中爬出來，腿酸腳軟頭昏目眩要跌倒樣子。

千登世心裏焦燥，牽住了他說「不要去啊，你身體沒有好，不能如此不保重。」想叫圭一郎再去睡。

「可是停生意却不行。」

千登世雙手放在他肩上，把亂髮所掩的蒼白的鵝蛋臉，抵住他胸口，啞嗚起來「真使你受苦了，真對不起你啊！」

「不要哭，這一些些苦勞不必介意的。」

這樣說了，圭一郎便立刻緊抱了千登世，搖蕩她又撫摩她背心。她更加把面孔緊貼他胸，顫動着肩，暫時繼續啜泣。

飲了一口的冷牛乳，在襖袍上加罩了外套，出了借寓的森川町新坂上的一家糕餅店的摺樓，到大學正門前趁電車。靠在電桿邊看這邊的千登世，與圭一郎通過了電車的窗的眼光相凝合，不久在晚秋的絕好陽光之下，看見她的低了頭的背影，在線路上快足越過，逐漸幽遠。

到了永代橋附近的社中，主人在守候他，商量了十一月二十日發行的第一面的社說。生有茸茸的鍾道昇的主人，穿着已褪色的舊禮服。是要去參加大阪舉行的全國清酒品評會，順路參拜伊勢神宮。吩咐他去訪問白鷹，正宗，月桂冠瓶裝各批發店主人，筆錄其對於寒天酒業的感想談話，他們夫婦二人便性急慌忙走了。

圭一郎送主人夫婦出了大門，急急回到二樓的編輯室。不顧工作，把肘支在桌上，兩手捧着覺得鈍痛的頭，女傭人却從樓梯走上來了。

「大江先生，有信。」

「通信稿子？」

「不是，寫着春子寄的，是大江先生的愛人吧，嘻嘻呵呵。」

圭一郎站來，搶一樣從女傭人手中取了信。麻胖子的女傭人想要取笑他，看了他的不愉快的面容，悄然下樓了。下去之後，與另外一個女傭人低聲說些什麼，便發出哄笑。

圭一郎抑制胸中的動悸，以充血的眼注視他妹子從故鄉寄來的信封上的字。

圭一郎從遙遠的Y縣鄉間，拋撇了妻子，和千登世私奔出來，已經四個月了，最初妹子差不多每隔三天寄他一信，其中也有書法不甚好的父親的代筆，他看見了這些信，只不過反覆對自己之背責，心中不堪自責之苦，有時看也不看便拋棄了。因爲不很寫回信，近來妹子的來信也少了。圭一郎現在像衝動的觸碰到腫痛物事，躊躇於啓開信封，但又非看不可的樣子。他走到房門口，暫時看看樓下的動靜，便掩上了門，啓開信封來。

哥哥往東京後，時刻思念，現時天已秋涼，早晚漸見寒冷，未知起居如何，想必健康多福。前得來信，謂接信徒增苦痛，囑不必來信，但思兄情切，無法不寫，且所欲寫者正多，不知從何下筆。

父親於一星期前患感冒而睡，加以宿病喘息又見發作，身體日益衰弱。最近加藤先生每日來診，注射鈣劑，但已年高，殊爲不安。每聞父親咳嗽之苦，不覺悲從中來。昨父親在病牀中說：「圭一郎的事，終要在我還活着時有個解決」。俯身在啜嚙時，像思想到了地說「圭一郎現在在做何事啊」，父親的箸從手中落了下來。在午夜十二時一時，父親母親尚在內室密語，可以聽到。哥哥亦應得寄父

親一信，以致慰解。妹懇哥哥務須照辦，父親切望哥哥信爾，有非語言所可形容者。自河下走來之郵差，父親在高丘之果園凝視，若郵差到了我家門，招手說有哥哥的信，父親欣悅如狂，哥哥對於此情此景，亦有動於中否。

自哥哥出奔以後，家中如失燈火，全在暗黑之中。山樹黃葉，秋風蕭颯，吾家更有此感。早稻已刈，現正值晚稻收穫之時，田野間很熱鬧。佃戶以前並不如此，現在如時一及與作等，尙未磨礱，即強求減低租穀，否則不再種耕，氣焰極張，此因見我家僅有婦女老弱，故來欺凌，父親說「看了田，看了山，我真要流淚。」前日父親曾談及購買片田的上等田時先代的種種苦心，說「無面目見祖先於泉下」，嗚咽下淚。因父親爲養子，故對祖先之責任感更深。應該承繼田地山林之人，哥哥出走，聞父親之悲嘆，不能不恨怨哥哥。

前日父親到鐵店對面的杉山去看了，黑心的田澤主人，把界碑石移過來了一丈多地方。父親切齒痛恨。「因爲圭一郎不在，所以被人欺了，不孝的東西，定要天罰。」父親是恨恨的怒罵哥哥了。但興奮過後，便又說「啊，總一切都是命運，母親也死了心吧，……沒法子。等雄敏的長成。假使我先死了又怎麼樣呢？」

跟唉子嫂嫂離婚之後，哥哥與千登世姐姐結婚歸來便萬事解決了。但這在大江家對於親族的義理

對世間的體面是不許可的。唉子嫂仍舊一味在說給我一萬圓，否則打官司，和壞蛋的中間人結攏了，來欺父親。總是哥哥的不好。爲什麼不明白說了與嫂嫂不能結合下去，正式離婚之後再和千登世結合呢。因爲那麽樣亂攪，所以問題更加複雜了，相互感情更劣，現在連找一個解決的辦法都不可能。

但是哥哥的心，我是理解的，想到了哥哥嫂嫂過去數年間的生活，決不認爲哥哥此次的事情是出於一時的輕浮，或者可以說是當然之至。有一次的親族會議中，多人提議與唉子嫂離婚，這便被唉子嫂知道了，說錢一文不要，只帶了雄敏去，便立即攜同了雄敏回娘家去了。但雄敏在父親也是頂寶貴的唯一孫子。沒有雄敏，父親晚上也不能安眠的。父親和母親親自到丫頭的她娘家陪罪，把嫂嫂和雄敏接回來。無論如何不能分離雄敏和嫂嫂，分離是殘酷的。可憐的不是敏哥兒嗎？

敏哥兒生來胆小，而且因爲四隣太遠，一個人也不能遊玩。看見了同年紀的兒童在對面的田圃沙地上遊玩，常獨自下淚。有時偶然有淘伴來，便十分快活，淘伴回去之後，便飯也不想吃。說要回去了，便用種種方法留住，說給你吃糖果，說給你看花書，等到真個無法留住了，便來求我和嫂嫂，代他留客，但是到了傍晚却是無法了，目送了在黃昏的庭中小徑上消失的小朋友的影子，便哭了跑進室內。躲在父親膝上，晚飯也不吃，先自睡着了。廚房的圍爐裏燒着木屑，家中的人，坐到深夜，父親看着敏雄睡容說：「跟圭一郎是一樣的，」或者說「圭一郎真不懂得孩子的可愛。」

現在哥哥不在此地，敏雄是怎樣孤獨。問他「父親在那裏？」便回答「東京」，是什麼也不知道的。却又想出來問「父親什麼時候回來？」向嫂嫂和我要求回來。敏哥兒現在會打陀螺了，起初是非常喜歡，晚間把繩和陀螺放在枕邊才睡得着的。朝上醒來之後，便一個人在轉旋這陀螺了。說「父親回來之後轉陀螺給他看。不說爲了家庭，也不說爲了父母親，爲了敏雄，哥哥你可以回來嗎。不勝盼切。」

春子

## 一一

開始的一二節，圭一郎是細讀的，眼臉發熱，後來便把信箋一張張揭下去快讀了。讀過之後是後悔有此一讀了。圭一郎現在是最怕這自悔自怨。但他雖並非絕對肯定自己的行爲，有時也認爲這是必然的結果，但縱以完全客觀的態度來看自己，到底也不能消除他的自責之念。那麼可以甘心受審判的鞭笞了，但現在和千登世在生活的苦鬥之中，要這樣糾問責任受雙重苦痛，是不堪的。

圭一郎覺得很對不起，但把信紙團了，向火鉢中一拋，燒不完的，擦根火柴，把信完全燃燒了。他的心冷冰冰又硬如石頭。

室內充滿了烟，開了向南的玻璃窗，時已近暮，大川之上，烏鴉飛鳴。在這樣大都會的天空有鴉

鳴像奇怪的，感到異樣的哀愁。

南新川，北新川一帶，在昔即稱大江戶的酒街，流貫在南北街間的新川河岸，現在鑿留着數艘酒船。滿潮而漲起來的河水，呶呶喋喋舐着河岸的石垣，從河邊到棧房之間，鋪着草薦，酒行的少年夥計們，圍着麻布作裙，包了頭，把包裝的四斗酒桶，在草薦上滾，運到棧房之中，從編輯室的窗口望下去可以看到。少年夥計合了調子的歌，聲音很好，自然傳來，圭一郎不覺傾耳諦聽入神，但即醒覺轉來，看見窗下小巷中，有二三個小孩乘了三輪車在遊戲，一個小孩哭喪着臉在看。圭一郎胸中，忽然感到異常悲痛。

這年的五月中旬。圭一郎爲逃避長時間的醜惡生活，留其妻子於村中而到Y町來過孤獨的生活，其間與千登世發生了戀愛，到最後非出奔到東京不可的一天，他爲調度款項，回到山間家裏。也許是一種預感，妻是比尋常不同樣子纏住他，圭一郎抑制胸中的騷動，偷到了父親的存款簿，便想出去了。適巧姊家的小孩來，乘了三輪車在遊戲，敏雄站在檐子下唧了唧，很羨慕的樣子，看見了圭一郎，要哭的樣子走過來。

「父親，也給買三輪車。」

「唔。」

「下次回來時給我帶來，啊。」

「唔。」

「幾時回來呢？下次，喂，父親啊。」

「……。」

妻帶了敏雄來送在家屋下面乘公共馬車的圭一郎。馬夫撒刺叭波波，整了馬的四肢要跑時，妻說「再會，請你就回來。」小孩子却說，「父親，三輪車不要忘記啊。」這個馬車中，和他家的佃工三平相對坐的。「少爺，你要帶了太太和小寶寶一同在Y町住才對，不是太可憐嗎？」三平詰責那樣說。圭一郎低下了頭。到了出村界的土橋畔，圭一郎從窗口探頭出去，看見敏雄在門前上石階段，像老人一樣曲了腰，小烏龜那樣縮了頭，悄悄的一步步像數着石階的數目樣子走上去，映在淚眼模糊的圭一郎的眼鏡中。恐怕這是今世最後一次的會見了，想到這裏，心如刀割，淚如雨下。

這一天的最後一班車，圭一郎帶了千登世，離開Y町。

### 三

千登世到停車站頭去等圭一郎回來，茫然佇立在昏暗的街路樹下。看見了圭一郎從降車口下來，



她便走過。

「你回來了。身體怎麼樣？」濕潤潤的眼睛看着他，揚了肩說。

「沒有什麼，可不必耽心。」

「唔，那到好，」說話夾着鄉音，「我真多耽心。」

像去接迎從外面回來的大人那些無邪氣的小孩樣子，千登世做出若干嬌態，拉了圭一郎的手，二人回到了離電車路不遠的寄寓的閣樓上。叫圭一郎退即臥入了以火烘煖的被窩之中，千登世在他枕畔舖了舊報紙，急急搬了簡單的晚飯來放在這上面，二人便動筷。

「你去了之後，我真不放心，心裏沒有辦法，想打電話來問你安否了。」

這樣說了，圭一郎像被荆棘來刺一樣。他在辦事地方是說獨身的。自己的行爲像拖着一個陰影，一直跟了他走，因之即使要打電話去，也們說做是樓下的主婦打的，他記起對千登世暗示此種意見時的辣手而殘酷，再激動於心，連飯也吃不下去了。

「今天，隔鄰的太太，拿了要縫的衣裳來了」，千登世說，放下了飯碗，一手推開背後的櫥門，在行李上高堆的大島和結城的疋頭衣料。「有這樣多啊。我從今夜起決心連夜給做起來。都做好了總可以有十四五圓工錢，那麼看醫生的診金，不再去問鄉間要，我也可以做出來的了。」

「真對不起啊。」圭一郎因為病的緣故，很感傷的了。

「這樣客氣見外的話，討厭。」千登世含怒聲說。

吃過飯，圭一郎服了藥，蓋了被，千登世開始做縫衣工作。

「請你向着我這一面。」

千登世仰了面理着線說。他的面孔便被角掩住了看不清楚，她感到不足夠。

「再說些什麼話，我是太寂寞了。」

圭一郎唔唔的答應了，探出了頭敷衍了二三句，說主人夫婦出去旅行了等情，但隨即噤口不說下去了。這時便又想到了妹子的長信的文句，迴腸九轉，像有斷腸之感。故鄉家園在深愁之中，有如眼見，圭一郎在做什麼事啊，投了箸悲嘆的父親的樣子，以及問父親幾時回來，或說父親回來時轉陀螺給他看的話的憂鬱面相的孩子，以無可奈何如怨如訴的妻的悲哀，歷歷在圭一郎面前湧現。但同時自己的眼又要注意千登世。愛的分裂，雖未到這個程度，但是對於千登世是一種瀆冒的樣子，感到抱歉。

圭一郎自有感覺以來，不會感受到像母愛的愛。母子間有不可思議的詛咒。求愛之心比人倍強的圭一郎，其求愛的心總是被冷淡被欺騙，可以說是在性格不同以上的咒詛，母親常說要把圭一郎廢嫡

而使他姊姊相繼繼承。在中學半途退學也是對於母親的叛逆與悲哀所起的。在那時已經到了相當年齡的圭一郎，母親還不讓他穿得像佃工的兒子那樣好。他悶悶M郡山中修道院做石工，也是這時。所以普通家庭中的任何青年，所有可以享受的青少年期，充滿自由光輝幸福的時期，圭一郎却沒有這恩惠的。他在他十九歲時，如傳統的方法，提出了與咲子結親的事。咲子是母親方面遠親的未知之女，且因年長二歲，在未知母性愛的圭一郎像是天惠，有以遮了眼的奔馬一樣的愚笨，並不作何考慮，便結婚了。

結婚生活當初，咲子正如預期，像愛護小孩子樣對待圭一郎。那麼他是滿足而陶醉於幸福了嗎？至少在形式上是琴瑟和諧的，但是十九歲上初次所知道的快樂，在這緊張的音調中，她的絃線奇怪的鬆弛，發出的音絕不和諧。不能感到花蕾乍破的玫瑰的高度馥郁的興奮，此不能沒想是僅因為年歲的差異。那到底是爲什麼呢？他開始懷疑了。心裏一存了疑念，圭一郎是不能自制的。

「咲子，你到底來時是不是處女？」

「爲什麼突然問這個……，失禮的。」

像火一樣的激怒，圭一郎是預期着的，但咲子有些像發怒樣子，這怒却不夠，是不安的。他的疑心有只加深。以蛇一般執拗，得到機會便加追究。

「真是處女嗎？」

「女人是不同的。」

「好，那麼看我這眼睛，要說謊是不成的。」

圭一郎咬緊牙齒，像金剛的怒目

「任你怎樣看好了，」說了，妻把眸子對準了他的眼，但立即奇怪苦笑，而瞬了眼。

「這樣疑心的人，我討厭。」

「不行，不行的。」

無論怎樣說，妻的暗的翳，圭一郎直覺到了。其後反覆幾百回幾千回這樣的詰問，雄敏誕生之後，依然不停止。圭一郎想到Y町的妻的母家附近的理髮店理髮，裝做說毫不相關的人物話一般，以探查出事實的真相，不知下了幾次的決心，可是到了關子上却不實行了。圭一郎幼時，曾從父親的箱子中取出六響的手槍，照着妹子說開槍了開槍了，把槍口對着，按了機關，忽然一驚，看看槍膛子裏，不是一排六個子彈在閃閃發光嗎？他啊的一聲幾乎失神。正是同這個差不多的神情，假使他撥了槍機又怎樣呢？此時圭一郎若到了理髮店去，而得了「是」這樣的可怕的事實，想像起來也是毫毛直豎而要渾身打顫的。

但這一大，終於到來了。

圭一郎在中學二年級時，因為是柔道的選手，認識了比他上二級的同是選手的山本。圭一郎本能的嫌惡這個吊睛厚脣鉤鼻的山本。在上級對下級比賽之際，他很巧妙的打倒山本之後，山本對此好像便耿耿不忘。某日同室的一個人，在寄宿舍的窗口，用凹鏡來反映日光，射到在校庭中遊戲的人，那光線是照到了山本的面孔。翌日山本來逼圭一郎，要他說出作這惡戲的友人是誰，他拒不回答，山本以手攔了圭一郎的面頰。——這個山本跟唉子，有結合二年間的醜關係，菩提寺的年輕和尚對他說了。是越過了憤，恨，怨毒，圭一郎對於運命的惡戲是呆了。而且此項結婚，雖說是父母的強制，但也有自己進而請求之點，沒有法子詰責別人，只得自己因了自己的負傷的踉踉蹌蹌，而每天的激昂苦與悶，只在惘然與悄沈之中過去。

其後三四年間，圭一郎去東京，想借宗教的力以療心靈，想在藝術中求得安慰，但因爲對於唉子的戀慕對於小孩的關切而歸鄉里，不久又怨倦而進京，精神上不絕動搖，生活也日趨於頹廢。最後在Y町的縣政府，擔任了縣史編纂員，借寓於閑靜之郊外，作鄉土史之研究，以忘懷一切，不久又與借寓於同一人之的在某私立女學校任職的千登世相識，而發生了感情。

千登世的故鄉爲中國山脈西端瀕北海的雪地S縣Y町。她是不識父母之面的孤兒，轉輾寄養於伯

父及姑母的家中，身世可憐，而近親的人又都是貪婪小氣的。十四歲時作爲伯父相識的做經紀人的養女到了Y町來。經紀人夫妻很愛護千登世，依她的希望在本地球女學校讀到了畢業，再進了臨時教員養成所，但在半途上他家的經濟完全破產，不久養父母也相繼身死，她不得不獨立營生。

如此身世劇堪憐的千登世與圭一郎相互談到家常時，二人一刻也不猶豫，便到了東京做成不必掩人耳目的一對。

千登世是不能忘懷了養父母撫育之恩，特別講到對她很慈愛的經紀人的臨終情形，總潛潛下淚，雪珠打着板戶與屋檐，三里外的海潮音，異常哀切，這夜，千登世抱了死人屍體哭到天明，對於人世間的悲哀，生離死別之慘苦，深深銘記。她常常提到在Y町市槽一任其荒蕪的墳墓，圭一郎已聽到生厭了。還沒有建石塔，二三基的墳墓，僅是土饅頭的樣子，一定雜草叢生，她很不放心，私下給了看墳人若干金錢，囑爲掃整墳墓。

千登世的人生觀，是從她過去的閱歷所育成的。有時此種感想像潮汎的高漲，回到她心中來苦她。當圭一郎因爲校正報紙而到了深夜才能回來時，她在電車上的人來往很多時，等候到將要電車不開了！那時要隔多時才開一輛車來，過了一車，又是下一車也不見來，夜深去，本鄉街路上也寂靜了，大路上已無人影時，還在守候着，圭一郎這時總要回來了，千登世的非在夜街上等他來不成的心境，

有圭一郎所不能想像到的深刻。

#### 四

次日午前圭一郎一氣辦完了主人所吩咐的事情，午後寫長信給父親和妹子。

「說我不孝，說我非人，那沒有關係，不過千登世不是壞人，我心裏所最不平的，是父親與春子，動輒把千登世看作惡人，這是最使我苦痛的。假使如此誤解了，我是要受天罰的，」是想把這種意味反復來寫的。

圭一郎以前寫過了好幾次同樣意思的信，對父親和春子說要哀憐千登世，但只能寫得很抽象的，他自己內疚於心。

生活的革命，此文字所含蓄的高尚內容，圭一郎這一次的行動中，不是沒有的，而且反可以說會得很多。但靜心自問，反省一下起來，他便感到自己的可以被唾棄而冷汗直流。

知道了妻的過去之後，圭一郎頭腦中膠住了須臾不可離的是不知道「處女」味道一事。不論在村間在東京，一刻也忘不了。在路上在電車中，見了異性，在心中所發生的問題不是容顏的美醜，而是處女抑或不是處女。萬一有機會，也許像奇蹟一般，在暗夜中間的花羣女子中，可以找到，他每夜

去賣淫窟中徘徊。即使是丐者之女也不妨。即使有要受犯罪的刑罰，他的心是十分偏執了。

在根津的宿店居住時，某年夏天夜晚，圭一郎在客室裏和店主婦及其女芳姑閑話，芳姑嘻嘻哈哈鬧了一陣，便在長大鉢傍鋪床位而安眠了。因爲是暑假期中，樓上樓下房間都空着，周圍極冷靜。忽踢了脚把被頭踢去了，芳姐雪白的大腿，像張弓一樣彎懸，抱了空間一個弧形。這時，兩股之間，正照着電燈光，……然刺入了圭一郎的眼。

「啊，芳姑不行的。」

店主婦立刻把被來覆蓋了。圭一郎脹紅了臉，心裏跳個不住。只要店主婦不在，他牙齒打顫。他頭腦中有像蜘蛛已纏盤了餌食，而要咬破其咽喉的想頭之閃出。

這一種獸性的可恥的願望，延長下去，在干登世的身體上，他才得實現。你達到了多年的願望之際，已經不遑前思後慮，拉了干登世去的，說這是同意的，但也是像猩猩攫女人一樣的殘酷，是十分兇暴的。當然圭一郎對於干登世感到無上的恩惠與重大的責任。像投火自焚的夏虫，他也不想親的財產，但抱了養干登世的決心。不過他是如此決心了，連身體本來羸弱的她，都被牽入了生活苦鬥的渦中，受盡苦痛，他是忍耐不住的。

圭一郎對父親，對妹子，對無論誰人都不能告白的許多懺悔，忍了痛直攻他自己心底。



結局寫到故鄉的信，不過是空疎文字之羅列。不過每一信總是有，再啟對於任性的圭一郎安慰之詞，請寫給千登世一些，這一項的要求。

圭一郎要求父親安慰千登世的信，也不必經他的請求，以前也不止一次，已經有二三次由父親寄來了。父親最並不露出要分開兩個人的意思。因為想即使分開了，圭一郎現在也是不會回鄉回家的，同時圭一郎對千登世所犯的罪，父親也像很有些知道。近鄉近地的批評像鼎沸一樣，這使父親大失面子，暫時蟄伏在一室中，那時也寫信出來，訴說種種不平，但也有兩人好好和氣的過活，保重身體，將來總可以見面的，其時便可以談一切的話了，而且最一定是以什麼都是因緣因果作結語。有時也突然接到蓋隣村的郵戳內封匯票的信。要從本村寄，郵局的人是相識的，像難以爲情，因之而到隣村去寄的。想着老父曳了杖，走越過十里的山嶺，拭了頭上的汗而下山的姿像，圭一郎是極興奮，幾乎想自殺了。

圭一郎感到路走不通，在心上的只是身體不得動彈的咒縛。

圭一郎及早退了社，出來便道到蠟殼町的酒行事務所，把酒的市價抄了下來，再到大川端的白鷹正宗的酒行，想從那裏的主人額上有癩的妖物，去採取新聞資料，急急忙忙之中，電燈已亮了。走到外邊，天已經暗了，在河中來適船上掛的綠燈紅燈，掩映於黑暗的水面，到極好看。

他再到在上野山下担任廣告的人家裏，人不在。廣小路夜市上買了香蕉，徒步經切通坂而歸寓。食後，千登世剝香蕉皮說。

「不過，現在總比較好了。」十分深切的說。

「是啊……」

圭一郎也感慨無量樣子。

「那時……我……」她說了又不說下去。

那時這話在二人，不語不言之間，心裏已互相了解了。圭一郎從父親的存款賬裏偷了四百圓來，但這在過了一二個月的生活便化光了。生活便一天一天迫緊來。吃飯時一片醃菜，也二個人相互看了而下箸的樣子。他拚命找職業，但無結果。

「我到三越的裁縫部去做吧，那裏什麼時候都可以用人的。」

千登世很奮勇，但圭一郎是喪氣了。

正巧那時在報上的職業介紹欄內，見了酒新聞社徵募編輯人員的廣告，在指定的日時去應徵了。他是二十幾個來應徵的人中的先到的。其中有只應對了一二句話，便被回絕了的，留下來有半數的人，主人命各人寫了文章，一把文章拿來讀，又很殘酷的回絕了不少人，最後只殘留圭一郎和一個留

配戴金絲眼鏡的人。主人對圭一郎說「總之，你明天九時來再看吧。」「我誠心出力做，請採用我吧。」

圭一郎很客氣行禮而退，下來穿了齒已磨滅的下駄，想再行禮告辭而轉身，却見主人已退於屏風背後了。圭一郎對於那個金絲眼鏡的擅長辭令，口齒清利，很有自信一樣與主人談天的口調，心中憎恨之極，想打他一頓。

到了屋外，忽逢驟雨大降，走在他人家屋檐下過去，暫時又在銀行的階沿躲雨，決心趁了混雜不堪的電車，圭一郎已經像落湯雞了。在停車場邊千登世却守候着，雨中一手撐傘，一手揭了衣。看見了圭一郎落濕的身體從電車下來，便急步走過來。

「啊，你落濕了。」繙了眉很痛心的說。

圭一郎躲到了千登世的傘下，二人合了傘，從大學正門前的水果店的橫街，走入暗的小路。走着圭一郎說在酒新聞社的經過。

「是說，明天再去一次。」

「那一定是要僱用的了。」

她只說了這一句，以前是常常反覆過的這種不能作準的依靠，心中先浮起來的是怕難以成功的預

感，千登世不忍再說別的話。

「也許要僱用。」

圭一郎在口中說。但是想到決定了這個不能作準的靠托，後來反而要使千登世失望，這樣他更加恨那個金絲眼鏡的人了。

「真要採用了便好……」

圭一郎不覺透了口長氣。

「不能喪氣的，放出勇氣來。」

千登世故意做出勁以鼓舞圭一郎的元氣。但是落濕了的衣角跌下去，纏住了腿腳，走途不靈便，長頭髮上水滴滴落下來，千登世看看圭一郎這個狼狽樣子，也眼中下淚了。

也是運好而被採用了。千登世總不能忘了那一夜的情景。「我想哭是不行的，可是那時也實在悲傷不過……」她想起來時，常常這樣說。

千登世飯後收拾好了，談了一回閒話，使把昏暗的電燈拉下來做針線工作了。圭一郎把檢溫表挾在腕下，還沒有回到平時溫度，所以便睡了。

隔開一堵壁的隔隣の學生，以奇怪的發音在復習英語。

What a funny tear!

「啊，討厭，讀輕輕些，」像大學生的兄這樣勸告。

中學生毫不理會。

Is he strong?

「說討厭！」兄是悍然尖聲叱責了。

圭一郎和千登世不覺相視而笑。但立刻不能笑了。覺到了與這兄弟的前途有光明希望的相比較，自己的未來又是怎樣一種無目的陰暗的前途啊。

不久巡夜的擊柝之聲來了，中學生的夢話可以明白的聽得，好像在夢裏也背誦着英語。樓下是主婦在閉戶。四邊靜寂。斜對面一個商人的醉酒罵老婆婆聲起來，投擲什物的大聲響，十分刺耳。不久賣夜點心的餛飩担笛聲，吹近來了。

「啊，又來了。」

千登世感慨無限，停了執針的手。

千登世今後，離開了這個大都市，二個人都山鄉僻地去住了，也決不會忘了這個餛飩担的笛音的。——在出奔當時，德行很高的淨土教的G師父，極力想分開二個人。千登世曾在此G師父的僧房居

住過二年，常隨了G師父而受其教化的關係上，到了東京之後，最先便要去看G師父，把一切事情對他說明。G師父在人情上是十分同情他的，但由他自身的信仰上，不能是認圭一郎的行爲。G師父每夜招了圭一郎來說「無明煩惱之極，乃妄想顛倒所生」……現值開始，未能慮及將來，但終必覺醒。此種不自然縱同居生活，終必破裂，心靈亦不堪其負擔，幻滅破敗之日，必不甚遠，必須及早放棄妄念，兩人分離。——這樣諄諄訓誨。對於要生分開他們兩人，圭一郎有很強反感，但對故鄉的肉親亦有不忍割捨的牽戀，因而心中受苛責，這一點被觸到，良心上實受不了。圭一郎在聽G師父這樣說法時，千登世一個人在樓上等他回來，很孤寂，路上已經沒有行人，領耳聽有無他的木屐的聲音從小巷中來。那時聽了餛飩担的笛聲，便不禁悲從中來而慟哭。在千登世想來，圭一郎在G師父面前低了頭，被吩咐勸告分手分手是很可憐的，也是很可憎的，但在這以上，過去生活雖苦，却也很潔白守其身心到了二十三歲，在千萬的選擇之中，却揀了個有妻子的男人，跟他私奔，這運命是可以詛咒的，她是怎樣悲切，肝腸寸裂的樣子。

餛飩担走過房子前面，下坡道去了，笛的聲音却劈破了靜的空氣，很悲傷樣子從遠遠傳來。一瞬間好像是在北京或者南京的廢都裏，隱藏着有罪的逃亡之身，沉於憂愁畏怖之中，圭一郎這樣感到了，也是十分悲哀，淒涼徹骨。

「可以睡了！」圭一郎說。

「是。」

千登世答應了，把縫的東西收拾好，去了針，解了髮，要換睡衣，圭一郎看見了她的消瘦的裸體，十分吃驚而閉上眼。

圭一郎的月薪，暫時作爲練習，支三十五圓。用這數目要來維持一家生計是不夠的，所以由千登世做縫衣工賺錢來補貼。用小形長紙頭上寫了「承接縫衣，專做和服」的招紙，貼在樓下對小路的板壁上，幸而近邊的人有衣服拿來請她做，因之每月到可以勉強過去，有些因爲時間促逼，有時非連夜趕出來不可，因之千登世的身體是大壞了。

「頭髮是這樣的脫下來了。」

千登世早晨梳頭時，落下來的頭髮束了一束，給圭一郎看。事實她的頭髮脫得很利害，添了假髮，分爲三七而梳頭，拉上去的鬢腳也很少，疎朗朗可以露見肌肉。圭一郎是從心底引起哀憐的，但她的淚反覆之後，有時便要感到根本否定自己存在的那種憤懣。不要這樣責備我！像哀求的樣子，苦不是我們兩人都一樣的嗎！這樣對於她的軟弱加以粗暴的批評，及惡意的叱聲，男人有時有自私的衝動。

苦夏之故而很瘦的千登世，到了秋風起來，仍舊不恢復不長出肉來，面孔上是看不大出，但二重下頷已成了一重，在裸體時肋骨一根根排列在蒼白皮膚上面，腰和腿都像枯草一樣萎縮了。一個原因是因爲營養不良……

圭一郎想抱了絲絲透息已經熟睡的她瘦小的身體而睡，忽然頭中感到鈍痛。他把紫色袱包了刺眼的電燈光。又起來熄了燈火。努力於要忘却一切而安眠，更加頭腦清爽而睡不着。

月光從破的板窗中漏進來，照着千登世仰臥的面孔，她在枕上的頭髮雖然亂蓬，而睫毛不動的睡態，面孔像病人樣的蒼白。比之對於拋棄了在故鄉的妻和子，對於千登世，他覺得像犯更重大的罪。這樣想了，便湧起來萬般的憐愍，但又同時得到了什麼也不管的心情。

到底此後怎麼辦才好？而且又將成爲怎樣？圭一郎幾次翻身轉側。



現代日本小說選集第二集

著者 章克標

發行者 太平書局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四二號  
太平書局

電話九四九一五

印刷所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翻不所版  
印准有權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版

每册定價

0.5元

# 現代散文隨筆選

太平書局編「現代散文隨筆選」，是當前不可多得一部好書。全部出於名家的手筆，篇篇具有生動雋永的價值的，是徹底掃除了新文藝腔，或是「新風花雪月」的作風。

說它是有骨子，有詩，既瀟灑，又親切動人都可以的。執筆的作家有知堂、陶亢德、紀果庵、丁諦、柳雨生、蘇青等諸大家。

希望讀者們能加倍的愛護它。作為一冊文藝愛好者的禮物。

定價一百五十元

# 兩都集

紀果庵著「兩都集」是紀果庵先生創作多年來的精細佳作，他底作品是毋庸再介紹的。

這裏有活潑秀麗的散文，風韻談泊的小品，瀟灑樸實的隨筆，強韌有力的雜文。篇篇露出作者的正義感，以及火樣的感情。

讀了這部書的人，雖都會激起氣憤與感動的，誰都會引起共鳴的。

定價一百元

# 黎

# 明（曉）

武者小路實篤著 武者小路實篤先生日本文壇上是一個有聲望的人物，過去他的作品底力量有好多是銘刻在中國人的心裏的，魯迅師亦曾介紹譯過他的作品。

「黎明」是他最近完成的名作，這書已震驚了日本文壇，文學與藝術是不應該有着國與國之間的分野。所以我們請張我軍先生譯了出來，介紹於國人之前。使中日兩國民族有心底和感情的交流。

這是一個平凡的故事，描寫一個學生獻身於畫者底一生，可是原作者是有力地寫出他底生涯的偉大，歌頌一個為生命的藝術而創作的巨子，而且還是一部原作者稱心滿意的偉著。

定價八十元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9095B

1603711



0.80